DS
734
.C8
v.22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上

遼紀

世號契丹至阿保機始稱皇帝會同九年滅晉建國號遼凡九主得年二百十六滅於金

太祖 名億耶律姓原名阿保機在位十一年有神冊天贊天顯三號

太宗 名德光太祖子仍號天顯後改會同改國號遼改元大同共在位二十二年

世宗 名阮太祖子在位五年號天祿

穆宗 名璟太宗子在位十八年號應歷

景宗 名賢世宗子在位十五年有保寧乾亨二號

聖宗 名隆緒景宗子在位四十九年有統和開泰太平三號

興宗 名宗真聖宗子在位二十五年有景福重熙二號

道宗 名洪基興宗子在位四十七年有清寧咸雍大康大安壽隆五號

海瀕王各延禧太宗孫在位二十四年有乾統大慶大三號出臨潢項為金人所獲降封海瀕王以壽終

國滅

錄名名臣言行錄　　　　　　涺村朱桓拙存編輯

遼

律律休哥　張儉　耶律仁先　蕭韓家奴

耶律休哥

少有公輔器應歷末爲惕隱乾亨元年宋侵燕北院大王奚底等敗績帝命休哥救之戰於大梁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擊敗之追至涿州而還是年冬命韓匡嗣伐宋休哥率本部兵從軍于滿城翼日將戰宋人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休哥引兵憑高而視南兵大至鼓譟疾馳匡嗣棄旗鼓遁去休哥整兵進擊敵乃却還拜于越于越至貴之職也休哥智略宏遠料敵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爲之用聖宗即位太后稱制令休哥總南

面軍務以便宜從事休哥均戍兵立更休法勸農桑修武備邊境大治統和四年宋復來侵時南北奚部兵未至休哥力寡不敢出戰夜以輕騎出兩軍間殺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使彼勞於防禦以疲其力又設伏林莽絕其糧道曹彬等以糧運不繼退月餘復至休哥以輕兵薄之伺彼蓐食擊其離伍單出者由是南軍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太后益以銳卒追及之死者過半封休哥爲宋國王六年敗宋兵于望都七年又敗之於沙河之北自是宋人不敢北向時宋人欲止兒啼乃曰于越至矣以燕兵民疲敝省賦役

恤孤寡戒戍兵無犯宋境雖牛馬逸於北者悉還之遼近向化邊鄙以安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十六年薨

張儉字　宛平人

性端慤不事外飾統和十四年舉進士第一調雲州幕官故事車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聖宗獵雲中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爲獻召見容止樸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是顧遇特異踐歷清華號稱明幹累遷同知樞密院事太平五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尋拜左丞相封韓王受遺詔輔立興宗重熙五年帝幸禮部貢院及欽賜進士皆儉發之儉

衣惟紬帛食不重味月俸有餘賙給親舊方冬奏事便殿帝見其衣袍敝惡問其故對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尚奢靡故以此微諷諭之上憐其清貧令恣取內庫物儉奉詔持布三端而出益見獎重有弟五人上欲俱賜進士第固辭有司獲盜八人既戮之乃獲正賊家人訴冤儉三乞申理上曰卿欲朕償命耶儉曰八家老稚無告少加存恤使得收葬足慰存沒矣從之儉在相位二十餘年裨益爲多致政歸第會宋書辭不如禮上將親征幸儉第問策儉極陳利害且曰第遣一使問之何必遠勞車駕上悅而止卽其第賜宴器玩悉予之十二

年薨年九十一

耶律仁先字糺鄰

魁偉爽秀有智畧重熙三年補護衛帝與論政才之仁先以不世遇言無所隱授宿直將軍累遷樞密使封吳王道宗清寧六年上獵太子山皇叔重元等謀逆帝召仁先語之仁先曰此曹兇狠圖篡之久矣陛下宜謹爲之備未及介馬重元犯帷宮帝欲幸南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扈從而行賊必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乃止仁先環車爲營拆行馬爲兵仗率官屬近侍三十餘騎陣柢枑外及交戰賊衆多降重元被傷而走仁先

以五部院諸塔剌所居最近函召之分遣人集諸軍黎明重元率奚人二千犯行宮蕭塔剌兵亦至仁先俟賊氣沮背營而陣乘便奮擊賊衆奔潰仁先追殺二十餘里重元遁去帝執仁先手曰平亂皆卿之功也加尚父封宋王尋出爲南京留守恤孤惸禁姦慝宋聞風震服議者謂自于越休哥之後惟仁先一人而已阻卜塔里干叛命爲西北路招討使諭以便宜從事仁先嚴斥堠扼敵衝懷柔服從庶事整飭塔里干來寇逆擊敗之屢徙去降北邊遂安八年卒

蕭韓家奴字休堅涅剌部人

少好學弱冠入南山讀書博覽經史家有一牛不任驅
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利己誤人非吾所欲乃
歸直取牛興宗重熙四年官天成軍節度使徙爲彰德
軍使時詔天下言治道之要制問徭役不加於舊征伐
不常有年穀既登帑廩既實而民重困豈爲吏者慢
爲民者倩與今之徭役何者最重何者尤苦何所蠲省
則爲便益補役之法何以復盜賊之害何以止對曰臣
伏見比年以來高麗未賓阻卜猶強戰守之備誠不容
已乃者選富民防邊自備糧糗道路修阻動淹歲月比
至屯所費已過半隻牛單穀鮮有還者其無丁之家倍

直傭僦人憚其勞半途亡竄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給求假於人則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償者或逋役不歸在軍物故則復補以少壯其鴨淥江之東戍役大率如此況渤海女直高麗合從連衡不時征討富者從軍貧者偵候加之水旱菽粟不登民以日困蓋勢使之然也方今最重之役無如西戍如無西戍雖遇凶年困敝不至於此若能徙西戍稍近則往來不勞民無深患議者謂徙之則損威名召侵侮棄耕牧之地臣謂不然阻卜諸部自來有之往時人多散居無所統一惟往來抄掠及太祖西征至於流沙阻卜望風悉降西域諸國

皆願入吾因遷種落內置三部以益吾國不營城邑不置戍兵阻卜屢世不敢為寇統和間皇太妃出師西域拓土既遠降附亦衆自後一部或叛鄰部討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馭遠人之道及臣可敦開境數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業日殫警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復不恒空有廣地之名而無得地之實若貪土不已漸至虛耗其患有不勝言者況邊情不可深信亦不可頓絕得不為益捨不為損國家大敵惟在南方今雖連和難保他日若南方有警屯戍遼邈卒難赴援我進則敵退我還則敵來不可不慮也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結諸部釋罪

而歸地內徙戍兵以增保障外明約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長歲修貢職叛則討之服則撫之如是則臣雖不能保其久而無變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或云棄地則損威殊不知殫費竭財以貪無用之地使彼小部抗衡大國萬一有敗損威豈淺或又云沃壤不可遽棄臣以爲土雖沃民不能久居一旦敵來則不免內徙豈可指爲吾土而惜之夫帑廩雖隨部而有此特周急部民一偏之惠不能均濟天下如欲均濟天下則當知民困之由而窒其隙節盤遊簡驛傳薄賦斂戒奢侈期以數年則困者可蘇貧者可富矣蓋民者國之本兵者國之

衛兵不調則曠軍役調之則損國本昔補役始行居者行者類皆富實故累世從戍易爲更代近歲邊虞數起民多匿之既不任役事隨補隨缺苟無上戶則中戶當之曠日彌年其窮益甚所以取代爲艱也非惟補役如此在邊戍兵亦然譬如一杯之土豈能塡尋丈之壑欲爲久長之便莫若使遠戍疲兵還於故鄉薄其徭役使人人給足則補役之道可以復故也臣又聞自昔有國家者不能無盜比年以來羣黎凋瘵利於剽竊良民往往化爲凶暴甚者殺人無忌至有亡命山澤基亂首禍者今欲芟夷本根願陛下輕徭省役使民務農衣食既

定安習教化而重犯法則民趨禮義刑罰罕用矣臣聞唐太宗問羣臣治盜之方皆曰嚴刑峻法太宗笑曰寇盜所以滋者由賦斂無度民不聊生今朕內省嗜慾外罷遊幸使海內安靜則寇盜自止由此觀之寇盜多寡皆由衣食豐儉徭役重輕耳此方今之急務願陛下裁之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國史君臣相得知無不言不忘規諷詔酌古進今制為禮典乃博考經籍自天子達於庶人情文制度可行於世不繆於古者譔成三卷進之又欲帝知古今成敗譯貞觀政要五代史以進帝以其老不任朝謁拜歸德軍節度使以善治聞帝遣使勞問

召修國史卒有六義集行世史臣論曰統和重熙之間
務修文治而韓家奴對策落落累數百言槩可施諸行
事亦遼之晁賈哉

附巾幗名臣

耶律常哥

耶律奴妻蕭意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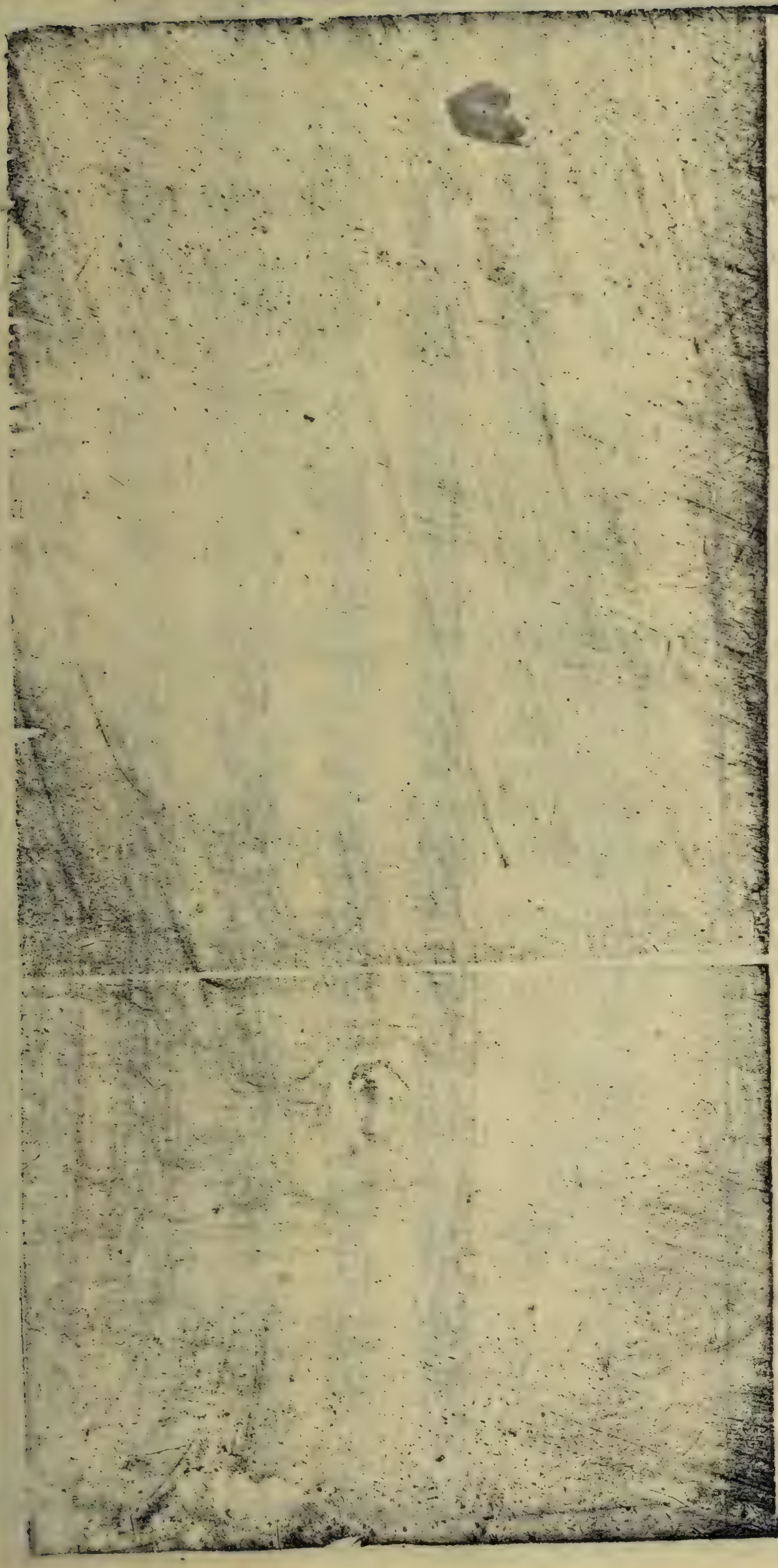
太師適魯之妹耶律常哥
幼爽秀有成人風及長操行修潔自誓不嫁能詩文不
苟作讀通鑑見前人得失歷能品藻咸雍間作文以述
時政其畧曰君以民爲體民以君爲心人主當任忠賢
人臣當去比周則政化平陰陽順欲懷遠則崇恩尚德
欲强國則薄賦輕徭四端五典爲治教之本六府三事
實生民之命淫侈可以爲戒勤儉可以爲師錯枉則人
不敢詐顯忠則人不敢欺勿泥空門崇飾土木勿事邊
鄙妄費金帛滿當思溢安必慮危刑罰當罪則宗勸善
不寶遠物則賢者至建萬世磐石之業制諸部强横之

心欲率下則先正身欲治遠則先朝廷

耶律奴妻蕭意辛

意辛胡獨公主之女也年二十適奴事親睦族以孝謹聞嘗與娣姒會爭言厭魅以取夫寵意辛曰厭魅不若禮法衆問其故對曰修己以潔奉長以敬事夫以柔撫下以寬毋使君子見其輕易此之謂禮法自然取重於夫以厭魅取音獨不愧於心乎聞者大慚奴與樞密使乙辛有隙反皁太子廢被誣奪爵没入與聖宮流烏古部上以意辛公主之女欲使絕婚辭曰陛下以妾葭莩之親使免流竄實天地之恩然夫婦之義生死以之妾

自棄者宛奴之一旦臨難頓爾乖離背綱常之道於禽獸何異幸陛下哀憐與奴俱行妾即死無恨帝感其言從之意辛久在貶所親執役事雖勞無難色事夫禮敬有加於舊壽隆中帝嘉其節召舉家還子國隱仕保大中意辛在臨潢謂諸子曰吾度盧彥倫必叛汝輩速避我當死號至遇害



金紀　其未出抹鞨氏以金不變不壞故
國號金凡九主共一百十八年

太祖　姓完顏原名阿骨打更名旻滅遼號金在位五年號天補

太宗　名吳乞買更名晟太祖弟在位十三年號天會

熙宗　名亶太祖孫在位十三年有天眷皇統二號酗酒妄殺爲亮所弒

海陵王　名亮太祖孫弒熙宗自立在位十三年有天德貞元正隆三號伐宋至瓜洲遇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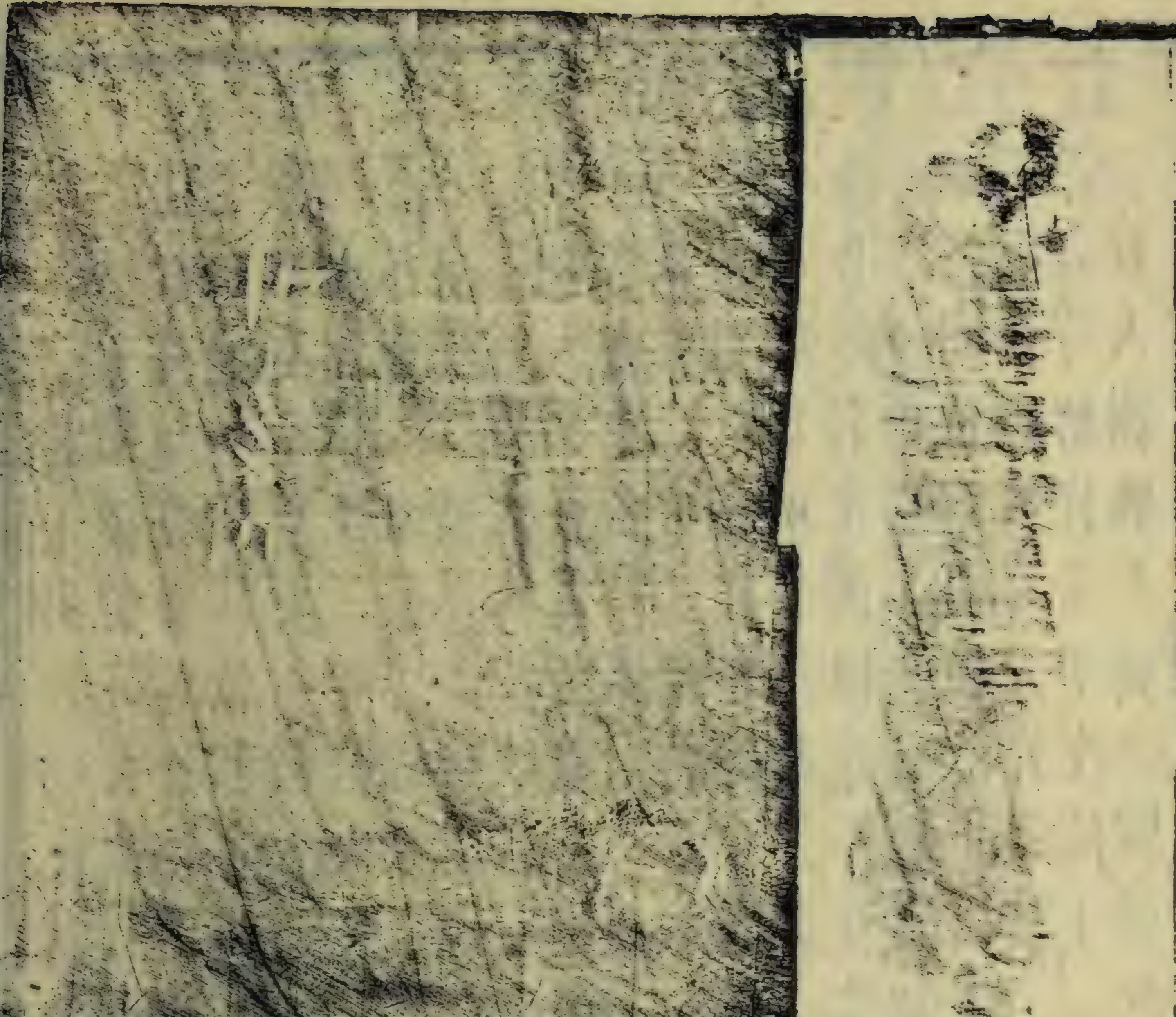
世宗　名雍原名烏祿太宗孫在位二十九年號大定

章宗　名璟世宗孫在位十九年有明昌承安泰和三號

東海郡侯　名允濟世宗子在位五年有大安崇慶至寧三號爲胡沙虎所弒

宣宗　名珣世祖孫在位十二年有貞祐興定元光三號

哀宗　名守緒宣宗子在位十二年有正大開興天興三號滅於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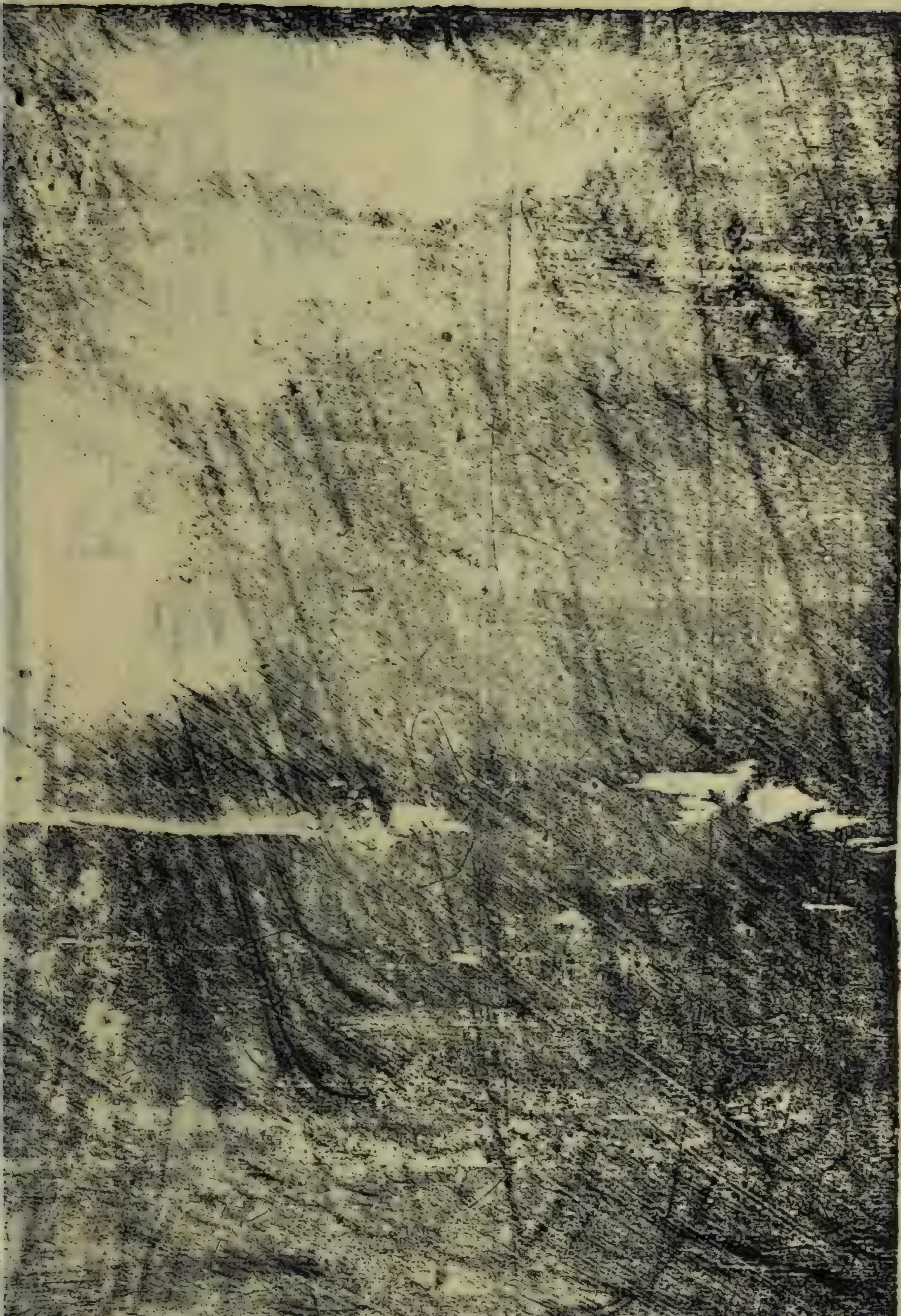


節錄名臣言行錄

完顏承暉　強仲　完顏陳和尚　移剌蒲阿

張天綱　完顏賽不　楊居仁　完顏忽斜虎

溍村朱桓拙存編輯



完顏承暉字維明

好學淹貫經史襲父計克大定十五年選充符寶祗候遷近侍局直長章宗即位累官刑部尚書知大興府事宦者有寵用事借大興府伎樂拒不與帝聞而嘉之豪民與人爭水利不直厚賂元妃兄宣徽使李仁惠使屬承暉右之承暉不聽杖豪民而遣之遷山東統軍使山東盜賊往往嘯聚泰山巖穴間按察使請發人刊除林木則盜賊無所隱矣承暉奏曰泰山五岳之宗故曰岱宗王者受命封禪告代國家雖不行此事而山亦不可赭也齊人易動驅之入山必有凍餓失所之患此誨盜

非止途也、天下之山亦多矣、可盡鑿哉、議遂寢、是時行
限錢法、疏曰、貨泉於上、怨結於下、不報、及宣宗遷汴、拜
右丞相、兼都元帥、封定國公、與皇太子留守中都、承暉
以尚書左丞抹撚盡忠知兵事、悉以兵付之、已、總持大
綱、頃之、太子去之、副元帥蒲察七斤出降、中都危急、詔
以盡忠爲副元帥、詔各路發兵救中都、以御史中丞李
英運糧、時高琪居中用事、忌承暉成功、諸將皆顧望、李
英敗死、兵盡殲焉、中都援絕、承暉約盡忠同死社稷、盡
忠謀南奔、承暉怒、即起還第、謁家廟、召左右司郎中
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一死以報國耳、作遺表

侍尚書令史師安石書之皆論國家大計及平章高琪
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
召家人隨年勞多寡分給之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
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受謹
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旣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
寫二字投筆曰遽爾繆悞得非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
行矣出門聞哭聲則已仰藥死矣追封廣平郡王謚忠
肅

張伸字

貌寢陋而膂力絕人客洛下充官軍興定時中京已破

留守斡合輦死之元帥任守貞復立府事署伸警巡使巳而守貞援汴中京人共推伸爲府僉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北兵圍其三面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人往來救應大呼以憨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北兵一箭截而爲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遏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事聞哀宗降詔襃美以爲留守左都監行元帥府事天興二年二月伸建一堂於洛川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書於石願

以死自效時內族思烈以兵十餘萬入洛行省事蒙古
軀思烈之子於東門下誘思烈降思烈即命左右射之
已而聞崔立之變不能語而卒忽林荅胡土代行省事
月餘糧盡軍民稍稍散去蒙古兵復至陳於洛南伸陳
洛北有韓元帥者匹馬立水濱招伸降伸曰君獨非我
家臣子耶一日勤王猶貽令名於世君既不能乃欲招
我降耶我本一軍卒今貴爲留守誓以死報國耳遂躍
而射之帥奔陣率步卒數百奪橋伸軍一旗手獨出拒
之殺數人伸即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
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墻蒙古以五

百騎追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蒙古退走無何胡土率衆走南山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矣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馬擁迫而行將見蒙古帥伸語不遜兵卒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伸不從左右持使北面伸拗項南向遂殺之

完顏陳和尚 名彝字良佐以小字行豐州人

父乞哥同知階州軍事宋復階州州戰没於嘉陵江宣宗貞祐中陳和尚年二十餘爲北兵所掠大帥甚愛之置帳下時其母留豐州從兄安平都尉斜烈事之甚謹陳

相同在北歲餘託以省母乞還太帥以卒監之至豐乃女斜烈刼殺監卒奪馬奉其母南奔大兵覺合騎追之出他路得免既而失馬母老不能行載以鹿角車兄弟共輓之南渡河宣宗奇之斜烈以世官授都統陳和尚補護衛轉奉御及斜烈行壽泗元帥府事奏以自隨陳和尚天資高明雅好文史居禁衛日人以秀才目之至是太原王渥授以孝經小學論語春秋左氏傳軍中無事則窓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之士其視世味漠然也哀宗正大二年斜烈屯方城時在病中軍中李太和與鎮防軍葛宜翁相毆訴於陳和尚宜翁事不直卽量笞

之宜爾素凶悍耻以理屈受杖竟鬱鬱以死其妻訟於臺省謂陳和尚以私忿侵官故殺其夫詔繫獄擬著疑陳和尚狃於禁近倚兵閫之重必橫恣違法當以大辟奏上久不決聚書獄中讀之凡十有八月明年詔斜烈提兵而西入朝帝怪其瘦甚問曰卿寧以方城獄未決耶卿但行吾今赦之矣未幾斜烈卒上馳赦陳和尚謂之曰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汝兄死失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他日汝當立功名國家得汝方以我為不妄赦矣陳和尚且泣且拜悲動左右不能出一言為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轉忠孝軍提控五年

兵入大昌原平章完顏合達以爲前鋒陳和尚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益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功第一授定遠大將軍世襲謀克忠孝一軍皆回紇乃蠻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狠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犯每戰則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爲重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回谷之勝九年合達等軍潰於三峯山陳和尚以數百騎走入鈞州城破大兵入自縱兵巷戰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蒙古兵士以數騎夾之詣

拖雷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欲其降不肯乃斫足折脛劃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屈大將有義之者以馬湩酹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詔贈鎮南節度使塑像褒忠廟勒石紀其忠烈時移剌蒲阿被擒拖雷欲降之往復數百言終不從惟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有張天綱字正卿益津人至寧元年進士性寬厚端直論議醇正造次不少變累官參知政事蔡城破爲宋將孟珙所執檻車械至行

安命臨安知府薛瓊問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奏其語宋主召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宋主不聽初有司令供狀必欲其書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

完顏賽不字

狀貌魁偉沉厚有大畧章宗時選充護衛累爲殿前左副點檢從平章僕散揆伐宋爲右翼都統有戰功興定

元年僉樞密院事詔伐宋戰于信陽又戰于隴山北望山前後六戰皆捷上言京都天下之根本其城池宜木高深今外城雖堅然周六十餘里倉猝有警難於拒守竊見城中有子城故基宜於農隙築而新之爲國家久長之利及凡河南陝西州府皆令量修從之哀宗正大元年拜尚書右丞相吏部郎中楊居仁上封事言宰相宜擇人上怒朝臣皆嫉之賽不進言曰天下有道庶人猶得獻言況在郎官陛下有寬宏之德故不應言者猶言使其言可用則行之不可用不必示臣下也上是之五年行尚書省事于京兆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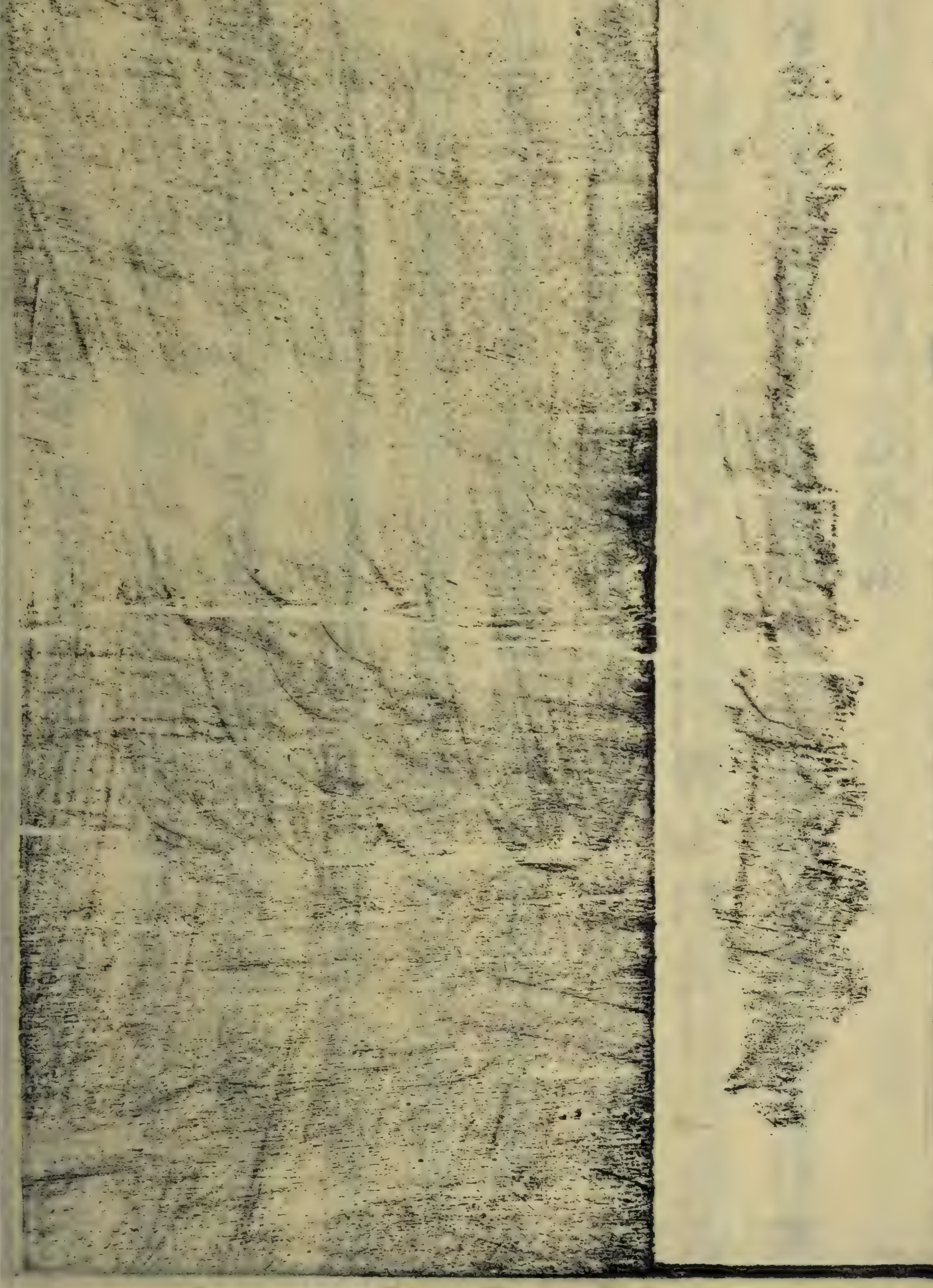
用文人以其知爲相之道賽不何所知使居此位吾恐他日史官書某時以某爲相而國亡遂請致仕天興二年復詔行尚書省事於徐州時蔡已被圍徐州將士以朝命阻絕且廹於蒙古兵議出降賽不弗聽恐被執投河不死軍士援出之卒自縊死楊居仁字行之大興人泰和三年進士天興末時北渡舉家投黃河死

完顏忽斜虎字

宋理宗紹定六年金主守緒走蔡州以忽斜虎爲尚書右丞總領省院事忽斜虎有文武才事無巨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奉金主幸秦日之

志近侍久困睢陽幸歸汝陽之安不願遷徙日夕言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惟瞋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稍遠商販頗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修山亭爲遊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乃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詈罵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以應容忍不應責罰對曰時方多故錄功引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

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
前轍不宜變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
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蒙古兵圍蔡州孟珙帥師會之
城中甚恐往往竊議投降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
分義撫循其民嘗晝禦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
固志築寨浚濠日夕戰禦理宗端平元年金主守緒天
興三年春正月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金主自縊死忽
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
何以戰爲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
云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



附巾幗名臣

世宗昭德皇后烏林荅氏

世宗昭德皇后烏林荅氏

后聰敏孝慈容儀整肅在父母家宗族皆敬憚之歸世宗事舅姑孝謹治家有敘甚得婦道睿宗伐宋得白玉帶蓋帝王之服御也睿宗沒世宗寶蓄之后謂世宗曰此非王邸所宜有也當獻之天子世宗以爲然獻之熙宗海陵簒位深忌宗室后勸世宗多獻珍異以悅其心后不妬忌爲世宗擇後房廣繼嗣雖顯宗生後而此心不移嘗有疾世宗爲視醫藥數日不離去后曰大王視妾過厚其知者以爲視疾不知者必有專妬之嫌又曰婦道以正家爲大第恐德薄無補內治安能效嬪妾所

爲惟欲已厚也世宗爲濟南尹海陵召后來中都后念
若身死濟南海陵必殺世宗惟奉詔去濟南而死世宗
可以免謂世宗曰我當自勉不可累大王也召王府臣
僕張謹言諭之曰汝王之腹心人也爲我禱諸東嶽我
不負王使皇天后土明鑒我心召家人謂之曰我自幼
年爲婦以至今日未嘗見王有違道之事今宗室往往
被疑者皆奴僕不良傲恨其主以誣陷之耳汝等皆先
國王時舊人當念舊恩無或妄圖也違此言者我死後
當於冥中觀汝所爲衆皆泣下后既離濟南從行者知
后必不肯見海陵將自爲之所防護甚謹行至良

中都七十里從行者防之稍緩后得間即自殺太宗二年追策爲昭德皇后世宗念后之德終身不立后

元紀

姓奇渥温氏蒙古部自大祖鐵木真開創六業至世祖平宋爲一統凡十君得年一百一十一年

世祖 名忽必烈睿宗皇帝拖雷之子在位三十六年有中統至元二號壽八十

成宗皇帝 名鐵木耳世祖之孫太子真金子也在位十三年有元貞大德二號

武宗皇帝 名海山成宗兄在位四年號至大

仁宗皇帝 名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弟在位十年有皇慶延祐二號

英宗皇帝 名碩德八剌仁宗子在位三年號至治通紀

泰定帝 名也孫鐵木兒英宗庶子在位五年號泰定致和

明宗皇帝 名和世㻋武宗長子在位半年號天歷

文宗皇帝 名圖帖木爾武宗次子在位三年號至順

寧宗皇帝名懿璘質班明宗次子在位二月年七歲

順宗皇帝名妥懽帖木兒明宗長子在位三十六年有元統至元至正三號明兵入京走應昌府

元名臣目錄　　浯村朱桓拙存編輯

木華黎字　札剌兒氏從太祖開創大業封太師國王至治中追謚忠武

安童字　木華黎五世孫事世祖官右丞相謚忠憲

廉希憲

伯顏字　蒙古八鄰部人官太傅知樞密院舜深沉有謀畧善斷封淮安王謚忠武

不忽木

完澤字　土別燕氏官右丞相楨密安靜不急功利封興元王謚忠憲

拜住

脫脫字大用　人官右丞相修遼金宋三史器宏識遠功施社稷惟急復私讐君子譏之貶雲南死

嚷嚶

余闕合諸不共

福壽字唐元人至正時爲江南行臺御史明兵至没於軍贈上柱國追封衛國公謚忠肅

耶　楚材

董文用

史天澤

董文炳字彥明真定槀城人事世祖官中書左丞簽書樞密院事謚忠獻

劉秉忠

姚樞姚燧附

許衡

竇默

張雄飛

張德輝字輝卿冀寧交城人事世祖官侍御史天資剛直博學有經濟卒年八十

王恂字敬甫唐縣人事世祖爲太子伴讀授太史令謚文肅

郭守敬字若思邢臺人事世祖爲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卒年八十六

陳天祥

劉宣

尙文

胡祗遹字紹聞磁州人世祖時官江南淛西提刑按察使謚文靖

王利用字國賓通州人自言平生讀書於恕字有得成宗時官太子賓客謚文貞

劉因

吳澄

趙孟頫字子昂宋宗室之後以文學經濟受知世祖官翰林學士承旨謚文敏

齊履謙字伯恒人博通載籍至元中補星歷郎累官太史院使謚文懿

崔彧

耶律有尚字伯強遼之後受業許衡邃於性理以誠爲本官昭文館學士國子祭酒卒年八十六謚文正

李孟字道復上黨人官平章事封秦國公謚文忠

張養浩

元明善字復初清河人官翰林學士謚文敏

虞集

揭傒斯

歐陽玄 字原功瀏陽人其先廬陵人官翰林學士承旨卒年八十五追贈楚國公諡曰文

許有壬 字可用湯陰人登進士歷仕七朝官集賢大學士兼太子諭德謚文忠

孛朮魯翀

陳思謙 附僧家奴

崔敬

汪澤民 字叔志婺源人登進士至正中以禮部尚書致仕賊犯宣州不屈遇害封譙國公謚文節

蓋苗

張禎

陳祖仁

成遵

董摶霄

金履祥

陳櫟字壽翁休寧人致力聖人之學教授於家性孝友剛正所居堂曰定宇學者稱定宇先生卒年八十

三

蕭𣂏字惟斗奉中人制行貞實博極羣書世祖屢命以官不至成宗時除集賢學士以疾辭卒諡貞敏

泰不華

李黼

李齊

節錄名臣言行錄

語村朱桓拙存編輯

元

史天澤　耶律楚材　姚樞附姚燧　廉希憲　許衡
劉秉忠　竇默　張雄飛　劉因　不忽木
劉宣　崔彧　董文用　陳天祥　尙文
金履祥　拜住　張養浩　吳澄　孛太魯翀
陳思謙附僧家奴　虞集　許謙　巙巙
崔敬　揭傒斯　成遵　蓋苗　董摶霄
余闕　合者不華　張楨　陳祖仁　泰不華
李黼　李齊



史天澤字潤甫永清人

善騎射勇力絕人從其兄天倪帥眞定天倪遣護母歸燕天倪爲武仙所害府僚追及天澤謂之曰變起倉猝部曲散在近郊公能返旆當不招自至天澤曰不共國之讐死亦當往況未必死耶遂傾貲裝易鎧仗南還行次滿城得士馬甚衆國王孛魯承制使紹兄職爲都元帥以兵入眞定武仙走西山諸將怒眞定民反復驅萬人將斬之以示威天澤曰是皆吾民但爲賊所脅耳殺之何罪乃全釋之乃繕城壁修武備爲不可犯之計攻西山下之太宗卽位以爲眞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

路萬戶武仙既歸金金封爲恒山公置府衛州天澤攻之仙遁去遂取衛州世祖在藩知漢地多不治河南尤甚請以天澤爲經畧分兵屯田於汴興利除害政無不舉誅郡邑長貳之尤貪橫者二人境內大治世祖中統元年召問以治國安民之道疏言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霈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俸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姦庶能上下丕應內外休息帝嘉納之二年拜中書右丞相既秉政其前所言治國安民之術無不次第舉行又定省規一條以正庶務三年春李璮陰結宋人以益都叛據濟南詔天

澤往討之天澤曰瓊多詐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擒瓊至軍門斬之誅同惡者數十人餘悉縱歸初天澤將行帝臨軒授詔責以專征併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於諸將其慎密謙退如此時言者謂李瓊之變由諸侯之權太重天澤遂奏兵民之權不可併於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弟解兵符者十七人至元十一年詔與丞相伯顏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至郢州遇疾帝遣侍臣諭之曰卿自朕祖宗以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宣力多矣勿以小疾

阻行爲憂可且北歸善自調護還至眞定又遣尚醫馳視賜以藥餌天澤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愼勿殺掠語不及他遂卒帝震悼贈太尉諡忠武追封鎭陽王天 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尤熟於資治通鑑議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因以謝之言者慚服當金末名士失所悉爲治其生理而賓禮之後多致顯達知人明而用人專是以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

而下無怨人以比於郭子儀曹彬云

耶律楚材 字晉卿遼之後

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歷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爲文若宿搆者仕金爲中都行省員外郎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謂曰遼金世讐吾爲汝報之矣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既爲臣子豈敢復讐君父耶帝重其言處之左右日見親用帝入西域居蔑里城滅回回國進次忻都鐵門關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獨角作人言謂侍衛曰爾主宜早還帝怪之以問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能四方

語好生惡殺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輙愈太祖崩太宗將即位議未決楚材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乃奉太宗即位時庶事草創禮儀簡率楚材始定冊立禮儀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至孥人妻女取貨財兼土田楚材入奏請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發囚當大辟者必待報違者罪死於是貪暴之風稍戢燕多劇賊指富家取

其財物不與則殺之事聞遣中使往窮治之與楚材俱楚材詢察得其姓名皆留後親族及勢家子盡捕下獄其家賂中使將緩之楚材不從獄具戮十六人於市燕民始安初太祖征西域倉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羣臣言漢人無補於國不若盡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山澤鹽鐵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何爲無用哉帝曰卿試爲之乃奏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一時之選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敎且謂

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帝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又奏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稅課所專掌錢各不相統攝著為令權貴不得志咸得卜以舊怨尤嫉之譖於宗王曰楚材用南朝舊人必有貳心宗王遣使以聞帝察其誣責使者罷遣之已而咸得卜為人所訴帝命楚材鞫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近侍曰楚材不較私讎真寬厚長者汝曹當效之帝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廪物料文簿具陳於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帝笑謂曰卿在朕左右而能使錢穀流入

如此即日升中書令事無大小一以委之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即屠之汴京既陷大將速不台請屠其城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在於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乃詔餘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爲定制詔括中原戶口大臣忽都虎欲以丁爲戶楚材曰丁逃則賦無所出請以戶定之文之割諸州郡分賜諸王爲湯沐邑楚材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爲恩帝曰已許之矣奏曰者

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差可久也。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中田畝二升半、下田二升、上田三升、水田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價一兩四十斤、常賦旣定、朝議以爲太輕、楚材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又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乃請校試之、命宣課使隨郡者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

一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輸與政客備民稍蘇息初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戸口滋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奧都剌合蠻請以二百二十萬撲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反復爭論聲色俱厲帝曰汝欲搏鬬耶楚材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帝不豫醫言脈已絕皇后不知所爲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亟欲行之對曰非君命不可頃之帝少蘇后以爲言帝首肯之赦發而脈復生時

春二月也冬十一月出獵崩於行在所皇后乃馬真氏稱制奧都剌合蠻專政用事后至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詔凡奧都剌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譖之曰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覆視之惟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材天資英邁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

常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與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贈太師追封廣寧王諡文正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

少力學內翰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略楊惟中乃與之偕覲太宗歲乙未南伐詔樞從惟中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始得程朱之書辛丑賜金符爲燕京行臺郎中時牙剌瓦赤行臺惟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絕因棄官去攜家往輝州之蘇門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

詿以真德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憲宗即位詔凡軍民在漠南者聽世祖總之遂開府金蓮川遣使召樞至大喜待以客禮乃爲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爲條三十世祖奇其才動必召問因言於世祖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爲後必有問之者矣不若惟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世祖從之乃請置屯田經畧司於汴以圖宋置都運司於衛轉粟於河從世祖征大理嘗遇夜宴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

一人市不易肆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日言曹彬
不殺事吾能為之及至大理命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
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世祖既還京兆以樞為勸
農使教民耕植世祖即皇帝位以為太子太師固辭乃
改大司農繼以為中書左丞上言曰自中統至今五六
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
國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
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定大
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校以育才則可以光先
烈遺子孫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遠

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耳帝納之至元十年議取宋樞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童知樞密院伯顏不可十一年樞言陛下降不殺人之詔伯顏濟江兵不喻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所致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益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耳宜申止殺之禁使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

事力不費矣又請禁朱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卒謚曰文獻樞天質含宏而仁恕恭敏而勤儉未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留意憂患之來不見言色有來即謀必反復告之子煒平章政事從子燧翰林學士承旨以文章大家知名

廉希憲字善甫畏吾人

幼魁偉舉止異凡兒世祖爲皇弟希憲年十九得入侍見其容止議論恩寵殊絕希憲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世祖嘉之曰廉孟子世祖渡江取

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言王師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贖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訃聞希憲啟曰殿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然之乃即位分漢地為十道併京兆四川為一以希憲為宣撫使定京兆之叛誅其魁遣將征甘涼叛者獲其魁梟之于市事聞帝曰希憲真男子也進拜平章政事時年三十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敕軍吏禁止俘掠違者千戶以下與犯人

同罪又禁諸人無販易生口四川遂安宋將劉整以瀘
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希憲奏釋之宋將家屬之
在北者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覲於是人
人感悅詔還京進中書平章政事在中書振舉綱維綜
核名實汰逐冗濫裁抑僥倖興利除害當時翕然稱治
典章文物粲然可考又建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土
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
下都邑長吏皆其僮僕皂隸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使考
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丁母憂率親族行古喪禮勺飲
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臥草土廬於墓傍

宰執極力起之相與詣廬聞號痛聲竟不忍言有詔奪情起復不敢違然出則素服從事入必縗絰喪父亦如之有內侍傳旨入朝堂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宦預政之漸不可啟也入奏杖之有詔丞相史天澤親黨布列中外威權日盛詔罷天澤待鞫希憲奏曰天澤事陛下久知之深者無如陛下始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效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爲輔相小人有言陛下當熟察其心跡果有肆横不臣者乎今日信臣故臣得預此旨他日有訟臣者臣亦遭疑矣臣等備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事

得解又有訟四川師欽察者帝敕中書無遣使誅之希憲覆奏帝怒對曰欽察大帥以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收繫王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於天下爲宜詔遣能者按問事竟無實欽察得免每奏議帝前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强耶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方士請煉大丹敕中書給所需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遂却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

戒如是而已後以事罷嘗有疾帝遣醫診視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難得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姦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賜之尋起爲北京行省平章政事遼東多親王使者傳親王令旨官吏立聽希憲至始革正之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於城外繫富民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償甚急民訴之行省命收捕之其人怒乘馬入省堂坐榻上希憲命捽下跪而問之曰法無私獄汝何人敢擅繫民令械繫之其人惶懼求哀國王亦爲之請乃稍寬令待對舉營夜遁長公主及國壻入朝縱獵郊原擾民爲

甚希憲諭之皆莫敢縱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請命重
臣開府以鎮之帝急召希憲還使行省荆南乃冒暑疾
驅至鎮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即
日禁剽奪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安堵首錄宋故宣撫
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仍擇二十餘人隨
材授職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
時宋故官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汝
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效今所饋
者若皆己物我取之爲非義或係官物事同盜竊若斂
於民不爲無罪宜戒慎之皆感激謝去令凡俘獲之人

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爲軍士所虜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劵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先時江陵城外蓄水捍禦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爲貧民之業大綱既舉乃曰教不可緩也遂大興學選教官置經籍旦日親詣講舍以厲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事聞帝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百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知也以疾召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至都詔徵名醫視疾服其藥能杖而起帝喜謂曰卿得良

醫疾向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會議立門下省以爲侍中復召入中書疾篤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於巳謂皐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愼之卒贈太傅封魏國公謚文正

許衡 字平仲懷之河內人

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巳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

大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飢渴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旣逃難岨崍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喝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程朱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

慨然以道爲已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財有餘卽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世祖出王秦中思所以化秦人乃召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行乃還世祖卽皇帝位召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宗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事奏爲太子太保以沮其入侍五辭乃免改

國子祭酒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丞相欲衡輔之召至京陳時務四事其一曰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成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而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說而妄爲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

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故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
難者切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
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
之變寒其勢亦然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
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
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
之功庶幾可成矣二日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
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
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
用匕與櫛是卽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人之

賢否未知其詳固不可得而用也然或已知其君子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敢進退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覩日月也獨星官爲能步躔食之數者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之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遽如古者然已

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就敘用則失職之怨可少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汚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廷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畧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三曰爲君難上天眷命作之君師葢以至難任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愼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然則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要者言之人主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愼矣苟從古者大學之道

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以修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踐言之難也人之情僞有險有易有衆有寡未易使之不見欺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惟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

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或無功奪者或無罪以至賞罰生殺鮮有得其正者欺而至此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而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而召之命之汎如廝養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言不見用或用其言而復使小人參之賢者俱不屑也此特難進者耳又有難合者焉大抵人君樂聞人過而

不樂聞已過務快已忘而不務快民心賢者必欲匡扶使如堯舜故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倖醜正惡直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天下被其澤耶益戒禹曰任賢勿貳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況後世人主哉此任賢之難也姦邪之人其爲心險其用術巧其諂似恭其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主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已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毒被生民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佞而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

皇洞見其姦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民之戴君本於天命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一言一動舉可以爲天下之法一賞一罰舉可以合天下之心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當時天象數變而文景專以養民爲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租稅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近年孛彗迭見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爲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耶二者政之目也四曰農

桑學校令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毆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十年以後倉廩庫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十年之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也書奏帝嘉納之尋以疾歸五年復徵入朝與姚樞等詳定

禮儀時阿合馬勢傾中外一時大臣多阿附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忽辛有同簽樞密院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耶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怨衡亟薦為左丞欲因以事中之屢入辭不許衡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因謝病請解機務不許且命舉自代者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

律有尙姚燧等十二人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
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爲教
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
暇卽習儀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
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
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阿合
馬等屢毁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歸上命諸臣議
其去留竇默爲懇請乃聽還劉秉忠等請以贊善王恂
攝學事以衡弟子耶律有尙蘇郁白棟爲助教以守衡
規矩從之元承用金大明歷歲久寖疏帝欲釐正之乃

命王恂郭守敬測驗改正恂言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衡總之遂命衡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新歷成上之言自漢以後歷法經七十改創法者十三家今所考正者凡七事所創法者五事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歷積年日月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賜名曰授時歷頒之天下八月以疾乞還皇太子請以其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且遣使諭之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十八年八月病革家人祀先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耶萸獻如儀既撤而卒囑其子曰我平

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使子孫識其處足矣懷之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爲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㑹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贈司徒謚文正皇慶二年從祀孔子廟庭延祐初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名魯齋書院魯齋衡所署

齋名也

劉秉忠字仲晦邢臺人

生而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家貧爲府令史以養親既而投筆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乃汨沒爲刀筆吏乎即棄去隱居武安山尋爲僧於天寧寺往來雲中世祖在潛邸召僧人海雲邀秉忠與俱既入見應對稱旨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愛之留在藩邸凡征伐謀議皆與上書數千百言其畧曰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之道備於堯舜

三王因之五霸敗之漢興以來至於五代一千三百餘年由此道者漢文景光武唐太宗元宗五君而元宗不無疵也然治亂之道係乎天而由乎人天生成吉思皇帝起一旅降諸國不數年而取天下勤勞憂苦遺大寶於子孫庶傳萬祀永保無疆之福愚聞之曰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繼日每得一事坐以待旦以匡周室以保天下八百餘年周公之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在乎今日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君之所任在內莫大乎相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在外莫大乎

將將以統三軍安四域內外相際國之急務必先之也然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萬事之細非一心之可察當擇開國功臣之子孫分爲京府州郡監守督責舊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守治者升否者黜天下不勞力而定也天下戶過百萬比者差徭甚大加以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當是以逃竄定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一就見在之民以定差稅招逃者復業再行定奪官無定次清潔者無以遷污濫者無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祿儀仗使家足身貴有犯於民設條定罪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今百官自行威福進

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從禁治天下之民未聞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則犯者自少也教令既設則不宜繁因大朗舊例增益民間所宜設者十數條足矣教令既施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後決犯死刑者覆奏然後聽斷不致刑及無辜天子以天下爲家兆民爲子國不足取於民民不足取於國相須如魚水有國家者置府庫設倉廩亦爲助民民有身者營產業闢田野亦爲資國用也今凡陪償無名虛契所負並行赦免納糧就遠倉有一費十者宜從近倉以輸爲便當驛路州城飲食祗待偏重宜計所費以準差發關市津

梁正稅十五分取一宜從舊制禁橫取減稅法以利百姓倉庫加耗甚亘宜令權量度均爲一法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詐珍貝金銀之所出淘沙鍊石寘不易爲一且以纏絲縷飾皮革塗木石雖器仗取一時之華麗靡爲曰而無濟甚可惜也宜從禁治除帝胄功臣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外無職之人不得僭越今地廣民徵賦斂繁重民不聊生何力耕耨以厚産業宜差勸農官一員率天下百姓務農桑營産業實國之大益古者庠序學校未嘗廢今郡縣雖有學並非官置宜從舊制修建三學設教授開選擇才以經義爲上詞賦論策

陳之擇開國功臣子孫受教選達才任用之天下莫大於朝省親民莫近於縣宰縣宰正民自安矣關西河南地廣土沃以軍馬之所出入治而未豐宜設官招撫不數年民歸土闢以資軍馬之用實國之大事宜課取民已不為輕與魯合蠻奏請於舊額加倍權之民無所措手足宜從舊例辦更或減輕無從獻利之徒削民害國孔子為百王師立萬世法今廟堂雖廢存者尚多宜令州郡祭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器具靡散宜令刷會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修之實太平之基王道之本國家廣大如天萬中取一以養天下名

士宿儒之無營運產業者使不致困窮矣養才勵人之大用也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矩準繩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蓋君子所存者大不能盡小人之事或有一短小人所拘者狹不能同君子之量或有一長盡其才而用之成功之道也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大開言路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或有所蔽蔽天之明者雲霧也蔽人之明者私欲佞說也常人有之蔽一心也人君有之蔽天下也宜選左右諫臣使諷諭于未形制書于至密君子之心一於理

義懷於忠良小人之心一於利欲懷於讒佞君子得位有容於小人小人得勢必排於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辨也孔子曰遠佞人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之謂也笞箠之制宜會古酌今均爲一法使無敢過越禁私置牢獄遏民無辜鞭背之刑宜禁治以彰愛生之德立朝省以統百官分有司以御衆事以至京府州郡親民之職無不備組綱正於上法度行於下是故天下不勞而治也世祖嘉納焉從征大理雲南每贊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從伐宋復以雲南所言力贊於上所至全活不可勝計世祖即

位問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具以聞治象粲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猶不改舊服至元元年拜太保贊預中書省事既受命以天下爲已任事無巨細凡有關於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帝寵任愈隆燕閒顧問輒推薦人物可備器使者凡所甄拔後悉爲名臣四年請定都于燕營城池建宗廟宮室號爲中都八年奏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爲大都他如頒章服舉朝儀給俸祿定官制爲一代成憲皆自秉忠發之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築精舍居之秋八月無疾端坐而卒帝聞驚悼

謂群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聞也出內府錢具斂遺禮部官護其喪還葬大都贈太傅封趙國公謚文貞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昔每以吟咏自適其詩蕭散閒澹類其爲人成宗時贈太師謚文正仁宗時追封常山王

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

幼知讀書毅然有立志金末避亂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世祖在潛邸遣使召之默變姓

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黙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首以綱常為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世祖敬待加禮久之請南還命大名順德各給田宅有司歲具衣物以為常世祖即位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拜翰林侍講學士時平章事王文統以言利進用黙上書曰陛下急於求治未嘗不以利民生安社稷為心先帝時姦臣擅權扇結朋黨離間

骨肉陛下所以不能盡其初心今誕登大寶天下生民莫不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爲子孫久遠之計其賣利獻勤乞憐取寵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鈎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意在擯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張之流惟陛下察之伏望別選公朋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則天下幸甚他日在帝前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拜默太子太傅固辭尋謝病歸文統誅召還默言三代所以風俗淳厚歷數長久者皆設學養士所致今宜建學立師傅選

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帝嘉納之拜昭文館大學士卒年八十五默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比汲黯累贈太師魏國公謚文正

張雄飛字鵬舉琅邪臨沂人

父琮仕金守盱眙復守河陰徙家於許國兵欲屠許雄飛年十歲與故吏田姓者流寓潞州師前進士王寶英於趙城金亡不知父所在往來澤潞求之十餘年常客食僧舍已而入關陝歷懷孟潼華終求弗得遂入燕居數歲盡通國言至元二年廉希憲薦之世祖召見陳當

世之務帝大悅授同知平陽路轉運司事搜抉蠹獘悉
除之帝問處士羅英誰可大用者對曰張雄飛眞公輔
器帝然之驛召至問以方今所急對曰太子天下本願
早定以繫人心閭閻小人有升斗之儲尚知付託天下
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儲貳非至計也帝稱善者久之
他日召見帝曰今任職者多非材政事廢弛對曰古有
御史臺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百
官姦邪貪穢不職者即糾劾之如此則紀綱舉天下治
矣帝曰善乃立御史臺以雄飛為侍御史參議樞密院
事贊正寅素憸邪有告其罪者詔丞相與雄飛雜治之

請詰交至雄飛無所頤盡得其罪狀以聞正寅伏誅會議立尚書省力爭於帝前忤旨左遷同知京兆總管府事公主有家奴逃渭南民間爲贅壻主適過臨潼識之捕其奴與妻及妻之父母皆械繫之沒其家貲雄飛與主爭辯辭色俱厲主不得已以奴妻及妻之父母家貲還之惟挾其奴以去召爲兵部尚書平章阿合馬欲誣殺秦長卿等三人雄飛力持不可阿合馬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處以參政雄飛曰殺人以求大官吾不爲也阿合馬怒出爲澧州安撫使時澧州初下民懷反側雄飛至布寬德教安撫綏之民遂安細民以乏食

羣聚發富家廩所司欲論以強盜雄飛曰此盜食欲救死非強也覈其獄全活者百餘人累遷御史中丞行御史臺事阿合馬之子忽辛爲右丞行省江淮恐不爲所容奏改陝西按察使未行阿合馬死召拜參知政事忽辛被逮勅廷臣雜問忽辛歷指宰執曰汝曾受我家錢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否曰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遂伏辜二十一年羣臣上尊號議欲肆赦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之世豈宜數赦帝嘉納之止降輕刑之詔雄飛剛直廉正始終一節帝嘗召見便殿謂之曰若卿可

謂眞廉者矣聞卿貧甚賜白金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三百貫既出又加賜黃金五十兩雄飛拜受封識藏於家及盧世榮以言利進用雄飛與諸執政同日皆罷阿合馬之黨遂摘言追奪其賜物或有勸其自辨者雄飛曰上以老臣廉故賜臣然臣未嘗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慮今日耳又可自辨乎尋起爲燕南河北宣慰使以疾卒於官子五人長師野宿衛東宮宰相欲以爲郡南總管雄飛聞止之歸謂師野曰今日有欲官汝者汝宿衛日久固應得官然我方爲執政天下必以我私汝我一日不去此位汝輩勿望有官也其介愼如此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

世居儒家父述刻意問學邃性理之說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即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藻華發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册所得如古人昔友之作希聖賢初務經學究訓詁音釋之說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窮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事親孝雖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苟取家居教授弟子甚衆

門若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聞名往往
求謁多遜避不與相見或以爲傲弗恤也常愛諸葛孔
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木薦於朝至元
十九年徵爲右贊善大夫以母老辭歸尋丁艱後復以
集賢學士召以疾固辭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
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
之甚明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暇食
以遂其生聚之樂者皆君上之賜也凡有生之民或給
力役或出知能必各有以自效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
而不可易而莊周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因生

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至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此心或者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向者以贊善之命來召卽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卽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遭憂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時新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

况因平昔非閒曠者亞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室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痁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舊疾復作八月初得也一念自嗟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先人墓側修營一室備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使者持恩命至初聞之惶惕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伊聊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若稍涉遲疑則不

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藥百至罷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備加矜惻曲為保全書上朝庭不強致帝聞之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與三十年卒無子贈翰林學士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歐陽元贊其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

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
之後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者耶

DS
734
.C8
v.23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下

不忽木字用臣康里部人

資稟英特進止詳雅世祖奇之命給事東宮師事太子贊善王恂恂從北征乃受學於國子祭酒許衡日記數千言衡每稱爲公輔器世祖嘗欲觀國子所書字不忽木年十六獨書貞觀政要數十事以進帝知其寓規諫意嘉嘆久之衡纂歷代帝王名諡統系歲年爲書授諸生不忽木讀數過即成誦帝召試不遺一字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上疏曰臣等聞之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故古

[seal]

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蓋自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莫不有學故其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為後世所法降至漢朝亦建學校詔諸生課試補官魏道武帝起自北方既定中原增置生員三千儒學以興此歷代皆有學校之證也臣等今復取平南之君建置學校者為陛下陳之晉武帝嘗平吳矣始起國子學隋文帝嘗滅陳矣俾國子寺不隷太常唐高祖嘗滅隋矣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及至太宗數幸國學增築學舍至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學亦增生員其書算亦置博士乃至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入學國學之內

額八千餘人高宗因之遂令國子監領六學一曰國子學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學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各置生徒有差皆承高祖之意也然晉之平吳得戶五十二萬而已隋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隋得戶六十餘萬而已而其崇重學校已如此況我堂堂大國奄有江嶺之地計亡宋之戶不下千萬此陛下神功自古未有而非晉隋唐之所敢比也然學校之政尚未全舉臣竊惜之臣等向被聖恩俾習儒學欽惟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尚少而欲臣等曉識世務以任陛下之使令乎然以學制未定朋

徒[illegible]居不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同等爲其不易得也爲今之計如欲人材衆多通習漢法必如古昔徧立學校然後可若曰未暇宜且於大都宏闡國學爲蒙古人年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質美者百人百官子弟與凡民俊秀者百人俾廩給各有定制選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充司業博士助教而教育之使其教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爲之講解經傳授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下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算之類每科設置教授各令以本業訓導小學科則令讀誦經書教以應對進退事長之節律科則專令通曉吏事書科則

兼令學習字書算術則專令熟閑算數或一藝通然後改授或一日之間更次爲之俾國子學官總領其事常加點勘務要俱通仍以義理爲主有餘力者聽令學作文字日月歲時隨其利鈍各責所就功課程其勤惰者賞罰之勤者則升之上舍惰者則降之下舍待其改過則復升之假日則聽令學射自非衆日無故不令出學數年以後上舍生學業有成就者乃聽學官保舉蒙古人若何品級諸色人若何仕進其未成就者且令依舊學習俟其可以從政然後歲聽學官舉其賢者能者使之依例入仕其終不可教者三年聽令出學凡學政因

革生員增減若得不時奏聞則學無弊政而天下之材亦皆觀感而興起矣然後續立郡縣之學求以化民成俗無不可者臣等愚幼見於書聞於師者如此未敢必其可行伏望聖慈下羣臣議奏施行帝覽之喜十五年出爲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帝遣通事脫虎脫護送西僧往作佛事還過眞定箠驛吏幾死訴之按察使不敢問不忽木受其狀以僧下獄脫虎脫直入出僧辭氣倔彊不忽木令去其冠庭下責以不職脫虎脫遁歸以聞帝曰不忽木素剛正必爾輩犯法故也後召參議中書省事時轉運使盧世榮阿附宣政使桑哥言能用

已則國賦可十倍帝以問不忽木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宏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者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願陛下無納其說上不聽以爲右丞不忽木遂辭參政不拜世榮以罪誅擢吏部尚書時籍沒阿合馬家其奴張散札兒等罪當死謬言阿合馬家貲隱寄者多如盡得之可資國用遂勾考捕繫延及無辜帝命丞相集部臣詢問其事不忽木曰是奴爲阿合馬心腹爪牙死有餘罪爲此非 者蓋欲苟延歲月徼幸不死耳豈可復受其詭嫁禍善良耶宜亟誅此徒則怨謗自息帝悟命不忽木鞫之

具得其實散札兒等伏誅其捕繫者盡釋之遷刑部侍
河東會大同民饑以便宜發倉廩賑之或奏其擅發事
儆帝曰使行發粟以活吾民是其職也何罪之有帝誅
桑哥欲以爲丞相辭曰朝廷勳舊居臣右者尚多今不
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對曰太子詹事完澤
可向者籍沒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惟無完
澤名又嘗言桑哥爲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
其可也帝曰然非卿無以任吾事乃拜完澤右丞相不
忽木平章政事王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舉不忽木曰
島夷詭詐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

其子日烜襲位若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自
新則不煩兵而下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交趾
感懼遣使詣闕謝罪納貢帝喜曰卿一言之力也或勸
征流求及賦江南包銀皆諫止之釋氏請以金銀幣帛
祠其神帝難之不忽木曰佛以去貪爲寶遂弗與或譖
元澤徇私者帝以問不忽木對曰完澤與臣俱待罪中
書設如所言豈得專行臣等雖愚陋然備位宰輔人或
發其陰短宜使面質明示降責若內懷猜疑非人主至
公之道也言者果屈帝怒命批其頰而出之三十年有
星孛於帝座帝憂之夜召入禁中問所以消天變之道

對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惟起敬起孝故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臣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詳論欵陳夜至四鼓帝不豫以不忽木謹厚日視醫藥未嘗去左右帝大漸與大傅伯顏等同受顧命成

宗嗣位廷議大事多采其言河東守臣獻嘉禾大臣欲奏以爲瑞不忽木詰之曰汝部內所産盡然耶惟此數莖耶曰惟此數莖耳不忽木曰若如此旣無益於民又何足爲瑞遂罷遣之西僧爲佛事請釋罪人祈福豪民犯法者皆賄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者西僧請被以帝后御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不忽木曰人倫者王政之本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曰朕且從卿言有奴告主者主被誅詔卽以其主所居官與之不忽木言若此必大壞天下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復上下之分帝悟爲追廢前命大德二年特命行御史中丞事有

國父官受賄賂御史必欲歸罪其父不忽木曰風紀之司以宣政化厲風俗爲先若使子證父何以興孝樞密臣受人玉帶徵贓不敘御史言罰太輕不忽木曰禮大臣貪墨惟曰簠簋不飭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之義人稱其平恕四年病卒帝聞之驚悼士大夫皆哭失聲家素貧躬自爨汲妻織紝以養母後因使還則母已死號慟嘔血幾不起平居服儒素不尚華飾祿賜有餘輒散施親舊明於知人多所薦拔其學先躬行而後文藝居則簡默及帝前論事吐詞洪暢引義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世祖嘗語之曰太祖有言人主理天

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固卿實朕之左手也每侍燕閒必陳説古今治要世祖每拊髀歎曰恨卿生晚不得蚤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卒贈太傅魯國公謚文貞子回回嶁嶁皆有名

劉宣字伯宣大原人

沉毅淸介居家孝友自幼喜讀書有經世之志宣撫張德輝器重之薦爲中書省掾宣暇則往從國子祭酒許衡講明理學至元十二年爲戸部郎中二十三年爲吏部尚書時議征日本乃上書曰近議再興日本之兵此役不息安危所係近者唆都議伐占城海牙言征交趾

三數年間吏民大擾盜賊蝟興且交趾小邦親王提兵深入無功反殪大將況日本海洋萬里非二國比萬一不利援兵安能飛渡耶帝納其言遂罷征日本專事安南宣復言曰安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未復今乃復議大舉聞者恐懼且交廣炎蒸之區欲以七月集諸路兵於靜江病死者必衆矣況瀕廣谿遡溪峒寇盜常多大兵一出萬一姦頑乘間生變何以應之詔從其言二十五年拜南臺御史中丞時江浙行省丞相忙古臺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劾其罪而尤畏宣曰遣人入建康偵伺臺中違失臺臣懼皆求自

解惟宣屹不爲動怙古台怨宣愈甚因羅織宣罪繫其
子於獄令人妄言宣等沮壞錢穀事聞遂遣使置獄行
省鞫治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宣不勝憤自剄於舟
中始宣將行以一緘付從子自成令勿啟視宣死視其
書云觸怒大臣誣搆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辯訟
屈膝爲容於怨家之前身爲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
但不獲以身徇國爲恨耳嗚呼天乎實鑒此心宣忠義
節操爲世所重聞者莫不嗟悼延祐中贈御史中丞追
封彭城郡公諡忠憲

崔彧字文卿宏州人

負才氣剛直敢言世祖甚器重之至元二十年爲刑部尚書上言自阿合馬進用貪吏河南北諸郡民不聊生江南旣定中原之民相率南遷以避徭役者十八九數年之間亡失十五六萬餘戸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至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量免科役鐲除積欠給還事產郡縣長吏滿替以戸口增耗爲黜陟其徙江南不還者與土著之人一例差遣庶幾流亡自歸田野日闢詔籤行之帝欲征日本詔各路拘集水手及造船五百餘艘民不勝厭苦或言江南相繼盜起皆緣募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不從彧

言今百官月俸不能副養贍之資難責以廉勤之操宜更議增庶官月俸所增俸鈔雖賦之於民官吏不貪民必受惠其有以貪抵罪又復何辭詔從之遷御史中丞極言盧世榮不可居相職忤旨欲致之法尋罷之二十六年復任中丞或在位十年知無不言成宗大德二年卒贈太傅追封鄭國公謚忠肅

董文用字彥材真定藁城人俊之子文炳之弟

俊少力田長涉書史善騎射官龍虎衛上將軍行元帥府事與金人戰死焉屢誡諸子曰吾一農夫耳遭天下多故徒以忠義事人僅立門戶深願汝曹力田讀書勿

求非望爲吾累也長子文炳屹爲名臣仕至中書左丞文用學問蚤成弱冠試詞賦中選至元初以爲西夏中興等行省郎中時諸王只必鐵木兒鎭西方其下縱横需索無算省臣不能支文用坐幕府輒面折以法其徒積忿譖於王王怒召文用使左右雜問之文用曰我天子命吏非汝等所當問請得與天子所遣爲王傅者辨之王卽遣其傅訊文用謂之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所恨者仁慈寬厚如王以重戚鎭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王威名於事體不便因歷指其不法者數十事其傅驚起去白王王卽召文用謝之曰非郎中我

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謂不行而省
府事頗立八年授山東勸農使巡行勸勵無間幽僻五
年之間政績爲天下最遷工部侍郎十三年出爲衛輝
路總管十六年受代歸田里茅茨數椽僅蔽風雨讀書
賦詩怡然自得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召爲兵部尚書
遷翰林學士時中書右丞盧世榮以言利進用旣入中
書卽日理鈔法之弊自謂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
支用曰此錢取於右丞家耶將取之民耶取於右丞家
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
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

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
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拜江淮行省參
知政事有以帝命建佛塔於宋故宮者大督民入山
伐木死者甚衆文用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
徐之如何其人曰參政奈何格上命耶文用曰上命非
敢格今日之困民力而失民心者豈上意耶其人意沮
遂稍寬朝廷將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文用奏言疲國家
可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列其條目甚悉帝遂
罷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時桑哥當國貴戚皆屏息遜
避文用獨不附桑哥使人諷之使頌己功不答又自謂

文用曰百官皆具食丞相府矣亦不答會朔方軍興徵求愈急文用曰民急矣外難未除而內傷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國所上盜賊之目謂桑哥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急法暴斂使至此耳御史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有以助之不當抑之也桑哥愈恨曰摭拾臺事譖於帝言文用戇傲沮法欲罪之帝曰彼御史職也何罪之有遷大司農尋遷翰林學士承旨命爲皇孫授經文用每講說經旨必附以朝廷故事丁寧譬喻反復開悟皇孫特加敬禮帝命以諸子入見對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爲命至再三終不以

見世祖崩文用從成宗在上都既即位巡狩三不剌之地文用諫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不在勤遠畧也帝即曰可其奏趣還京師大德元年請老歸卒贈少保壽國公謚忠穆

陳天祥字吉甫趙州寧晉人

少隸軍籍善騎射躬耕讀書從之遊者甚衆至元十一年起家從仕郎郢復州等處招討司經歷十三年興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天祥權知本軍事領軍士十人入其境去城近百里止二日乃至城中父老來謁天

祥諭之曰捍衛鄉井誠不可無兵任者籍之過當故
致亂耳今令汝輩權置兵仗以自衛何如民皆稱便乃
條陳於行省曰鎮遏姦邪當實根本若內無備禦之資
則外生窺覦之釁此理勢必然也推此軍變亂之故正
由當時處置失宜踈於外而急於內凡在軍中者寸鐵
尺杖不得在手遂使姦人得以竊發公私同被其害今
軍中再經殘破單弱至此若猶相防而不相保信豈惟
外寇可憂恐舟中之人皆敵國矣莫若布推赤心於人
使戮力同心與均禍福人則我之人兵則我之兵靖亂
止姦無施不可惟當少加優容然後責其必成之效行

省許以便宜處置凡所設施皆合衆望由是流移復業以至鄰郡之民來歸者相繼天祥命以十家爲甲十甲有長弛兵禁以從民便人心旣安軍勢稍振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右丞盧世榮以掊克聚斂驟陞新政權傾一時朝中震懾無敢言者天祥疏曰世榮始爲江西榷茶轉運使屢犯贓罪動數萬計今竟不悛狂悖尤甚雖居丞轄實專大政是猶以盜蹠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於當代亦恐取笑於將來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羸病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

豐榮者昔魯哀公欲重斂於民問於有若對曰百姓足
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推之民必須賦
輕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歷考前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困窮以致治自
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
地之間歲有常數惟其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世祖
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考其行事不副所言始言
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
貴始言不取於民能令課程增三百萬錠今乃迫脅諸
路官司虛增其數凡若所爲動爲民擾脫不早有更張

須其自敗正猶蠹雖就除木病深矣臣亦知阿附權要則榮寵可期違忤重臣則禍患難測正以事在國家関係不淺憂深慮切不能無言疏聞詔丞相以下雜問其罪復覩鞫之一一欵服遂伏誅之擢天祥治書侍御史成宗元貞元年除山東東西道廉訪使時盜賊羣起詔求弭盜方畧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饑之天時宜且勿論如軍旅不息工役薦興厚斂繁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強梁之徒執兵殺人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脫縲累暮即行刼既不感恩又不畏法

凶殘悖逆誠非菩化所能移惟嚴刑可制旣上疏乃嚴
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南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首
東方羣盜屏息六年進南臺御史中丞時右丞劉深遠
征八百媳婦國棄兵南還上書諫曰荒裔小夷取之不
足以爲利不取不足以爲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
之往過八番縱横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旣不能制
亂反爲亂衆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棄
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
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况當農
時驅此愁苦之人往回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比聞從征

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
容一人一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
雖衆亦難施爲或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
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趾諸
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
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亦復何異乞早正深罪仍
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
一旦之勝負也昔大舜退師而苗民格充國緩戰而羌
衆安事載經傳爲萬世法爲今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
軍糧內安外固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苟

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算定而行彼諸
蠻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
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
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
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若復舍恩任威
深蹈覆轍恐他日之禍有甚於今日者也不報遂謝病
去七年召拜集賢大學士八月地震詔問致災之由天
祥上書極言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皆人事失宜所致執
政者惡其切直抑不以聞天祥自被召至是且一歲未
嘗得見帝言事輸忠無地鬱鬱不自得復謝病歸帝遣

使追留不還賜鈔五千貫望闕拜謝辭所賜鈔而行九年拜中書右丞以老辭仁宗延祐三年卒年八十贈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趙國公諡文忠

尚文字周卿世爲祁州深澤人後徙保定

幼穎悟負奇氣張文謙宣撫河東辟掌書記未幾西夏行中書省復辟之至元六年始立朝儀劉秉忠言於世祖詔與諸儒采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之可行於今者斟酌損益凡儀仗服色差等皆文掌焉儀成擢侍儀使轉司農都事十七年出守潬州時河朔大旱輝獨以禱得雨境內大稔懷孟民馬氏宋氏誣伏殺人積歲獄不

能決文推迹究情得獄吏獄卒羅織狀兩獄皆釋貞元
初拜中臺侍御史建言治平之世不宜數赦不急之役
宜節停罷帝嘉納焉授河南河北廉訪使大德元年河
決蒲口詔文相度形勢爲久利之策文言河自陳留抵
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
故隄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
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
東走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
彊遏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
水性築長隄以禦汎濫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

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為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後又從山東憲部之請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七年遷中書左丞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其價六十萬錠平章謂文曰此所云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酬之不為過文問何所用之平章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止濟一人則其用已微矣吾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功用不愈於彼乎後以中書平章政事致仕卒年九

十二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谿人

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厲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於黃榦榦則親承朱子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宋之國事已不可為遂絕意進取然亦未忍遽忘斯世也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敘海舶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

洋別鳴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然後人服其經濟昇跡金華山中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廸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購卒贖以完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覩者始知師弟之繫於倫常也嘗以劉恕外紀記司馬氏通鑑以前事不本於經絆謬不可信乃斷自尙書旁求子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編他如論孟大學諸經傳及禮樂書各有注疏授其門人許謙

以傳嘗時以爲何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信伯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至正中賜諡文安

拜住字　安童孫

五歲而孤太夫人教養之稍長宏遠端亮有祖風至大二年襲爲宿衛長延祐四年累官大司徒兼太常禮儀院使每退食必延儒士咨訪古今禮樂刑政治亂得失諡曰不倦常曰人之仕宦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於學問有本施於事者此儒者之能事宰相之資也英宗在東宮聞拜住賢遣使召之欲與語拜住謂使者曰嫌疑

之際君子所慎我長天下宿衞而與東宮私相往來我固得罪亦豈太子福耶見不往英宗即位拜中書平章政事遷中書左丞相先是近侍傳旨以姓名赴中書銓注者六七百員選曹爲之壅滯拜住奏罷之注授一依選格次第吏無容姦刑曹事有情可矜者寛恕之貪暴不法必不少容帝諭左右曰汝輩慎之苟陷國法我雖曲捄拜住不汝恕也從幸上都帝以行宮殿制卑隘欲更廣之奏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陛下初登大寳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民望從之帝曰朕委卿以大任者以乃祖木華黎從太祖開拓土宇安

前相世祖克成善治也卿念祖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乎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所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上報皇恩惟陛下垂憫時加訓飭幸甚朔漠大風雪物畜盡死人民流散鬻子女爲奴婢拜住以與王根本之地其民宜加賑恤請立宗仁衛總之命縣官贖置衛中以遂生養時建太廟四十年而親享之禮未服講肄拜住奏曰古云禮樂百年而後興郊廟祭享此其時矣乃考儀注備法物礼成率百官稱賀帝謂拜住曰天下之大非朕一人思慮所及汝爲朕股肱毋忘規諫以輔

朕之不逮頓首謝曰昔堯舜爲君每事詢衆善則舍己從人萬世稱聖桀紂爲君拒諫自賢悅人從己好近小人國滅而身不保民到於今稱爲無道之主臣等仰荷洪恩敢不竭忠以報然事言之則易行之則難惟陛下力行臣等不言則臣之罪也帝嘉納之時右丞相鐵木迭兒諂險亂政凡大臣不附己者必以事去之尤惡平章王毅右丞高昉因在京諸倉糧儲失陷欲奏誅之拜住密言於帝曰論道經邦宰相事也以金穀細務責之可乎帝然之得不死左丞張思明黨鐵木迭兒忌拜住方正謀中害之左右得其情以告且請備之拜住曰我

祖宗為國元勛世篤忠貞百有餘年我今年少叨受寵命益以此耳大臣協和國之利也今以右相譽我我求報之非特吾二人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吾知盡吾心上不負吾君下不負士民而已死生禍福天實鑒之汝輩切復言每以學校教化大原似緩實急主者不務盡心遂致廢弛請令內外官議振治之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問之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帝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益善之進右相不置左相以獨任之

召用致仕老臣優其祿秩議事中書不次用才惟恐少後日以進賢退不肖爲重撰憲法制不一有司無所守奏詳定舊典以爲通制帝幸五臺奏曰自古帝王得天下以得民心爲本失其心則失天下錢穀民之膏血多取則民困而國危薄斂則民足而國安帝善其言三年六月以海運糧視世祖時頓增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充滿奏請歲減二十萬石帝遂併一木迭兒所增江淮糧免之時鐵木迭兒過惡日彰帝命奪其官仆其碑姦黨鐵失等懼誅帝在上都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羣僧言

國家當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不可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耶姦黨聞之益懼乃生異謀車駕南還次南坡鐵失等殺拜住遂弒帝於行幄泰定即位贈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獻拜住憂国忘家常直內廷知無不言大官以酒進則憂形於色自延祐末水旱相仍民不聊生乃振立紀綱修舉廢墜裁不急之務杜僥倖之門加惠兵民輕徭薄斂英宗倚之相與厲精圖治時天下晏然国富民足遠夷有未通中国者皆朝貢請吏而姦臣畏之卒搆禍難云母怯烈氏年二十二寡居守節拜住為太常年方二十吏就第請者

字適在後園閱羣戲出稍後母厲聲呵之曰官事不治若爾所爲豈大人事耶拜住深自刻責一日入內侍安英宗強飲數卮既歸母戒之曰太子試汝量故強汝飲汝當日益戒懼無酗於酒又嘗代祀睿宗原廟歸母問曰真定宮府待汝若何對曰所待甚重母曰彼以天子威靈汝先世勳德故耳汝何有焉拜住之賢母之教也

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

幼有行義嘗出遇人有遺楮幣於塗者其人已去追而還之年十歲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勤而止之養浩晝則默誦夜則閉戶張燈竊讀山東按察使焦遂薦爲東

平學正游京師平章不忽木辟爲禮部吏仍薦入御史臺一日病不忽木親至其家問疾四顧壁立歎曰此眞臺掾也及爲丞相掾選授堂邑縣尹入言官舍不利居無子者竟居之首毀淫祠三十餘所罷舊盜之朔望參者曰彼皆良民饑寒所迫不得已而爲盜耳既加之以刑猶以盜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衆盜感泣互相戒曰毋負張公有李虎者嘗殺人其黨暴戾爲害民不堪命舊尹莫敢詰養浩至盡直諸法民甚快之拜監察御史疏時政萬餘言曰賞賜太侈刑禁太踈名爵太輕臺綱太弱土木太盛號令太浮倖門太多風俗太靡異端

太横取相之術太覽言皆切直當國者不能容除翰林待制復搆以罪罷之後復召爲翰林直學士改祕書少監延祐初設進士科遂以禮部侍郎知貢舉進士請謁皆不納但使人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效奚勞謝爲英宗卽位命參議中書省事帝將以元夕張燈內庭爲鼇山養浩疏諫其畧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况闕庭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愼今燈山之搆所玩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伏願以崇儉慮遠爲法以喜奢樂近爲戒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卽罷之賜尚服織金幣以旌其直

尋以父老歸養丁父憂凡七詔不起天歷二年關中大旱饑民相食特拜陝西行臺中丞聞命即散其家之所有與鄉里貧乏者登車就道遇饑者即賑之死者則葬之道經華山禱雨於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復禱於社壇大雨如注水三尺乃止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直十三緡民持鈔出糴稍昏即不用詣庫換易累日不能得民大窘養浩乃撿庫中未毀昏鈔文可驗者得一千八十五萬五千餘緡悉以印識其背又刻十貫五貫為券以給貧民命米商視印記出糴詣庫驗數易與新鈔於是吏弊不敢行又率富民

出粟因請行納粟補官之令聞民間有殺子以奉母者爲之大慟出私錢以濟之且徧示閭府官屬責其不能賑貸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於天晝則出賑饑民終日無少怠每一念至卽撫膺痛哭遂得疾卒關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至順二年贈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

吳澄字幼淸撫州崇仁人

幼穎悟三歲敎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授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俟母寢燃火復讀旣長於經傳皆習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擧進士

不第至元十三年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御史程文海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文海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錄上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奥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爲祭酒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旦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復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皇慶初陞

司業用程子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大學教法朱子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而罷英宗卽位超遷翰林學士帝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浮屠經帝在上都使左丞詔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汚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

經追薦不知幾筏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亹亹使人渙若冰釋弱冠時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孔子其元顏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蚤以斯文自任如此

故出登朝署退歸於家與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屩負笈來學山中者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會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所居草廬數間程文海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廬先生天歷四年卒年八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追封臨川郡公諡文正

孛朮魯翀字子翬其先隆安人後家鄧之順陽

稍長卽出學久沒家事漸落翀不恤而爲學益勤大德
十一年用薦者授襄陽縣儒學教諭延祐二年拜監察
御史多所建白大歷中擢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諸
生素望翀私相歡賀翀以古者教育有業退必有居舊
制弟子員初入學以羊贄所貳之品與羊等翀曰與其
饜口腹孰若爲吾黨燥濕寒暑之虞乎命撙集之得錢
二萬緡有奇作屋四區以居學者諸生積分有六年未
及釋謁者翀至皆使就試而官之帝師至京師命朝臣
一品以下皆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翀舉觴
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

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元統二年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以遷葬歸鄉里召爲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至元四年卒贈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追封南陽郡公謚文靖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其爲學一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奧典雅深合古法學者仰爲儀表其居國學者久論者謂自許衡之後能以師道自任者惟耶律有尚及孛朮魯翀而已

陳思謙

陳思謙字景讓趙州寧晉人

少孤警敏好學凡名物度數綱紀本末考訂詳究尤深

於邵子皇極經世書及宗天歷初收攬賢能丞相舉思謙召見授典寶監經歷改禮部主事至順元年拜監察御史建明八事一曰正君道二曰結人心三曰崇禮讓四曰正紀綱五曰審銓衡六曰勵孝行七曰紓民力八曰修軍政明年陳四事言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創垂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中論秦漢以來上下三千餘年天下一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國百有餘年混一六十餘年土宇人民三代漢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之產猶謹守之以爲先人所營況君臨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萬世者乎

臣愚以興亡懇懇言者誠以皇上有元之聖主今日乃皇上盛時圖治之機不可失也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大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茲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材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

考遷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改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二十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至正十一年爲淮西廉訪使其姪立本爲屯田萬戶召語之曰吾祖宗以忠義傳家汝之職乃我先人力戰所致今國家有難汝當身先士卒以圖報效庶無負朝廷也尋召入拜治書侍御史明年陞中丞以年滿七十上章乞老不允特旨進一品卒贈翰林學士承旨追封魯國公謚通敏初思謙爲御史時有官居喪者往往奪情起復思謙言三年之喪謂之達禮內外官非文武全才出處係天

下安危能抗金革之難者不許奪情起復從之■河北道廉訪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官於朝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也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親不存者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覲匿不行者坐以罪若詐冒有所規避者與詐奔喪者同科詔廷臣議行之

虞集　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

父汲尉黃岡宋亡僑居臨川與吳澄爲友學宗程朱文

濤而醇嘗冉至京師贖族人被俘者十餘口以歸由是
家益貧晚稍起家教授於諸生中得李术魯翀歐陽元
而稱許之以翰林編修官致仕娶國子祭酒楊文仲女
生集三歲即知讀書汲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册可
携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陽文聞即成誦比還
長沙就外傅得刻本集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
世以春秋名家族弟棟明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盡通
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出則以契家子從吳澄
游授受具有源委大德初以大臣薦授大都路教授雖
以訓迪爲職而益自充廣不少暇佚除國子助教即以

師道自任仁宗時病免未幾除太常博士丞相拜住方爲其院使閒從集問禮器祭儀甚悉集爲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由拜住嘆息益信儒者有用遷集賢修撰上學校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致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上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今之計莫若使守

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尊師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所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愿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明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奏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

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再爲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拜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言京師恃東南海運而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乃進曰京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濵青齊皆萑葦之塲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積

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之力內獲富民得官之用游食之民得有所歸自然不至爲盜矣說者不一事遂寢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英宗立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饑死者相枕籍帝問何以救關中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不幸大荐之餘正君子爲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限畎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

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帝稱善命輯本朝典故修經世大典論薦人才必先器識心所未善不爲牢籠以沽譽光人龔伯璲以才俊爲馬祖常所喜祖常亟稱之欲集爲薦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恐不得令終伯璲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至正八年卒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封仁壽郡公謚文靖集性孝友事親左右承順無違撫庶弟嫁孤妹具有恩意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折節下之接

後進雖少且賤如敝已當權門赫奕未嘗有所附麗以片言解疑誤出人於瀕死亦不以爲德家素貧歸老後食指益衆登門之士相望於道碑版之文未嘗苟作其東脩羔雁之入還以爲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學博浩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慶歷乾淳風烈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爲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菴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菴故世稱邵菴先生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

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

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既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盡得其所傳之奧於書無不讀窮探幽微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謂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人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辭約義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讀詩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

數以補先儒之未備其槩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
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
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
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
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意以致其意焉有自省編書
之所爲夜必書之不可書者則不爲也詩文非扶翼經
義張維世教未嘗筆之於書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
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
膠於古不流於俗屏跡八華山四方之士不遠百舍而
來受業其教人至誠諄悉內外殫盡獨不教人以科舉

之交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不出閭里垂四十年中外名臣列其行誼章數十上部以遺逸應詔有司請主文衡皆莫能致嘗自號白雲山人故學者稱白雲先生卒謚文懿

巎巎字子山不忽木之子

幼肄業國學博通羣書其正心修身之要得諸許衡與父兄家傳長襲宿衛風神凝遠制行峻潔其遇事英發掀髯論辯法家拂士不能過之授集賢學士轉秘書監丞奉命往觀泉舶芥視珠犀不少留目累官禮部尚書監羣玉內司正色率下國制大樂諸坊咸隸本部遇公

識衆伎畢陳視之泊如僚佐以下皆肅然拜翰林學士
承旨先是文宗屬精圖治巎巎常以聖賢格言講誦帝
側裨益良多初文宗設太禧宗禋等院及奎章閣藝文
監增置官屬至是議悉罷革巎巎曰民有千金之產尚
設家塾以延館客堂堂天朝一學房乃不能容耶帝然
之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命巎巎提督
焉時科舉既輟從容言曰古昔取人材以濟世用必由
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言詔復行之侍經筵日取四書
六經所載治道爲帝紬繹而言必使感動帝衷敷暢旨
意而後已帝暇日欲觀古畫即取郭忠恕所畫比干圖

以進一日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巎巎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對曰獨不能爲君耳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爲君所致凡爲人主貴能爲君他非所尚也或遇天變民災必憂形於色乘間則言於帝或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對曰汝不愛儒寧不念聖祖神宗篤好之意乎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之則人倫咸失國家咸亂汝欲亂而家吾弗能禁汝愼勿以斯言亂我國也儒者或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貯儲有過人者何可易視也聞者色慚而退拜中書平章政事至正五年卒諡文忠

崔敬字伯恭大寧之惠州人

通刑名法律之學天歷初辟御史臺察院書吏至元六年拜監察御史時詔廢文宗廟主遷在皇太后於東安州放皇弟燕帖古思於高麗敬疏諫曰文宗既撤廟主嬸母亦削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年幼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先皇上賓皇弟尙在襁褓未有知識義富矜憫常人有百金之產尙置義田以收養宗族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貽笑他邦取辱外國倘生他變關係非輕臣願殺身以贖皇弟之罪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

義不報至正元年帝如上都敬疏言天子巡幸上都宜
御內殿其畧曰世祖以上都爲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
以爲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
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也失剌斡耳朶思乃弋皇所以備
宴游非常時臨御之所今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願大駕
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
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
時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疏曰臣聞世皇時大
臣有功所賜不過繫革重惜天物爲後世慮至遠也今
山東大飢燕南亢旱海潮爲災天文示儆地道失寧京

畿南北蝗飛蔽天下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稟是請給鈔虛日至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遍賜僕御閹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為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歷僉山北河南江東廉訪司事所至抑豪強惠貧窮洗冤滯興學勸農百廢具舉十八年遷江浙行省左丞卒贈如其官謚忠敏

揭傒斯 字曼碩龍興富州人

幼貧刻苦讀書晝夜不少懈由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延祐初程文海盧摯列薦於朝特授翰林國史院編修

官時平章李孟監修國史讀其所撰功臣列傳嘆曰是方可名史筆若他人直謄史牘耳累官翰林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凡三入翰林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習至正三年以年滿七十求去命丞相大臣面諭毋行對曰使揭傒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於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因問方今政治何先傒斯曰儲材爲先養之於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詔修宋遼金三史丞相問修史以何爲本曰用人爲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

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爲本也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之不齊必反復辯論以求至當而後止四年遼史成而從斯卒贈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謚文安從斯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暨有祿入衣食稍踰於前輒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平生儉至老不渝友于兄弟終始無間言立朝雖居散地而急於薦士暑人之善惟恐不及聞吏之貪墨病民者則不曲爲之掩覆

也爲文章敘事嚴整語簡而當朝廷大典冊及元勳茂德當得銘辭者必以命焉殊方絕域咸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爲榮云詩清婉麗密善楷書行草

成遵字叔誼南陽穰縣人

幼敏悟讀書日記數千百言年十五喪父家貧作苦不廢學問二十能文章時郡中先輩無治進士業者遵欲爲以不合程式爲患一日憤然曰四書五經吾師也文無逾於史漢韓柳區區科舉之作何難哉元統改元登進士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至正改年拜監察御史扈從上京上封事言天子宜慎起居節嗜慾以保養聖躬

聖朋友則宗社安矣言甚切至帝改容稱善又言臺察
四事一曰差遣臺臣越職問事二曰左遷御史杜塞言
路三曰御史不思盡言循敘求進四曰體覆廉訪聲績
不實賢否混淆帝嘉納之復上封事言時務四事一曰
法祖宗二曰節財用三曰抑奔競四曰明激勸帝稱善
久之言事訐直執政者惡之出爲陝西行省員外郎以
母憂歸服闋遷中書右司郎中時有令輸粟補官有匿
其姦罪而入粟得七品雜流者爲怨家所告有司議輸
粟例無有過不問之文遵曰賣官鬻爵已非令典況又
賣與姦淫之人其何以爲治必奪其勅還其粟著爲令

乃可從之時有[illegible]贓吏遭喪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遵曰惡人固可懲然與人倫孰重國家以孝治天下寧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議遂寢黃河決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

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謂河之故道必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丞相脫脫先入漕運使賈魯言謂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論辯終

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治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
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
易遂出遵爲鹽運使而治河之役興十四年調武昌路
總管武昌爲沔寇殘燬民死於兵疫者十六七而大江
上下皆劇盜阻絕米直翔踴民心皇皇遵言於省臣假
軍儲鈔萬錠募勇敢之士具戈船截兵境且戰且行糴
粟於太平中興民賴以全活者衆會攝省事乃遠斥堠
塞城門籍民兵五千人設萬夫長四配守闉門防禦之
備甚至號令嚴肅賞罰明當賊往來江中終不敢近岸
城賴以安十五年拜參議中書事時河南之賊數渡河

而北焚掠郡縣上下視若常事遵言於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稍安者以河為之障賊兵卒不能渡所以剝膚椎髓以供軍餉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河北一搖國勢將若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執而下皆揮涕乃入奏帝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十七年遷中書左丞皇太子銜丞相太平譖遵為其黨鍛鍊致死中外寃之二十四年臺臣白其誣詔還其所授勅

蓋苗字耘夫大名元城人

幼聰敏好學登延祐五年進士授濟寧路單州判官歲饑白郡府未有以應會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苗至戶部以請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況不得此食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乎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皆獲賑焉有官粟五百石陳腐以借諸民期秋熟還官及秋郡責償甚急部使者將責知州苗曰官粟實苗所貸今民饑不能償苗請代還使者乃已其責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建言嚴武備以備不虞簡兵卒以壯國勢全功臣以隆大體惜官爵以清銓選考實行以抑奔競明賞罰以杜姦欺計利害以孚民

情去民賊以崇禮節皆切於時務公論韙之天歷初文宗詔以建康潛邸爲佛寺務窮壯麗毀民居七十餘家仍以御史太夫督其役苗蹟諫曰臣聞使民以時使臣以禮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陛下龍潛建業之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之運百姓跂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奪農時以刱佛寺又廢民居使之家破産蕩豈聖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漢高帝興於豐沛爲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既不務此而隆重佛氏何以滿斯民之望哉且佛以慈悲爲心方便爲教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方便之教乎臺臣職專糾察

表正百司今乃委[illegible][illegible]之役豈其所尚書奏御史大夫果免督役入爲監察御史帝幸護國仁王寺泛舟玉泉苗進曰今頻年不登邊陲不靖正當恐懼修省何暇逸游以臨不測之淵乎帝嘉納之以外艱去至正四年爲刑部尚書初河南盜殺省憲官延坐五百餘家已有旨除首罪外餘從原宥至是宰臣復欲盡誅戮苗堅持不可御史趣具獄苗曰肆赦復殺在法所無御史獨宜劾苗其敢累朝廷之寬仁乎卒用苗議罷之六年拜中書參知政事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塜之已遣使督治苗曰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爲隘乎

力辯乃止又欲出宿衛士爲郡長官俾以養貧儼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果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守必擇賢才而後可議遂寢又欲以鈔萬貫賜角觝者儼曰諸處告飢不蒙賑恤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於是丞相謂僚佐曰所以引敬君至此欲其相助也乃每事相抗如此後有公務毋白參政儼嘆曰猥以非才待罪執政中書之事皆當與聞今宰相言若此不退何俟將引去適有旨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時相怒不解比至復除甘肅行省左丞到官數日即上疏乞骸骨歸鄉里明年卒贈中書左丞追封魏國公謚文憲儼學術

維正世業[illegible]置田以贍宗族平居恂恂謙謹
及至遇事張目敢言雖經刧折無少回撓有古遺直之
風焉

董摶霄字孟起磁州人

由太學生累官浙東宣慰副使所至理寃獄革弊政才
譽著稱於時至正十一年除濟寧總管命從浙江平章
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朝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
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摶霄曰賊見杭城子女玉
帛必縱欲不暇為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
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教化不能決諸將亦難其行摶

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失陷而及今不敢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搏霄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盡死遂復杭城已而餘杭等次第以平賊復犯徽州搏霄追擊破之徽州遂平累功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乃建議於朝曰淮安爲南北噤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爲急務爲今日之計莫若於黄河上下瀕淮海之地南自沭陽北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於介中設一小砦使烽堠相望而巡邏來往遇賊

則併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爲
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爲
兵老弱無所依附若宜置軍民防禦使籍其民以屯故
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
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十七年宋毛貴
陷益都詔從不蘭奚往討之而濟南又告急乃提兵赴
濟南大敗賊兵於城下而般陽賊復納泰安之黨踰南
山來襲濟南摶霄列兵城上弗爲動賊夜攻南門以矢
石禦之黎明乃默開東門放兵出賊後既且城上兵皆
下大開南門合擊之賊敗走追殺之賊衆悉無遺者於

是濟南始寧詔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嫉其功者譖於總兵太尉紐的該令依前往援益都摶霄即出濟南城屬老且病請以其弟代領其衆詔授昂霄淮南行院判官未幾復命摶霄守河間之長蘆十八年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既而濟南果陷毛貴遂入據之時摶霄方駐兵於南皮縣之魏家莊上遣使拜為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擧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曰賊至當如何曰我受命一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戰而賊衆突至捽摶霄刺殺之無血惟見其有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事聞贈補

晉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國公謚忠定昂霄
贈禮部尚書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謚忠毅搆晉庠
以儒生起家輒爲能吏會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予
其才畧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
之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世家河西武威以沙剌此官廬州遂爲廬州人
少喪父授徒以養母元統元年賜進士及第授同知元
州事爲政嚴明官吏皆憚之俄召入應奉翰林文字同
中書刑部主事以不阿權貴棄官歸尋以修遼金宋三
史召入翰林爲修撰拜監察御史出爲湖廣行省郎中

至正十三年以浙東廉訪僉事居母憂於家值兵擾河南諸郡縣乃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守安慶攝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守戰策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於中浚隍增陴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可使之窺中國詔阿思蘭還苗軍有暴於境者卽收戮之衆凜莫敢犯時羣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十七年

非潛南行者百巫多處恃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陳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州祝寇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帥死士奮擊敗之敵兵悉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是池州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闕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蔣氏妾耶卜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

皆赴兵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推官黃禿倫反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豳國公謚忠宣闕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徇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鬬強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敵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帥諸生詣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欲挽入翰林闕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議者謂自兵興以來死節之臣闕與褚不華爲第一云褚不華字君實隰

州石樓人至正十六年爲江東廉訪使與副使劉甲拒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勢相犄角不華上章劾總兵逗撓羿狀總兵者恚之檄甲別將兵擊賊以困不華賊因掘塹圍淮安芻餉路絕元帥吳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爲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兵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仆道上人卽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烏燕及鞾皮鞍韉革屝敗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撤屋爲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旣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鬬中傷見執爲賊所臠子伴哥亦死不華守淮安五年大小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

比之張巡云追封衛國公謚曰忠肅

張楨字約中汴人

幼刻苦讀書登元統元年進士授彰德路錄事至正八年拜監察御史毛貴陷山東上疏陳十禍根本之禍有六征討之禍有四一曰輕大臣二曰解權綱三曰事安逸四曰杜言路五曰離人心六曰濫刑獄其言事安逸之禍畧曰陛下因循治安不預防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人情難保正宜臥薪嘗膽發憤過思祖宗創業之難而念墜亡之易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好宴安鴆毒之惑皆痛切剪

而陛下乃泰然處之如太平無事時此所謂根本之禍也至若不愼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所謂征討之禍也其言不明賞罰之禍畧曰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謾內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民之將貪婪懦怯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俱盡而面諛游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今河南一省所存者不過三四縣江淮千里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饋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況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

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顧上之兵視其所向駸駸可畏不至亾吾社稷不止也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爲征伐之禍者也疏入不省權臣惡其訐直除山南道廉訪僉事時時事已不可爲乃慨然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結茅僅容膝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二十四年除贊善除翰林學士皆不起擴廓帖木兒將帥皇太子入討孛羅帖木兒遣使訪以時事禎復書曰合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丘墟關陜

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荐食上國襄漢荊楚川蜀淮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三王術不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籍籍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爲閣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僕之惓惓爲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爲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邱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謂無功而後至於

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餘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智辨百出不能爲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騁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必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閤下覽觀焉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事克有成後三年

楨卒

陳祖仁字子仁汴人

性嗜學有文名至正元年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累官侍講學士參議中書省二十年帝欲修上都宮闕工役大興疏諫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爲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修於累朝自經兵火焚毀始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爲日夜痛心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

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維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隳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輕棄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爲本以恢復天下爲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乎帝嘉納之二十三年拜治書侍御史時宦

者相不花豪驕內侍太子外結朋黨監驕恣不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坐左遷祖仁乃上疏太子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以二豎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在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尋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宮反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天下蒼生亦將奚望疏入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曰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爲太子凡事合奏者皆許啓聞非獨我今日也祖仁復上言御史所劾得於田野之間殿下所詢不出宮墻之

外所以全此兩人止緣不見其姦昔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覺杞安得相是杞之姦邪當時知之獨德宗不知耳今此二人之姦邪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既領軍國重事理宜先聞其綱若至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拆假使必皆經由東宮君父或有差失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惡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為天下國家乎為一人官爵乎斥者去來

者言言者無窮而美除有限陛下又安所處於是皇太
子以其事聞朴不花棗駙乃皆辭退天子乃使老的沙
諭旨祖仁祖仁乃復上疏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
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陛下刑賞不明所
致也且區區二豎猶不能除況於大者願陛下俯從臺
諫之言擯斥此二人不令其以辭退爲名成其姦計使
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孰不效力
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若猶優柔不斷則臣寧有餓
死於家誓不與之同朝牽聯及禍以待後世正人同罪
帝大怒出爲甘肅行省參知政事尋召入翰林遂拜中

書參知政事二十七年明兵已取山東而朝廷方疑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專立撫軍院總兵馬以備之祖仁乃與翰林學士承旨王時等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陷全齊不踰月而逼畿甸朝廷雖命丞相也速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牵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蕩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等以為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强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狃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擴廓帖木兒近在肘腋内將竊持國柄故宜先於致討則南軍遠而輕而擴廓帖木兒近而重也今擴廓帖木兒勢已窮蹙而南軍

突至內將不利於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擴廓帖木兒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寬仁涵育皇太子賢明英斷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絃更張而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爲心審時制宜令擴廓帖木兒黨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於彼中見調一應軍馬合其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也速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得宜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爲擴廓帖木兒游說而鉗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天下之事去矣不報又上書皇太子言擴廓帖木兒屢上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絕於朝廷以待朝廷之開

僭當今為朝廷計者不過戰守遷三策以言乎戰則貧其犄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王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衛之力極力勉厲使行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之師棄置於一方當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近在旦夕不幸一旦有唐元宗倉猝之出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此時雖欲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避忌惟以宗社存亡為重亦不報明兵破京城為亂兵所害祖仁負氣剛正議論偉然其學博而精自天文地理律歷兵乘術數百家之說皆通其要為文簡質而詩清麗世多稱傳之

泰不華 字兼善伯牙吾台氏父塔不台仕於台州遂家焉

家貧好讀書能記問集賢待制周仁榮養而教之年十七浙江鄉試第一明年對策大廷賜進士及第授集賢修撰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脫歡怙勢貪暴劾罷之至正元年除紹興路總管革吏弊除没官牛租令民自實田以均賦役行鄉飲酒禮教民興讓越俗大化召入史館與修遼宋金三史書成陞禮部尚書八年台州黃巖民方國珍爲亂入海刼掠詔江浙參政朶兒只班總舟師捕之只班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上授國珍兄弟以官國珍不肯赴勢益暴横九年詔泰

不華察實以聞既得其狀遂上招捕之策不聽國珍復入海燒掠沿海郡十一年詔孛羅帖木兒爲江浙行省左丞總兵至慶元以泰不華稔知賊情狀除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分兵於溫州夾攻之未幾國珍寇溫泰不華縱火焚之一夕遁去既而孛羅帖木兒寄約以六月乙未合兵進討孛羅乃以壬辰先期至大閭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死者過半孛羅被執反爲國珍飾辭上聞泰不華聞之痛憤輟食數日朝廷弗之知復遣大司農達識帖木邇至黃巖招之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小樓是夕中秋月明泰不

欲命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邇不肯事乃止檄泰不華親至海濱散其徒衆拘其海舟兵器國珍兄弟復授官有差遷泰不華台州路達魯花赤十二年國珍復入海以叛泰不華自分以死報國發兵扼黃巖之澄江而遣義士王大用抵國珍示約信使之來歸國珍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百突入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泰不華語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甫招徠又復爲變君輩助我擊之其克則汝衆功也不克則我盡死以報國耳衆皆踴躍願行時國珍戚黨陳仲達往來計議陳其可降狀泰不華率部衆張受降旗乘

潮而前船觸沙不能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二人賊舉槊來刺輒斫折之賊羣至欲抱持過國珍船泰不華瞋目叱之脫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年四十九時十二年三月也後三年追贈柱國封魏國公謚忠介立廟台州泰不華尚氣節不隨俗浮沉太平爲臺臣劾去相位獨餞送都門外太平曰公且止勿以我累公對曰士爲知己死寧畏禍耶後雖爲時相斥人莫不韙之

李黼字子威潁上人

黼工部尚書守中之子也守中性卞急遇諸子極嚴黼百計承順求寧親心終不可得跪而自訟往往達旦無幾微厭怠之意初補國子生泰定四年以明經魁多士授翰林修撰拜監察御史言禴祠烝嘗古今大祭今太廟惟二祭而日享佛祠神御非禮也宜據經行成均教化之基不當隸集賢宜屬省臣兼領諸侯王歲賜有定額分封易代之際陳請恩例世系咸疏無成書可攷宜倣先代修正玉牒皆不報遷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官每以聖賢心法爲帝言之俄命巡視河渠上言曰黃

河源出西京宋以轉輸之故平地作堤今河底填淤高出地面秋霖一至横潰爲災宜按故跡修濬他口東河或有不測之阻江淮通物當由此分道達京萬世之利也亦不報授江州路總管至正十一年夏五月盜起河南北據徐蔡南陷蘄黃焚掠數千里造船北岸覦意南攻九江居下流實江東西襟喉之地黼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上攻守之策於江西行省請兵屯江北以遏賊衝庶幾大江之險賊不得共之不報黼嘆曰吾不知死所矣乃獨椎牛饗士激忠義以作士氣數日之間紀綱粗立十二年正月賊渡江陷武昌咸順王及

省臣相繼遁艦艫蔽江而下乘勝破瑞昌江西大震溥
雖孤立辭氣愈奮馮時黃梅縣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
擊賊溥大喜向天瀝酒與之誓言始曉口賊游兵已至
境急檄諸鄉落聚木石於險塞處遏賊歸路倉卒無號
乃署士卒面統之出戰身先士卒大呼陷陣也孫帖木
兒繼進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鄉丁依險阻乘高下木石
橫尸蔽路殺獲二萬餘溥還謂左右曰賊不利於陸必
由水道以舟薄我苟失備禦吾屬無噍類矣乃以長竿
數千冒鐵椎於杪暗植沿岸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
椿會西南風急賊舟果數千揚帆順流鼓譟而至舟遇

捧不得動進退無措黼率將士奮擊發火箭射之焚溺死者無算餘舟散走行省上其功拜江西行省參政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已而賊勢更熾西自荆湖東際淮甸守臣往往棄城遁黼守孤城提孱旅斬馘扶傷無日不戰中外援絶二月賊將薄城分省平章政事禿堅不花自北門遁黼引兵登陴布戰具賊已至甘棠湖焚西門乃張弩射之賊趑趄未敢進轉攻東門賊已入與之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賊曰殺我毋殺百姓賊刺黼墮馬與從子秉昭俱罵賊而死郡民聞黼死哭聲震天相率具棺葬于東門外年五十五黼兄冕居江亦

死於賊秉昭晃季子也事聞贈榮淮南江北等處行中
書省左丞追封隴西郡公謚忠文

李齊 字公平廣平人

家甚貧客於江南工辭章元統元年進士第一歷僉河
南淮西廉訪司事移知高郵府有政聲至正十三年泰
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爲亂破泰州河南行省遣齊往
招降被拘久之賊酋目相殺始縱齊來歸泰州平賊徒
尙遺聚士誠復鼓變殺參知政事趙璉掠官庫民財走
入得勝湖俄陷興化縣行省以左丞偰哲篤偕宗王鎭
高郵使齊出守甓社湖夏五月數賊入城一譟呼而省

憲官皆遁齊急還救城賊已閉門拒我遂連興化接得勝湖舟艦四塞蔓延入寶應縣已而有詔凡叛逆者赦之詔至高郵不得入賊紿曰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之獄齊益辯說士誠木無降意特遷延爲緩師計耳官軍諜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肯爲賊屈士誠怒扼之跪齊立而詬之乃曳倒捶碎其膝而剮之論者謂大科三魁若泰不華沒海上李黼隕九江洎齊之死皆不負所學云

附巾幗名臣

世祖后宏吉剌氏

成宗太后宏吉剌氏

張義婦

秦潤夫妻柴氏

徐允讓妻潘氏

世祖后宏吉剌氏

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許之后將諫陽責劉秉忠曰汝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率宮人親執女工拘諸舊弓絃練之緝紬以爲衣其韌密比綾綺宣徽院羊臑皮置不用后取之合縫爲地毯其勤儉有節而無棄物類如此宋平幼主入朝衆皆歡甚惟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人皆喜之爾獨不樂何耶后奏曰妾聞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

殿廷召后視之后一視即返帝問后欲何取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又何忍取之耶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益厚待之

成宗太后太子真金妃宏吉剌氏

世祖出獵道渴至一帳房見一女子緝駝茸世祖從覓馬湩女子曰馬湩有之但我父母諸兄皆不在我女子難以與汝世祖欲去女子又曰我不居此汝自來自去於理不宜我父母即歸姑待之須臾果歸出馬湩飲世祖世祖既去歎息曰得此等女子為人家婦豈不美哉

後納爲太子妃性孝謹善事中宮世祖每稱爲賢德婦事昭睿順聖皇后不離左右執婦道甚謹及尊爲太后設官屬置徽政院後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籍於位下太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況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我曷敢私之卽命中書省盡易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若欲求官耶汝自爲之勿以累我也

鄒平張義婦

年十八。歸里人李伍伍與從子零戍福寧未幾死戍所張獨家居養舅姑甚至父母舅姑病凡四刲股肉救不

憐及死喪葬無遺禮既而嘆曰妾夫死數千里外妾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在無所仰故也今不幸父母舅姑已死而夫骨終暴棄遠土使無妾即已妾在敢愛死乎乃卧積冰上誓曰天若許妾去取骨雖寒甚當得不死踰月竟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錢大書其事於衣以行行四十日至福寧見零問夫葬地則榛蓁四塞不可識張哀慟欲絕夫忽降於童言動無異其生時告張死時事甚悲且指示骨所在處張如言發得之持其骨祝曰爾信妾夫耶入口當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上於大府使零護喪還給錢使葬仍旌門

復其役

晉寧秦閏夫妻柴氏

柴氏爲閏夫繼室前妻遺一子尚幼柴鞠如己出未幾柴氏有子閏夫病且死囑柴氏曰我病不復起家貧惟二幼子汝能撫其成立我死亦無憾矣閏夫死家事日微柴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十八年賊犯晉寧其長子爲賊驅迫在圍中旣而得脫初在賊時有惡少與張福爲仇往滅其家及官軍至福訴其事事連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往從惡者吾次子非吾長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兄乎鞠之至死不

易其言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訊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爲之言曰婦執義不忘其夫之命子趨死而能成母之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釋其長子而次子亦得不死人以爲難有司上其事旌其門而復其家

山陰徐允讓妻潘氏

至正十九年與其夫從舅避賊山谷間舅被執夫泣以救舅脫夫被殺欲强辱潘氏潘氏紿之曰我夫旣死我從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可無憾也兵信之聚薪以焚其夫火旣熾潘氏且泣且語遂投火以死

DS
734
.C8
v.24

歴代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一

明名臣言行錄自序

天下之治亂辨君子小人而已矣君子小人之辨義利而已矣而義利之辨在公私理欲進退難易之間未有君子用而天下亂小人用而天下治者三代以前勿論漢唐宋之得失其效已可覩矣明自高皇肇興首闢區夏正直蕩平胥天下而偕之大道無論小人不敢爲即君子不自居其名公忠體國誼固當如是也故遜國革除之際仗節死義者甚眾雖以文皇斬伐之而不能盡毋亦民彝物則之良有同然者耳降而仁宣英憲孝武

六朝重熙累洽之世偉碩代興或翼贊皇猷或砥礪名節或以理學著或以循良顯或定國是而濟時艱濟濟蹌蹌亦云盛矣迨肅皇入繼大統大禮議興永嘉以一言取相其禔躬峻潔朝野肅清誠有足稱者然不能開誠布公報復太甚遂開黨同伐異之端則風氣漸變矣猶幸人心近古公道昭明有讀書明理之儒作犯顏敢諫之氣雖朝有巨奸邊多蠢動而九服宴如江陵受遺皇靈遐暢強兵富國措天下衽席者二十餘年不可謂非其功矣嗣後輔政者率模稜取容鮮克勝任自國本論起而門戶以分朝堂水火矣東林以氣節相高而攻

東林者借調護宮府以求勝精神智術盡銷沉於相傾相軋之中一切吏治邊防民生國計俱置不問寵賂滋章風俗大壞雖以烈皇帝之憂勤而弗能救豈非氣運使然歟雖然人才之蠱壞實由心術之不正急功名多議論惡讜言喜附和世所謂君子者未必皆君子而世所謂小人者乃眞小人卒至民窮盜起將驕卒惰舉三百年之宗社忽喪於若輩之手此予深爲神州痛而并爲領袖諸賢惜也茲故於諸臣言行各載其實豈耑取法乎哉亦寓勸懲之志俾在位者敬修其職業渙小羣爲大羣無赫赫之譽而爲可居之功則幾矣

康熙辛酉孟春崑山後學徐開任謹撰

明名臣言行錄徐氏原目

徐達
常遇春
李文忠字思本盱眙人封岐陽王謚武靖
鄧愈虹縣人封衛國公謚武順
湯和字鼎臣濠州人封東一王謚襄武
沐英字文英定遠人封黔寧王謚昭靖
馮勝字　定遠人初名國勝封宋國公謚武壯
傅友德字　宿州人封潁國公謚武靖
吳良字　定遠人謚襄烈

胡大海字通甫虹縣人封越國公謚武莊

廖永安字彥敬巢縣人謚武閔

桑世傑字　無爲州人

花雲字　懷遠人追封東丘侯

張德勝字仁甫合肥人贈蔡國公謚忠毅

趙德勝字　鍾離人封梁國公謚武桓

俞通海字碧泉巢縣人贈虢國公謚忠烈

馮國用字　定遠人國勝之兄

耿再成字　五河人贈泗國公謚武莊

何真字邦佐東莞人封東莞伯謚恭靖

李善長字百室定遠人封韓國公南都補謚襄愍

劉基

章溢字三益龍泉人洪武初官御史南都補謚莊敏

葉琛字景淵麗水人國初官僉事守洪都死祝康之亂

陶安字主敬當塗人官行省參知政事南都補謚文憲

胡深字仲淵處州龍泉人擢王府參軍總制處州征陳友定被執死贈縉雲伯南都追謚襄節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

孫炎字伯融句容人封丹陽縣男死於賊南都補謚忠愍

宋濂

王禕字子充義烏人以聘起累官翰林待制奉使諭雲南死節贈學士謚忠文

吳雲字友雲宜興人洪武初召授宏文館校書郎歷刑部尚書奉使諭雲南死節宏治中謚忠節

詹同字同文婺源人官吏部尚書南都補謚文憲

唐鐸字振之虹縣人官兵部尚書南都補謚敬安

陶凱字中立台州臨海人洪武中薦修元史官祭酒

劉三吾名如孫以字行湖廣茶陵人洪武中以薦起歷官翰林學士

劉崧字子高江西泰和人洪武初以薦授國子司業南都補謚恭介

吳沉字濬仲金華蘭谿人洪武中薦授待制官至東閣大學士

宋訥字仲敏滑縣人元進士明初官祭酒

吳伯宗名祐以字行江西金谿人洪武四年開科進士第一官至武英殿大學士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國初薦起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正德中謚文恪

趙汸 字子常休寧人洪武初召修元史事竣不仕

梁寅 字孟敬江西新喻人洪武初徵修述禮樂書成辭官歸結屋石門山學者稱爲梁五經

汪克寬 字德一祁門人洪武初徵脩元史書成授官力辭不受

胡翰 字仲申金華人洪武初召脩元史官衢州教授

蘇伯衡 字平仲婺州人官翰林編脩

汪仲魯 名叡以字行婺源人洪武中官左春坊左司直郎

曾魯 字得之江西新淦人洪武初召脩元史官至禮部侍郎

朱升 字允升休寧人元池州學正明初官翰林學士

桂彥良 名德偁以字行慈谿人元鄉貢進士明初徵授太子正字官至晉府長史南都追謚敬裕

魏觀 字杞山蒲圻人官蘇州太守

熊鼎字伯穎江西臨川人元末鄉薦入明官衞經歷

葉居昇名伯巨以字行浙江寧海人洪武中爲山西訓導

鄭士利字　人

方克勤字去矜寧海人官濟寧太守

錢唐

道同字　其先韃靼族洪武初以才舉賛禮郎出知番禺縣

青文勝字質夫夔州大寧人官龍場典史萬歷中追謚惠烈

李仕魯字宗孔濮州人洪武初以薦召歷官大理寺卿

方孝孺字希直寧海人以薦官翰林學士靖難後不屈死南都追謚文正

王叔英

戴德彝字　奉化人建文時官拾遺靖難後不屈死南都追謚毅直

王艮

程濟字　朝邑人洪武初明經建文時官編修帝遜位後周旋艱險後莫知所終

周是修

黃彥清字

張紞字昭季陝西富平人洪武中舉通經官吏部尚書建文四年殉難

毛泰亨字

陳迪字景道宣城人洪武中薦辟官禮部尚書建文四年徇難南都追謚忠烈

黃觀字瀾伯貴池人洪武辛未進士第一官禮部侍郎建文四年徇難南都追謚文貞

齊泰字　溧水人洪武戊辰進士官兵部尚書建文四年徇難南都追謚節愍

鐵鉉 字鼎石鄧州人洪武中國子生官兵部尚書建文時徇難南都追謚忠襄

侯泰 字順懷南和人官兵部尚書建文時殉難南都追謚勤貞

暴昭 字　山西浮山人洪武中薦舉官刑部尚書建文時徇難南都追謚剛烈

張昺 字　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才官刑部侍郎建文元年七月被擒死南都追謚節愍

胡子昭 字仲長四川榮縣人洪武中儒士官刑部侍郎建文時徇難南都追謚介愍

卓敬 字維恭浙江瑞安人洪武戊辰進士官戶部侍郎建文時殉難南都追謚忠貞

盧迥 字　浙江仙居人建文時官戶部侍郎

巨敬 字　陝西平凉人建文時官戶部主事靖難後不屈死

郭任 字　丹徒人建文時官戶部侍郎文皇時不屈死

茅大芳 名誧以字行泰興人洪武中儒士官副都御史建文時殉難南都追謚忠愍

陳性善名後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乙丑進士官部御史建文時殉難南都追諡忠節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乙丑進士官御史大夫建文時殉難南都追諡忠貞

景清本姓耿字　陝西眞寧人洪武甲戌進士官御史大夫建文時殉難南都追諡忠烈

胡閏字松友江西鄱陽人洪武中舉秀才官大理少卿建文時殉難南都追諡忠愍

鄒瑾字　永豐人洪武中以薦授巴縣訓導建文中官大理寺丞靖難師入死之

劉瑞字　南昌人建文二年進士官大理寺丞靖難後被執不屈死

黃子澄名湜以字行分宜人洪武乙丑會試第一官太常卿建文時殉難南都追諡節愍

盧原質字希魯寧海人洪武戊辰進士官太常少卿文皇時坐黨死

廖昇字　襄陽人洪武中官府斷事建文時預修實錄靖難後自經死

陳繼之字　莆田人建文庚辰進士官戶科給事靖難兵入死之

韓永字　西安人建文時官戶科給事靖難後不屈死

黃鉞字叔揚常熟人建文庚辰進士官禮科給事建文四年殉難南都追謚忠獻

龔泰字叔安義烏人洪武丙子舉人官戶科給事靖難兵入投城死

曾鳳韶字　廬陵人洪武丁丑進士建文初授御史靖難後不屈死南都追謚忠毅

魏冕字　永豐人建文時官御史靖難後自盡南都追謚毅直

王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以明經官御史建文四年殉難南都追謚貞愍

甘霖字　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官御史靖難後被執死南都追謚貞定

高翔字　朝邑人洪武中以明經為御史靖難後坐不遜死南都追謚忠愍

王彬字　東平人洪武中進士為御史巡江淮治揚州靖難兵至被執不屈死南都追謚忠莊

鄭智字叔貞寧海人建文時舉賢良為御史文皇時以方黨論死

韓郁字康郁鉛山人官監察御史

高巍

王艮字天性祥符人歴官刑部侍郎左遷浙江按察使靖難後抱印自焚死南都追謚貞毅

程本立字原道桐鄉人洪武初舉明經官江西副使聞靖難兵入京自縊死南都補謚忠介

宋徵字　人建文時爲宗人府經歴文皇時不屈死

姚善字克一安陸人洪武中舉於鄉官蘇州知府建文時徇難南都追謚忠惠

陳彥回字士潤莆田人以明經官徽州知府靖難後械至京死之南都追謚惠節

葉惠仲名見恭以字行臨海人官知縣建文初預修實錄永樂元年坐黨死

張彥芳字　龍泉人建文元年官給事以便養告改樂平知縣四年舉義勤王被執死之

顏伯瑋名瓌以字行廬陵人建文初以薦授沛縣令靖難兵入沛自經死南都追謚忠惠

鄒恕字本忠仙居人任蕭縣知縣建文四年城破死之南都追謚惠節

陳思賢字廣東茂名人洪武末官漳州教授靖難詔至慟哭明倫堂而死南都追謚貞愍

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初領鄉薦以親老乞養得浮梁教諭改濟陽北兵至率諸生慟哭死南都追謚貞烈

鄭華字思孝臨海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行人謫東平州吏目北兵至不屈死南都追謚貞莊

唐子清字　人任沛縣主簿北兵至被執死之

黃謙字　任沛縣典史北兵至被執死之

向朴字遵博慈谿人洪武中授獻縣令北兵至被執懷印死

高賢寧字　濟陽人建文中貢爲國子生文皇時授以官固辭不就

龔詡字大章崑山人父以兵科給事入軍籍建文中詡爲金川門卒靖難兵入遁歸南都追謚安節

劉政侍理長洲人方孝孺考京畿士拔第一孝孺被訊，不食死

儲福字　無錫人隸燕山衛籍

葛誠字　人以進士為燕府長史死於發難之日南都追謚果愍

俞逢辰字彥章宣城人洪武中選充燕府伴讀遷教授靖難兵起泣諫死之

程通字彥亨績溪人洪武中舉人官遼府長史文皇登極逮至京死獄中南都追謚端直

石撰字　山西平定人洪武中為寧府長史靖難兵起獨嚴守備上怒攻拔之不屈死

劉璟字仲璟文成公次子官谷府長史文皇登極逮至京不屈死南都追謚剛節

龍鐔字德剛萬載人官晉府長史文皇即位被執不屈死南都追謚忠愍

徐輝祖字　中山王長子襲封魏國公文皇時不屈死南都追謚忠貞

梅殷字伯殷夏邑人尚寧國公主永樂二年仇家承上旨擠死笪橋下

耿瓛字　濠州人長興侯炳文子尚懿文太子女文皇登極坐罪死

宋瑄字　人官指揮使禦靖難兵有功力屈死之

朱鑑字　人行都司都指揮守大寧北兵至力戰死南都追謚壯烈

楊松字　人爲都指揮駐兵眞定燕兵至力戰死

謝貴字　人以智勇爲北平都指揮使與布政使張昺以兵圍王城被擒死之

彭二字　人爲北平都指揮燕王殺謝貴二集兵千餘欲入端禮門被收死之

馬宣字　人北平都指揮使燕王殺張昺謝貴宣巷戰不勝走薊州發兵逆戰不屈死

瞿能字　人都指揮建文時從李景隆攻北平戰敗死之南都追謚襄烈

朱忠字　人建文元年以都指揮總兵三萬屯開平後在懷來被執死之南都追謚壯愍

宗剛字　場州衛人世襲指揮靖難兵起悉力城守不屈死之

俞瑱字　　人都指揮與宋忠同死

彭聚字　　人北平都指揮與宋忠同死

孫泰字懋　　人都指揮與宋忠同死南都追謚勇

莊得一字　　人都指揮宋忠之敗軍獨全後助
盛庸力戰死

倪諒字　　人燕山左護衛上變告府中事文皇
即位殺之

廖鏞字　　巢縣人德慶侯永忠之孫任散騎舍人歷
官都督嘗受學方孝孺及方遇害收葬之論死

梁田玉字　　定海人歷官郎中燕兵入金陵與御史
葉希賢俱髡髮爲僧

梁良玉字　　定海人官中書舍人靖難後訣妻子易
姓名出金陵城踰嶺至海南寓市肆鬻書爲業
以死

何申字　　人官中書舍人建文末奉使四川聞
金川門不守慟哭而死

宋和字　人官中書舍人

郭節字　人官中書舍人燕兵入變名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梁良用字於朝　定海人未詳其官父子兄弟八人同仕靖難後變姓名遁去投水死者五人

梁中節字　定海人未詳何官靖難後入山為道士

何洲字　州人素與宋和郭節友善以忠義相勖靖難後相約棄官為筮人客死異域

郭良字　人與梁中節棄官為道士

王華山樵　東陽縣東山永樂初有自稱大呆子性天然者寓其間披麻戴笠不服常服有歌贈王姓者曰宗兄始知其姓

雪菴和尚　名暨不知其姓壯年落髮為僧走重慶之善慶里死時其徒請銘張目曰松陽或曰此松陽巢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官監察御史

河西傭虔支四年六月支皇入金陵被葛衣走至金陵行乞於市鼻塗極寒常衣葛衣後爲傭取直錢衣裘以衣以寺衣有留都官至欲與語輒遁去山中留部官去乃還

川中補鍋匠常往來夔巴間爲人補鍋至川邑不過三日常寄宿龍寺中市中逢馮翁者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入山岩中語語已又相持哭竟莫知其所終

馮翁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爲對句及古詩輒自題馬二子或塞馬先生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耶溪樵者承樂初樵會稽之耶溪日鬻薪二束足食則已食已書詩於溪沙書已輒亂其沙尋晦去不知所終

雲門僧者會稽有雲門寺最幽寂有老僧每從一童子攜具筆墨泛舟而遊賦詩滿袖歸則焚之不言所以

東湖樵夫 無姓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四年秋詔至臨海日新皇帝登極樵夫日皇帝安在或日燒宮自焚矣遂慟哭投河死

樂清樵夫 自山採柴歸聞文皇即位殺方孝孺卓敬等顯天號哭日國既就篡我不願爲其民遂投水死

解縉 字大紳吉水人洪武戊辰進士官左春坊大學士謫交阯參議下詔獄卒甫都追謚文毅

楊士奇

楊榮

楊溥

胡儼 字若思南昌人鄉貢士官國子祭酒

蹇義

夏原吉

黃福 字如錫昌邑人洪武甲子貢士官戶部尚書謚忠宣

陳洽 字德遠武進人洪武中以薦起官兵部尚書死交趾之難贈少保謚節愍

劉子輔 字 廬陵人以太學生官御史陞廣東按察僉事左遷鎮江知府與陳洽同死難

師逵 字九逵東阿人洪武中以太學生擢御史官至南京戶部尚書

胡濙 字源潔武進人建文庚辰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卒年八十九謚忠安

王直 字行儉泰和人永樂甲申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卒年八十四謚文端

顧佐 字禮卿河南太康人建文庚辰進士官至左都御史萬歷中追謚端肅

魏驥

吳訥 字敏德常熟人由薦舉官副都御史卒年八十六謚文恪

段民字時舉武進人永樂甲申進士官至南京刑部侍郎天啟中追諡襄介

王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甲申進士官至禮部尚書

張輔字文弼祥符人累封英國公卒於土木贈定興王諡忠烈

李隆字彥平和州人襲父襄城伯

山雲字　徐州人官至都督同知贈懷遠伯諡襄毅

譚廣字仲宏丹徒人由驍騎尉積功封永寧伯諡襄毅

陳瑄

陳懋字舜卿壽州人永樂初封寧陽侯天順時追封濬國公諡武靖

周新

陳祚字永錫吳縣人永樂壬辰進士官福建僉事

戴綸字太中高密人由人才進階侍郎見知太宗仁宗爲太子好田獵累諫不聽因奏士太子銜之及即位被逮

李時勉

劉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辛丑進士官侍講以直言忤王振死於獄贈學士諡忠愍

鍾同字世京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官御史以直諫死於獄天順初追贈大理寺寺丞諡恭愍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庚戌進士官至刑部侍郎諡恭敏

章綸字大經樂淸人正統己未進士官南京禮部侍郎諡恭毅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甲戌進士官浙江按察使

曹鼐字萬鍾直隸寧晉人宣德癸丑進士第一仕至吏部侍郎殁於土木天順時贈太傅諡文忠

鄺埜字孟質湖廣宜章人永樂壬辰進士官至兵部尚書死土木之難贈少保諡忠肅

王佐 字左山東海豐人仕至戶部尚書死土木之難

王季和 字用節崑山人永樂甲午鄉貢仕至工部侍郎死土木之難贈尚書

于謙

王翱 字九臯鹽山人永樂乙未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諡忠肅

陳鎰 字有戒吳縣人永樂壬辰進士官至左都御史

周忱

柴車 字叔輿錢塘人永樂甲申進士官至兵部尚書

李賢 字原德鄧州人宣德癸丑進士官華蓋殿大學士諡文達

高穀 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乙未進士官東閣大學士諡文毅

薛瑄

岳正 字秀方漷縣人正統戊辰進士第三人以修撰入閣成化初出爲興化知府嘉靖中追謚文肅

呂原 字逢原秀水人正統壬戌進士官禮部侍郎謚文懿

李秉 字執中曹州人正統丙辰進士官吏部尚書謚襄敏

葉盛 字與中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官吏部侍郎謚文莊

王竑 字公度陜西河州人正統己未進士官至兵部尚書謚莊毅

韓雍

年富 字大有懷遠人永樂丁酉鄉貢會試中乙榜官至戶部尚書

楊信民 名誠以字行新昌人永樂貞子貢士官僉都御史

蔣貴 字大富江都人洪武中隸燕山中護衛積功封定西侯

楊洪 字宗道漢中人以功封昌平侯追封潁國公謚武襄

郭登字元登臨淮人營國公英之孫累功封定襄伯贈侯謚忠武

楊善字思敬大興人官禮部尚書封興濟伯贈侯謚忠敏

王驥字尚德束鹿人永樂丙戌進士官兵部尚書以軍功封靖遠伯贈侯謚忠毅

王越字世昌濬縣人景泰辛未進士官左都御史以軍功封威寧伯贈太傅謚襄敏

王信字君實南鄭人襲衛千戶陞都督同知

陳敬宗

劉儼字宣化吉水人正統壬戌進士第一官太常卿謚文介

孫鼎字宜鉉廬陵人永樂中鄉貢官監察御史

黃潤玉字孟清鄞縣人由鄉貢官湖廣僉事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庚戌進士官南雄知府

張寧字靖之海鹽人景泰甲戌進士官汀州知府

毛宏字　　　　人

夏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戊辰進士官山東布政

耿九疇字禹範盧氏人永樂甲辰進士官南京刑部尚書諡清惠

軒輗字惟行鹿邑人永樂甲辰進士官刑部尚書諡介肅

魯穆字希文天台人永樂元年進士官僉都御史天啟中追諡端毅

崔恭字克讓北直廣宗人正統丙辰進士官南京吏部尚書諡莊敏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正統壬戌會試第一官至吏部尚書諡文敏

林鶚字一鶚太平人景泰辛未進士官刑部侍郎諡恭肅

趙榮字孟仁閩縣人以能書秀才授中書舍人仕至工部尚書

黃孔昭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庚辰進士官至南京工部侍郎諡文毅

陳俊字時英莆田人正統戊辰進士官南京吏部尚書諡康懿

黃鎬字叔高侯官人正統乙丑進士官南京戶部尚書諡襄敏

林聰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己未進士官刑部尚書諡莊敏

王槩字同節廬陵人正統壬戌進士官至刑部尚書

彭時

商輅

劉定之字主靜江西永新人正統丙辰會試第一官禮部侍郎諡文安

徐溥

邱濬

劉健

李東陽

謝遷

項忠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景泰辛未進士官兵部尚書謚肅敏

程信字彥實休寧人正統壬戌進士官南京兵部尚書謚襄毅

馬文升

朱英字世傑桂陽人正統乙丑進士仕至右都御史謚恭簡

原傑字子英陽曲人正統乙丑進士官南京兵部尚書謚襄毅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景泰辛未進士官僉都御史

王恕

何喬新

彭韶

劉大夏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甲申進士官左都御史諡恭簡

賈俊字廷傑束鹿人由鄉貢官至工部尚書

周經字伯常陽曲人天順庚辰進士官戶部尚書諡文端

張悅字時敏華亭人天順庚辰進士官南京兵部尚書諡莊簡

耿裕字好問盧氏人景泰甲戌進士官吏部尚書諡文恪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天順甲申進士官吏部尚書諡文毅

黃紱字用章河南封邱人正統戊辰進士官南京戶部尚書

秦紘字世纓山東單縣人景泰辛未進士官戶部尚書卒年八十諡襄毅

陳壽字本仁新淦人成化壬辰進士官南京刑部尚書諡簡襄

童軒字士昂鄱陽人景泰辛未進士官南京禮部尚書

鄧廷瓚字宗器巴陵人景泰甲戌進士官左都御史諡襄敏

楊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天順丁丑進士官僉都御史諡貞肅

孔鏞

徐恪字公肅常熟人成化丙戌進士官南京工部侍郎

朱瑄字廷璧鄆縣人成化己丑進士官副都御史

熊繡字汝明道州人成化丙戌進士官南京都御史諡莊簡

樊瑩字廷璧常山人天順甲申進士官刑部尚書諡清簡
楊守陳字維新鄞縣人景泰辛未進士官吏部侍郎諡文懿
楊守阯字守陳弟成化戊戌進士第二人官南京吏部尚書
楊茂元字守陳子官刑部侍郎
吳寬
謝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甲申進士官禮部侍郎諡文肅
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官太常卿天啟中追諡文裕
程敏政字克勤休寧人成化丙戌進士第二人官禮部侍郎
儲巏字靜夫泰州人成化甲辰會試第一官吏部侍郎嘉靖中追諡文懿
羅玘字景鳴南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南京吏部侍郎諡文肅

閔珪 字朝瑛烏程人天順甲申進士官刑部尚書謚莊懿

韓文

張敷華 字公實安福人天順甲申進士官左都御史謚簡肅

楊守隨 字維貞鄞縣人成化丙戌進士官工部尚書謚康簡

林瀚 字亨大閩縣人成化丙戌進士官南京工部尚書謚文定

屠勳 字元勳平湖人成化己丑進士官刑部尚書謚康僖

陳鎬 字宗之會稽人成化丁未進士官副都御史

許進 字季升河南靈寶縣人成化丙戌進士官吏部尚書謚襄毅

雍泰

吳與弼

曹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永樂戊子貢士受霍州學正

陳真晟字晦德漳州人世稱布衣先生

胡居仁

婁諒字　上饒人

張吉字克修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官貴州布政

丁璣字玉夫潤州人成化戊戌進士官廣東副使

周瑛字梁石莆田人成化己丑進士官四川布政

周蕙字　人

羅倫

莊昶

黄仲昭

章懋

鄒智

陳選字士賢臨海人天順庚辰進士官廣東布政

蔡清

潘府

景暘字伯時金陵人正德戊辰進士第二人官左中允

陳獻章

賀欽字克恭遼東人成化丙戌進士官給事中世稱醫閭先生天啟中追諡恭肅

陳茂烈

張詡字廷實南海人成化甲辰進士官南京通政司參議

李承箕字世卿嘉魚人成化丙午舉人

王璡字器之日照人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

況鍾

曹進字履中太倉人嘉靖己丑進士官雲南副使

陶成字九思廣西鬱林州人由鄉貢官浙江副使處州賊葉宗留爲變死之

張昺

毛吉字宗吉餘姚人景泰甲戌進士官廣東副使死於賊贈按察使諡忠襄

徐珪字　應城人

丁積字彥誠寧都人成[illegible]中廣東新會知縣

徐九思字　貴溪人由鄉貢官高州太守未赴

樊玉衡字元之黃岡人萬歷乙未進士官崑山知縣

王鏊

劉忠字思直陳留人成化戊戌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謚文肅

楊廷和

梁儲字叔厚順德人成化戊戌進士官華蓋殿太學士謚文康

楊一清

蔣冕字敬之全州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謹身殿大學士謚文定

毛紀字維之掖縣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謹身殿大學士謚文簡

傅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丁未進士官禮部尚書謚文毅

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官南京戶部尚書謚文莊

鄒寶

孫需字孚吉江西德興人成化壬辰進士官南京吏部尚書謚清簡

曹鳳字鳴岐新蔡人成化辛丑進士官副都御史

劉寧字世安山陽人指揮使官至都督

彭清字　　人官總兵

朱驥字尚德大興人世錦衣千戶官都指揮使

牟斌字益之北京人錦衣衛指揮掌鎮撫司事

仇鉞字廷威江都人世指揮同知官寧夏總兵封咸寧侯以孫鸞罪誅削

孫燧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正德甲戌進士官吏部尚書隆慶中追謚恭肅

潘希曾字仲魯金華人宏治壬戌進士官兵部侍郎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南京禮部尚書謚文恪

汪俊字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宏治癸丑進士官吏部侍郎調南京工部以議禮削籍隆慶初追謚文簡

邵銳字思抑仁和人正德戊辰會試第一官太僕卿謚康僖

魯鐸字　　人

何瑭字粹夫懷慶人宏治壬戌進士官南京都御史隆慶初追謚文定

崔銑字子鍾安陽人宏治乙丑進士官禮部侍郎謚文敏

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官南京兵部尚書謚恭簡

馬汝驥字仲房綏德州人正德丁丑進士官禮部侍郎諡文簡

馬理字伯循三原人正德甲戌進士官光祿卿天啟中追諡忠憲

薛蕙字君采偃師人正德甲戌進士官吏部郎中

文徵明初名壁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歲貢入京以薦授翰林待詔

王守仁

羅欽順

魏校字子才崑山人宏治乙丑進士官太常卿諡恭簡

張邦奇字常甫鄞縣人宏治乙丑進士官南京兵部尚書諡文定

呂柟

余本字子華鄞縣人正德辛未進士官南京通政

毛澄字憲清崑山人宏治癸丑進士第一官禮部尚書謚文簡

陶琰字廷信絳州人成化辛丑進士官南京兵部尚書謚恭介

李克嗣字士修四川內江人成化丁未進士官南京兵部尚書謚康和

吳廷舉字獻臣嘉魚人成化丁未進士官南京工部尚書隆慶中追謚清惠

秦金字國聲無錫人宏治癸丑進士官南京兵部尚書謚端敏

趙璜字廷實安福人宏治庚戌進士官工部尚書謚莊靖

蔣瑤字粹卿歸安人宏治己未進士官工部尚書謚恭靖

方良永字壽卿莆田人宏治癸丑進士官南京刑部尚書謚簡肅

劉麟字元瑞金陵廣洋衛人宏治丙辰進士官工部尚書謚清惠

朱希周字懋忠崑山人宏治丙辰進士第一官南京吏部尚書謚恭靖

周廣字充之崑田人宏治乙丑進士官南京刑部侍郎

陶諧字世和會稽人宏治丙辰進士官兵部侍郎謚莊敏

劉玉字咸栗江西萬安人宏治丙辰進士官刑部侍郎隆慶初追謚端毅

楊子器字名父慈谿人成化丁未進士官左布政

廖紀字廷棟東光人宏治庚戌進士官吏部尚書謚僖靖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宏治癸丑進士官兵部尚書謚康惠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宏治癸丑進士官兵部尚書謚端敏

伍文定

姚鏌字英之慈谿人宏治癸丑進士官兵部尚書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宏治壬戌進士官兵部尚書

羅洪先

歐陽德字崇一泰和人嘉靖癸未進士官吏部尚書謚文莊

王道字純甫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官吏部侍郎謚文定

程文德字舜敷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官吏部侍郎

戚賢字秀夫全椒人嘉靖丙戌進士官刑科給事

柯維騏字奇純莆田人嘉靖癸未進士官南京戶部主事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嘉靖丙戌進士官兵部郎中學者稱龍谿先生

錢德洪字洪甫餘姚人嘉靖丙戌進士官刑部郎中

王艮字汝止泰州人學者稱心齋先生

王襞字宗順艮之子學者稱東崖先生

徐愛　字曰仁餘姚人正德戊辰進士官南京工部郎中

季本　字明德會稽人正德丁丑進士官御史以議禮補
長沙太守

黃宏綱　字正之雩都人正德丙子貢士官刑部主事

林春　字子仁泰州人嘉靖壬辰會試第一官吏部郎中

羅汝芳　字維德南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官參政

王時槐　字子植安福人嘉靖丁未進士官南京太常卿

蔣信　字卿實常德人嘉靖壬辰進士官提學副使

楊最　字殷之射洪人正德戊辰進士官太僕卿以建言
杖死隆慶初贈都御史謚忠節

楊爵

周天佐

余祐　字子積鄱陽人宏治己未進士官吏部侍郎

梁材　字大用南京金吾衛人宏治己未進士官戸部尚書隆慶初謚端肅

唐龍　字虞佐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官吏部尚書謚文襄

周用　字行之吳江人宏治壬戌進士官吏部尚書謚恭肅

歐陽鐸　字崇道泰和人正德戊辰進士官吏部侍郎謚恭簡

戴天敘　字子享榆次人正德戊辰進士官兵部侍郎

朱裳　字公垂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官副都御史謚端簡

應檟　字子材遂昌人嘉靖丙戌進士官兵部侍郎

鄭曉　字窒甫海鹽人嘉靖癸未進士官刑部尚書

唐冑　字平侯瓊山人宏治壬戌進士官戸部侍郎

馬卿字敬臣河南林慮人宏治乙丑進士官副都御史

翁萬達字仁夫揭陽人嘉靖丙戌進士官兵部尚書隆慶初追謚襄毅

毛伯溫字汝厲吉水人正德辛未進士官兵部尚書

劉天和字養和麻城人正德戊辰進士官兵部尚書

李遂字邦良豐城人嘉靖丙戌進士官兵部尚書謚襄敏

趙時春字景仁平涼人年十六舉嘉靖丙戌會試第一官僉都御史

唐順之

張岳字維喬惠安人正德丁丑進士官都御史謚襄惠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正德辛未會試第一殿試第三官南監祭酒

舒芬

許逵

黄宏字　人官戶部主事宸濠繫之獄不食死

馬思聰字　人官参議死宸濠之難

宋以方字義卿靖州人宏治乙丑進士官瑞州知府死宸濠之難贈光祿卿

黄鞏

何遵字孟循南京人正德甲戌進士官工部主事以諫死嘉靖初贈尚寶卿南都補謚忠節

陸震字汝亨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官兵部員外郎諫武宗廷杖死嘉靖初贈太常少卿南都追謚忠定

蔣欽字子脩常熟人宏治丙辰進士官南京御史以諫死南都追謚忠烈

張英字　人京衛指揮使以諫死南都追謚忠

石瑤字邦彥藁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武英殿大學士謚文介

費宏字子充鉛山人成化丁未進士第一官華蓋殿大學士謚文憲

張孚敬

張治字文邦茶陵人正德辛巳進士官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毅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癸未進士第三官東閣大學士謚文貞

喬宇字希大山西樂平人成化甲辰進士官吏部尚書謚莊簡

王瓊字德華太原人成化甲辰進士官吏部尚書謚恭襄

王雲鳳字應韶山西和順人成化甲辰進士官僉都御史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官刑部尚書隆慶中追謚貞肅

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宏治庚戌進士官兵部尚書隆慶中追謚襄毅

孫交字志同安陸人成化辛丑進士官戶部尚書謚榮僖

楊繼盛

沈錬字純甫會稽人嘉靖戊戌進士官錦衣衛經歷以論嚴嵩死塞外隆慶時贈光祿少卿謚忠愍

陸粲字子餘吳縣人嘉靖丙戌進士官工科給事

周怡

馬恩

楊名字實卿遂寗人嘉靖已丑進士官翰林編修

沈束字宗安會稽人嘉靖甲辰進士官南京通政

楊允繩字翼少華亭人嘉靖庚戌進士官兵科給事以諫死隆慶初贈光祿少卿天啟中追謚忠憫

唐樞字

歸安人嘉靖丙戌進士官刑部主事

王鈁字子宣會稽人嘉靖癸未進士官南京工部尚書

屠僑肅字肅卿鄞縣人正德辛未進士官左都御史謚簡

周延肅字南喬吉水人嘉靖癸未進士官左都御史謚簡

方鈍肅字仲敏巴陵人正德丁丑進士官戶部尚書謚簡

曾鈞謚恭肅字廷和進賢人嘉靖壬辰進士官南京刑部侍郎

吳悌謚端簡字思誠金谿人嘉靖壬辰進士官南京刑部侍郎

李中南京糧儲字子庸吉水人正德甲戌進士官副都御史總督

王邦瑞襄毅字維賢宜陽人正德丁丑進士官戎政尚書謚

蔡天佑字成之睢陽人宏治乙丑進士官兵部侍郎

王大用史字時行福建興化人正德戊辰進士官副都御

胡松肅字汝茂滁州人嘉靖己丑進士官戶部尚書謚莊

吳山字　高安人嘉靖乙未進士官禮部尚書萬歷中追謚文端

王學夔字一卿安福人正德甲戌進士官兵部尚書卒年九十四

王用賓字　人

石禾字壽卿威縣人嘉靖壬辰進士官兵部侍郎

靳學顏字子愚濟寧人嘉靖乙未進士官吏部侍郎

冀鍊字　益都人嘉靖甲辰進士官兵部侍郎謚端恪

曾銑字子重江都人嘉靖己丑進士官副都御史總督三邊死於市隆慶初贈尚書謚襄愍

孫繼魯字道甫錢塘人嘉靖癸未進士官副都御史

楊守謙字允亨長沙人嘉靖己丑進士官兵部侍郎死於市隆慶初贈尚書謚恪愍

朱紈字子純長洲人正德庚辰進士官副都御史

商大節字孟堅湖廣承天人嘉靖癸未進士官副都御

張經字廷彝侯官人正德丁丑進士官兵部尚書死於
市隆慶中追謚襄愍

胡宗憲字汝貞績溪人嘉靖戊戌進士官兵部尚書死
於獄

顧仕隆字伸勛江都人世襲鎮遠侯掌都督府事謚榮
靖

[illegible]字隆子　人總督京營戎政謚榮僖

王佐字　山後人襲錦衣衛指揮事嘉靖己丑武進
士第一官都督

楊宏字希仁海州人襲指揮使官都督

楊銳字進之蕭縣人襲羽林衛指揮官都督

馬永字天錫遷安人襲金吾衛指揮官都督

梁震字　新野人襲榆林衛指揮官都督謚武壯

周尚文字　人西安後衛指揮同知官都督謚
武襄
祝雄字　遼東前屯衛人官總兵
馬芳字　人官都督
楊照字　人官都督
沈希儀字唐佐貴縣人世襲指揮使官都督同知
劉璽字廷守金陵龍驤衛人官都督
萬表字民望鄞縣人世襲衛指揮官都督
石邦憲字希尹貴州清平衛人世襲指揮使官都督
劉顯字草堂南昌人官都督
俞大猷字志輔鳳陽人嘉靖乙未武進士官都督謚武

戚繼光字元敬定遠人世襲指揮官都督

高拱字肅卿新鄭人嘉靖辛丑進士官中極殿大學士諡文襄

趙貞吉字孟靜四川內江人嘉靖乙未進士官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肅

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嘉靖丁未進士官建極殿大學士諡文忠萬歷中削天啟時復

葛守禮字與立濟南人嘉靖己丑進士官左都御史諡端簡

毛愷字達和江山人嘉靖壬辰進士官刑部尚書諡端簡

吳嶽字汝喬汶上人嘉靖壬辰進士官南京吏部尚書諡介肅

鄭世威字中孚長樂人嘉靖己丑進士官刑部侍郎

曹邦輔字子忠定陶人嘉靖壬辰進士官南京戶部尚書

譚太初字宗元始興人嘉靖戊戌進士官南京工部尚書

劉體乾 字子元東安人嘉靖甲辰進士官戶部尚書

楊博 字維約蒲州人嘉靖己丑進士官吏部尚書諡襄毅

譚綸 字子理宜黃人嘉靖甲辰進士官兵部尚書諡襄敏

王崇古 字學甫蒲州人嘉靖辛丑進士官兵部尚書諡襄毅

龐尚鵬 字少南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官副都御史

潘季馴 字時良烏程人嘉靖庚戌進士官工部尚書總督河道

張佳胤 字肖甫銅梁人嘉靖庚戌進士官兵部尚書天啟中追諡襄憲

陸樹聲 字與吉華亭人嘉靖辛丑進士官禮部尚書卒年九十七諡文定

萬士和 字思節宜興人嘉靖辛丑進士官禮部尚書諡文恭

瞿景淳 字思道常熟人嘉靖甲辰會試第一官南京吏部侍郎諡文懿

何維栢字喬仲南海人嘉靖乙未進士官禮部尚書謚端恪

孫應鼇字山甫貴州清平衛人嘉靖癸丑進士官南京工部尚書謚文恭

殷邁字時訓南京人嘉靖辛丑進士官禮部侍郎

李世達字子成涇陽人嘉靖丙辰進士官左都御史

邱橓字　諸城人嘉靖庚戌進士官南京吏部尚書謚簡肅

海瑞

袁洪愈字　人

劉一儒字孟貞夷陵人嘉靖己未進士官南京工部尚書謚莊介

郭應聘字君賓莆田人嘉靖庚戌進士官南京兵部尚書謚襄靖

陳瓚字廷祼常熟人嘉靖癸未進士官刑部侍郎謚莊靖

畢鏘字廷鳴石埭人嘉靖甲辰進士官戶部尚書謚恭介

宋纁字伯敬歸德人嘉靖丙辰進士官吏部尚書謚莊敏

王遴字　　霸州人嘉靖丁未進士官兵部尚書

嚴清字直甫雲南人嘉靖甲辰進士官吏部尚書

陸光祖字與繩平湖人嘉靖丁未進士官吏部尚書

孫鑨字文中餘姚人嘉靖丙辰進士官吏部尚書謚清簡

陳有年字登之餘姚人嘉靖壬戌進士官吏部尚書謚恭介

蔡國珍字汝聘奉新人嘉靖丙辰進士官吏部尚書

李自修字子吉襄城人嘉靖丙辰進士官工部尚書謚肅敏

曾同亨字

張孟男字元嗣中牟人嘉靖乙丑進士官南京戶部尚書

袁貞吉字孔安南昌人嘉靖己未進士官左都御史

趙參魯字宗傳鄞縣人隆慶辛未進士官南京刑部尚書

王樵字明遠金壇人嘉靖丁未進士官南京右都御史 謚恭簡

王汝訓字師古聊城人隆慶辛未進士官工部侍郎

朱鴻謨字文甫青州人隆慶辛未進士官刑部侍郎

呂坤字叔簡河南寧陵人隆慶辛未進士官刑部侍郎 卒年八十三

耶度字志中山陽人萬歷丁丑進士官戶部侍郎

許孚遠字孟中德清人嘉靖壬戌進士官南京兵部侍 郎天啟初追謚恭簡

楊起元字貞復歸善人萬歷丁丑進士官吏部侍郎謚 文懿

鄧以讃字汝德新建人隆慶辛未會試第一官吏部侍郎諡文潔

張元忭字子藎山陰人隆慶辛未進士第一官左春坊左諭德天啟中追諡文恭

孟化鯉字叔龍河南新安人萬歷庚辰進士官吏部郎中

孟秋字子成茌平人隆慶辛未進士官尚寶司司丞天啟中追諡清惠

李渭字湜之思南人嘉靖甲午舉人官雲南參政

周汝登字

温純字希文三原人嘉靖乙丑進士官左都御史天啟中追諡恭毅

楊時喬字宜遷上饒人嘉靖乙丑進士官吏部侍郎諡端潔

孫丕揚字叔孝富平人嘉靖丙辰進士官吏部尚書諡恭介

孫瑋字以貞渭南人萬歷丁丑進士官吏部尚書天啟中追論削奪崇正時復官諡莊毅

郭惟賢　字　　人

魏允貞　字懋忠北直南樂人萬歷丁丑進士官兵部侍郎天啟中追謚介肅

丁賓　字禮原嘉善人隆慶辛未進士官南京工部尚書卒年九十一謚清惠

馬自強　字體乾同州人嘉靖癸丑進士官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莊

王家屏　字忠伯陝西山陰人隆慶戊辰進士官東閣大學士謚文端

沈鯉　字仲化歸德人嘉靖乙丑進士官東閣大學士卒年八十五謚文端

于慎行　字無垢東阿人隆慶戊辰進士官東閣大學士謚文定

李廷機　字大平晉江人萬歷癸未會試第一殿試第二官至大學士謚文節

葉向高

趙用賢

吳中行

沈思孝

艾穆

陶望齡字周望會稽人萬歷己丑會試第一殿試第三官國子祭酒天啟中追謚文簡

黃鳳翔字鳴周晉江人隆慶戊辰進士官禮部尚書天啟初追謚文簡

余繼登字世用交河人萬歷丁丑進士官禮部尚書謚文恪

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萬歷癸未進士官禮部侍郎謚

馮琦字　山東臨朐人萬歷丁丑進士官禮部尚書謚文敏

劉曰寧字幼安南昌人萬歷己丑進士官禮部侍郎

焦竑字弱侯日照人萬歷己丑進士第一官翰林院修撰崇正時追謚文端

王圖字則之陝西耀州人萬歷丙戌進士官兵部尚書崇正時追謚文肅

李化龍字于田長垣人萬歷甲戌進士官兵部尚書

涂宗濬字及甫南昌人萬歷癸未進士官兵部尚書謚恭襄

魏學曾字維貫涇陽人嘉靖癸丑進士官兵部尚書

梅國楨字克生麻城人萬歷癸未進士官兵部侍郎

劉臺

傅應楨

雒于仁字少涇涇陽人萬歷癸未進士官大理寺評事

萬國欽字二愚新建人萬歷癸未進士官御史謫劍州判官

史孟麟字際明宜興人萬歷癸未進士官大僕卿

張棟字伯任崑山人萬歷丁丑進士官兵科給事

朱維京字大可南康人萬歷丁丑進士官光祿寺丞

于孔兼字元時金壇人萬歷庚辰進士官禮部郎中

張納陛字以登宜興人萬歷巳丑進士官禮部主事

顏鯨字應雷慈谿人嘉靖丙辰進士官提學副使

顧憲成

劉元珍字伯先無錫人萬歷乙未進士官光祿少卿

安希范字　無錫人萬歷丙戌進士官南京吏部主事

葉茂才字參之無錫人萬歷巳丑進士官南京工部侍郎

丁元薦字長孺長興人萬歷丙戌進士官尚寶司卿

錢一本字國端武進人萬歷癸未進士官御史

吳默字因之吳江人萬歷壬辰進士官大僕少卿

劉一燝字　南昌人萬歷乙未進士官中極殿大學士崇正時追謚文端

韓爌字　蒲州人萬歷壬辰進士官東閣大學士

孫承宗

周嘉謨字明卿湖廣景陵人隆慶辛未進士官吏部尚書

張問達字德允涇陽人萬歷癸未進士官吏部尚書

趙南星

汪應蛟字　婺源人萬歷甲戌進士官戶部尚書

王紀字　山西芮城人萬歷己丑進士官刑部尚書

曹于汴 字自梁安邑人萬歷壬辰進士官左都御史

王佐 字翼卿鄞縣人萬歷癸未進士官工部尚書諡莊簡

鍾羽正 字叔濂益都人萬歷庚辰進士官工部尚書

鄒元標

高攀龍

馮從吾

孫慎行

楊漣

左光斗

魏大中

周朝瑞字思永臨清人萬歷丁未進士官太僕少卿死璫難崇正初贈大理卿南都追謚忠毅

袁化中字民諧武定人萬歷丁未進士官御史死璫難崇正初贈太僕卿南都追謚忠愍

顧大章

周順昌

繆昌期

周起元

李應昇

黃尊素

萬燝

陳道亨字[illegible]新建人萬歷丙戌進士官南京兵部尚

蕭近高字　人

余懋衡字持國婺源人萬歷壬辰進士官南京吏部尚書

周宗建

何士晉字武莪宜興人萬歷戊戌進士官兵部侍郎

滿朝薦字震東麻陽人萬歷甲辰進士官太僕少卿

方震孺字孩未壽州人萬歷癸丑進士官廣西巡撫

熊廷弼字　江夏人萬歷戊戌進士官兵部尚書死於市

朱燮元

張銓字宇衡沁水人萬歷甲辰進士官御史巡按遼東死難贈兵部尚書謚忠烈

潘宗顏字士瀾保安衛人萬歷癸丑進士官僉事己未殉廣寧之難謚節愍

高邦佐字以道襄陵人萬歷乙未進士官參政壬戌殉
廣寧之難贈大理卿謚忠節

何廷魁字汝謙大同人萬歷辛丑進士官遼陽兵備辛
酉瀋陽陷死之贈大理卿謚忠愍

張振德字季脩崑山人以選貢授四川興文知縣奢崇
明叛死之贈光祿卿

王三善字彭伯永城人萬歷辛丑進士官僉都御史陷
賊而死贈兵部尚書

杜松字成靑　人世襲榆林衞指揮官都督謚武壯

劉綎字　南昌人官都督萬歷四十七年殁於陣謚
忠烈

滿桂字　沂州人隸宣府衞官征西將軍己巳冬殁
於陣贈上柱國謚武愍

趙率教字　人

張可大字觀甫　人世襲南京羽林衞千戶萬歷辛
丑武進士官都督吳橋兵變死之謚莊節

文震孟

賀逢聖

蔣德璟字　人

范景文

吳甡字　人

李騰芳字子實湘潭人萬歷壬辰進士官禮部尚書

鄭三俊字　人

鄒維璉字　新昌人萬歷丁未進士官兵部侍郎

李繼貞字平樓太倉人萬歷癸丑進士官兵部侍郎

張瑋字　武進人萬歷己未進士官副都御史謚清惠

姚希孟字孟長長洲人萬歷己未進士官南京少詹事南都追謚文毅

羅喻義字湘中益陽人萬歷癸丑進士官禮部侍郎謚文介

傅朝佑字佑君臨川人天啟壬戌進士官刑科給事以諫死

梅之煥字長公麻城人萬歷甲辰進士官甘肅巡撫

成勇字仁有山東樂安人天啟乙丑進士官御史

湯開遠字叔寧臨川人萬歷乙卯舉人官僉事

華允誠字汝立無錫人天啟壬戌進士官吏部員外

劉永澄字靜之寶應人萬歷辛丑進士官兵部主事

張采字受先太倉人崇正戊辰進士官禮部員外

鹿繼善字伯順定興人萬歷癸丑進士官太常少卿卒於城破之日贈大理卿南都追謚忠節

呂維祺字介孺河南新安人萬歷癸丑進士官南京兵部尚書歸李賊賊陷雒陽死之贈太子少保南都

追諡忠節

盧象昇

孫傳庭字　代州人萬歷己未進士官兵部尚書總制各省崇正十六年死於潼關之戰

傳宗龍字　人萬歷庚戌進士官兵部尚書崇正十四年陷賊死

王漢字子房掖縣人崇正丁丑進士官僉都御史癸未死　汜之難贈兵部尚書

蔡懋德字公實崑山人萬歷己未進士官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崇正甲申二月殉太原南都追諡忠襄

王燾字濬仲崑山人萬歷戊午舉人官隨州知州丁丑城陷死贈太常卿崇正末補諡忠毅

衛景瑗字仲玉韓城人天啟乙丑進士官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崇正甲申城破殉難南都追諡忠毅

朱之馮

馮師孔字

吳從義字裕強山陰人崇正庚辰進士官長安知縣城陷死之

劉熙祚字仲緝武進人天啟甲子舉人官御史按楚崇正癸未寇陷長沙死之南都追謚忠毅

蔡道憲

徐世淳字中明嘉興人萬歷戊午舉人官隨州知州城陷死之

蕭漢字南豐人崇正丁丑進士官鍾祥知縣城陷死之

房景春字和滿江都人萬歷壬子舉人官房縣知縣城陷死之

劉振之字而強慈谿人崇正庚午舉人官鄢陵知縣城陷死之

金毓峒字鶴沖完縣人崇正甲戌進士官御史守保定城陷死之

夏萬亨字元禮崑山人萬歷戊午舉人官江西布政乙酉八月死難

李邦華

倪元璐
王家彥
孟兆祥
孟章明
施邦曜
凌義渠
吳麟徵
劉理順
馬世奇
周鳳翔

汪偉

吳甘來

陳良謨

王章

申佳胤

成德

金鉉

許直

許琰

湯文瓊

周四忠吉

張慶臻字　　永城人襲惠安伯甲申之變合家殉節

鞏永固字洪圖大興人爲駙馬都尉死國難南都追諡貞愍

劉文炳

劉文燿

王承恩字　　人

黃得功字　　遼東開原衞人以功封靖南侯乙酉殉難於蕪湖

史可法

高宏圖字子猶膠州人萬歷庚戌進士官文淵閣大學士乙酉殉難於會稽

姜日廣字居之新建人萬歷己未進士官東閣大學士戊子死於法都之難

徐石麒 字寶摩嘉善人天啟壬戌進士官吏部尚書乙酉里居殉節

祁彪佳 字幼文山陰人天啟壬戌進士官僉都御史乙酉兵至武林死之

袁繼咸 字臨侯宜春人天啟乙丑進士官兵部侍郎總督江楚乙酉左夢庚脅之北去不屈死

左懋第

黃端伯 字元公新城人崇正戊辰進士官禮部主事乙酉大兵入都不屈死

侯峒曾 字　人

黃淳耀

劉宗周 字起東會稽人萬歷辛丑進士官左都御史乙酉武林失絕粒而卒

黃道周 字幼平漳浦人天啟壬戌進士官少詹事宏光時禮部尚書唐王時大學士丙戌死金陵市

徐汧 字九一長洲人崇正戊辰進士官少詹事乙酉五月金陵告變溺水死

節錄名臣言行錄

明卷一　　　　　　　　　　　　浯林朱桓拙存編輯

劉　基　　徐　達　　常遇春　　宋　濂
錢　唐　　高　巍　　王　艮　　周是脩
王叔英　　楊士奇　　楊　榮　　楊　溥
蹇　義　　夏原吉　　魏　驥　　李時勉
陳敬宗　　周　新　　于　謙　　宋　禮
陳　瑄　　周　忱　　薛　瑄　　項　忠
韓　雍　　孔　鏞　　彭　時　　商　輅
徐　溥　　邱　濬　　劉　健　　謝　遷

名臣言行錄　卷二十

李東陽　王鏊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

曾祖濠仕宋爲翰林掌書宋亡邑子林融倡義旅事敗元遣使簿錄其黨多連染使道宿濠家濠醉使者而焚其廬籍悉燬使者計無所出乃爲更其籍連染者皆得免基幼穎異其師鄭復初謂其父爚曰君祖德厚此子必大君之門矣元至順間舉進士除高安丞有廉直聲行省辟之謝去起爲江浙儒學副提舉論御史失職爲臺臣所阻再投劾歸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西蜀趙天澤論江左人物首稱基以爲諸葛孔明儔也方國珍起海上掠郡縣有司不能制行省復辟

基爲元帥府都事基議築慶元諸城以逼賊國珍氣沮及左丞帖里帖木兒招諭國珍基言方氏兄弟首亂不誅無以懲後國珍懼厚賂基基不受國珍乃使人浮海至京賄用事者遂招撫國珍授以官而責基擅威福羇管紹興方氏愈橫亡何山寇蜂起行省復辟基剿捕經畧使上其功以方氏故抑之遂棄官歸時避方氏者爭依基基稍爲部署寇不敢犯及太祖下金華定括蒼聞基及宋濂等名以幣聘基未應固邀之基始出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大喜寵禮甚至因問征取計基曰士誠自守虜不足慮友諒劫主脅下名號不正地據上流其心

無日忘我宜先圖之陳氏滅張氏勢孤一舉可定然後北向中原王業可成也上大悅會友諒陷太平謀東下勢張甚諸將或議降或議奔據鍾山基奮曰主降及奔者可斬也賊驕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後舉者勝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矣太祖用其策誘友諒至大破之友諒復陷安慶太祖自將討之不下基請還趨江州擣其巢穴友諒出不意帥妻子奔武昌江州降江西諸郡皆下基喪母值兵事未敢言至是請還葬會苗軍反殺金處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浙東搖動基至衢為守將夏毅諭安一屬邑復與平章邵榮等謀

復處州亂遂定國珍素畏基致書唁基答書宣示太祖威德國珍遂入貢太祖數以書問家訪軍國事基條答悉中機宜尋赴京太祖方親援安豐基曰漢吳伺隙未可動也不聽友諒聞之乘間圍洪都太祖曰不聽君言幾失計遂自將救洪都與友諒大戰鄱陽湖一日數十接太祖坐胡牀督戰基侍側忽躍起大呼趣太祖更舟太祖倉卒徙別舸坐未定飛礮擊舊所御舟立碎友諒乘高見之大喜而太祖舟更進漢軍皆失色相持三日未決基請移軍湖口扼之以金木相犯日決勝友諒走死其後太祖取士誠北伐中原遂成帝業畧如基謀吳

元年以基爲太史令上戊申大統歷熒惑守心請下詔罪己大旱請決滯獄卽命基平反雨隨注因請立法定制以止濫殺尋拜御史中丞太祖卽皇帝位基奏立軍衛法帝幸汴梁基與丞相李善長居守基謂宋元寬縱失天下今宜肅紀綱令御史糾劾無所避宿衛宦侍有過者皆啟皇太子置之法人憚其嚴會以旱求言基奏士卒物故者其妻悉處別營凡數萬人陰氣鬱結工匠死胔骸暴露吳將吏降者皆編軍戶足干和氣帝納其言旹帝方營中都又銳意滅擴廓基奏曰鳳陽雖帝鄉非建都地王保保未可輕也已而定西失利擴廓竟走

沙漠迄爲邊患帝手詔敘基勛伐賜賚甚厚欲進基爵固辭不受初太祖以事責李善長基言善長勛舊能調和諸將太祖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爲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爲之且立覆及善長罷帝欲相楊憲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者也憲則不然帝問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帝曰吾之相誠無逾先生基曰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煩劇爲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後

憲廣洋惟庸皆敗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授基誠意伯明年賜歸老於鄉帝嘗手書問天象基條答甚悉而焚其草大要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剛嫉惡與物多忤至是還隱山中惟飲酒奕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其韜跡如此然究爲惟庸所中憂憤疾作八年病篤以天文書授子璉上之曰毋令後人習也謂次子璟曰爲政寬猛如循環當今之務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惟庸敗後上必思我有所問以是密奏之遂卒基貌修偉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

危義形於色帝察其至誠任以心膂每召輒屏人密語移時基亦自謂不世遇知無不言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定人莫能測暇則敷陳王道帝每恭己以聽曰吾子房也又曰數以孔子之言導予顧帷幄語秘莫能詳而世所傳爲神奇多陰陽風角之說非其至也所爲文章氣昌而奇與宋濂並爲一代之宗所著有覆瓿集犂眉公集傳於世正德九年加贈太師謚文成

徐達字天德濠人

少有大志剛毅武勇太祖爲郭子興部將達往從之一見語合從太祖南畧定遠破元兵於滁州從取和州渡

江拔采石取太平獲元將陳埜先從下集慶太祖身居守而命達爲大將帥諸軍攻鎭江拔之號令明肅城中宴然授統軍元帥時張士誠據常州以舟師攻鎭江達敗之於龍潭遂圍常州達以敵狡而銳未易力取乃離城設二伏以待大敗之明年克之進僉樞密院事明年從伐漢取江州進中書右丞又明年與友諒會於鄱陽湖軍甚盛達身先諸將力戰敗其先鋒友諒死太祖稱吳王以達爲左相國復引兵圍廬州克其城下江陵辰州衡州寶慶諸路湖湘悉平召還復引兵渡江克高郵破淮安進破安豐獲元將忻都又破元兵於徐州淮南

北悉平師還太祖議征吳右相李善長請緩之達曰張氏汰而苛大將李伯昇輩徒擁子女玉帛易與耳用事黃蔡葉三參軍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以大軍壓之三吳可計日定太祖大悅拜達大將軍平章以常遇春爲副帥舟師二十萬薄湖州敵三道出戰達分三軍應之別遣兵扼其歸路敵戰敗不得入城還戰大破之士誠築五寨自固達使遇春等爲十壘以困之士誠走湖州降遂進圍平江與諸將分軍各門築長圍困之城中大震達遣使請事太祖勅勞之曰將軍謀勇絕倫故能遏亂畧削羣雄今事必禀此將軍之忠吾甚嘉之

然將在外君不御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之吾不中制
旣而平江破執士誠傳送應天城之將破也達令將士
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吳人安
堵如故師還封信國公尋拜征虜大將軍北取中原師
行克沂州嶧州莒密海諸州悉平遂定山東洪武元年
以達爲右丞相與遇春引舟師泝河趨汴梁守將或走
或降遂擣潼關西至華州捷聞大祖幸汴梁召達置酒
勞之且謀北伐達曰大軍平齊魯掃河洛潼關旣克元
聲援已絕今乘勢進擣元都可不戰有也帝曰善達復
進曰元都克而其主北走將窮追之乎帝曰元運衰矣

行自淅滅不煩窮兵出塞之後固守封疆防其侵軼可也達頓首受命遂與遇春等水陸並進大敗元兵於河西務進克通州順帝帥后妃太子北去達陳兵齊化門塡濠登城監國及丞相不降者斬之其餘不戮一人封府庫籍圖書寶物令指揮張勝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者護視諸宮人妃主禁士卒毋所侵暴吏民安居市不易肆捷聞詔以元都爲北平府置六衛留兵守之而命達等進取山西時擴廓帖木兒方引兵出雁門將由居庸以攻北平達聞之與諸將謀曰擴廓遠出太原必虛北平有孫都督在足以禦之今乘敵不備直擣太原

使進不得戰退無所守所謂批亢擣虛者也彼若西還自救此成禽耳諸將皆曰善乃引兵趨太原擴廓果還救達遣精兵夜襲其營擴廓以十八騎遁去盡降其衆遂克太原乘勢收大同分兵徇未下州縣山西悉平二年引兵西渡河會諸將議所向皆曰慶陽易於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精猝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戎得之其人足備戰鬬物產足供軍儲蹙以大兵必克臨洮既克於旁郡何有遂渡隴克秦州下伏羌寧遠入鞏昌降臨洮克蘭州遂拔慶陽盡定陝西地詔班師三年復以達爲大將軍平章李文忠爲副達自潼

關出西道擣定西取擴廓文忠自居庸出東道絕大漠追元嗣主達至安定大破擴廓兵擒剡王濟王及國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屬千八百餘人將士八萬四千五百餘人馬駝雜畜以巨萬計擴廓僅挾數人奔和林達既破擴廓即帥師自徽州南一百八渡至略陽克沔州入連雲棧攻興元取之而文忠亦克應昌獲元嫡孫妃主將相露布聞詔振旅還京師進太傅中書右丞相參軍國事改封魏國公明年帥盛熙等赴北平練軍馬修城池徙山後軍民實諸衛府置二百五十四屯墾田一千三百餘頃其冬召還六年復帥諸將行邊破敵於答剌

海還軍北平留三年而歸十四年復帥湯和等討乃兒不花已復還鎮每歲春出冬暮召還以爲常還輒上將印賜休沐宴見歡飲有布衣兄弟稱而達愈恭愼帝常從容言徐兄功大未有寧居可賜以舊邸達固辭一日帝與達之邸強飲之醉而蒙之被舁臥正寢達醒驚趨下階俯伏呼死罪帝覘之大悅乃命有司卽舊邸前治甲第表其坊曰大功丞相胡惟庸欲結好於達達薄其人不答則賂達閽者福壽使圖達福壽發之達亦不問惟時時爲帝言惟庸不任相後果敗帝益重達十八年卒於北平追封中山王諡武寧配享太廟肖像功臣廟

位皆第一達言簡慮精在軍令出不二諸將奉持稟稟而帝前恭謹如不能言善拊循與下同甘苦士無不感恩效死以故所向克捷尤嚴戢部伍所平大都二省會三郡邑百數閭井晏然民不苦兵歸朝之日單車就舍延禮儒生談議終日雍雍如也帝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

常遇春字伯仁懷遠人

貌奇偉勇力絕人猿臂善射初從劉聚為盜察聚終無成歸太祖於和陽未至困臥田間夢神人被甲擁盾呼

曰起起主君來驚寤而太祖適至即迎拜時至正十五
年四月也無何自請為前鋒太祖曰汝特饑來就食耳
吾安得汝留也遇春固請太祖曰俟渡江事我未晚也
及兵薄牛渚磯元兵陳磯上舟距岸且三丈餘莫能登
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前遇春應聲奮戈直前敵接其
戈乘勢躍而上大呼跳盪元軍披靡諸將乘之遂拔采
石進取太平授先鋒進總管都督時將士妻子輜重皆
在和州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舟師襲據采石道中梗
太祖自將攻之遣遇春多張疑兵分敵勢戰既合遇春
操輕舸衝海牙舟為二左右縱擊大敗之盡得其舟江

路復通從元帥徐達取鎮江進取常州吳兵圍達於牛塘遇春往援破解之禽其將進統軍大元帥從達攻寧國中流矢裹創鬪克之遂下池州取婺州從達破漢兵於九華山下進僉樞密院事太祖追友諒於江州命遇春留守用法嚴軍民肅然無敢犯從取安慶乘勝取江州進行省參知政事先是太祖所任將帥最著者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遇春為三榮至是驕蹇有異志謀伏兵為變事覺太祖欲宥榮死遇春直前曰人臣以反名尚何可宥臣義不與共生太祖乃飲榮酒流涕而戮之以是益愛重遇春從援安豐比至呂珍已陷其城殺劉

福通聞大軍至盛兵拒守太祖左右軍皆敗遇春橫擊其陣三戰三破之會師伐漢遇於彭蠡之康郎山漢軍舟大乘上流鋒銳甚遇春偕諸將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友諒驍將張定邊直犯太祖舟舟膠於淺幾殆遇春射中定邊太祖舟得脫轉戰三日縱火焚漢舟湖水皆赤友諒窮蹙以百艘突圍諸將邀擊之漢軍遂大潰友諒死師還第功最賜賚甚厚太祖即吳王位進遇春平章政事太祖復視師武昌漢丞相張必先自岳來援遇春乘其未集急擊禽之城中氣奪陳理遂降盡取荊湖地從相國達取廬州別將兵定臨江下吉安降

贛州遂因兵威諭降南雄韶州還定安陸襄陽拜副將軍伐吳敗之於太湖搏戰奮擊屢破之遂下湖州進圍平江破閶門以入吳平進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封鄂國公與大將軍達帥兵北征從下山東諸郡取汴梁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陳洛水北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二十餘騎攢槊刺之遇春一矢殪其前鋒大呼馳入麾下壯士從之敵大潰追奔五十餘里降梁王阿魯溫河南郡邑以次下遂與大將軍下河北諸郡先驅取德州將舟師並河而進破元兵於河西務克通州遂入元都達攻太原擴廓帖木兒來援遇春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步卒

未至縣與戰必多殺傷夜刼之可得志達曰善乃選精騎夜銜枚往襲擴廓倉卒不知所出以十八騎走大同遂克太原追擴廓至忻州而還遂北取大同轉徇河東下奉元路西拔鳳翔復帥步騎九萬發北平徑會州敗敵將汪文清於錦州敗也速於全寧進攻大興州設伏禽其守將遂拔開平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獲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子女寶貨稱是師還次瀕河川暴疾卒年僅四十贈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配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第二遇春沈鷙果敢善撫士卒摧鋒陷

陣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用兵輒與古合長於大將軍達二歲數從征伐聽約束惟謹一時名將稱徐常遇春常自言能將十萬衆橫行天下軍中又稱常十萬云

贊曰明太祖奮自滁陽戡定四方雖曰天授葢二王之力多焉中山持重有謀功高不伐自古名世之佐無以過之開平摧鋒陷陣所向必克智勇不在中山下而忠謙謹善持其功名允爲元勳之冠身依日月剖符錫土若二王者可謂極盛矣顧中山賞延後裔世叨榮寵而開平天不假年子孫亦復衰替貴匹勛齊而食報或異故何也太祖嘗語諸將曰爲將不妄殺人豈惟國

家之利爾子孫實受其禍信哉可爲爲將帥者鑑矣

宋濂字景濂金華浦江人

㓜英敏強記就學於聞人夢吉通五經復往從吳萊學已遊柳貫黃溍之門兩人皆亟遜濂自謂弗如元至正中薦授翰林編修以親老辭不行入龍門山著書踰十餘年太祖取婺州召見以爲郡學五經師明年徵至應天除江南儒學提舉命授皇太子經尋改起居注濂首以文學受知恆侍左右備顧問嘗召講春秋左氏傳進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又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畢具

顧留意講明之已論賞賚復白得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不固雖金帛充牣將焉用之太祖悉稱善告歸省太祖與太子並加勞賜濂上箋謝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進德修業太祖大悅丁父憂服除遷翰林院學士時帝留意文治徵召四方儒士張唯等數十人擇其年少俊異者皆擢編脩令入禁中文華堂肄業命濂爲之師傅太子十餘年凡一言動皆以禮法諷勸使歸於道至有關政教及前代興亡事必拱手曰當如是不當如彼太子每斂容嘉納甘露屢降帝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春秋書異不書

祈為是故也車駕祀方丘患心不寧濂從容言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則心清而身泰矣帝稱善良久嘗問以帝王之學何書為要濂舉大學衍義乃命大書揭之殿兩廡壁頃之御西廡帝指司馬遷論黃老事命濂講析講畢因曰漢武溺方技謬悠之學改文景恭儉之風民力既敝然後嚴刑督之人主誠以禮義治心則邪說不入以學校治民則禍亂不興刑罰非所先也問三代歷數及封疆廣狹既備陳之復曰三代治天下以仁義故多歷年所又問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人不專講誦君人者專治教之責率以躬行

則衆自化嘗奉制詠鷹有自古戒禽荒之言其隨事納忠皆此類也帝欲任以政事辭曰臣無他長待罪禁近足矣帝益重之性誠謹官內廷久未嘗訐人過所居室署曰溫樹客問禁中語即指示之間召問羣臣臧否濂惟舉其善者曰善者與臣友臣知之其不善者不能知也主事茹太素上書萬餘言帝怒問廷臣或曰此不敬此誹謗非法問濂對曰此盡忠於陛下耳陛下方開言路惡可深罪既而帝覽其書有足采者悉召廷臣詰責因呼濂字曰微景濂幾誤罪言者於是廷譽之曰朕聞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

未嘗有一言之傷詐一人之短始終無二非止君子抑可謂賢矣進學士承旨知制誥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爲文醇深演迤與古作者並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歷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巨卿碑記刻石之辭咸以委濂屢推爲開國文臣之首雖勳業爵位不逮劉基而一代禮樂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正德中追謚文憲

錢唐字惟明浙江象山人

博學敦行洪武元年舉明經對策稱旨特授刑部尚書二年詔孔廟釋奠止行於曲阜天下不必通祀唐疏言

孔子垂教萬世天下共尊其教故天下得通祀孔子報
本之禮不可廢不聽久之乃用其言帝嘗覽孟子至草
芥寇讐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詔有諫者以
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爲孟軻死死有餘榮時廷
臣莫不爲唐危帝鑒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
唐爲人彊直嘗詔講虞書唐陛立而講或糾唐不知君
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帝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倨
又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竟日帝
意解賜之食卽命撤圖未幾謫壽州卒

高巍字不危山西遼州人

尚氣節能文章母蕭氏有痼疾巍左右侍奉至老無少懈母死疏食廬墓三年洪武中旌孝行由太學生試都督府斷事疏墾河南山東北平荒田又條上抑末技愼選舉惜名器數事太祖嘉納之尋以決事不稱旨戍貴州特許弟姪代役曰旌孝子也惠帝即位乞歸田里遼州知州應計辟巍巍因赴吏部上書論時政用事者方議削諸王獨巍與御史韓郁先後請加恩畧曰高皇帝分封諸王比之古制既皆過當諸王又率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朝廷綱紀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今盡師其

意勿行晁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諸王子弟分封於南在南子弟分封於北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削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問賢者下詔褒賞之驕逸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改則告太廟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書奏帝領之已而燕兵起命從李景隆參贊軍務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膽陳義禮曉以禍福感以親親之誼令休兵歸藩帝壯其言許之至燕自稱國朝處士高巍再拜上書燕王殿下太祖上賓天子嗣位布維新之政天下愛戴皆曰內有聖明外有藩翰成康之治再見於

今矣不謂大王顯與朝廷絕張三軍抗六師臣不知大王何意也今在朝諸臣文者智䕫武者勇奮孰言仗義以順討逆勝敗之機明於指掌皆云大王藉口誅左班文臣實則吳王濞故智其心路人所共知巍竊恐姦雄無賴乘隙竊擊萬一有失大王得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雖易若建瓴然自兵興以來業經數月尚不能出蕞爾一隅地且大王所統將士計不過三十萬以一國有限之衆應天下之師亦易罷矣大王與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況三十萬異姓之士能保其同心協力效死於殿下乎

巍每念至此未始不爲大王洒泣流涕也願大王信巍言上表謝罪再修親好朝廷鑒大王無他必蒙寛宥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倘執迷不悟舍千乘之尊捐一國之富恃少勝忘大義以寡抗衆爲僥倖不可成之悖事巍不知大王所稅駕也况大喪未終毒興師旅其與泰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逕庭乎雖大王有肅清朝庭之心天下不無簒奪嫡統之議即幸而不敗謂大王何如人巍白髮書生蜉蝣微命性不畏死蒙太祖高皇帝旌臣孝行自貧既爲孝子當爲忠臣如蒙賜死獲見太祖在天之靈亦可以無愧矣書數上不報已而景隆

兵敗自拔南歸至濟南與鐵鉉誓死拒守屢敗燕兵及京城破自經驛舍

王艮字敬止江西吉水人

建文二年艮對策第一貌寢易以胡靖即胡廣也艮次之又次李貫三人皆同里並授脩撰設文史館居之一時大著作皆綜理之數上書言時務燕兵薄京城艮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胡靖解縉吳溥與艮比舍居城陷前一日皆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奮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與弼尚幼嘆曰胡叔能死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

語未畢隔墻聞溥呼外喧甚謹視豚溥顧與弼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須臾艮舍哭飲鴆死矣縉馳謁成祖甚喜明日薦溥召至叩頭謝貫亦迎附後坐累死獄中臨卒嘆曰吾愧王敬止矣

周是脩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

洪武末舉明經爲霍邱訓導太祖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太祖喜擢周府紀善建文元年有告王不法者官屬皆下吏是脩以常諫王得免改衡府紀善留京師預翰林纂脩好薦士陳說國家大計燕兵渡淮上書指斥用事者用事者怒共抶折之是脩屹不爲

勁京城失守留書別友人付以後事具衣冠爲贊繫衣帶間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經於尊經閣燕王即位陳瑛言是脩不順天命請追戮帝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脩外和內剛志操卓犖非其義一介不苟得嘗曰忠臣不計得失故言無不直烈女不慮死生故行無不果嘗輯古今忠節事爲觀感錄其學自經史百家陰陽醫卜靡不通究爲文援筆立就而雅贍條達初與楊士奇胡靖解縉金幼孜黃淮胡儼約同死臨難惟是脩竟行其志云

王叔英　字元采黃巖人

洪武二十年以薦爲德安教授遷漢陽知縣多惠政建文時召爲翰林脩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謹好惡辨邪正納諫諍審才否愼刑罰明利害定法制皆援證古今可見之行事又曰太祖除姦剔穢抑强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去草嚴或傷禾稼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帝嘉納之燕兵至沐浴更衣冠書絕命詞藏衣裾間自經死其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下咽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

不佞所見直獨偏高蹤渺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愼勿稱希賢又書其案曰生既已矣未有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燕王稱帝陳瑛簿錄其家妻金氏自經死二女下錦衣獄赴井死叔英與方孝孺友善以道義相切劘孝孺欲行井田叔英貽書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尤難子房於漢高能用其才者也賈誼於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子房察高帝可行而言故高帝用之一時受其利雖親如樊酈信如平勃任如蕭曹莫得間焉賈生不察而易言且言之太過故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方今明良相値千載一時但事有行於古

亦可行於今者夏時周冕之類是也有行於古不可行於今者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而民樂其利不可行而行則人之從之也難而民受其患時井田雖不行然孝孺卒用周官更易制度無濟實事爲燕王藉口論者服叔英之識而惜孝孺不能用其言也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江西泰和人

早孤隨母適羅氏已而復宗家貧力學授徒自給建文初以薦授教授王叔英以史才薦遂召入翰林永樂二年選宮僚屢官論德奉職甚謹私居不言公事雖至親

厚不得聞在帝前舉止恭愼語應對言事輒中人有小過常爲掩覆之廣東布政使徐奇載嶺南土物饋廷臣或得其目籍以進帝閱無士奇名召問對曰奇赴廣時羣臣作詩文贈行臣適病弗預以故獨不及今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當無他意帝遽命燬籍帝北巡命留輔太子太子喜文詞或以詩法進士奇曰殿下當留意六經暇則觀兩漢詔令詩小技不足爲也漢王趙王合而間太子帝頗心動召問士奇士奇以孝敬對且曰殿下天資高邁有過必知知必改存心愛人決不負陛下託帝悅十一年正旦日食引宋仁宗事罷朝帝問漢王奪嫡

謀及諸不軌狀以問蹇義義不對乃問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侍東宮外人無敢為臣言漢王事者然漢王兩遣就藩皆不肯行今知陛下將徙都輒請留守南京惟陛下熟察其意帝默然起還宮居數日盡得漢王事乃處之樂安仁宗即位擢禮部侍郎華蓋殿大學士服制二十七日期滿呂震請即吉士奇不可蹇義兼取二說進明日帝素冠麻衣絰而視朝廷臣惟士奇及張輔服如之帝謂左右曰梓宮在殯易服豈臣子所忍言士奇執是也時藩司守令來朝尚書李慶議發軍伍餘馬給有司歲課其駒士奇曰朝廷選賢授官乃使牧馬是貴畜

而賤士也何以示天下後世帝罷之羣臣習朝正旦儀呂震請用樂士奇與黃淮疏上未報士奇復奏待庭中至夜漏十刻報可帝監國時憾御史舒仲成至是欲罪之士奇曰陛下即位詔向忤旨者皆得宥若治仲成則詔書不信懼者衆矣如漢景帝之待衞綰不亦可乎帝即罷弗治大理少卿弋謙以言事得罪士奇曰謙應詔陳言若加之罪則羣臣自此結舌矣帝立進謙副都御史而下敕引過時有上書頌太平者帝以示諸大臣皆以爲然士奇曰陛下雖澤被天下然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民尚艱食更休息數年庶幾太平可期帝曰然

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反帝親征討平之侍郎陳山言漢趙二王實同心請乘勢襲執趙王士奇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可欺乎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入諫事得寢時交阯數叛屢發兵征討皆敗沒交阯黎利遣人僞請立陳氏後帝厭兵欲許之朝臣皆言與之無名徒示弱天下士奇力言陛下恤民命以綏荒服不爲無名漢棄珠厓前史以爲美談不爲示弱許之便於是棄交阯罷兵歲省軍興鉅萬帝嘗微行夜幸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首曰陛下

奈何以社稷宗廟之身自輕帝曰朕欲與卿一言耳後數日獲二盜有異謀帝召士奇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帝以四方水旱召士奇議下詔寬恤免災傷租稅及官馬虧額著士奇請並蠲逋賦薪芻錢減官田額理寃滯汰工役以廣德意復請撫逃民察墨吏舉文學武勇之士令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又請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皆報可是時帝勵精圖治士奇等同心輔佐海內號為治平英宗即位首請練士卒嚴邊防設南京參贊機務大臣分遣文武鎮撫江西湖廣河南山東罷偵事校尉又請以次蠲租稅慎

刑獄嚴覈百司皆允行之正統初朝政清明士奇等之力也正統九年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初士奇嘗言兀剌漸強將爲邊患而邊軍缺馬恐不能禦請於附近太僕寺關領西番貢馬亦悉給之士奇歿未幾也先果入寇有土木之難識者思其言又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所薦達有初未識面者而于謙周忱況鍾之屬皆用士奇薦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爲世名臣云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

登進士授編修成祖初入京迎謁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成祖遽趣駕謁陵自是遂受知既即位簡

人交與圍同備七人榮最少警敏一日晚寧夏報被圍
者七人皆已出獨榮在帝示以奏榮曰寧夏城堅人皆
習戰奏上已十餘日圍解矣夜半果奏圍解帝謂榮曰
何料之審也江西盜起遣使撫諭而令都督韓觀將兵
繼其後賊就撫奏至帝欲賜勅勞觀榮曰討發奏時觀
尚未至不得論功帝益重之遷侍講太子立進諭德帝
威嚴與諸大臣議事未決或至發怒榮至輒爲霽顏事
亦遂決五年命往甘肅經畫軍務所過覽山川形勢察
軍民閱城堡還奏帝大悅進右庶子十年甘肅守臣言
叛寇爲邊患遣榮至陝西議進兵方畧還奏言隆冬非

用兵時且有罪不過數人兵未可出帝從其言叛者亦降明年從北巡帝嘗坐行幄召榮計兵食對曰擇將屯田訓練有方耕耨有時即兵食足矣十八年進文淵閣大學士明年定都北京或請調建文時江西所集民兵帝問榮對曰陛下許民復業且二十年一旦復徵之非示天下信從之是時帝凡五出塞死亾十二三大軍抵答蘭納木兒河不見敵帝問當復進否羣臣唯唯榮從容言宜班師帝許之還次榆木川而崩榮與金幼孜入御幄議六師在外去京師尚遠祕不發喪以禮歛鎔錫為椑載輿中所至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令人莫測

乃具大行月日及遺命傳位意致太子即位是爲仁宗
宣德元年燕王高煦反榮首請親征曰彼謂陛下新立
必不自行今出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帝從其計
至樂安高煦出降五年卒贈太師謚文敏榮歷事四朝
謀而能斷永樂末浙閩山賊起議發兵帝時在塞外以
奏示榮榮曰愚民苦有司不得已相聚自保兵出將益
聚不可解遣使招撫當不煩兵從之盜果息安南之棄
諸大臣多謂不可獨榮與士奇力言不宜以荒服疲中
國其老成持重類如此論事激發不能容人過然遇人
觸帝怒致不測往往以微言導帝意輒得解夏原吉李

時勉之不死都御史劉觀之免戍皆賴其力嘗語人曰事君有禮進諫有方以悻直取禍吾不爲也故其恩遇亦始終無間性喜賓客雖貴盛無稍崖岸士多歸心焉或謂榮處國家大事不愧唐姚崇而不拘小節亦頗類之

楊溥字宏濟湖廣石首人

舉進士授編脩永樂初爲太子洗馬太子嘗讀漢書稱張釋之賢溥曰釋之誠賢非文帝寬仁未得行其志也采文帝事編類以進太子大悅久之漢王謀奪嫡離間宮臣溥下錦衣衞獄家人供食數絕而帝意不可測且

夕且列溥讀書不輟歷數十年讀經史諸子數周仁宗卽
位程出獄擢翰林學士宣宗卽位召入內閣與楊士奇
共典機務英宗初立與士奇榮請開經筵豫擇講官必
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達大體者數人供職且請
愼選宮中朝夕侍從內臣是時王振尚未橫天下清平
朝無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稱三楊以居第目士奇曰西
楊榮曰東楊而溥嘗自署郡望曰南郡因號爲南楊溥
質直廉靜無城府性恭謹每入朝循墻而走諸大臣論
事爭可否或至違言溥平心處之諸大臣皆歎服時謂
士奇有學行榮有才識溥有雅操皆人所不及云正統

十一年卒贈太師謚文定後三年王振導英宗北征陷土木迯至大亂時人追思此三人者在當不至此而後起者爭暴其短以爲依違中旨釀成賊奄之禍亦過刻之論也贊曰二人逮事四朝爲時耆碩溥入閣雖後德望相亞是以明稱賢相必首三楊均能原本儒術通達事幾協力相資靖共匪懈史稱房杜持衆美效之君輔贊彌縫而藏諸用又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三楊其庶幾乎

蹇義字宜之巴人

洪武十八年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初名瑢奏事稱旨帝

問汝蹇叔後乎義頓首不敢對帝嘉其誠篤更名義手書賜之朝夕侍左右小心敬慎未嘗忤色永樂初進吏部尚書時方務反建文之政所更易者悉罷之義從容言曰損益貴適時宜前改者固不當今必欲盡復者亦未悉當也因舉數事陳說本末帝稱善從其言七年輔太子監國熟典故達治體軍國事皆倚辦時舊臣見親用者夏原吉中外稱曰蹇夏數命兼理他部事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九年三殿災勅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義分巡應天諸府問軍民疾苦黜文武長吏擾民者數人條興革數十事奏行之仁宗即位賜璽書曰曩朕

監國卿以先朝舊臣日侍左右兩京肇建政務方殷卿勞心焦思不恤身家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朕承大統贊襄治理不懈益恭朕篤念不忘茲以己意創製蹇忠貞印賜卿俾藏於家傳之後世知朕君臣共濟艱難相與有成也義視原吉尤厚重然過於周慎士奇嘗於帝前謂曰何過慮義曰恐鹵莽爲後憂耳帝兩是之宣宗立委寄益重英宗即位得疾問所欲言對曰陛下初嗣大寶望敬守祖宗成憲始終不渝耳遂卒贈太師謚忠定義爲人質直孝友善處僚友間未嘗一語傷物士奇嘗言張詠之不飾玩好傅堯俞之遇人以誠范景仁之不

設城府義兼有之

夏原吉字維喆湘陰人

原吉早孤力學養母以鄉薦入太學選入禁中書制誥諸生或喧笑元吉危坐嚴然太祖詗而異之擢戶部主事曹務叢脞處之悉有條理建文初擢戶部侍郎充採訪使巡福建所過郡邑核吏治咨民隱人皆悅服成祖即位同蹇義進尚書詳定賦役諸制建白三十餘事皆簡便易遵守曰行之而難繼者且重困民吾不忍也浙西大水命治之原吉請循禹三江入海故蹟濬吳淞下流上接太湖而相地為閘以時蓄洩從之役十餘萬人

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不張蓋曰民勞吾何忍獨適事竣還京言水雖出故道入海而支流未盡疏洩非經久計明年復行浚白茆塘劉家河大黃浦九月工畢水洩蘇松農田大利浙西大饑命往振發粟三十萬石給牛種有請召民佃水退淤田益賦者馳疏止之姚廣孝還自浙西稱曰古之遺愛也還理部事首請裁冗食平賦役嚴鹽法錢鈔之禁清倉塲廣屯種以給邊蘇民且使商賈凡中外戶口府庫田賦贏縮之數各以小簡書置懷中時檢閱之一日帝問天下錢穀幾何對甚悉以是益重之當是時兵革初定論靖難功臣封賞分

封諸藩增設五衛百司又發卒八十萬問罪安南中官
造巨艦通海外諸國大起北都宮闕供億轉輸以鉅萬
萬計皆取給戶曹原吉悉心計應之國用不絀六年命
督軍民輸材北都詔以錦衣官校從治急事者原吉慮
犯者衆告戒而後行人皆感悅八年帝北征輔太孫留
守北京總行在九卿事時諸司草創每旦入佐太孫參
決庶務朝退諸曹郎御史環請事原吉口答手書不動
聲色北達行在南啓監國京師肅然尋從還南京命侍
太孫周行鄉落觀民間疾苦原吉取虀黍以進曰願殿
下食此知民艱三殿災詔求直言羣臣多言都北京非

便帝怒曰方遷都時與大臣密議而後定非輕舉也言
者因劾大臣帝命跪午門外質辨大臣爭詈言者原吉
獨奏曰彼應詔無罪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計罪
在臣等帝意解兩宥之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吾輩
歷事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細矣衆
始嘆服原吉雖居戸部國家大事輒令詳議帝每御便
殿召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預者交阯平
帝問遷官與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遷官爲後
日費無窮也從之西域法王來朝帝欲郊勞原吉不可
法王入不拜帝曰卿欲效韓愈耶山東唐賽兒反事平

俘脅從者三千餘人至原吉請於帝悉原之谷王叛帝疑長沙有通謀者原吉以百口保之事得寢帝將大舉征沙漠召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帝怒繫之獄籍其家惟布衣瓦器明年扎征以糧盡引還已復連歲出塞皆不見敵帝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我仁宗立復其官問赦詔所宜對以振饑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阯採辦諸道金銀課悉從之宣宗即位以舊輔益親重明年漢王高煦反楊榮勸帝親征帝難之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

已事耶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卽色變臨事可知矣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帝意遂決從北征帝取原吉橐糗嘗之笑曰何惡也對曰軍中猶有餒者帝命賜以大官之饌且犒將士從閱武兎兒山帝怒諸將慢褫其衣原吉曰將帥國爪牙奈何凍而斃之反覆力諫帝曰爲卿釋之宣德五年卒贈太師諡忠靖勅戸部復其家世世無所與原吉有雅量人莫能測其際同列有善卽採納之或有小過必爲之掩覆吏汚所服金織賜衣原吉曰勿怖汚可浣也又有汚精微文書者吏叩頭請死原吉不問自入朝引咎帝命易之呂

震嘗傾原吉震爲子乞官原吉以震在靖難時有守城功爲之請平江伯陳瑄初亦惡原吉原吉顧時時稱瑄才或問原吉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無所忍矣嘗夜閱爰書撫案而歎筆欲下輒止妻問之曰此歲終大辟奏也與同列飲他所夜歸値雪過禁門有欲不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愼如此原吉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支皆二十七年名位先於三楊仁宣之世外兼臺省内參館閣與三楊同心輔政義善謀榮善斷而原吉與士奇尤持大體有古大臣風烈贊曰書曰敷

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蹇義原吉自筮仕之初即以誠篤幹濟受知太祖至成祖益任以煩劇而二人實能通達政體諳練章程稱股肱之任仁宗繼體委寄優隆同德協心匡翼令主用使吏治脩明民風和樂成績懋著蔚爲宗臣樹人之效遠矣哉

魏驥字仲房蕭山人

永樂中以進士副榜授松江訓導常夜分携茗粥勞諸生諸生感奮多成就者召脩永樂大典書成還任累官南京太常寺少卿正統三年遷吏部侍郎屢命巡視畿甸遺蝗問民疾苦以老請致仕改南京十四年進尚書

英宗北狩率諸司條上時務多施行景泰元年年七十七致仕驥居官務大體在太常山川壇獲雙白兔圻內生瑞麥皆却不進在吏部有進士未經制求考功同官將許之驥持不可法司因旱卹刑有慝道當辟者或欲緩之驥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此故也獄決而雨正統中王振怙寵凌公卿獨嚴重驥呼先生景泰初以請老至京師大學士陳循驥門生也請問曰公雖位家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循輩驥正色曰君爲輔臣當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語人曰渠以朝廷事爲一已事安得善終竟致仕去驥端厚祇愼顧勁直

好別白君子小人恒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家居憂國憂民老而彌篤蕭山故多水患有宋時縣令楊時湖堤遺跡驥倡脩螺山石巖畢公諸塘堰捍江潮與湖利鄉人賴之居恒布衣糲食不殖生產事兄教諭騏雖耄益恭時戴笠行田間嘗遊錢塘主簿隸訶之答曰蕭山魏驥也主簿倉皇謝慰而去成化七年御史葉功言臣先任蕭山見致仕尚書臣魏驥里居與鄉人楊虎教子孫孝弟力田增堤濬湖捍禦災患所行動應理法倡理學勖後進雖在林野有補治化平生學行醇篤心術正大諳世事曉用體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八歲四方仰德

有如卿雲百年化育滋此人瑞之下所司酌前代故事施行帝覽奏嘉歎遣行人存問命有司月給米三石使未至而驥卒賜祭葬如禮謚文靖其子完以驥遺言詣闕辭葬乞以其金振饑民帝憮然曰驥臨終遺命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許之蕭山民詣闕請祀於德惠祠以配楊時制曰可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江西安福人

成童時冬寒以衾裹足納桶中誦讀不已永樂二年第進士累官翰林侍讀性剛鯁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上時務十五事成祖決計都北京

時方招徠遠人時勉言營建之非及遠國入貢人不宜使羣居輦下忤帝意已覽其他說多中時病擿之地復取視者再卒多施行再被讒下獄歲餘得釋楊榮薦復職洪熙元年復上疏言事仁宗怒甚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脅折者三下錦衣衛獄尋謫宣宗即位踰年或言時勉得罪先帝狀帝震怒命使者縛以來朕親鞫必殺之已又令王指揮即縛斬西市毋入見王指揮出端西旁門而前使者已縛時勉從東端旁門入不相值帝遙見罵曰爾小臣敢觸先帝疏何語趣言之時勉叩頭曰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

左右帝聞言色稍霽徐數至六事止帝命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乃太息稱時勉忠立赦之復其官比王指揮還時勉已襲冠帶立階前矣宣德五年遷侍讀學士帝幸史館撒金錢賜諸學士皆俛取時勉獨正立帝乃出餘錢賜之正統六年官祭酒八年乞致仕不允初時勉請改建國學帝命王振往視時勉待振無加禮振怒廉其短無所得時勉嘗芟彝倫堂樹旁枝振遂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取中旨枷國子監前官校至時勉方坐東堂閱課士卷徐呼諸生品第高下顧僚屬定甲乙揭

榜乃行方盛暑枷三日不解監生李貴等千餘人詣闕乞貸有石大用者上章願以身代諸生圜集朝門呼聲徹殿廷帝初不知也立釋之九年帝視學時勉進講尚書辭旨清朗帝悅賜予有加連疏乞致仕不允十三年乃得請朝臣及國子生餞都門外幾三千人或遠送至登舟候舟發乃去英宗北狩時勉日夜悲慟遣其孫驥詣闕上書請選將練兵親君子遠小人褒表忠節迎還車駕復讐恤恥景泰元年得旨褒答而時勉卒安諡文毅成化五年改諡忠文贈禮部侍郎時勉為祭酒六年列格致誠正四號訓勵甚切崇廉恥抑奔競別賢不肖示

勸懲諸生貧不能婚葬者節省餐錢爲贈給督令讀書燈火達旦吟誦聲不絕人材盛於昔時英國公張輔暨諸侯伯奏願偕詣國子監聽講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升師席諸生以次立講五經各一章畢事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當就諸生列坐惟輔與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去人稱爲太平盛事

陳敬宗字光世慈谿人

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進學文淵閣與脩永樂大典書成授刑部主事又與脩五經四書大全再脩太祖實錄授翰林侍講宣德二年轉南京國子監司業帝論之

曰侍講清華之選司業師儒之席位雖不崇任則重矣秩滿遷祭酒正統三年上書言舊制諸生以在監久近送諸司歷事比來有因事予告者遷延累歲至撥送之期始赴資長姦惰請以肄業多寡爲次第又近有願就雜職之例士風卑陋誠非細故請加禁止從之敬宗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力以師道自任立教條革陋習七館士千餘人每升堂聽講設饌會食整肅如朝廷稍失容卽令待罪堂下僚屬憚其嚴誣以他事訟之法司周忱與敬宗善曰盍具疏自理爲屬草辭稍還就敬宗驚曰得無誣君耶不果上事亦竟白滿考入京王振欲見

之敬宗曰吾為諸生師表而私謁中貴何以對諸生振
知不可屈乃貽之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冀其來謝
敬宗書訖署名而已返其幣終不往見王直為吏部尚
書從容謂曰先生官司成久將薦公為司寇敬宗曰公
知我者今與天下英才終日論議顧不樂耶性善飲酒
至數斗不亂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每留飲聲伎滿左
右竟日舉杯未嘗一盼其嚴重如此景泰元年引年致
仕家居不輕出有被其容接者莫不興起天順三年卒
年八十三後贈禮部侍郎謚文定敬宗與李時勉同時
為兩京祭酒時勉平恕得士敬宗方嚴終明世稱賢祭

酒者曰南陳北李

周新　字志新南海人

洪武中以諸生貢入太學授大理寺評事以善決獄稱成祖卽位改監察御史敢言多所彈劾貴戚震懼目爲冷面寒鐵京師中至以其名怖小兒輒皆奔匿巡按福建奏請都司衛所不得凌府州縣府衛官相見均禮武人爲之戢改按北京令吏民罪徒流者耕北京閒田還朝擢浙江按察初入境羣蚋迎馬頭跡得死人榛中身繫小木印新驗印知死者故布商密令廣市布視印文合者捕鞫之盡獲諸盜一日視事旋風吹葉墜案前葉

異他樹詢左右獨一僧寺有之寺去城遠新意僧殺人發樹果得婦人屍鞫實磔僧一商暮歸恐遇刧藏金叢寺石下歸以語其妻旦往求金不得訴於新新召商妻訊之果商妻有所私商驟歸所私尚匿妻所聞商語夜取之妻與所私皆論死其他發姦摘伏皆此類也嘗微服行部忤縣令令欲考治之聞廉使且至繫之獄新從獄中詢諸囚得令貪汚狀告獄吏曰吾按察使也令驚謝罪劾罷之永樂十年浙西大水匿不以聞新奏之得蠲振嘉興賊倪宏三刼旁郡黨數千人累敗官軍新督兵捕之列木柵諸港汊賊陸走追躡之縶以獻當是時

周廉使名聞天下錦衣衛指揮紀綱使千戶緝事浙江攫賄作威福新欲按治之遁去頃之新齎文冊入京遇千戶涿州捕繫州獄脫走訴於綱綱誣奏新罪帝怒命逮新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榜掠無完膚既至伏殿前抗聲曰陛下詔按察司行事與都察院同臣奉詔禽姦惡奈何罪臣帝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他日帝悔之後若見人緋衣立日中曰臣周新已爲神爲陛下治姦貪吏云後紀綱以罪誅事益白妻有節操新未遇時縫紉自給及貴偶赴同官妻內讌荊布如田家婦諸婦慚盡易其衣飾新死無子妻歸貧

甚廣東巡撫楊信民曰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可使其夫
人終日餒耶時時賙給之妻死浙人仕廣東者皆會葬

DS
734
.C8
v.25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一下

明卷二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

生七歲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時宰相也永樂十九年登進士宣德初授御史顧佐爲都御史待僚屬甚嚴獨下謙以爲才勝已也出按江西雪冤囚數百疏奏陝西諸處官校爲民害詔遣御史捕之帝知謙可大任超遷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至官輕騎遍歷所部延訪父老察時事所宜興革即具疏言之一歲凡數上小有水旱即上聞正統六年疏言今河南山西積穀各數百萬請

[library seal]

以每歲三月令府州縣報缺食下戶隨分支給俟秋成償官而免其老疾及貧不能償者州縣吏秩滿當遷須備儲有未足不聽離任河南近河處時有衝決令厚築隄障計里置亭亭有長責以督率修繕并令種樹鑿井榆柳夾路道無渴者大同孤懸塞外按山西者不及至奏別設御史治之盡奪鎮將私墾田爲官屯以資邊用威惠流行太行伏盜皆避匿在官九年初三楊在政府雅重謙謙所奏朝上夕報可而謙每議事京師空橐以入諸權貴不能無望及是三楊已卒太監王振方用事適有御史姓名類謙者忤振謙入朝薦參政王來孫自

代通政使李錫阿振旨劾謙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
代下法司論死繫獄三月振知其誤得釋山西河南吏
民伏闕上書請留謙者以千數乃復命謙巡撫時山東
陝西流民就食河南者二十餘萬謙請發河南懷慶二
府積粟以振令布政使安集其衆授田給牛種使里老
司察之前後在任十九年丁內外艱皆令歸旋起復十
三年以兵部左侍郎召明年駕陷土木京師大震郕王
監國命羣臣議戰守侍講徐珵言星象有變當南遷謙
厲聲曰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
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議乃定時京師

精騎勁甲皆陷沒所餘疲卒不及十萬謙請檄取兩京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江北及北京諸府運糧軍亟赴京師以次經畫部署人心稍安遷兵部尚書當是時上下皆倚重謙謙亦毅然以社稷安危爲已任初大臣憂國無主太子方幼寇且至請太后立郕王王驚謝至再謙颺言曰臣等誠憂國家非爲私計王乃受命九月景帝立謙入對慷慨泣奏曰寇得志要留大駕勢必輕中國長驅而南請飭諸邊守臣協力防遏京營兵械且盡而亟分道募民兵令兵部繕器甲遣將分守九門要地例營郭外徙附郭居民入城通州積糧

令官軍自詣關支以贏米爲之直毋棄以資敵至軍旅之事臣身當之不效則治臣罪帝深納之勅謙提督各營軍馬也先挾上皇破紫荆關直窺京師石亨議堅壁老之謙不可曰奈何示弱使敵益輕我亟分遣諸將率師二十二萬列陣九門外身自督戰下令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於是將士知必死皆用命初也先深入視京城可旦夕下及見官軍嚴陣待意稍沮叛閹喜寧族使邀大臣迎駕索金帛以萬萬計帝不許也先氣益沮相持五日遂擁上皇西去謙調諸將追擊至關而還論功加少保謙曰四

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敢邀功賞哉固辭不允大同參將許貴欲朝廷遣使講和謙曰前遣使而也先隨入寇繼遣使不見上皇而還和不足恃明矣況彼與我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敝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得和貴爲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敵愾法當誅移檄切責自是邊將人人主戰守無敢言講和者初也先多所要挾皆以喜寧爲謀主謙密令大同鎮將擒寧斬之又授計誘誅間者小田兒也先始有歸上皇意使者頻至帝不悅謙從容以請帝從之卒奉上皇以歸謙之力也初永樂中降人安置近畿者

甚衆也先入寇多爲內應謙謀散遣之因西南用兵每有征行輒選其精騎厚資以往已更遣其妻子內患以息謙之爲兵部也也先勢方張而福建鄧茂七浙江葉宗留廣東黃蕭養各擁衆僭號湖廣貴州廣西猺獞苗獠所在蜂起軍馬倥傯變在俄頃謙目視指屈口具章奏悉合機宜僚吏受成相顧駭服號令明審雖功臣宿將小不中律即請旨切責片紙行萬里外靡不惕息其才畧開敏精神周至一時無與比至性過人憂國忘身上皇雖歸口不言功自奉儉約所居僅蔽風雨帝賜第西華門辭曰國家多難臣子何敢自安固辭不允乃斂

前後所賜璽書袍錠之屬悉加封識歲時一省視而已帝知謙深所論奏無不從者用人必密訪謙謙具實對無所隱不避嫌怨由是諸不任職者皆怨而用弗如謙者亦往往嫉之言者捃摭不已諸御史以深文彈劾者屢矣帝破衆議用之得以用所設施性故剛遇事不如意輒搤膺歎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視諸選耎大臣勛舊貴戚意頗輕之憤者益衆又始終不主和議雖上皇實以是得還不快徐珵嘗切齒謙至是改名有貞稍進用石亨本以失律削職謙請宥而用之總兵十營畏謙不得逞亦不樂謙德勝門之捷亨功不如謙而得世

侯內愧乃疏薦謙子冕謙言國家多事臣子義不得顧
私恩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
軍國而獨薦臣子於公議得乎臣於軍功力杜僥倖決
不敢以子濫功亨復大恚內侍曹吉祥等皆素憾謙景
泰八年正月亨與吉祥有貞等迎上皇復位遂誣謙及
王文議更立東宮又謀迎立襄王子遂棄謙市籍其家
家戍邊謙自值也先之變言不與賊俱生嘗留宿直廬
不還私第及籍沒家無餘貲獨正室鐍鎖甚固啟視則
上賜蟒衣劍器也死之日陰霾四合天下寃之指揮朶
兒者本出曹吉祥部下以酒酹謙死所慟哭吉祥怒抶

之明日復酹奠如故都督陳逵感謙忠義收遺骸葬之踰年歸葬杭州皇太后聞之嗟悼屢日英宗亦悔之會有邊警帝憂形於色恭順侯吳瑾進曰使于謙在當不令寇至此帝默然迨有貞亨吉祥相繼敗謙事白成化初謙子冕赦歸上書訟冤復官賜祭誥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為權姦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誦焉宏治二年贈柱國太傅謚肅愍萬歷中改謚忠肅杭州河南山西皆世奉祀不絕　贊曰于謙為巡撫時聲績表著卓然負經世之才及時遘艱虞繕兵固圉景帝既推心置腹

謙亦憂國忘家身繫安危志存宗社厥功偉矣變起奪門禍機猝發徐石之徒出力而擠之死當時莫不稱冤然有貞與亨吉祥相繼得禍皆不旋踵而謙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卒得復官賜卹公論久而後定信夫

宋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

洪武中以國子生擢山西按察司僉事左遷戸部主事建文初以薦授陝西僉事復坐事左遷刑部員外郎成祖即位命署禮部事以敏練擢禮部侍郎永樂二年拜工部尚書嘗請給山東屯田牛種又請犯罪無力准工者徙北京爲民並報可九年命開會通河會通河者元

至元中以壽張尹韓仲暉言自東平安民山鑿河至臨清引汶絕濟屬之衛河為轉漕道名曰會通然岸狹水淺不任重載故終元世海運為多明初輸餉遼東北平亦專用海運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絕安山湖會通遂淤永樂初建北京河海兼運海運險遠多失亡而河運則由江淮達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輓百七十里入衛河歷八遞運所民苦其勞至是濟寧州同知潘叔正上言舊會通河四百五十餘里淤者乃三之一濬之便於是命禮及侍郎金純都督周長往治之禮以會通之源必資汶水乃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堽城及戴村

壩橫亙五里遏汶流使無南入洸而北歸海匯諸泉之
水盡出汶上至南旺中分之爲二道南流接徐沛者十
之四北流達臨清者十之六南旺地勢高決其水南北
皆注所謂水脊也因相地置閘以時蓄洩自分水北至
臨清地降九十尺置閘十有七而達於衛南至沽頭地
降百十有六尺置閘二十有一而達於淮凡發山東及
徐州應天鎭江民三十萬蠲租一百一十萬石有奇二
十旬而功成又奏濬沙河入馬常泊以益汶又詔濬祥
符魚王口至中灤下復舊黃河道以殺水勢使河不病
漕還京受上賞明年以衞河水患請自魏家灣開支河

二泄水入土河復自德州西北開支河一泄水入舊黃河使至海豐大沽河入海上言海運經歷險阻每歲船輒損敗有漂沒者有司修補迫於期限多科斂爲民病而船亦不堅計海船一艘用百人而運千石其費可辦河船容二百石者二十船用十人可運四千石以此而論利病較然請撥鎮江鳳陽淮安揚州及兗州糧合百萬石從河運給北京其海道則三歲兩運已而平江伯陳瑄治江淮間諸河功亦相繼告竣於是運河大便利漕粟益多十三年遂罷海運十六年以老疾免朝參二十年卒於官禮性剛駁下嚴急故易集事以是亦不爲

人所親卒之日家無餘財予祭葬如制宏治中命立祠祀之南旺湖上以金純周長配隆慶六年贈太子太保

陳瑄字彦純合肥人

父聞以義兵千戸歸太祖累官都指揮同知瑄代父職父坐事戍遼陽瑄伏闕請代詔併原其父子瑄屢從征討有功官都督僉事成祖即位封平江伯命充總兵官總督海運輸粟四十九萬餘石餉北京及遼東遂建百萬倉於直沽城天津衛先是漕舟行海上島人畏漕卒多閉匿瑄招令互市平其直人交便之運舟還會倭寇沙門島瑄追擊至金州自山島焚其舟殆盡九年命統

浙閩兵捕海寇海溢隄圮自海門至鹽城凡百三十里
命以四十萬卒築治之爲捍潮隄萬八千餘丈明年疏
言嘉定瀕海地江流衝會海舟停泊於此無高山大陵
可依請於青浦築土山方百丈高三十餘丈立堠表識
帝親爲文記之宋禮旣治會通河成朝廷議罷海運仍
以瑄董漕運議造淺舟二千餘艘初運二百萬石寖至
五百萬石國用以饒時江南漕舟抵淮安率陸運過壩
踰淮達清河勞費甚鉅十三年瑄用故老言自淮安城
西管家湖鑿渠二十里爲清江浦導湖水入淮築四閘
以時宣洩又緣湖十里築隄引舟由是漕舟直達於河

省費不貲其後復濬徐州至濟寧河又以呂梁洪險惡於西別鑿一渠置二閘蓄水通漕又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旺湖長隄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又築高郵湖隄於隄內鑿渠四十里避風濤之險又自淮至臨淸相水勢置閘四十有七作常盈倉四十區於淮上及徐州臨淸通州皆置倉便轉輸慮漕舟膠淺自淮至通州置舍五百六十八舍置卒導舟避淺復緣河隄鑿井樹木以便行人凡所規畫精審宏遠身理漕河者三十年舉無遺策仁宗即位疏陳七事一曰南京國家根本乞嚴守備二曰推舉宜覈實無循資格選朝臣公正者分巡天

下三曰天下歲運糧餉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諸府並去北京遠往復踰年上逋公租下妨農事乞令轉至淮徐等處別令官軍接運至京又快船馬船所載不過五六十石每船官軍足用有司添差軍民遞送拘集聽候至有凍餒請革罷四曰教職多非其人乞考不職者黜之選俊秀補生員而軍中子弟亦令入學五曰軍伍黨亡乞覈其老疾者以子弟代逃亡者追補戶絕者驗除六曰開平等處邊防要地兵食虛乏乞選練銳士屯守兼務七曰漕運官軍每歲北上歸即脩船勤苦終年該衛所又於其隙雜役以重困之乞加禁絕帝覽奏獎諭

施行宣德六年疏言歲運糧用軍十二萬人頻年勞苦
乞於蘇松諸郡及江西浙江湖廣別僉民丁又於軍多
衛所僉軍通爲二十四萬人分番迭運又江南之民運
糧至淮安臨淸徐州往返一年失悞農業而湖廣江西
浙江及蘇松安慶軍士每歲以空舟赴淮安載糧若令
江南民撥糧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量給道里費
及耗米則軍民交便帝命行之更民運爲兌運自此始
璇八年六月卒於官追封平江侯贈太保謚恭襄初瑄
以濬河有德於民民立祠淸河縣正統中命有司春秋
致祭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

登進士選庶吉士明年成祖擇其中二十八人令進學文淵閣忱自陳年少乞預帝嘉其有志許之尋擢刑部主事進員外郎忱有經世才浮沈郎署二十年人無知者獨夏原吉奇之宣德初有薦為郡守者原吉曰此常調也安足盡周君五年九月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為甚蘇州一郡積逋至八百萬石思得才力重臣往釐之乃遷忱工部侍郎巡撫江南諸府總督稅糧始至召父老問逋稅故皆言豪戶不肯加耗并徵之細民民貧逃亡而稅額益缺忱乃創為平米法令出耗必均

又請敕工部須織辦下諸縣準式革糧長之大入小出者舊例糧長正副三人以七月赴南京戶部領勘合既畢復齎送部往返資費皆科斂充之忱止設正副各一人循環赴領訖事有司類收上之部民太便忱見諸縣收糧無囷局糧長即家貯之曰此致逋之由也遂令諸縣於水次設囤囤設糧頭囤戶各一人名轄收至六七萬石以上始立糧長一人總之名總收民持帖赴囤官為監納糧長但奉期會而已置撥運綱運二簿撥運記支撥起運之數預計所運京師通州諸倉耗以次定支綱運聽其填注剗淺諸費歸以償之支撥羨餘存貯在

倉曰餘米次年餘多則加六徵又次年加五徵初太祖平吳盡籍其功臣子弟莊田入官後惡富民豪并坐罪沒入田產皆謂之官田按其家租籍征之故蘇賦比他府獨重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萬石而官田之租乃至二百六十二萬石民不能堪時宣宗屢下詔減官田租忱乃與知府況鍾曲算屢月減至七十二萬餘石他府以次減民始少甦七年江南大稔詔令諸府縣以官鈔平糴備振貸蘇州遂得米二十九萬石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支於南戶部蘇松民轉輸南京者石加耗六斗忱奏令就各府支給與船價米一斗所餘五斗

通計米四十萬石有奇並官鈔所糴共得米七十餘萬石遂置倉貯之名曰濟農振貸之外歲有餘羨凡綱運風漂盜奪者皆借給於此秋成抵數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所支口糧不責償耕者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並賦凶歲再振其姦頑不償者後不復給定為條約以聞帝嘉奬之終忱在任江南數大郡小民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負忱之力也時漕運軍民相半軍船給之官民則僦舟加以耗率三石致一石往復經年失農業忱與平江伯陳瑄議民運至淮安或瓜洲水次交兌漕軍運抵通州淮安石加五斗瓜

洲又益五升其附近并南京軍未過江者卽倉交兌加與過江米二斗襯墊蘆蓆與折米五合兌軍或後期阻風則令州縣支贏米設廠於瓜州水次遷米貯之量支餘米給守者由是漕費大省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訾忱請每束折銀三分南京則輕齎卽地買納京師百官月俸皆持俸帖赴領南京米賤時俸帖七八石僅易銀一兩忱請檢重額官田極貧下戶兩稅準折納金花銀每兩當米四石解京兌俸民出甚少而官俸常足各郡驛馬及一切供帳舊皆領於馬頭有耗損則馬頭橫科補買忱令田畝出米升九合與秋糧俱征驗馬上

中下直給米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勑忱巡視奏令蘇州諸府撥餘米一二萬石運揚州鹽場聽抵明年田租竈戶得納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尋敕兼理松江鹽課華亭上海逋課至六十三萬引竈丁逃亡忱謂田賦宜養農夫鹽課宜養竈丁爲節竈戶運耗得米三萬二千餘石亦倣濟農倉法置贍鹽倉益補逃亡缺額由是鹽課大殖浙江當造海船五十艘下忱計度忱召問都匠言一艘須米千石忱以成大事不宜惜費第減二十石奏於朝竟得報可既久任江南與吏民相習若家人父子每行村落屏去騶從與

農夫餉婦相對從容問所疾苦爲之商畧處置其馭下也雖卑官冗吏悉開心訪納遇長吏有能如况鍾輩則推心咨晝務盡其長故事無不舉嘗諮松江相視水利見嘉定上海間沿江生茂草多淤流乃濬其上流使崑山顧浦諸所水迅流駛下壅遂盡滌暇時以匹馬往來江上見者不知其爲巡撫也歷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朝廷委任益專忱以此益發舒見利害必言言無不聽嘗言吳淞江畔有沙塗柴場百五十頃水草茂盛蟲蝝多生其中請募民開墾可以足國課消蟲災又言丹徒丹陽二縣田沒入江者賦尚未除國初籍沒之家其田多

併於富室宜徵其粗沒於江者除之則額不虧而貧富均無錫官田賦白米太重請改徵粗米悉報可其因災荒請蠲貸及所陳他利病無算小者用便宜行之無所顧慮久之見財賦充溢益務廣大修葺廳舍學校先賢祠墓橋梁道路及崇飾寺觀贈遺中朝官資餉過客無所吝惜胥吏漁蠹其中亦不甚訾省以故屢召人言再以九載滿進工部尚書又以人言召還朝言官論之不已景帝素知其賢大臣亦多保持之但令致仕然當時言理財者無出其右其治以愛民為本濟農倉之設也雖與民為期約至時多不追取每歲徵收畢踰正月中

旬輒下檄放糧曰此百姓納與朝廷贍數今還與百姓用努力種朝廷田秋間又納朝廷稅也其所弛張通變皆可爲後法諸府餘米數多至不可挍公私饒足施及外都景泰初江北大饑都御史王竑從忱貸米三萬石忱爲計至來年麥熟以十萬石畀之性機警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嘗陰爲冊記陰晴風雨或言某日江中遇風失米忱言是日江中無風其人驚服有姦民故亂其舊案嘗之忱曰汝以某時就我決事我爲汝斷理敢相紿耶三殿重建詔徵牛膠萬觔爲綵繪用忱適赴京言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俟歸市皮償庫土木

之變當國者議欲焚通州倉絕寇資忱適議事至言倉米數百萬可充京軍一歲餉今日往取則立盡何至遂付煨燼頃之詔趣造盔甲數百萬忱計明盔浴鐵工多今且沃錫數日畢辦忱既被劾帝命李敏代之敕無輕易忱法然自是戶部括所積餘米為公賦儲備蕭然其後吳大饑道殣相望課道如故矣民益思忱不已卽生祠處處祀之景泰四年卒謚文襄　贊曰宋禮陳瑄治河通運道為國家經久計生民被澤無窮周忱治財賦民不擾而廩有餘羨此無他故殫公心以體國而才力足以濟之誠異夫造端興事徼一時之功智籠巧取為

科斂之術者也然河渠之利世享其成而忱之良法美意未幾而澌滅無餘民用重困豈非成功之有迹者易以循而用法之因人者難以言哉雖然見小利而樂紛更不能不爲當日之嘵嘵者惜也

謹按漕運爲國家本務易海運爲河運舍危就安幾幾乎萬世永賴矣陳平江建績江淮厥功甚偉然非宋公會通河之治運道猶未盡善也所以明世享其利者二百餘年迄於

聖朝因之不改豈非法良者可以政善者可師乎言行錄祗載平江而宋公闕書事殊未備

本朝明史成以陳宋二公暨周文襄合傳明乎名臣經
國遠猷非屑屑言利者可比也大招陳宋二公之
政有全利而無弊周文襄雖有流弊而利賴爲多
其經畫周詳也擬唐之劉晏其轉輸利濟也亦同
於韓滉而迥非漢室孔僅桑弘羊之比至於以新
法病民而削弱其國者又倜倜乎遠矣因遵合傳
載紀而識數語於其後

薛瑄字德溫河津人
父貞洪武中領鄉薦爲元氏教諭瑄性穎敏甫就塾受
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父改任滎陽瑄侍行時年

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詔之既而問高密魏希文海寧范汝舟深於理學乃並禮爲師由是盡焚所作詩賦究心洛閩淵源至忘寢食父改官鄢陵瑄補鄢陵學生永樂十七年舉河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以省親歸居父喪悉遵古禮宣德中服除擢御史三楊當國欲見之謝不往出監湖廣銀場日探性理諸書學益進正統初提學山東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爲講授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爲薛夫子王振語三楊吾鄉誰可爲京卿者以瑄對召爲大理少卿三楊以振意語瑄欲一往見瑄正色曰拜爵公

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自是銜瑄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從子山欲納之指揮妻不肯妾遂訐妻毒殺夫都察院訊已誣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誣瑄等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劾瑄受賄下獄論死繫獄待決瑄讀易自如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爨下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景帝嗣位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北門有功尋出督貴州軍餉事竣即

乞休學士江淵奏留之景泰二年擢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殺人獄久不決瑄執置之法召改北寺蘇州大饑貧民掠富豪家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閣臣出視坐以叛當死者二百餘人瑄力辨其誣文恚曰此老倔強猶昔然卒得減死英宗復辟拜禮部侍郎入閣預機務王文于謙下獄石亨將寘之極刑瑄力言於帝獲減一等帝數見所陳皆關君德事曹石亂政乃乞歸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已教人以復性為主充養邃密言動咸可法嘗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

之天順八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宏治中詔祀於鄉祠名正學頒讀書錄於國學俾六館誦習隆慶六年從祀先聖廟庭

項忠字藎臣嘉興人

正統七年進士累官刑部員外從英宗陷於瓦剌令飼馬乘間挾二馬南奔馬疲棄之徒跣行七晝夜始達宣府景泰中由郎中遷廣東副使按行高州諜報賊擄男女數百剽村落忠曰賊無攜家理必被掠良民也戒諸將無妄殺已訊所俘獲果然盡釋之天順初歷陝西按察使母憂歸部民詣闕乞留詔起復時陝西連歲災傷

忠發廩振且請輕罪納米民賴以濟七年以大理卿召民乞留如前遂改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洮岷羌叛忠疏言羌志在刼掠盡誅則傷仁遽撫則不威請聽臣便宜從事報可乃發兵據險揚聲進討衆盡降西安水泉鹵不可飲爲開龍首渠及皁河引水入城又疏鄭白二渠溉涇陽等五縣田七萬餘頃民祠祀之陝西數苦兵成化二年上言三邊大將遇敵逗留雖云才怯亦由權輕士卒畏敵不畏將是以戰無成功宜許以軍法從事廟堂舉將才踰年不聞有一人應詔陝西風土強勁古多名將豈無其人但格於不能答策耳今天下學校生徒

善答策者百不一二奈何責之武人帝善其言而所司守故事不能用四年滿俊反關中震動乃命忠總督軍務師未行而巡撫陳价等進討大敗賊勢益張朝議欲益兵忠慮京軍脆弱不足恃且更遣大將撓事權因上言臣等調兵三萬三千餘人足以滅賊今秋深草寒若更調他軍恐往復需時賊得遠遁且邊兵不能久留益兵非便京軍得毋遣遂與巡撫馬文升分軍七道攻之多斬獲乃列圍困之適有星孛於台斗中朝多言占在秦分野師不利忠曰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此何害日遣兵薄城下焚芻草絕汲道賊窘欲降邀忠與文升相

見忠偕都督劉玉單騎赴之忠直前挾俊姪璹以歸遂設伏擒俊盡獲餘寇論功進右都御史時荊襄間流民屯結賊李原等刼掠衆至百萬詔忠總督軍務討之忠奏調永順保靖土兵而先分軍列要害多設旗幟鉦鼓前後招諭流民歸者不可勝計擒李原等疏陳善後十事悉允行給事中梁璟劾忠妄殺兵部駁忠所上功次互異忠疏言臣先後招撫流民復業者九十三萬餘人賊黨遁入深山又招諭解散自歸者五十萬人得獲百人皆首惡耳今言皆良家子則前此屢奏猖獗難禦者伊誰也賊黨罪固當死正因不忍濫誅故令丁壯謫發

遣戍其久附籍者或乃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千人爭鬬刼殺若此者可以久居故不遣乎臣揭榜曉賊謂已殺數千盖張虛勢怵之非實事也先時中外議者謂荆襄之患何日得寧今幸平靖而流言沸騰以臣爲口實昔馬援薏苡蒙謗鄧艾檻車被徵功不見錄身更不保臣幸際聖明願賜骸骨勿使臣爲馬鄧之續帝溫詔答之召還後二年拜兵部尚書忤汪直斥爲民直敗復官致仕家居二十六年年八十二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忠倜儻多大畧練戎務彊直不阿敏於政事故所在著稱

韓雍字永熙吳縣人

登進士授御史負氣果敢以才畧稱錄囚南畿碭山教諭笞縢夫縢夫逃匿父訴教諭殺其子取他尸支解以證旣誣服雍蹤跡得之白其寃巡按江西黜貪墨吏五十七人廬陵太和盜起捕誅之處州賊葉宗留自福建轉犯江西詔雍及鎭守侍郎督軍民協守福建巡按汪澄牒鄰境會討賊鄧茂七俄以賊議降止兵雍曰賊果降退未晚也趨進賊已叛澄坐得罪死人以是服其識景泰二年以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歲饑奏免秋糧劾奏寧王不法事王府官皆得罪時雍年甫三十赫然有才

望所規畫措置咸可爲後法天順初寧王以前憾劾能之下獄奪官起大理少卿尋復爲僉都御史石亨既誅錦衣指揮劉敬坐飯亨直房用朋黨律論死雍言律重朋黨謂阿比亂朝政也以一飯當之豈律意且亨盛時大臣朝夕趨門不坐獨坐敬何也衆嘆服出之七年以爲兵部侍郎廣西猺獞流剽廣東殘破郡邑殆遍成化元年正月大發兵拜都督趙輔爲總兵官兵部尚書王竑曰韓雍才氣無雙平賊非雍莫可乃以左僉都御史贊理軍務雍馳至南京集諸將議方畧先是編修邱清上書大學士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因

欲宿眞大藤峽扼其出入蹂其禾稼期一二年盡賊賢善之獻於朝詔錄示諸將諸將主其說雍曰賊巳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敝也當全師直擣大藤峽南可援高肇雷廉東可應南韶西可取柳慶北可斷陽峒諸路首尾相應攻其腹心巢穴旣傾餘迎刃解耳舍此不圖而分兵四出賊益奔突郡邑益殘所謂救火而噓之也衆曰善輔知雍才足辦賊軍謀一聽雍遂倍道趨全州陽峒苗掠興安邀破之至桂林斬失機指揮四人以徇與諸將議曰賊以修仁荔浦爲羽翼當先收二縣以孤賊勢乃督兵十六萬人分五道先破修仁賊窮追

至力山禽斬無算荔浦亦定至潯州延問父老皆曰峽天險不可攻宜以計困雍曰峽延廣六百餘里安能使困兵分則力弱師老則財匱賊何時得平吾計決矣遂長驅至峽口儒生里老數十人伏道左願爲嚮道雍見即大罵曰賊敢紿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愕既縛而袂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解分掛林菁中纍纍相屬賊大驚曰韓公天神也雍令總兵官歐信等爲五哨自象州武宣攻其北自與輔等爲八哨自桂平平南攻其南參將孫震等爲二哨從水路入而別分兵守諸隘口賊大懼先移其累重於桂州橫石塘而立柵南山多

置滚木礧石鏢鎗藥弩拒官軍十二月朔雍督諸軍水陸並進擁團牌登山殊死戰連破石門林峒沙田石營諸巢焚其室廬積聚賊皆奔潰伐木開道直抵横石塘及九層樓諸山賊復立柵數重憑高以拒官軍誘賊發矢石度且盡雍督諸軍緣木攀藤上別遣壯士從間道先登據山頂舉礮賊不能支遂大敗生擒其魁餘黨多死峽有大藤如虹横亙兩厓間雍斧斷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分兵擊餘黨鬱林陽江洛容博白次第皆定帝大喜賜勅嘉勞遷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雍乃散遣諸軍以省饋餉而遺孽遂乘虛陷潯州及

洛容北流二縣雍被劾引罪帝宥之雍益發兵撲討四
年以憂歸明年起復右都御史總督如故疏辭不許抵
任遣將分道討賊忻州八砦蠻及諸山猺獞掠州縣者
皆摧破之蠻民素憚雍威寇盜寖息而兵部劾雍奏報
不實廣西鎮守中官黃沁素憾雍抑巳因言雍貪欲縱
酒濫賞妄費銜雍者共醞釀其罪竟命致仕去雍洞達
闓爽重信義有雄略善斷動中事機臨戰躬親矢石不
目瞬自奉尊嚴三司皆長跪白事軍門設銅鼓數十儀
節詳寄裨將以下繩捍無所假兩地鎮守中官素驕恣
亦惕息無敢肆疾惡嚴坦中不為崖岸揮斥財帛不少

惜故雖令行禁止民得安堵而謗議亦易起爲中官所齮齕公論皆不平兩廣人念其功尤惜其去爲立祠祀焉撫江西時嘗請追謚文天祥謝枋得詔謚天祥忠烈枋得文節云雍家居五年卒正德間謚襄毅

孔鏞字韶文長洲人

登進士知都昌縣分戶九等以定役設倉水次便收斂民甚賴之改知連山猺獞出没鄰境縣民悉竄鏞往招之民驚走鏞炊飯民舍留錢償其直以去民乃漸知親鏞相率還鏞慰勞振恤俾復故業教以戰守道路漸通縣治遂復都御史葉盛征廣西以鏞從諸將妄殺者鏞

輒力爭所全活甚衆成化元年擢高州知府前知府以猺警閉城自護鄉民避猺至者輒不納還爲猺所戕又疑民陰附賊輒戮之賊緣是激衆怒爲內應城遂陷鏞至開城門納來者流亡日歸城不能容別築城東北居之附郭多暴骸民以疫死復爲義冢瘞焉時賊魁馮曉屯化州鄧公長屯茅峒屢招不就鏞一日單騎從二人直抵茅峒峒去城十里許道遇賊徒令還告曰我新太守也公長呼其黨擐甲迎及見鏞坦易無騶從氣大沮錯愕下馬入坐庭中公長率其徒弛田羅拜鏞諭曰汝曹故良民迫凍餒耳前守欲兵汝吾今奉命爲汝父母

汝我子也信我則送我歸養汝粟帛不信則殺我即大
軍至無遺類矣公長猶豫其黨皆感悟泣下鏞曰餒矣
當食我公長爲跪上酒饌既食曰日且暮當止宿夜解
衣酣寢賊相顧駭服再宿而返見道旁縲而縣樹上者
纍纍詢之皆諸生也命盡釋之公長遣數十騎擁還城
中人望見皆大驚謂知府被執來紿降也盡登陴鏞止
騎城外獨與羸卒入取穀帛使載歸公長益感激遂焚
其巢率黨數千人來降諸賊次第納款惟曉恃險不服
鏞選壯士二百人乘夜抵化州曉倉皇走匿獲其妻子
以歸撫恤甚厚時亦以五百人降境內大定上官交薦

擢按察副使分巡高雷二府益招劇賊梁定等給田產分處內地爲官備他盜廣西賊犯信宜岑溪皆擊敗之改廣西猺獞聞鏞至悉遠遁尋進按察使荔浦賊來寇鏞擊平之遷左布政使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清平部苗阿溪者桀驁多智橫行部中守臣皆納溪賂驕不可制鏞行部至清平以計擒溪磔之并討平雞背苗羣蠻震懾鏞居官廉歷仕三十餘年皆在邊陲觸瘴成疾乞骸骨不許弘治二年召爲工部侍郎道卒　贊曰項忠韓雍皆以文學通籍而親提桴鼓樹勛戎馬之間其應機決勝成畫遠謀雖宿將殆無以過豈不壯哉賞

不酬勞謠詠繼起文法吏從而繩其後功名之士所爲發憤而太息也孔鏞以知府服叛猺其才力有過人者韓愈言柳中丞行事適機宜風采可畏愛不如是惡能以有爲哉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

正統十三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明年郕王監國令同商輅入閣預機務聞繼母憂力辭不允乃拜命景泰元年以兵事消息得請終制然由此忤旨服除命供事翰林不復與閣事天順元年徐有貞既得罪岳正許彬相繼罷帝召見曰汝非朕所擢狀元乎仍命入閣時帝方謂

用李賢數召獨對賢雅重時退必咨之時引義爭可否
或至失色賢初小忤久亦服其直諒曰彭公眞君子也
慈壽皇太后上尊號時欲推恩賢謂一年不宜再赦時
曰非赦也宜行優老典朝臣七十與誥勅百姓八十給
冠帶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賢稱善奏行之憲宗卽
位議上兩宮尊號中官希周貴妃旨言錢后久病不當
稱太后貴妃帝生母宜獨上尊號時曰朝廷所以服天
下在正綱常不爾損聖德非小中宮復傳貴妃旨子爲
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間有故
事時曰今日事與宣德間不同胡后表讓位退居別宮

故在正統中不加尊今名分固在安得為比中宮曰何不草議表時曰先帝存日未嘗行今誰敢草若人臣阿意順從是萬世罪人也中宮厲聲怵以危語時拱手向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孰敢有二心錢皇后無子何所規利而為之爭臣義不忍默若欲全主上聖德耳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為宜議遂定將上寶册時曰兩宮同稱則無別錢太后宜加兩字以便稱謂乃尊為慈懿皇太后成化三年進文淵閣大學士慈懿太后崩詔議山陵時及商輅劉定之言太后作配先帝正位中宮陛下尊為太后詔示天下先帝全夫婦之倫陛下盡

母子之愛於義俱得今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此不易之禮比聞欲別卜葬地臣等實懷疑懼竊謂皇上所以遲疑者必以今皇太后萬壽後當與先帝同尊自嫌二后並配非祖宗制考之於古漢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而呂后仍祔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劉后仍祔太廟今若陵廟之制稍有未合則有乖前美貽譏來葉帝猶重違太后意時僧朝臣伏文華門泣請帝與太后皆感動始從時議彗見三台時等言外廷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爲至急諺云子出多母今嬪嬙衆多維熊無兆必陛下愛有所專而專寵者已過生育

之期故也望均恩愛爲宗社大計時帝專寵萬貴妃妃年已近四十時故云然又言大臣黜陟宜斷自宸衷或集羣臣僉議不可悉委臣下使大權旁落帝雖不能從而心嘉其忠都御史項忠討滿四不利帝命撫寧侯朱永將京軍往赴永故難其行多所邀請時惡其張大且度軍可無行第令整裝待會忠馳奏巳圍賊石城帝遣中官懷恩偕兵部尚書白圭程信等至閣議時曰賊四出攻剽鋒誠不可當今入石城自保我軍圍甚固此困獸易禽耳信曰安知忠不退師時曰彼部分已定何故自退且今出師度何時到信曰來春時曰如此益緩不

及事事成敗冬日決矣信忿出危言曰忠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出師衆危甚問時何見曰觀忠疏曲折知其能若問別遣禁軍將退避不致任賊不可知矣至冬賊果平人乃大服五年冬無雪疏言光祿寺採辦各減門抽分指克不堪而獻珍珠寶石者倍估增直漁塲絡藏乞革其弊以惠小民帝覆詔褒納畿輔山東河南旱請免夏稅鹽鈔及太僕寺賠課馬京師米貴請發倉儲五十萬石平糶並從之時以舊臣見倚重遇事爭執無所避而是時帝怠於政大臣希得見萬安同在閣結中貴戚畹上下壅隔時頗懷憂疾作乞致仕帝慰留之冬彗

復見時言政本七事一毋惑佛事糜金錢二專旨專委司禮監毋令他人以防詐僞三延見大臣議政事四近幸賜予太多工匠冒官無紀而重囚死徒者法不徹罪古戒淫刑僭賞五虛懷受諫無惡切直六戒廷臣毋依違凡政令失當直言論奏七清理牧馬草地減退勢要莊田皆切中時弊寧晉伯劉聚爲從父太監永誠請封謚且乞祠額禮部執故事却之帝特賜額曰褒功命內監擬封謚時等言即予永誠將來守邊內臣皆援此例乞是變祖宗法自今日始或言宋童貫封王時曰貫封王在徽宗末年豈盛世事耶乃寢時每因災變上言或

留中或下所司多阻格悒悒不得志五年以後凡七在告帝輒命醫就視數遣內臣賜賚十一年卒贈太師謚文憲時立朝三十年孜孜奉國持正存大體公退未嘗以政語子弟有所論薦不使其人知燕居無惰容服御儉約無聲樂之奉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

商輅字宏載淳安人

輅舉鄉試第一正統十年會殿試皆試第一終明之世三試第一者輅一人而已除修撰尋與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輅丰姿瓌偉帝親簡爲展書官郕王監國命入內閣參機務徐珵倡南遷議輅力沮之進侍讀景泰元

年遣迎上皇於居庸進學士三年錦衣指揮盧忠令校
尉告變言上皇與少監阮浪內使王瑤圖復位帝震怒
捕二人下詔獄窮治之忠懼佯狂以冀免軒言於帝曰
忠病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帝意少解事得不
竟進兵部侍郎塞上腴田率爲勢豪侵據軒請還之
軍開封鳳陽諸府饑民流濟寧臨清間爲有司驅逐軒
憂其爲變請招墾畿內八府閒田給糧種民皆有所歸
鍾同章綸下獄軒力捄得無死帝不豫羣臣請建東宮
不許將繼奏軒援筆曰陛下宣宗皇帝之子當立章皇
帝子孫聞者感動以日暮奏未入而是夜石亨輩已迎

復上皇明日王文于謙等被收召軏與高穀入便殿溫
旨諭之命草復位詔亨寄語軏赦文毋剔具條款軏曰
舊制也不敢易亨輩不悅諷言官劾軏朋姦下之獄軏
上書自愬復儲疏在禮部可覆驗不省中官興安稍解
之帝愈怒安曰向者此輩倡議南遷不審置陛下何地
帝意漸釋乃斥爲民然帝每獨念軏爲所取士嘗侍東
宮不忍棄之以忌者竟不復用成化三年召至京命以
故官入閣首陳勤學納諫儲將防邊省冗官設社倉崇
先聖號廣造士法凡八事帝嘉納之其言納諫也請召
復元年以後建言被斥者於是羅衞孔公恂等悉復官

進輅文淵閣大學士輅爲人平粹簡重寬厚有容至臨大事決大議毅然莫能奪仁壽太后莊戶與民爭田帝欲徙民塞外輅曰天子以天下爲家安用皇莊爲事遂寢乾淸宮門災工部請採木川湖輅言宜少緩以存警畏從之悼恭太子薨帝以繼嗣爲憂紀妃生皇子六歲矣左右畏萬貴妃莫敢言久之乃聞於帝帝大喜欲宣示外廷遣中官至內閣諭意輅請勅禮部擬上皇子名於是廷臣相率稱賀帝卽命皇子出見廷臣越數日帝復御文華殿皇子侍召見輅及諸閣臣輅頓首曰陛下踐祚十年儲副未立天下引領望久矣當立爲皇太子

安中外心帝頷之是冬遂立為皇太子初帝召見皇子留宮中而紀妃仍居西內輅恐有他患難顯言偕同官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謂皇子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宜移就近所俾母子朝夕相接而皇子仍藉撫育於貴妃宗社幸甚由是紀妃遷永壽宮踰月妃病篤輅請曰如有不諱禮宜從厚且請命皇子過妃宮問視及製衰服行禮帝皆是之帝將復郕王位號下廷議輅極言王有社稷功位號當復帝意遂決帝建玉皇閣於宮北命內臣執事禮與郊祀等輅爭罷之黜青見疏弭災八事曰審僧國

師法王毋濫賜印章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許諸臣直言分遣部使慮囚省寃獄停不急營造寬三邊軍儲守沿邊閑隘設雲南巡撫帝優詔報納中官汪直之督西廠也數興大獄輅率同官條直十一罪言陛下委聽斷於直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韋瑛輩皆自言承密旨得顓刑殺擅作威福賊虐善良陛下若謂擿姦禁亂法不得已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且曹欽之變由逯杲剌事激成可爲懲鑒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愠曰用一內豎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

懷恩傳旨詰責厲甚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
旨逮問並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
守備俄傾不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
守大臣直擅收捕諸近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
天下安得無危萬安輩亦俱對引義慷慨恩等屈服是
日遂罷西廠而寵倖如故輅不自安力求去賜勅馳傳
歸錢溥嘗以不遷官作秃婦傳以譏輅黎淳駁復景帝
位號疏極詆輅輅皆不爲較待之如平時萬貴妃重輅
名出父像屬爲贊遺金帛甚厚輅力辭使者告以妃意
輅曰非上命不敢承也貴妃不悅輅終不顧其和而有

執如此及謝政劉吉過之見其子孫林立歎曰吉與公同事歷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天之報公厚輅曰正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耳居十年卒贈太傅謚文毅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

祖鑑瓊州知府有惠政溥於景泰五年進士及第授編修宏治五年代劉吉爲首輔承吉恣睢之後鎮以安靜務守成法與同列劉健李東陽謝遷等協心輔治事有不可輒共爭之欽天監革職監正李華爲張國公巒擇葬地中旨復官溥等言即位以來未嘗有內降倖門一

開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奏詔古城奏安南侵擾帝欲遣大臣往解溥等言外國相侵有司檄諭之足矣無勞遣使萬一抗令則虧損國體問罪興師後患滋大於是罷不遣是年十二月詔撰三清樂章溥等言天至尊無對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況三清乃道家妄說耳一天之上安得有三大帝且以周柱下史李耳當其一以人鬼列天神矯誣甚矣郊祀樂章皆太祖所親製今使製為時俗祠曲以享神明褻瀆尤甚臣等誦讀儒書邪說俚曲素所不習不敢以非道事陛下國家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誠欲其謨謀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原匡弼闕

失非欲其阿諛順旨惟言莫違也今經筵早休日講久曠異端乘間而入此皆臣等無狀不足以啟聖心保初政憂愧之至無以自容數月以來奉中旨處分未當者封還執奏至再至三願陛下曲賜聽從俾臣等竭駑鈍少有稗益非但樂章一事而已奏入帝嘉納之帝自八年後視朝漸晏溥等屢以為言中官李廣以燒鍊齋醮寵十年二月溥等上疏極論曰舊制內殿日再進奏事重者不時上聞又常面召儒臣咨訪政事今奏事日止一次朝參之外不得一望天顏章奏批答不時斷決或稽留數日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滯有妨政體經筵進講

每歲不過數日正士疎遠雅說得行近聞有以齋醮修鍊之說進者宋徽宗崇道教科儀符籙最盛卒至乘輿播遷金石之藥性多酷烈唐憲宗信柳泌以殞身其禍可鑒今龍虎山上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番經廠皆焚燬無餘彼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陛下若親近儒臣明正道行仁政福祥善慶不召自至何假妖妄之說哉自古姦人蠱惑君心者必以太平無事為言唐臣李絳有云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承平日久溺於晏安目前視之雖若無事然工役繁與科歛百出士馬罷敝閭閻困窮愁嘆之聲

上干和氣至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興妖四方奏報殆無虛月將來之患灼然可憂陛下高居九重言官皆畏罪緘默臣等若復不言誰肯爲陛下言者帝感其言三月甲子御文華殿召見溥及劉健李東陽謝遷授以諸司題奏曰與先生輩議溥等議旨上帝應手改定既畢賜茶而退自成化間召對彭時商輅後至此始再見舉朝詡爲盛事十一年以目疾乞歸帝眷留久之乃許恩賚有加踰年卒贈太師謚文靖溥性凝重有度在內閣十二年從容輔導人有過誤輒爲掩覆曰天生才甚難不忍以微瑕棄也屢遇大獄及遠謫言官

委曲調劑孝宗仁厚多納溥等所言天下陰受其福嘗曰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備矣患不能守耳卒無所更置性至孝嘗再廬墓自奉甚薄好施予置義田八百畝贍宗族請籍記於官以垂永久帝為復其徭役

邱濬字仲深瓊山人

幼孤母李氏教之讀書過目成誦家貧無書嘗走數百里借書必得乃已舉鄉試第一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既官翰林見聞益廣尤熟國家典故以經濟自負成化元年兩廣用兵濬奏記大學士李賢指陳形勢灑灑數千言賢善其計聞之帝命錄示總兵官趙輔巡撫都

御史韓雍雍等破賊雖不盡用其策而濬以此名重公卿間遷國子祭酒時經生文尚險怪濬主南畿鄉試分考會試皆痛抑之及是課國學生尤諄切告誡返文體於正以大學衍義於治國平天下條目未具乃博采羣書補之孝宗嗣位表上其書帝稱善賚金幣命所司刊行特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上言臣見成化時彗星三見徧掃三垣地五六百震遍者彗星見天津地震天鳴無虛日異鳥鳴於禁中春秋二百四十年書彗孛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三今乃屢見於二十年之間甚可畏也願陛下體上天之仁愛念祖宗之艱難正身

清心以立本而應務謹好尚不惑於異端節財用不至於耗國公任使不失於偏聽禁私謁明義理慎儉德勤政務則承風希寵左道亂政之徒自不敢肆其姦而天災弭矣因刻時弊二十二事帝納之濬在位嘗以寬大啟上心忠厚變士習顧性褊隘嘗與劉健議事不合至投冠於地言官建白不當意輒面折之與王恕不相得至不交一言太醫院判劉文泰以失職訐恕常往來濬家言者譁然言疏稿出濬手恕竟坐罷人以是大不直濬言官劾濬不可居相位帝不問踰年卒贈太傅謚文莊濬廉介所居邸第極湫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學既老

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議論好矯激聞者駭愕至修英宗實錄有言于謙之死當以不軌書者濬曰己巳之變微于公社稷危矣事久論定誣不可不白其持正又如此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

父亮三原教諭有學行健少端重得河東薛瑄之傳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謝交游鍵戸讀書人以木強目之然練習典故有經濟志充東宮講官受知於孝宗宏治四年代徐溥爲首輔學問深粹正色敢言以身任天下之重淸寧宮災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健與同列李東

陽謝遷疏言古帝王未有不遇災而懼者向來姦佞熒惑聖聰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災異之積正此之由今幸元惡殄喪聖心開悟而餘慝未除宿弊未革伏願奮發厲精進賢黜姦明示賞罰凡所當行斷在不疑毋更因循以貽後悔帝嘉納其言十四年秋帝以軍輿缺餉屢下廷議健等言天地之財其生有限今光祿歲供增數十倍諸方織作務爲新巧齋醮日費鉅萬太倉所儲不足餉戰士而內府取入動四五十萬宗藩貴戚之求土田奪鹽利者亦數千萬計土木日興科斂不已傳奉冗官之俸薪內府工匠之餼廩歲增月積無有窮期財安

得不匱今陝西遼東邊患方殷湖廣貴州軍旅繼動不知何以應之望陛下絕無益之費躬行節儉爲中外倡而令羣臣得畢獻其誠講求革弊之策天下幸甚明年四月以災異陳勤朝講節財用罷齋醮公賞罰數事又極陳庶政之失請勤聽斷以振紀綱帝皆嘉納帝孝事兩宮太后甚謹而兩宮皆好佛老凡無益浮費皆以健等力諫得寢當是時健等三人同心輔政竭情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呼爲先生而不名每進見帝輒屏左右左右間從屏間竊聽但聞帝數數稱善諸進退文武大臣釐飭屯田鹽

馬諸政翊贊爲多未幾帝疾大漸召健等入乾淸宮帝力疾起坐自敘即位始末甚詳已執健手曰先生輩輔導良苦東宮聰明但年尚幼好逸樂先生輩常勸之讀書輔爲賢主健等欷歔頓首受命而出翌日帝崩武宗嗣位健等釐諸弊政凡孝宗所欲與罷者悉以遺詔行之劉瑾者東宮舊豎也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邱聚高鳳羅祥等八人俱用事謂之八黨日導帝遊戲詔條率沮格不舉京師淫雨自六月至八月健等上言陛下登極詔出中外歡呼想望太平今兩月矣未聞汰冗員幾何省冗費幾何詔書所載徒爲空文此陰陽所以

失調雨暘所以不若也如監局倉庫城門及四方守備內臣增置數倍朝廷養軍匠費鉅萬計僅足供其役使寧可不汰文武臣曠職僨事虛糜廩祿者寧可不黜畫史工匠濫授官職者多至數百人寧可不罷內承運庫每歲支銀數百餘萬初無文簿司鑰庫貯錢數百萬未知有無寧可不勾校至如縱內苑珍禽奇獸放遣先朝宮人皆新政所當先而陛下悉牽制不行何以慰四海之望帝雖溫詔答之而左右宦豎日恣增益且日衆健等極陳其弊請勤政講學報聞而已吏戶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爭職掌僞近習所撓健等擬旨上不從命

再擬乃力諫謂姦商譚景淸之阻壞鹽政北征將士之
無功授官武臣神英之貪罪玩法御用監書篆之濫收
考較皆以一二人私恩壞百年定制況今政令維新而
地震天鳴白虹貫日恒星晝見太陽無光內賊縱橫外
寇猖獗財匱民窮怨謗交作而中外臣僕方且乘機作
姦排忠直猶仇讐保姦回如骨肉日復一日愈甚於前
禍變之來恐當不遠臣等受知先帝叨任腹心邇者旨
從中下畧不預聞有所擬議竟從改易似此之類不可
悉舉若復顧惜身家共爲阿順則罔上悞國死有餘辜
所擬四疏不敢更易謹以原擬封進不報居數日又言

臣等遭逢先帝臨終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痛心刻骨
誓以死報卽位詔書天下延頸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
百官庶府倣傚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
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謂之瀆擾
釐剔弊政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
涉於貴戚近幸則牢不可破臣等心知不可義當盡言
比爲鹽法賞功諸事極陳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答若
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如非卽當斥責乃留中不
報視之若無政出多門咎歸臣等宋儒朱子有言一日
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

一日立乎其位若負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既負
先帝又負陛下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伏乞聖明矜察特
賜退休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越五日復疏論政令
十失指斥貴戚近幸尤切因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
前疏命所司詳議健知志終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東
陽謝遷繼之帝皆不許既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
勉從之由是諸失利者咸切齒六月庚午復上言近日
以來免朝太多奏事漸晚遊戲漸廣經筵日講直命停
止臣等愚昧不知陛下宮中復有何事急於此者夫濫
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非所以廣仁心鷹犬

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於朝廷弓矢甲冑戰鬭之象不可施於宮禁今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雜交於前臣不勝憂懼帝曰朕聞帝王不能無過貴改過卿等言是朕當行之健等乃錄廷臣所陳時政切要者請置坐隅朝夕省覽曰毋單騎驅馳輕出宮禁曰毋頻幸監局泛舟海子曰毋事鷹犬彈射曰毋納內侍進獻飲膳䟽入報聞當是時健等懇切䟽諫者屢矣而帝以狎近羣小終不能改健等遂謀去八黨連章請誅之言官亦交論羣閹罪狀健等持其章甚力帝遣司禮詣閣曰朕且改矣其爲朕曲赦若曹健等言

此皆得罪祖宗非陛下所得赦復上言曰人君之於小人不知而誤用天下尚望其知而去之知而不去則小人愈肆君子愈危不至於亂亡不已且邪正不並立今舉朝欲決去此數人陛下又知其罪而故留之左右非特朝臣疑懼此數人亦不自安上下相猜中外不協禍亂之機始此矣不聽健等以去就爭瑾等八人窘甚相對涕泣而尚書韓文等疏復入於是帝命司禮王岳等詣閣議一日三至欲安置瑾等南京遷欲遂誅之健推案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聲色俱厲岳素剛

正疾邪慨然曰閹豎是其儕范亨徐智等亦以爲然是夜八人益環泣帝前帝怒立收岳等下詔獄健等不知方倚岳內應明日韓文倡九卿伏闕固爭健遂謂曰事且濟公等第堅持頃之事大變八人皆宥不問而瑾掌司禮健與遷遂乞致仕賜勅給驛歸月廩歲夫如故事瑾憾不已明年三月詔列五十三人爲姦黨榜示朝堂以健爲首又二年削籍爲民瑾誅復官致仕後聞帝數巡遊輒歎息不食曰吾負先帝世宗立命行人齎勅存問以司馬光文彥博爲比賜賚有加及年躋九十詔撫臣就第致束帛餼羊上尊官其孫中書舍人嘉靖五年

卒年九十四遺表勸帝正身勤學親賢遠佞帝震悼賜
䘏甚厚贈太師謚文靖健器局嚴整正已率下朝退僚
宷私謁不交一言許進輩七人欲推焦芳入吏部健曰
老夫不久歸田此座卽焦有恐諸公俱受其害耳後七
人果爲芳所擠東陽以詩文引後進海內士皆抵掌談
文學健若不聞獨敎人治經窮理其事業光明俊偉明
世輔臣鮮有此者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
成化十年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復第一授修撰累官
左庶子宏治元年春中官請豫選妃嬪備六宮遷上言

山陵未畢禮當有待祥禫之期歲亦不遠陛下富於春秋請俟諒陰既終徐議未晚從之帝居東宮時遷已爲講官及是與日講務積誠開帝意前夕必正衣冠習誦及進講敷詞詳切帝數稱善進少詹事八年詔入閣預機務時居憂力辭服除始拜命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東閣大學士疏勸太子親賢遠佞勤學問戒遊豫帝嘉之尚書馬文升以大同邊警餉饋不足請加南方兩稅折銀遷曰先朝以南方賦重故折銀以寬之若復議加恐民不堪命且足國在節用用度無節雖加賦奚益議遂寢帝晚年慨然欲釐弊政而內府諸庫及倉場馬

坊中官作奸軌法不可究詰御馬監騰驤四衛勇士自以禁軍不隸兵部率空名支餉其弊尤甚遷乘間言之帝令擬旨禁約遷曰虛言設禁無益宜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奏聞然後嚴立條約有犯必誅庶積蠹可去帝俞允之遷儀觀俊偉秉節直亮與劉健李東陽同輔政而遷見事明敏善持論時人爲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天下稱賢相武宗嗣位數諫帝弗聽因天變求去甚力帝輒慰留及請誅劉瑾不克遂與健同致仕歸禮數俱如健而瑾怨遷未已焦芳旣附瑾入內閣亦憾遷嘗舉王鏊吳寬自代而不及己四年二月以浙

江應詔所舉懷才抱德士周禮等四人皆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此爲二人罪矯旨謂餘姚隱士何多此必徇私援引下禮等詔獄詞連健遷瑾欲逮治健遷籍其家東陽力解芳從旁厲聲曰縱輕貸亦當除名旨下如芳言禮等戍边且詔餘姚人毋選京官著爲令言官希瑾指請奪健遷及尚書馬文昇劉大夏韓文等誥命當是時人皆爲遷危而遷與客圍棋賦詩自若瑾誅復職致仕世宗即位遣使存問乃遣子入謝勸帝勤學法祖納諫優旨答之六年大學士費宏舉遷自代楊一清亦力舉遷帝乃遣行人即家起之命撫按官敦促上道時

年七十九矣不得已拜命居位數月力求去以次年正月辭歸十年卒於家年八十三贈太傅謚文正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

以戍籍居京師四歲能作徑尺書景帝召試之甚喜抱置膝上賜果鈔後兩召講尚書大義稱旨命入京學天順八年年十八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充東宮講官宏治五年旱災求言東陽條摘孟子七篇大義附以時政得失累數千言上之帝稱善閣臣徐溥等以詔敕繁請如先朝王直故事設官專領乃擢東陽專典誥敕久之進文淵閣大學士十七年重建闕里

廟成奉命往祭還上疏言臣奉使遄行適遇亢旱天津
一路夏麥已枯秋禾未種輓舟者無完衣荷鍤者有菜
色盜賊縱横靑州尤甚南來人言江南浙東流亡載道
戸口稍耗軍伍空虛倉無旬日之儲官鈌累歲之俸東
南財賦所出一歲之饑已至於此北地皆瘠素無積聚
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變之生恐不可測臣自非經過
其地則雖久處官曹日埋章疏猶不得其詳況陛下高
居九重之上耶臣訪之道路皆言冗食太衆國用無經
差役頻煩科派重疊京城土木繁興供役軍士財力交
殫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鉅族田連郡縣猶乞請不

巳親王之藩供億至二十三萬游手之徒託名皇親僕從每於關津都會大張市肆網羅商稅國家建都於北仰給東南商賈驚散大非細故更有織造內官縱羣小掊擊閘河官吏莫不奔駭驚販窮民所在騷然此又臣所目擊者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於容隱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大臣在山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勑羣臣盡言無諱然詔旨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廷貴戚者動爲掣肘累歲經時俱見遏罷誠恐今日所言又爲虛文乞取從前內外條奏詳

加采擇斷在必行帝嘉歎悉付所司是時帝數召閣臣面議政事東陽與首輔劉健等竭心獻納時政闕失必盡言極諫東陽工古文閣中疏草多屬之疏出天下傳誦明年武宗立劉瑾入司禮東陽與劉健謝遷即日辭位中旨去健遷而東陽獨留恥之再疏懇請不許初健遷持議欲誅瑾詞甚厲惟東陽少緩故獨留健遷瀕行東陽祖餞泣下健正色曰何泣爲使當日力爭與我輩同去矣東陽默然瑾既得志務摧抑縉紳而焦芳入閣助之虐老成忠直士放逐殆盡東陽悒悒不得志亦委蛇避禍瑾兇暴日甚無所不訕侮於東陽猶陽禮敬凡

瑾所爲亂政東陽彌縫其間亦多所補救劉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清及平江伯陳熊輩幾得危禍皆賴東陽而解其潛移默奪保全善類天下陰受其庇而氣節之士多非之侍郎羅玘上書勸其早退至請削門生籍東陽得書俛首長嘆而已瑾誅上疏自列曰臣備員禁近與瑾職掌相關凡調旨撰敕或被駁再三或逕自改竄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遞出謄黃逼令落藁真假混淆無從別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理宜黜罷帝慰留之時焦芳已罷而劉忠梁儲入政事一新然張永魏彬等猶用事帝嬉遊如故皇子未

生多居宿於外又議大與豹房之役建寺觀禁中東陽等憂之前後上章切諫不報七年以京師及山西陝西雲南福建相繼地震而講筵不舉視朝久曠宗社祭享不親禁門出入無度谷大用仍開西廠屢疏極諫不聽其冬帝欲調宣府軍三千入衛而以京軍更番戍邊東陽等力持不可中官旁午索草敕帝坐乾清門趣之終不奉詔明日竟出內降行之東陽以老疾乞休前後章數上至是始許賜敕給廩隸如故事又四年卒贈太師謚文正東陽事父淳有孝行初官翰林時常飲酒至夜深父不就寢恐寒待其歸自此終身不夜飲於外爲文

典雅流麗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工篆隸書碑版篇翰流播四裔奬成後進推挽才彥學士大夫出其門者悉粲然有所成就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縉紳者楊士奇後東陽而已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既罷政居家請詩文書篆者塡塞戶限頗藉以給朝夕一日夫人方進紙墨東陽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乃忻然命筆移時而罷其風操如此

王鏊字濟之吳縣人

父琬光化知縣鏊年十六隨父讀書國子監諸生爭傳誦其文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奇之稱爲天下士成

化十年鄉試明年會試俱第一廷試第三授編修杜門讀書避遠權勢宏治初遷侍講學士充講官中貴李廣導帝遊西苑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反覆規切帝為動容壽寧侯張巒故與鏊有連及巒貴鏊絕不與通東宮出閣鏊以本官兼諭德尋擢吏部侍郎嘗奏陳邊計畧言昨火篩入寇大同陛下宵旰不寧而緣邊諸將皆嬰城守無一人敢當其鋒者此臣所不解也臣竊謂今日火篩小王子不足畏而嬖幸亂政功罪不明委任不專法令不行邊圉空虛深可畏也比年邊將失律往往令戴罪殺賊副總兵姚信擁兵不進亦得逃罪此人心

所以日婣士氣所以不振也望陛下大奮乾剛時召大
臣咨詢邊將勇怯有罪必罰有功必賞專主將之權起
致仕尚書秦紘爲總制節制諸邊提督右都御史史琳
坐鎭京營遥爲聲援厚恤沿邊死事之家召募邊方驍
勇之士用間以攜其部曲分兵掩擊出奇制勝寇必不
敢長驅深入從之又言宜倣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
類以收異才六年一舉尤異者授以淸要之職有官者
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爲高脫去謏
聞之陋時不能用正德元年與韓文諸大臣請誅劉瑾
等八黨俄瑾入司禮大學士劉健謝遷相繼去內閣止

李東陽一人瑾欲引焦芳廷議獨推鏊瑾迫公論乃與芳同入閣進大學士景帝汪后甍疑其禮鏊曰妃廢不以罪而復故號葬以妃祭以后乃命輟朝致祭如制尚寶卿崔璿等三人荷校幾死鏊謂瑾曰士可殺不可辱今辱且殺之吾尚何顏居此東陽亦力救璿等得遣戍瑾銜尚書韓文必欲殺之又欲以俄事中健遷鏊前後力救得免或惡楊一清於瑾謂築邊墻糜費鏊爭曰一清為國修邊安得以功為罪瑾怒劉大夏逮至京欲坐以激變罪死鏊爭曰岑猛但遷延不行耳未叛何名激變時中外大權悉歸瑾鏊初開誠與言問聽納而芳專

婞阿瑾横彌甚禍流縉紳鏊不能救力求去四年疏三上許之賜賚如故事家居十四年廷臣交薦不起世宗卽位遣行人存問鏊疏謝因上講學親政二篇帝優詔報聞官一子中書舍人嘉靖三年卒贈太傅謚文恪鏊博學有識鑒文章爾雅議論明暢晚著性善論一篇王守仁見之曰王公深造世未能盡也少善制舉義後數典鄉試程文魁一代取士尚經術險詭者一切屏去宏治間文體爲一變　贊曰徐溥以寬厚著邱濬以博綜聞觀其指事陳言懇懇焉爲憂盛危明之計可謂勤矣劉健謝遷正色直道蹇蹇匪躬閹豎亂政秉義固諍志

雖不就而剛嚴之節始終不渝有明賢宰輔自三楊外前有彭商後稱劉謝庶乎以道事君者與李東陽以依違蒙詬然善類賴以扶持所全不少大臣同國休戚非可以決去爲高遠蹈爲潔顧其志何如耳王鏊持正不阿奉身早退此誠明去就之節烏能委蛇俛仰以爲容悅哉

DS
734
C8
v.16

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二上　浯村朱桓拙存編

明卷二

王恕　馬文升　劉大夏　何喬新　彭韶
吳寬　韓文　雍泰　胡居　蔡清
羅欽順　吳與弼　呂柟　邵寶　潘府
陳獻章　陳茂烈　羅洪先　羅倫　章懋
黃仲昭　莊昶　鄒智　舒芬　況鍾
張昺　黃鞏　楊廷和　楊一清　王守仁
孫燧　許逵　伍文定　張璁　楊爵
周怡　周天佐　浦鋐

[seal]



王恕字　貫三原人

恕以庶吉士授大理評事進寺副條刑罰不中者六事皆議行之遷揚州知府發粟振饑不待報作資政書院以課士天順四年超遷江西布政平贛州寇憲宗時調河南成化元年南陽荆襄流民嘯聚爲亂擢恕副都御史撫治之與尚書白圭平大盜劉通復破其黨石龍嚴東所部毋濫殺流民復業遷刑部侍郎總督河道浚高郵邵伯諸湖脩雷公上下句城陳公四塘水閘因災變請蠲求弭災黄帝爲賜山東租一年畿輔亦多減免旋陞南戸部侍郎十二年大學士商輅等以雲南鎮守中

官錢能貪恣甚議遣大臣有威望者爲巡撫鎮壓之乃
改恕副都御史以行就進都御史因劾能私通外國罪
當死且盡發能貪暴狀言昔交阯以鎮守非人致一方
陷沒今日之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不以安邊徼
能大懼急屬貴近請召恕還而是時蔣琮項忠諸人方
以忤汪直罷遂以恕掌南京都察院參贊守備機務能
事立解恕居雲南九月威行徼外黔國以下咸惕息奉
令疏凡二十上直聲動天下當是時安南納江西叛人
爲謀主將伺間襲雲南恕請增設副使二員以飭邊備
謀遂寢錢能歸數譖恕於帝帝亦銜恕數直言遂命巡

撫南畿舊制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徵半和民
田全免其後民田悉歸豪右而官田累平民怨乃量減
官田耗稍增之民田常州時有羨米乃奏以六萬石補
夏稅又補他郡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公私便焉所部水
災奏免秋糧六十餘萬石周行振貸全活二萬餘口中
官王敬挾妖人王臣南行採藥物珍玩所至驛縣長吏
多被辱至蘇州召諸生寫妖書諸生大譁敬奏諸生抗
命恕急跡言當此凶歲宜遣使振濟顧乃橫索玩好昔
唐太宗諷梁州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褙子諸物
李大亮蘇頲不奉詔臣雖無似有慕斯人因盡列敬等

耶其三疏抗劾乃下敬等獄而棄臣市復改南京兵部尚書時錢能亦守備南京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敬事而已恕坦懷待之能卒斂戢林俊之下獄也恕言天地止一壇祖宗止一廟而佛至千餘寺一寺立而移民居且數百家費內帑數十萬此舛也俊言當不宜罪帝不懌恕侃侃論列無少避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已疏果至時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於是貴近皆側目帝亦頗厭苦之忽批致仕恕數[illegible]歷侍郎尚書皆在留都以好直言終不

得立朝既歸名益高臺省推薦無虛月宏治初召爲吏部尚書時言官多稱恕老且賢不當任以劇職宜置內閣參大政帝曰朕用楚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有謀議未嘗不聽何必內閣也恕感激眷遇益以身任國事劉吉素憾恕令私人魏璋等共排之連章求去帝輒慰留先後以災異陳七事以星變陳二十事咸切時弊是時劉吉罷邱濬入閣亦與恕不相能恕考察天下庶官已黜而濬奏留之者九十餘人恕屢爭不能得求罷不許太醫院判劉文泰故往來濬家以求遷官爲恕所沮銜恕甚恕里居日嘗作傳鏤版以行濬謂其沽直謗君上

聞罪且不小文泰心動乃爲奏訐恕欲中以奇禍恕以
奏出濬指抗疏辯帝下文泰獄鞫得實乃貶文泰御醫
責恕沽名焚所鏤版聽其歸置濬不問廷議以是不直
濬恕敭歷中外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一致所引薦
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戴珊章
懋等皆一時名臣他賢久廢草澤者拔擢之恐後宏治
二十年間衆正盈朝職業脩理號爲極盛者恕力也正
德初遣行人存問曰諭讜論無隱恕陳國家大政數事
優詔報之三年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謚端毅五子十三
孫多賢且顯少子承裕宏治六年進士累官南京戶部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

貌瓌奇多力登進士授御史歷按山西湖廣風裁甚著超遷福建按察使成化初召爲南京大理卿以父喪歸滿四之亂陝西巡撫陳价下吏起文升右副都御史代价馳至軍與總督項忠討平之數條奏便宜遴將練兵脩安邊營及鐵鞭城烽堠剪除劇賊西固番族不順命者悉滅之振鞏昌臨洮饑民撫安流移績甚著是時孛羅忽滿都魯乩加思蘭比歲犯邊文升請駐兵韋州而設伏諸堡待之遂敗寇黑水口禽平章迭烈孫又敗之

湯羊嶺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紀之而還文升軍功甚
盛奏捷不爲誇張中亦無主之者以是賞薄十一年春
總制三邊軍務尋入爲兵部侍郎明年整飭遼東軍務
巡撫陳鉞貪而狡文升請禁飭由是嗛文升文升還部
鉞以掩殺冒功激變中官汪直欲自往定之帝令司禮
監懷恩詣內閣會兵部議恩欲遣大臣往撫以沮直行
文升往應曰善恩入白帝卽命文升往直不悅文升疾
馳至鎮宣璽書撫慰無不聽撫者直欲攘其功言於帝
馳至開原文升推功與直直內慚文升與直抗禮奴視
其左右直益不喜而鉞益諂事直得直懽欲中文升未

有以發也明年春以遼東屢失事直因奏文升行事乖方禁邊人市農器致怨叛乃下文升詔獄謫戍重慶衞十九年直敗復官巡撫遼東文升凡三至遼軍民聞其來皆鼓舞益禁抑中官總兵使不得朘削衆益大喜二十一年進都御史總督漕運淮徐和饑移江南糧十萬石鹽價十五萬兩振之是年冬召爲兵部尚書孝宗立上言十五事悉議行帝耕耤田敎坊以雜戲進文升正色曰新天子當使知稼穡艱難此何爲者即斥去御史徐埍賀霖失承旨下獄文升言初政不宜輒罪言官遂得釋尋命提督十二團營承平既久兵政廢弛西北部

落侍伺塞下文升嚴覈諸將校黠貪懦者三十餘人姦人大怨夜持弓矢伺其門帝聞詔錦衣緝捕給騎士十二衛文升出入文升乞休優詔不許小王子以數萬騎牧大同塞下勢洶洶文升以疾在告帝令中官挾醫視因就問計文升謂彼方敗於他部無能爲請密爲備而揚聲過之必徙去已而果然遭繼母憂詔起復再疏辭不許土魯番據守哈密僭稱可汗侵沙州追罕東諸部附已文升議此寇桀驁不大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察指揮楊翥熟番情召詢以方畧遂請敕發罕東赤金哈密兵令副總兵彭清將之隸巡撫許進

往討果克之陝西地大震文升言此外寇侵陵之兆今火篩方跳梁而海內民困財竭將懦兵弱宜行仁政以養民講武備以固圉節財用停齋醮止傳奉冗員禁奏乞間日視二朝以勤庶政且撤還陝西織造內臣振恤被災者家帝納其言內臣立召還文升爲兵部十三年盡心戎務於屯田馬政邊備守禦數條上便宜國家事當言者卽非職守亦言無不盡嘗以太子年及四齡當早諭教請擇醇謹老成知書史如衛聖楊夫人者保抱扶持凡言語動止悉導之以正若內庭曲宴鐘鼓司承應元宵鰲山端午競渡諸戲皆勿令見至於佛老之

教尤宜屏絕恐惑眩心志山東久旱浙江及南畿水災請命所司振恤練士卒以備不虞帝皆深納之民困賦役文升極陳其害謂今民田十稅四五其輸邊塞者糧一石費銀一二兩以上豐年用糧八九石方易一兩若絲綿布帛之輸京師者交納之費過於所輸南方轉漕通州至有三四石致一石者中州歲役五六萬人治河山東河南脩塞決口夫不下二十萬蘇松治水亦如之湖廣建吉興岐雍四王府江西益壽二府山東衡府通計役夫不下百萬諸王之國役夫供億亦四十萬加以湖廣征蠻山陝防邊供餽餉給軍旅者又不知凡幾賦重

役繁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宜嚴敕內外諸司省繁費寬
力役毋擅有科率王府之工宜速竣庶令困敝少蘇吏
乞崇正學抑邪術以清聖心節財用省工作以培邦本
詔下所司詳議他所論奏者甚衆在班列中最爲耆碩
帝亦推心任之進秩賜賚諸大臣莫敢望也爲吏部尚
書南京鳳陽大風雨壞屋拔木請帝減膳撤樂脩德省
愆御經筵絕遊宴停不急務止額外織造振饑民捕盜
賊已又上吏部職掌十事帝悉褒納始文升爲都御史
王恕在吏部兩人皆以正直任天下事疏出天下傳誦
恕去人望皆歸文升迨爲吏部年已八十脩髯長眉遇

事侃侃不少衰孝宗崩承遺詔請汰傳奉官七百六十三人命留太僕卿李綸等十七人餘盡汰之正德元年御用監中官王瑞復請用新汰者七人文升不奉詔瑞誣文升抗旨更下廷議皆是文升帝終不聽乞歸不許是時朝政已移於中官文升曰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文升推兵部侍郎熊繡繡怏怏不欲行其鄉人御史何天衢遂劾文升徇私欺罔文升連疏求去許之家居非事未嘗入州城語及時事輒顰蹙不答居三年劉瑾亂政坐文升前用雍泰爲朋黨除其名五年卒年八十五瑾誅復官贈太傅謚端肅文升有文武才長於應變朝

端大義往往待之決功在邊鎮外國皆聞其名尤重氣節厲廉隅直道而行雖遭讒詬屢起屢仆迄不少貶子璁以鄉貢士待選吏部文升使請外曰必大臣子而京秩謹當外者卒後踰年大盜趙燧等剽河南至鈞州以文升家在舍之去攻泌陽燬焦芳家束草若芳象而裂之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

父仁宅由鄉舉知瑞昌縣流民千餘家匿山中避者索賂不得誣民反衆議加兵仁宅單騎招之民爭出訴遂罷兵擢廣西副使大夏年二十舉鄉試第一天順八年

登進士改庶吉士成化初館試當留自請試吏乃除職方主事司選郎中明習兵事曹中宿弊盡革所奏覆多當上意尚書倚之若左右手汪直好邊功以安南黎灝敗於老撾欲乘間取之言於帝索永樂間討安南故牘大夏匿弗與密告尚書余子俊曰兵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子俊悟事得寢朝鮮貢道故由鴉鶻關至是請改由鴨綠江尚書將許之大夏曰鴨綠道徑祖宗朝豈不知顧紆遠數大鎮此殆有微意不可許乃止中官阿九者其兄任京衞經歷以罪爲大夏所笞憲宗入其譖捕繫詔獄令東廠偵之無所得會懷恩力救乃杖二十而

釋之十九年遷福建參政以政績聞聞父訃一宿即行
宏治二年服闋遷廣東布政田州泗城不靖大夏往諭
遂順命後山賊起承檄討之令獲賊必生致驗實乃坐
得生者過半六年春河決張秋詔博選才臣往治吏部
尚書王恕等交薦擢右副都御史以行乃自黃陵岡浚
賈魯河復浚孫家渡四府營上流以分水勢而築長隄
起胙城歷東明長垣抵徐州亘三百六十里水大治更
名張秋鎮曰安平鎮帝嘉之賜璽書褒美召爲戸部侍
郎十年命往理宣府兵餉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家子
以市糴爲私利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

不以勢侯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束乃得告納以故中官武臣家得操利權大夏令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欲牟利無所得不兩月儲積充羨邊人蒙其利明年三疏移疾歸築草堂東山下讀書其中越二年廷臣交薦起右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敕使及門攜一僮行廣人故思大夏鼓舞稱慶大夏爲清吏治捐供億禁內外鎮守官私役軍士盜賊爲之衰止十五年拜兵部尚書屢辭乃拜命既召見帝曰朕數用卿卿數引疾何也對曰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自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默然

南京鳳陽大風拔木河南湖廣大水京師苦雨沈陰大夏請凡事非祖宗舊而害軍民者悉條上釐革十七年二月又言之帝言事當興革者所司具實以聞乃會廷臣條上十六事皆權倖所不便者相與力尼之帝不能決下再議大夏言事屬外廷悉蒙允行稍涉權貴復令察覈臣等至愚莫知所以久之乃得旨傳奉官疏名以請幼匠廚役減月米三斗增設中官司禮監覈奏四衞勇士御馬監具數以聞餘悉如議織造齋醮皆停罷光祿省浮費鉅萬計而勇士虛冒之弊亦大減制下舉朝懽悅先是外戚近倖多干恩澤帝深知其害政奮然欲

振之困時多災異復諭羣臣令各陳缺失大夏乃復上數事其年六月再陳兵政十害且乞歸帝不許大夏又舉南北軍轉漕番上之苦及邊軍困憊邊將侵尅之狀極言之帝乃召見於便殿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徵斂有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如廣西歲取鐸木廣東取香藥費固以萬計他可知矣又問軍對曰窮與民等帝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侵尅過半安得不窮帝太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爲人主遂下詔嚴禁當是時帝方銳意太平而劉健爲首輔馬文升以師臣長六

稱一時正人充布列位帝察知大夏方嚴且練事尤親
信數召見決事大夏亦隨事納忠大同小警帝用中官
苗逵言將出師內閣劉健等力諫帝猶疑之召問大夏
曰卿在廣知苗逵延綏搗巢功乎對曰臣聞之所俘婦
稚十數耳賴朝廷威德全師以歸不然未可知也帝默
然良久問曰太宗頻出塞今何不可對曰陛下神武固
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且淇國公小違節制舉
數十萬衆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守耳都御
史戴珊亦從旁贊決帝曰微卿曹朕幾悞由是師不果
出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衆

强徑歸莊浪廷臣懼生變欲授以大帥印又欲召還京處之散地大夏請奬其先世忠順而聽麟就閒麟素貪虐失衆心兵柄既失無能爲竟怏怏病死帝欲宿兵近地爲左右輔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衞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爲西衞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爲東衞帝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恚失兵搆飛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間不得行帝嘗諭曰臨事輒思召卿慮越職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具揭帖以進大夏頓首曰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閣臣可矣揭帖滋弊不可爲後世法帝稱善又

問天下何時太平對曰求治亦難太急但用人行政悉與大臣面議當而後行久之天下自治耆乘間言四方鎮守中官之害帝問狀對曰臣在兩廣時見諸文武大吏供億不能敵一鎮守其煩費可知帝曰然祖宗來設此久安能遽革第自今必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用不然則已之大夏頓首稱善大夏每被召跪御榻前帝左右顧近侍輒引避嘗對久憊不能興呼司禮監掖之出一日早朝大夏困在班帝偶未見明日諭曰卿昨日失朝耶恐御史糾不果召卿其受眷深如此未幾孝宗崩武宗嗣位承詔請撤四方鎮守中官非額設者帝止撤

均州齊先大夏復議上應撤者二十四人又奏減京城皇城守視中官皆不納頃之列上傳奉武臣當汰者六百八十三人報可大漢將軍薛福敬等四十八人亦當奪官福敬等故不入侍以激帝怒帝遽命復之而責兵部對狀欲加罪中官甯瑾頓首曰此先帝遺命陛下列之登極詔書不宜罪帝意乃解中官韋興者成化末得罪久廢至是夤緣守均州言官交諫大夏再三爭皆不聽正德元年春又言鎮守中官如江西董讓薊州劉瑯陝西劉雲山東朱雲貪殘尤甚乞按治帝不悅大夏自知言不見用數上章乞骸骨其年五月賜敕馳驛歸給

庾隸如制朝臣請留之不報大夏忠誠懇篤遇知孝宗忘身徇國於權倖多所裁抑嘗請嚴覈勇士爲劉瑾所惡劉宇亦憾大夏遂與焦芳譖於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三年九月假田州岑猛事逮繫詔獄瑾欲坐以激變律死都御史屠滽持不可瑾謾罵曰即不死可無戍耶李東陽爲婉解且瑾詗大夏家實貧乃坐戍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若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布衣徒步過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歎息泣下父老攜筐送食所至爲罷市焚香祝劉尚書生還比至戍所諸司憚瑾絕餽問儒學生徒傳食之過園操輒荷

支戟伍所司因辭大夏曰軍固當役也所籍止一僕或問何不挈子孫曰吾宦時不爲子孫乞恩澤今垂老得罪忍令同死戍所耶大夏既遣戍瑾猶摭他事罰米輸塞上者再五年夏赦歸瑾誅復官致仕大夏歸教子孫力田謀食稍贏散之故舊宗族預自爲壙誌曰無使人飾美俾懷愧地下也十一年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謚忠宣大夏嘗言居官以正已爲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又言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卽一日憂責未已其被遣也方鋤菜園中入室攜數百錢跨小驢就道赦歸有門下生爲巡撫者枉百里謁之道遇扶犂者問孰爲尚

書家引之登堂與大夏也朝鮮使者在鴻臚寺館遇大夏邑子張生因問起居曰吾國聞劉東山名久矣安南使者入貢曰聞劉尚書戍邊今安否其爲外國所重如此

贊曰王恕砥礪風節馬文升練達政體劉大夏篤棐自將皆具經國之遠猷裕畜君之正志綢繆庶務數進讜言其居心行已磊落光明剛方鯁亮有古大臣節概歷事累朝享有耆壽朝野屬望名重遠方詩頌老成書稱黃髮三臣者近之矣恕昧遠名之戒以作傳見疎而文升大夏被遇孝宗之朝明良相契荃宰一心迨至宦豎乘權老臣擯斥進退之際所係詎不重哉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

父文淵永樂中進士官吏部尚書喬新景泰五年進士官南京禮部主事父憂歸服除改刑部主事歷郎中錦衣衛卒犯法捕治不少貸都指揮袁彬有所屬執不從彬怒使人詰撫無所得由是名大起成化四年遷福建副使所屬壽寧銀礦盜採者聚衆千餘人所過剽掠募兵擊禽其魁福寧豪尤氏殺人出入隨兵甲拒捕者二十年福清薛氏時出諸番互市事覺謀作亂皆捕殺之福安寧德銀礦久絶有司責課民多破産喬新以爲言減三之二興化民自洪武初受牛於官至是猶歲課其

租奏免之清流歸化里介沙縣將樂間恃險不供賦白
都御史畧歸化縣其民始奉要束還河南按察使歲大
饑故事振貸迄秋止喬新曰止於秋謂秋成可仰也今
秋可但巳乎振至明年麥熟而止都御史原傑以招撫
流民至南陽引喬新自助初項忠驅流民過當民鬨傑
至益竄山谷喬新躬往招之附籍者六萬餘戶還湖廣
布政荆州民苦徭役驗丁口貧富列爲九等民便之擢
副都御史巡撫山西邊地軍民每出塞伐木捕獸喬新
言此輩苟遇敵必輸情求生皆賊導也宜毋聽闌出犯
者罪守將詔可敵犯塞偕叅將支玉伏兵厥溝營擊斬

甚衆歲饑奏免雜辦及戶口鹽鈔十之四劾僉事尚敬
劉源稽獄請赦天下斷獄官淹半載以上者悉議罪帝
稱善亟從之召拜刑部侍郎山西大饑人相食命往振
活三十餘萬人還流亡十四萬戶還朝會安寧宣撫使
楊友欲奪嫡弟播州宜慰使愛爵誣愛有異謀喬新往
勘與巡撫劉璋共白愛誣友奪官安置他府播人遂安
孝宗嗣位萬安等忌其剛正出爲南京刑部尚書沿江
蘆洲率爲中官古奪託言備進奉費喬新奏還之民初
喬新之出中官懷恩不平一日以事詣閣言新君踐阼
當用正人胡爲出何公安等默然既而用王恕薦始召

爲刑部尚書奏言舊制遣官勘事及逮捕必齎精微批
文赴所在官司驗視乃行近止用駕帖不合符宜復舊
制以防矯詐帝立報許時劉吉仇正人頻與大獄喬新
率據法直之吉愈銜恨數摭他事奪俸二年夏京城大
水喬新請恤被災者家又慮刑獄失平條上律文當更
議者數事吉恐格不行大理丞闕御史鄒魯覬遷而喬
新薦郎中魏紳會喬新外家與鄉人訟魯即誣喬新受
賕曲庇吉取中旨下其外家獄喬新乞歸頃之窮治無
驗魯坐停俸喬新亦許致仕喬新性廉介觀政工部時
嘗使淮西巢令閻微少學於文淵以金幣饋峻却之閻

日以壽吾師耳喬新曰子欲壽吾親因他人致之則可
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福建市舶中官死鎮守者分
其貲遺三司喬新獨固辭不得輸之於庫既家居楊愛
遣使厚致贈且獻良材可爲櫬者堅却之年十一時侍
父京邸脩撰周旋過之喬新方讀通鑑續編旋問曰書
法何如綱目對曰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
書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而紀羲軒多採怪妄
似未有當也旋大驚異比長博綜羣籍聞異書輒借鈔
積三萬餘帙皆手較讎著述甚富與人寡合氣節友彭
韶學問友邱濬而已罷歸後巡按江西御史陳詮奏喬

新始終全節中間祗以受親故餽遺之嫌勒令致仕進
退黯昧誠爲可惜乞行勘本官如無疾則行取任用有
疾則加尉勞以存故舊之恩全進退之節不許後中外
多論薦竟不復起十五年卒江西巡撫林俊爲彭韶及
喬新請謚吏部覆從之有旨令上喬新致仕之由給事
中吳世忠言喬新學行政事莫不優忠勤剛介老而彌
篤御史鄒魯挾私誣劾一辭不辨恬然退歸杜門著書
人事寡接士大夫莫不高其行若必考退身之由疑旌
賢之典則如宋蔣之奇嘗誣奏歐陽脩矣胡紘輩嘗誣
奏朱熹矣未聞以一人私情廢萬世公論也事竟寢正

德十一年慶雲知縣張傑復以爲言乃贈太子太保予
廕明年賜謚文肅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

登進士授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成化二年疏論僉都御史張岐險邪宜召王竑李秉葉盛忤旨下詔獄給事毛宏等救之不聽卒輸贖尋遷郎中錦衣指揮周或太后弟也奏乞武强武邑民山不及賦額者籍爲閒田命詔覆勘韶周親經歸上疏自劾曰眞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即爲恒産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當與民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

戚請伏奉使無狀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韶邀名方命復下詔獄言官爭論救得釋當是時韶與何喬新同官並有重名一時稱何彭遷四川副使安岳扈氏焚滅劉某家二十一人定遠曹氏殺其兄一家十二人所司以爲疑獄久不決韶一訊得實咸伏辜進按察使盡撤其內淫祠王府祭葬舊遣內官公私煩費奏罷之雲南鎮守太監錢能進金燈擾道路韶劾之不報十四年遷廣東布政中官奉使紛遝鎮守顧恒市舶韋眷珠池黃福皆以進奉爲名所至需求民不勝擾韶先後論奏最後梁芳弟錦衣鎮撫德以廣東其故鄉歸採禽鳥花本

害尤酷韶抗疏極論語侵芳芳怨搆於帝謫之貴州二十年擢副都御史巡撫應天明年正月星變上言彗星示災見於歲暮遂及正旦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此天心仁愛欲陛下善始善終也陛下嗣位之初家禮正防微周儉德昭用人慎乃邇年以來進奉貴妃加於嫡后褒寵其家幾與先帝后家埒此正家之道未終也監局內臣數以萬計利源兵柄盡以付之犯法縱姦一切容貸此防微之道未終也四方鎮守中官爭獻珍異動稱敕旨科擾小民此持儉之道未終也六卿並加師保監寺兼領崇階及予告而歸廩食輿夫濫加

庸鄙爵賞一輕人誰知勸此用人之道未終也惟陛下
愼終如始天下幸甚時方召爲大理卿帝得疏不悅命
仍故官巡撫順天永平二府均大興宛平昌平諸縣徭
役劾奏鎭守中官陶宏罪孝宗卽位召爲刑部侍郎嘉
興百戸陳輔緣盜販爲亂陷府城大掠遁入太湖遣詔
巡視詔至賊已滅乃命整理鹽法部以商人苦抑配爲
定折價竈宿貧憫竈戸煎辦徵賠折閱之困繪八圖以
獻條利病六事悉允行宏治二年改吏部還朝與尚書
王恕甄人材覈功實仕路爲清彗星見上言宦官太盛
不可不亟裁省因請午朝面議大政毋祇具文已又言

濫授官太多乞嚴杜倖門痛爲釐正帝是其言然竟不能用四年秋代何喬新爲刑部尚書故安遠侯柳景賍敗至數千兩徵僅十一以其母訴免詔勒奏曰昔唐宣宗元舅鄭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宣宗欲寛之澳不奉詔景無元舅之親賍非負租之比獨蒙宥除是臣等守法愧於澳也不從御史彭程以論皇壇器下獄韶疏救因極陳光祿冗食濫費狀乃命具歲辦數以聞荊王有罪奏上淹旬不下內官王明苗通尚冢殺人減死遣戍昌國公張巒建墳踰制役軍至數萬營內民旨充陵廟戶及勇士旗校輒免徭役致見戶不支疏

亡日衆韶皆抗疏極論但下所司而已溢韶三年昌言正色秉節無私與王恕何喬新稱三大老而爲貴戚近習所疾大學士劉吉亦不之善韶志不能盡行連章乞休乃命乘傳歸月廩歲隸如制明年南京地震御史宗彝等言韶及何喬新强珍謝鐸陳獻章章懋彭程俱宜召用不報又明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惠安性嗜學公暇手不釋書正德初林俊言韶謚不副行乞如魏驥吳訥葉盛改謚文竟不行

贊曰孝宗之爲明賢君有以哉恭儉自飭而明於任人劉謝諸賢居政府而王恕何喬新彭韶等爲七卿長相與維持而匡弼之朝多君子殆

比隆開元慶歷盛時矣喬新韶雖未究其用而望著朝野史稱宋仁宗時國未嘗無嬖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孝宗初政亦畧似之不然承憲宗之季而欲使政不旁撓財無濫費滋培元氣中外又安豈易言哉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

寬以文行有聲諸生間成化八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脩撰侍孝宗東宮進侍讀學士宏治八年擢吏部侍郎丁繼母憂吏部員缺命虛位待之服滿還任入東閣專典誥敕仍侍武宗東宮宦豎多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

事間講讀官率其僚上疏曰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日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是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容復以他事妨頌讀古人八歲就傅即居宿於外欲離所習親正人耳庶民且然矧太子天下本哉帝嘉納之十六年進禮部尚書先是孝莊錢太后崩廷議孝肅周太后萬歲後並葬裕陵祔睿廟禮皆如適至是孝肅崩將祔廟帝終以並祔爲疑下禮官集議寬言魯頌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別廟漢唐亦然帝從之時詞臣望重者寬爲最謝遷次之遷既入閣嘗欲引共政劉健不從及遷引退舉

寬自代亦不果用中外皆爲之惜而寬甚安之曰吾初望不及此也年七十數引疾輒慰留竟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寬行履高潔不爲激矯而自守以正於書無不讀詩文有典則兼工書法有田數頃常以周親故之貧者友人賀恩疾還至邸旦夕視之恩死爲衣素一月

韓文字貫道洪洞人

文宋宰相琦後也生時父夢紫衣人抱送文彥博至其家故名之曰文舉進士除工科給事覈韋州軍功劾寧晉伯劉聚都御史王越馬文升等濫殺薦李秉王竑語

頗涉兩宮帝怒撻之文華殿庭出爲湖廣叅議中貴督
太和山乾沒公費文力遏之以其羨易粟萬石備振貸
九谿土酋與鄰境爭地相攻文往諭皆服宏治改元擢
雲南布政使十六年拜南京兵部尚書歲祲米價翔湧
文請預發軍餉三月戶部難之文曰救荒如救焚有罪
吾自當之乃發米十六萬石米價爲平明年召拜戶部
尚書文凝厚雍粹居常抑抑至臨大事剛斷無所撓武
宗即位賞賚及山陵大婚諸費需銀百八十萬兩有奇
部帑不給文請先發承運庫詔不許命文以漸經畫文
持大體務爲國惜財舊制監局倉庫內官不過二三人

後漸添注或一倉者十餘人上林苑林衡署至三十二人文力請裁汰淳安公主賜田三百頃復欲奪民業文力爭乃止孝宗時外戚慶雲壽寧侯家人及商人譚景清等奏請買補殘鹽至百八十萬引文條鹽政夙弊七事論殘鹽尤切孝宗嘉納未及行而崩卽八武宗登極詔中罷之侯家復奏乞下部更議文等再三執奏弗從竟如侯請內閣及言官復論之詔下廷議文言鹽法之設專以備邊今山陝饑寇方大入度支匱絀飛輓甚難奈何壞祖宗法忽邊防之重景清復陳乞如故文劾其桀悍請執付法司帝不得已始寢前命保定巡撫王璟議

革皇莊丈請命巡撫官召民佃畝徵銀三分入內庫而盡撤中官管莊者大學士劉建等亦力言內臣管莊擾民乃命留中宮各一人餘如文議中旨索寶石西珠文請屏絕珍奇以養儉德報可帝將大婚取戶部銀四十萬兩文連疏請得免四之一文司國計二年力遏權倖權倖深疾之而是時青宮舊閹劉瑾等八人號八虎日導帝狗馬鷹兎歌舞角觝不親萬幾文每退朝對僚屬語及輒泣下郎中李夢陽進曰公大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爲諫官疏劾諸奄執政持甚力公誠及此時率大臣固爭去八虎易易耳文捋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善縱

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報國即偕諸大臣伏闕上疏畧曰人主辨姦務明大臣任事務忠況羣小作朋逼近君側安危治亂胥此焉關臣等伏覩近歲朝政日非號令失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削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邱聚劉瑾高鳳等造作巧僞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外人與萬乘交易狎暱媟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花考厥占候咸非吉徵此輩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巳私而不思赫赫天

命皇皇帝業在陛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虀粉若輩何補於事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以累聖德竊觀前古奄官誤國爲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其明驗也今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益無忌憚必患在社稷伏望陛下奮乾剛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洩神人之忿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業疏入帝驚泣不食時內閣方持言官章不肯下攻疏復入八人者環泣帝前帝色動命

瑾掌司禮時事遂大變而外廷圖未之知也明日文倡九卿科道詣闕固爭俄有旨宥八人不問劉健謝遷倉皇致仕去瑾恨文甚日令人伺其過踰月有以偽銀輸內庫者遂詔降一級致仕尋落職二年榜姦黨姓名自劉健謝遷外尚書則文爲首餘若張敷華楊守隨林瀚等凡五十三人列於朝堂文子高唐知州士聰刑部主事士奇皆削籍文出都門乘一驢輿行李一車而已瑾恨未已坐以遺失部籍逮下詔獄數月始釋罰米千石輸大同者再家業蕩然瑾誅復官致仕世宗即位遣行人存問賜賚有加嘉靖五年卒年八十六贈太傅諡忠

定

雍泰字世隆咸寧人

登進士除吳縣知縣太湖漲沒田千頃泰作隄爲民利稱雍公隄民妾亡去妾父訟其夫密殺女匿屍湖石下泰詰曰彼密殺汝女汝何以知匿所且此非兩月尸必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考而服召爲御史巡鹽兩淮竈丁無妻者泰爲婚配歷知鳳陽南陽府余子俊督師薦爲大同兵備副使擢山西按察使泰剛廉所至好搏擊豪强以非罪杖人死逮下詔獄降參議宏治四年轉浙江布政使以憂歸十二年以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官

馬死軍士不能償泰言於朝以官帑市邊軍貧有妻輒鬻泰請官爲資給軍盡歡叅將王傑有罪泰劾之下逮問又請按千戶八人帝以泰屢抑武臣方詔都察院行勘而叅將李稽坐事畏泰重劾乞受杖泰取大杖決之稽乃奏泰凌虐帝遣給事中錦衣千戶往按傑密使人走登聞鼓下訟泰妄逮將校至八十六人號爲民武宗立給事中潘鐸等薦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吏部尚書馬文升遂起爲南京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固辭不赴正德三年春許進爲吏部復起前官七月擢南京戶部尚書劉瑾泰鄉人也怒泰不與通甫四日卽令致仕泰

歸居韋曲別墅不入城市瑾誅復官年八十卒泰奉身儉素貴賓至不過二一肉爲尚書無緋衣及卒家人始製以斂天啟中追謚端惠

胡居仁 字叔心餘干人

居仁聞吳與弼講學崇仁往從之游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爲先以求放心爲要操而弗失莫大乎敬因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冊詳書得失用自程考鶉衣簞食晏如也築室山中四方來學者甚眾皆告之曰學以爲已勿求人知語治世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所著有居業錄蓋取脩辭立誠

之義每言與吾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於禪或欲屏絕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未嘗不靜也故卑者溺於功利高者騖於空虛其患有二一在所見不慎一在工夫間斷嘗作進學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畢矣性行淳篤居喪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門與人語終日不及利祿嘗言陳獻章學近禪悟莊昶詩止豪曠此風既成爲害不細又病儒者撰述繁蕪謂朱子註參同契陰符經皆不作可也督學李齡鍾成相繼聘主白鹿書院過饒

城淮王請講易傳待以賓師之禮是時吳與弼以學名於世受知朝廷然學者或有閒言居仁闇脩自守布衣終其身人以爲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人而已萬歷十三年從祀文廟追諡文敬

蔡清 字介夫晉江人

少從侯官林玭學易盡得其肯綮舉成化十三年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即乞假歸講學已謁選得禮部祠祭主事王恕長吏部調爲稽勳主事恒訪以時事乃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尋以母憂歸服闋除祠祭員外郎乞便養改南京文選

郎中一日心動急乞假養父歸甫兩月而父卒自是家居授徒不出正德改元起江西提學副使寧王宸濠驕恣遇朔望諸司先朝王次日謁文廟清不可先廟而後王王生辰令諸司以朝服賀清曰非禮也去蔽膝而入王積不悅會王求復護衛清有後言王欲誣以誹毀詔旨清遂乞休王佯慰留且許以女妻其子竟力辭去劉瑾知天下議已用蔡京召楊時故事起爲南京國子祭酒命甫下而卒清之學初主靜後主虛故以虛名齋平生飭躬砥行貧而樂施爲族黨依賴以善易名嘉靖八年其子推官存遠以所著易經四書蒙引進於朝詔爲

刊布萬歷中贈禮部侍郎追謚文莊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

宏治六年進士第三人授編脩遷國子監司業與祭酒章懋以實行教士未幾奉親歸因乞終養劉瑾怒奪職爲民瑾誅復官歷官南京吏部侍郎世宗卽位入爲吏部侍郎攝尚書事疏言久任超遷法當疏通不報大禮議起請愼大禮以全聖孝不報遷南京吏部尚書省親乞歸改禮部尚書居憂未及拜再起禮部尚書辭又改吏部尚書下部敦促再辭許致仕時張璁桂蕚以議禮驟貴秉政樹黨屏逐正人欽順恥與同列故屢詔不起

里居二十餘年足不入城市潛心格物致知之學王守仁以心學立教才智之士翕然師之欽順致書守仁畧曰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如謂學不資於外求但當返觀內省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所不盡必於入門之際加以格物工夫哉守仁得書亦以書報大畧謂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反復一二千餘言欽順再以書辨曰執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學以來

未有此論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爲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果何物耶如必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也又執事論學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與物格而後知致矣書未及達守仁

已殁欽順爲學專力於窮理存心知性初由釋氏入既悟其非乃力排之謂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令人明心之說渾於禪學而不知有毫釐千里之謬道之不明將由於此欽順有憂焉爲著困知記自號整菴年八十三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吳與弼字子傳崇仁人

父溥建文時爲國子司業永樂中爲翰林修撰與弼年十九見伊洛淵源圖慨然嚮慕遂罷舉子業盡讀四子五經洛閩諸錄不下樓者數年中歲家益貧躬親耕稼

弗其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教誨不
倦正統十一年山西僉事何自學薦於朝請授以文學
高職後御史涂謙撫州知府王字復薦之俱不出嘗歎
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難矣景泰七年御史
陳述又請禮聘俾侍經筵或用之成均教育冑子詔江
西巡撫韓雍備禮敦遣竟不至天順元年石亨欲引賢
者爲已重謀於大學士李賢屬草疏薦之帝乃命賢草
敕加束帛遣行人賜璽書齎禮幣徵赴闕比至帝問賢
曰與弼宜何官對曰宜以宮僚侍太子講學遂授左春
坊左諭德與弼疏辭賢請賜召問且與館次供具於是

召見文華殿顧語曰聞處士義高特行徵聘奚辭職爲對曰臣草茅賤士本無高行陛下垂聽虛聲又不幸有狗馬疾束帛造門臣慚被異數匍匐京師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能官也帝曰宮僚優閒不必辭賜文綺酒牢遣中使送館次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時帝眷遇良厚而與弼辭益力又疏稱學術荒陋苟冒昧徇祿必且曠官詔不許乃請以白衣就邸舍假讀祕閣書帝曰欲觀祕書勉受職耳命賢爲諭意留京二月以疾篤請賢請曲從放還始終恩禮以光曠舉帝然之賜敕慰勞賚銀幣復遣行人送還命有司月給米二石與

弼上表謝陳崇聖志廣聖學等十事成化五年卒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

正德三年進士第一授脩撰劉瑾以同鄉欲致之謝不往又因西夏事請帝入宮親政事潛消禍本瑾惡其直殺之引疾去瑾誅以薦復官乾清宮災應詔陳六事其言除義子遣番僧取回鎮守太監尤人所不敢言以父病歸世宗嗣位首召柟疏勸勤學以爲新政之助署日克已慎獨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庶太平之業可致大禮議興與張桂忤以十三事自陳中以大禮未定詔言日進引爲已罪上怒下詔獄謫解州判官攝

行州事恤煢獨減丁役勸農桑興水利築隄護鹽也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求子夏後建司馬溫公祠四方學者日至御史爲闢解梁書院以居之三年以薦陞南京宗人府經歷歷官尚寶司卿吳楚閩越士從者百餘人晉南京太僕寺少卿太廟災乞罷黜不允晉禮部侍郎帝將躬祀顯陵累疏勸止不報值天變遂乞致仕歸卒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位持心喪訃聞上輟朝一日賜祭葬柟受業渭南薛敬之接河東薛瑄之傳學以窮理實踐爲主官南都與湛若水鄒守益共主講席仕三十餘年家無長物終身未

嘗有倩客時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守仁則歸湛若水獨守程朱不變者惟楠與羅欽順云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語翼書說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圖經解史館獻納宋問子抄釋南省奏藁涇野詩文集學者稱涇野先生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

年十九學於江浦莊㫤舉進士授許州知州月朔會諸生於學宮講明義利公私之辨正頴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祀漢愍帝不稱獻而稱愍從昭烈所謚也巫言龍骨出地中爲禍福寶取骨毀於庭杖巫而遣之躬課

農桑倣朱子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以備凶荒宏治七年入爲戶部員外郎歷郎中遷江西提學副使釋菜周元公祠脩白鹿書院學舍處學者其教以致知力行爲本江西俗好陰陽家言有數十年不葬父母者寶下令士不葬親者不得與試於是相率舉葬以千計寧王宸濠索詩文峻却之後宸濠敗有司校勘獨無寶跡遷浙江按察使再遷布政使與鎮守太監勘處州銀礦寶曰費多獲少勞民傷財慮生他變卒奏罷其事正德四年擢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劉瑾擅政寶至京竟不與通瑾怒漕帥平江伯陳熊欲使寶劾之遣校尉數輩

要寶左順門危言聳之曰行速汝張綵曹元自內出語寶曰君第劾平江無後患矣寶曰平江功臣後督漕未久無大過不知所劾越三日給事中劾熊并及寶勤致仕去瑾誅起巡撫貴州尋遷戶部侍郎命處置糧運及會勘通州城濠歸奏稱旨尋疏請終養御史請用之留都便養乃拜南京禮部尚書再疏辭免世宗即位起前官復以母老懇辭許之命有司以禮存問久之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寶三歲而孤事母過氏至孝甫十歲母疾爲文告天願減己算延母年及終養歸得疾左手不仁猶朝夕侍親側不懈學以洛閩爲的嘗曰吾願爲眞

士大夫不願爲假道學舉南畿受知於李東陽爲詩文典重和雅以東陽爲宗至於原本經術粹然一出於正則其所自得也博綜羣籍有得則書之簡取程子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義名之曰日格子所著學史簡端二錄巡撫吳廷舉上於朝外定性書說漕政舉要若干也學者稱二泉先生

潘潢字孔脩上虞人

成化末進士值憲宗崩孝宗踐阼甫二十日禮官請衰服御西角門視事明日釋衰易素翼善冠麻衣腰絰帝不許命俟二十七日後行之至百日帝以大行未葬麻

衣衰絰如故府疏請行三年喪畧言子爲父臣爲君皆斬衰三年仁之至義之盡也漢文遺詔短喪止欲便天下臣民景帝遂自行之使千古綱常一壞不振晉武帝欲行而不能魏孝文行之而不盡宋孝宗銳志復古易月之外猶執通喪然不能推之於下未足爲聖王達孝也先帝奄棄四海臣庶銜哀陛下惻怛由衷麻衣視朝百日未敢望排羣議斷自聖心執喪三年一如三代舊制詔禮官參考載籍使喪不廢禮朝不廢政勒爲彝典傳之子孫豈不偉哉疏入衰絰待罪詔禮官輔臣詳議並持成制寢不行謫遷得長樂知縣教民行朱子家禮

躬行郊野勞問疾苦田夫野老咸謂府親巳就求筆札府輒忻然從之遷南京兵部主事陳軍民利病七事父喪除補刑部値旱蝗星變北寇深入孔廟災疏請內脩外攘以謹天戒又上救時十要以便養乞南改南京兵部選員外郎尚書馬文升知其賢超拜廣東提學副使以毋老乞休不待命輒歸巳而吏部尚書楊一清及巡按御史吳華屢薦其學行終不起嘉靖改元言官交薦起太僕少卿改太常致仕既歸屏居南山布衣蔬食惟以發明經傳爲事時王守仁講學其鄉相去不百里頗有異同嘗曰居官之本有三薄奉養廉之本也遠聲色

勤之本也去讒私明之本也又曰薦賢當惟恐後論功當惟恐先及卒 世宗重其孝行特詔予葬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

舉鄉試再上禮部不第從吳與弼講學居半載歸讀書窮日夜不輟築陽春臺靜坐其中數年無戸外跡久之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時此日不再得詩一篇驚曰龜山不如也颺言於朝以為真儒復出由是名振京師給事中賀欽聽其議論即日抗疏解官執弟子禮獻章既歸四方來學者日進廣東布政彭韶總督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屢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翰林

院檢討以歸至南安知府張弼疑其拜官與弼不同對曰吳先生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故不受職而求觀祕書冀在開悟主上耳時宰不悟先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先生意遂決去獻章聽選國子生何敢僞辭釣虛譽自是屢薦不起獻章之學以靜爲主其敎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或勸之著述不答嘗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專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於是舍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銜勒也其學灑然獨得論

者謂有鳶飛魚躍之樂而蘭谿姜麟至以爲活孟子云
獻章儀幹脩偉母年二十四守節獻章事之至孝母有
念輒心動即歸宏治十三年卒萬歷中從祀孔廟追謚
文恭

陳茂烈字時周莆田人

年十八作省克錄謂顏之克巳曾之日省學之法也舉
進士奉使廣東受業陳獻章之門獻章語以主靜之學
退而與張詡論難作靜思錄尋授吉安推官考績過進
寒無絮衣凍幾殆入爲監察御史袍服樸陋乘一疲馬
人望而敬之以母老終養供母之外不辦一帷治畦汲

水身自操作太守聞其勞進二卒助之三日遣之還吏部以其貧祿以晉江教諭不受又奏給月米上書言臣素貧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遂其貧非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艱苦今年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臣欲自盡心力尚恐不及上煩官帑心竊未安奏上不允母卒茂烈亦卒茂烈爲諸生時林俊語人曰與時周語沉疴頓去其爲所重如此

羅洪先 字達夫吉水人

父循進士歷兵部武選郎中會考選武職有指揮二十

徐人素出劉瑾門循罷其管事瑾怒罵尚書王敞敞懼
歸部趣易奏循故遲之數日瑾敗敞乃謝循循歷知鎮
江淮安二府徐州兵備副使咸有聲洪先幼慕羅倫爲
人年十五讀王守仁傳習錄好之欲往受業循不可而
止乃師事同邑李中傳其學嘉靖八年舉進士第一授
脩撰卽請告歸外舅太僕卿曾直喜曰幸吾壻成大名
洪先曰儒者事業有大於此者此三年一人安足喜也
事親孝父每速客洪先冠帶行酒拂席授几甚恭居二
年詔劾請告踰期者乃赴官尋遭父喪苫塊蔬食不入
室者三年繼遭母憂亦如之十八年簡宮僚召拜春坊

左贊善明年冬與司諫唐順之校書趙時春疏請來歲朝正後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羣臣朝賀時帝數稱疾不視朝諱言儲貳臨朝事見疏大怒曰是料朕必不起也降手詔百餘言切責之遂除三人名既歸益尋求守仁學甘淡薄鍊寒暑躍馬挽强考圖觀史自天文地志禮樂典章河渠邊塞戰陣攻守下逮陰陽算數靡不精究至人才吏事國計民情悉加意咨訪曰苟當其任皆吾事也邑田賦多宿弊請所司均之所司卽以屬洪先精心體察弊頓除歲饑移書郡邑得粟數十石率友人躬振給流寇入吉安主者失措爲畫策戰守寇引去素

與順之友善順之應召欲挽之出嚴嵩以同鄉故擬假邊才起用皆力辭洪先雖宗良知學然未嘗及守仁門恒舉易大傳寂然不動周子無欲故靜之旨以告學人又曰儒者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爲本惟無欲然後出而經世識精而力鉅時王畿謂良知自然不假纖毫力洪先非之曰世豈有現成良知者耶雖與畿交好而持論始終不合山中有后洞舊爲虎穴葺茅居之命曰后蓮謝客默坐一榻三年不出戶初告歸過儀眞同年生主事項喬爲分司有富人坐死行萬金求爲地洪先拒不聽喬微諷之厲聲曰君不聞志士不忘在溝壑耶江漲

壞其室巡撫馬森欲為營之固辭不可隆慶初卒贈光祿少卿諡文莊

羅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

五歲嘗隨母入園果落眾競取倫獨賜而後受家貧樵牧挾書誦不輟及為諸生志聖賢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知府憫其貧周之粟謝不受居父母喪踰大祥始食鹽酪成化二年廷試對策萬餘言直斥時弊名震都下擢進士第一授脩撰踰二月大學士李賢奔喪畢奉詔還朝倫詣賢沮之不聽乃上疏曰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大學士李賢臣竊謂賢大臣起復

大事綱常風化繫焉不可不愼曩陛下制策有曰朕夙夜拳拳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竊謂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在禮子有父母之喪爲三年不呼其門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陛下於賢以爲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夫爲人君當舉先王之禮教其臣爲人臣當守先王之禮事其君昔宋仁宗嘗起復富弼矣弼辭曰不敢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起

復劉珙矣珙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私竊利祿之實孝宗不抑其情此二君者未嘗以故事强其臣二臣者未嘗以故事徇其君故史冊書之爲盛事士大夫傳之爲美談無他君能敎臣以孝臣有孝可移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王黼史嵩之陳宜中賈似道之徒皆援故事起復然天下壞亂社稷顚危流禍當時遺譏後代無他君不敎臣以孝臣無孝可移於君也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口實可言宜降温詔俾如劉珙得以言事使賢於天下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

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無益也且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庶官無賢士君盂也臣水也水之方圓盂實主之臣之直佞君實召之陛下誠於退朝之暇親直諒博洽之臣講聖學君德之要詢政事得失察民生利病訪人才賢否考古今盛衰舍獨信之偏見納逆耳之苦言則衆賢羣策畢萃於朝又何待違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然後天下可治哉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關耶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

父母服則齊衰奪情於夫初無預其妻奪情於父初無于其子今或舍館如故妻孥不還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命不許雖三尺童子臣知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於此哉枉已者不能直人忘親者不能忠君陛下何取於若人而起復之也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非且從而贊之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朝致綱常之壞風俗之弊一至此極也願陛下斷自聖衷許賢歸家持服其他已起復者仍令

奔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變亦從衰墨之
權使任軍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朝廷端則天下一大
臣法則羣臣效人倫由是明風俗由是厚交疏入謫福
建市舶司副提舉亡何賢卒明年以學士商輅言召復
原職改南京居二年引疾歸遂不復出倫爲人剛正嚴
於律已義所在毅然必爲於富貴名利泊如也里居倡
行鄉約相率無敢犯衣食粗惡或遺之衣見道殣解以
覆之晨留客飲妻子貸粟鄰家及午方炊不以爲意以
金牛山人跡不至築室著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衆十
四年卒嘉靖初追贈左春坊諭德謚文毅學者稱一峯

先生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

成化二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授編脩憲宗將以元夕張燈命詞臣撰詩詞進奉懋與同官黃仲昭檢討莊㫤諫曰頃諭臣等撰鼇山烟火詩詞臣等竊議此必非陛下本懷或以兩宮聖母在上欲備極孝養奉其歡心耳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陳耳目之玩以為養也今川東未靖遼左多虞江西湖廣赤地數千里萬姓嗷嗷張口待哺此正陛下宵旰焦勞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至翰林官以論思為職鄙俚之言豈宜進於君上伏讀宣

宗皇[illegible]堯舜之
道鄒智以[illegible]張燈豈堯舜之道詩詞豈仁義之言若謂
燈火細故不足爲聖德累則舜何以不造漆器禹何必
不嗜旨酒漢又何必不作露臺古帝王慎小謹微必矜
細行者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也伏乞將烟火停止
移此視聽以明目達聰省此貲財以振饑恤困則災祲
可銷太平可致帝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惡臣下妄言
並杖闕下左遷其官脩撰羅倫先以言事被黜時稱翰
林四諫懋貶臨武知縣以給事中毛宏等論救改南京
大理評事踰三年遷福建僉事平泰寧沙尤賊聽福安

民採礦以杜盜源建議番貨互通貿易以裕商民政績甚著滿考入都年止四十一力求致仕既歸屏跡不入城府奉親之假專以讀書講學爲事弟子執經者日益進貧無供具惟脫粟菜羹而已四方學士大夫高其行稱爲楓山先生家居二十餘年中外交薦部檄屢起之以親老堅不赴孝宗登用羣賢以兩京國學當用名儒起謝鐸於北監以懋爲南監祭酒方遭父憂不就時南監缺司業且二十年詔特以羅欽順爲之而虛位以待懋懋服闋涖任六館士人人自以爲得師武宗立陳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事五疏乞休不

允復引疾懇辭二年始得請五年起南京太常卿明年又起南京禮部侍郎皆力辭不就世宗嗣位卽家進南京禮部尚書致仕遣行人存問而懋巳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諡文懿懋爲學恪守先儒訓或諷爲文章曰小技耳矛弗暇有勸以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芟其繁可也通籍五十餘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世皆高之三子兼令業農縣令過之釋耒跪迎人不知其貴公子也嘗步徒省懋於南監道爲巡撿所笞已知而請罪懋慰遣之

黃仲昭 名潛以字行莆田人

祖壽生翰林檢討有學行父嘉東鹿知縣以善政聞仲昭性端謹年十五六即有志正學成化三年授編脩與章懋莊昶同以直諫被杖謫湘潭知縣用言官言改南京大理評事兩京諸司隸卒率放還而取其月錢爲故事惟仲昭與羅倫不取御史縱子弟取賄刑部曲爲地仲昭駁正之有羣盜掠民婦轉粥者部坐首惡一人仲昭請皆坐逮遭父母喪不離苫塊者四年服除以親不逮養遂不復出宏治改元御史姜洪薦除江西提學誨士以正學久之再疏乞休日事著述學者稱未軒先生

莊昶 字孔暘江浦人

自幼豪邁不羣嗜古博學成化三年授檢討與章懋黃仲昭以直諫廷杖謫桂陽州判言官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母憂去繼丁父憂哀毀服除不復出卜居定山二十餘年學者稱定山先生巡撫王恕欲葺其廬辭之生平不尙著述有自得輒見之於詩薦章十餘上部檄屢趣俱不赴大學士邱濬素惡景語人曰率天下士背朝廷者景也宏治七年詔起用景念濬當國不出且得罪强起入都大學士徐溥語郎中邵寶曰定山故翰林復之濬復以爲行人司副俄遷吏部郎中得疾乞歸部臣不爲奏明年京察尙書倪岳以老疾罷之居二年卒天

啟初諡文節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

年十二能文家貧讀書焚木葉繼晷者三年成化丙午舉鄉試第一時帝益倦於政萬安劉吉尹直居政府智憤之道出三原謁致仕尚書王恕慨然曰治天下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毒痡四海而公顧屏棄田里智此行非爲科名欲上書天子別白賢姦拯斯民於塗炭耳恕奇其言笑而不答明年登進士改庶吉士遂上疏曰陛下於輔臣遇事必咨殊恩異數必及亦云任民然或進退一人處分一事往往降中旨使一二小人

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陛下豈不欲推誠待物哉由其進身之初多出私門先有以致陛下之厭薄及與議事又唯諾惟謹伈伈俔俔若有所不敢反不知一二俗吏復以任事此陛下所爲疑也臣竊以爲過矣昔宋仁宗知夏竦懷詐則黜之知呂夷簡能改過則容之知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可任則不次擢之故能北拒契丹西臣元昊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事也願陛下察孰爲竦孰爲夷簡而黜之容之孰爲衍琦仲淹弼而擢之日與講論治道不使小人得參其間則大工亮矣臣又聞天下事惟輔臣得議惟諫官得言諫官雖

卑與輔臣等乃令之諫官以軀體魁梧爲美以應對捷給爲賢以簿書刑獄爲職業不畏天變不恤人窮或以忠義激之則曰吾非不欲言言出則禍隨其誰吾聽嗚呼既不能盡言效職而復引過以歸於上有人心者固如是乎臣願罷黜浮冗廣求風節之臣令使下糾彈入閤叅議或請對或輪對或非時召對霽色接之溫言導之使待畢誠盡藴則天聽開矣臣又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君子有益人國也大矣以陛下之聰明寧不知君子可任而故屈抑之哉乃小人巧才間以中傷之耳今碩德如王恕忠鯁如强珍亮直剛方如章懋林俊張吉

皆一時人望不宜貶錮負上天生才之意陛下誠召此數人置要近之地使各盡其平生則天心協矣臣又聞高皇帝制閹寺惟給掃除不及以政近者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其手內倚之爲相外倚之爲將藩方倚之爲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伎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宮禁此豈高皇帝所許哉願陛下以宰相爲股肱以諫官爲耳目以正人君子爲腹心深思極慮定宗社長久之計則大綱正矣然其本則在陛下明理何如耳竊聞侍臣進講無反復論辨之功陛下聽講亦無從容沃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

信也願陛下念義理之難窮惜日月之易邁考之經史驗之身心使終歲無間則聖學明而萬事畢治豈特四事之舉措得其當已耶疏入不報智既慷慨負奇其時

御史湯鼐中書舍人吉人進士李文祥亦並負意氣智皆與之善因相與品覈公卿裁量人物未幾孝宗嗣位弊政多所更智喜以爲其志且得行乃復因星變上書曰伏讀明詔云天下之利弊所當興革所在官員人等條具以聞此殆陛下知前日詔書爲姦臣所誤禁言官毋風聞挾私言事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自解且夫不曰朕躬有過朝政有闕而曰利弊當興革不曰許諸人

直言無隱而曰官員人等條具以聞陛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今欲與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當求利弊之本原而與且革之不當毛舉細故以爲利弊在是也本原何在閣臣是已少師安持祿恬寵少保吉附下罔上太子少保直挾詐懷姦世之小人也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就朝政必不脩此弊所當革者也致仕尚書王恕忠亮可任大事尚書王竑剛毅可殺大姦都御史彭韶方正可決大疑世之君子也陛下用之則君德開明朝政肅清此利所當興也然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由宦官權重而已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

卒制於宏恭石顯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卒間於陳源甘昇李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附和而唐政不綱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表裏而宋室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繫此曹之盛衰願陛下鑒既往謹將來攬天綱張英斷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高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以陛下聰明冠世豈不知刑人不可委任然而不免誤用者殆正心之學未講也心發於天理則耳目聰明言動中節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失綱投問抵隙蒙蔽得施雖有神武之資亦將日畋月化而

復失其初欲進君子退小人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豈可得哉帝得疏頷之居無何安直相繼罷斥而吉任寄如故銜智刺骨會劉槩獄起吉入智名遂下詔獄身親三木僅屬喘息慷慨對簿曰智見經筵以寒暑輟講午朝以細事塞責紀綱廢弛風俗浮薄生民憔悴邊備空虛私竊以爲憂與鼐等往來論議誠有之不知其他讞者承吉意竟謫廣東吏目廣東總督秦紘檄智脩書乃居會城聞陳獻章講道新會往受業學益粹宏治四年卒年二十有六天啓初追謚忠介

歴代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二下

明卷二下

舒芬 字國裳進賢人

正德十二年舉進士第一授脩撰時武宗數微行畋遊無度孝貞皇后崩甫踰月欲幸宣府託言往視山陵罷沿道兵衛芬上言陛下三年之內當深居不出雖釋服之後固儼然猶疚也且自古萬乘之重非奔竄逃匿未有不嚴侍衛者又等威莫大於車服以天子之尊下同庶人舍大輅袞冕而竊車褻服是御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不聽孝貞山陵畢迎主祔廟自長安門入芬言孝

貞皇后作配茂陵未聞失德祖宗之制追主必入正門昨孝貞之主顧從陛下駕由必門入他日史臣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貞純皇后主入長安門將使孝貞有不得正終之嫌其何以解於天下後世昨祔廟之夕疾風迅雷甚雨意者聖祖列宗及孝貞皇后之靈徹告陛下也陛下宜即明詔中外以示改過不報乞歸養不許又明年帝議南巡時寧王久蓄異謀與近倖相結人情惶懼言官伏闕諫被責讓芬憂之遂偕編脩崔桐庶吉士江暉王廷陳馬汝驥曹嘉汪應軫上疏曰古帝王所以道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遺老問疾苦

黜陟幽明式序在位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若陛下
之出不過如秦皇漢武侈心爲樂而已非能行巡狩之
禮者也博浪柏谷其禍亦可鑒矣近者西北再巡六師
不攝四民告病哀痛之聲上徹蒼旻傳播四方人心震
動故一聞南巡詔書皆鳥驚獸散而有司方以迎奉爲
名徵發嚴急江淮之間蕭然煩費萬一不逞之徒乘勢
倡亂爲禍非細且陛下以鎭國公自命苟至親王國境
或據勳臣之禮以待陛下將北嚮朝之乎抑南面受其
朝乎假令循名責實深求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無死
所矣尙有事堪痛哭不忍言者宗藩藩劉濞之釁大臣

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爲故事特左右寵倖知術短淺無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將警蹕而出尚敢輕騎慢遊哉疏入帝大怒命跪闕下五日期滿杖之三十芬創甚幾斃舁至翰林院中掌院者懼得罪命摽出之芬曰吾官此卽死此耳竟謫福建市舶副提舉裹創就道世宗卽位召復故官時帝欲尊崇本生芬偕其僚連章極諫未幾復以可官揚愼等伏左順門爭帝怒下獄廷杖旋遭母喪歸卒於家世稱忠孝狀元芬主神玉立負氣峻厲端号竟日無惰容夜則

計過自訟以倡明絕學爲己任其學貫串諸經兼通天文容歷而尤精於周禮疾革其子請所言惟以未及表章周禮爲恨學者稱梓溪先生萬歷中追謚文節先是脩撰羅倫以諫謫福建提舉踰六十年而芬繼之與倫同鄉同官所謫地與官又同福建士大夫遂祀芬配倫云

贊曰詞臣以文學侍從爲職非有言責也激於名義侃侃廷諍抵罪謫而不悔豈非皎然志節之士與奪情之典不始李賢然自羅倫疏傳誦天下而朝臣不敢以起復爲故事於倫理所裨豈淺鮮哉章懋等引宣宗箴明國家設官意不爲彰君之過鄒智指列賢姦矯拂

婾秉舒芬危言聳切有袁盎攬轡之風況夫清修峻節
行無瑕尤若諸子者洵足以矯文士浮夸之習矣

　況鍾字伯律靖安人

初以吏事尚書呂震奇其才薦授主事遷郎中宣德五
年帝以郡守多不稱職會蘇州等九府缺皆雄劇地令
部院臣舉其屬之廉能者補之鍾用蹇義胡濙等薦擢
知蘇州賜敕以遣之鍾乘傳至府初視事羣吏環立請
判牒佯不省左右顧問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謂太守
闇易欺越三日召詰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
止若強我行若輩舞文久罪當死立捶殺數人盡斥屬

僚之貪虐庸懦者一府大震皆奉法鍾乃蠲煩苛立修教事不便民者立上書言之帝悉報許當是時屢詔減蘇松重賦鍾與巡撫周忱悉心計畫奏免七十餘萬石凡忱所行善政皆協力成之其爲政纖悉周審嘗置二簿識民善惡以行勸懲又置通關勘合簿防出納姦僞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官夫簿防非禮需求興利除害不遺餘力鋤豪強植良善民奉之若神先是中使踵至郡佐以下動遭笞縛而衛所將卒時淩虐小民鍾在斂跡不敢肆雖上官及他省吏過其地者咸心憚之鍾雖起刀筆然重學校禮文儒單門寒士多見振贍有鄉

亮者獻詩於鍾鍾欲薦之或爲匿名書毀亮鍾曰是欲我速成亮名耳立奏之朝召授吏刑二部司務遷御史初鍾爲吏時吳江平思忠亦以吏起家爲吏部司務遇鍾有恩至是鍾數延見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藉是報公耳思忠家素貧未嘗緣故誼有所干人兩賢之鍾丁母憂郡民詣闕乞留詔起復正統六年秩滿當遷郡民二萬餘人走訴巡撫御史乞再任詔進正三品俸仍視府事明年卒於官吏民聚哭爲立祠鍾剛正廉潔孜孜愛民前後守蘇者莫能及

張昺字仲明慈谿人

昺都御史楷孫也舉進士授鉛山知縣性剛明善治獄有嫁女者及壻門而失女互以訟於官不能決昺行邑界見大樹妨稼欲伐之民言樹有神巢其巔昺不聽率衆往伐有衣冠三人拜道左昺叱之忽不見比伐樹血流出樹問昺怒手斧之卒仆其樹巢中墮二婦人言狂風吹至樓上其一即前所嫁女也有巫能隱形淫人婦女昺執巫痛杖之巳並巫失去昺馳縛以歸印巫背鞭之立死乃盡毀諸淫祠寡婦惟一子爲虎所噬訴於昺昺與婦期五日乃齋戒祀城隍神及期二虎伏庭下昺叱之曰孰傷吾民法當死無罪者去一虎起斂尾去一

虎伏不動昺射殺之以畀節婦一縣稱神擢南京御史宏治元年偕同官上言邇臺諫交章論事矣而扈蹕糾儀者不免錦衣捶楚之辱是言路將塞之漸也經筵既舉矣而封章屢進卒不能回寒暑停免之說是聖學將怠之漸也丙倖雖斥梁芳而賜祭仍及便嬖是復啓寵倖之漸也外戚雖罷萬喜而莊田又賜皇親是驕縱姻婭之漸也左道雖斥而符書尚揭於宮禁番僧有復於京師是異端復興之漸也傳奉雖革而千戶復除張質通政不去張苗是傳奉復啓之漸也織造停矣仍聞有蟒衣朱斗之織淫巧其漸作乎寶石廢矣又聞有賊星

不時之賜珍玩其漸崇乎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
陛下以爲戒帝嘉納之官四列副便引疾靡還貴蕭然
擁經史自娛都御史王璟以振荒至旣百金堅拒不得
受下戶饑民粟以答其意知縣丁洪鉛山所取士也旦
夕候起居爲具蔬食曷曰吾誠不自給奈何以此煩令
君卒弗受炊烟屢絶處之澹如及卒含殮不具洪爲經
紀其喪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

宏治之八年進士正德中由德安推官入爲刑部主事
歷兵夜職方武選郎中十四年三月有詔南巡上疏曰

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綱紀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不知有天子亂本已成禍變將起試舉當今最急者陳之一崇正學臣聞聖人主靜君子慎動陛下盤遊無度流連忘反動亦過矣臣願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延故老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維新聖政自舉二通言路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古者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今則不然臣僚言及時政者左右匿不以聞或事關權臣則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

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自達雖必亂之
事不軌之臣陛下亦何由知臣願廣開言路勿罪其沽
名勿責其出位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亂臣賊子亦有
所畏而不敢肆矣三正名號陛下無故降稱大將軍太
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嘆如此則誰爲天子者天
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將軍事陛下天下皆爲將軍
之臣矣今不削去諸名號昭上下之分則體統不正朝
廷不尊古之天子亦有號稱獨夫求爲匹夫不可得者
竊爲陛下懼焉四戒遊幸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廷馳
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矣幸大同矣

幸太原榆林矣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相保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至此極也近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怨讟煩興今江淮大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陛下又重感之幾何不流為盜賊也姦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夫豈有毫髮愛陛下之心哉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越人不相休戚也陛下宜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罷南巡撤宣府

離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振江淮散邊軍以歸卒伍雪
已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爲也五去小
人自古未有小人用事不亡國喪身者也今之小人皷
弄威權貪溺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
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者則
江彬之爲也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但見
其有可誅之罪不聞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
以伯爵託以心腹付以京營重寄使其外持兵柄內蓄
逆謀以成騎虎之勢此必亂之道也天下切齒怒罵皆
彼食彬之肉陛下亦何惜一彬不以謝天下哉六建儲

貳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搖搖無所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收養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上告宗廟請命太后旁諏大臣擇宗室親賢者一人養於宮中以繫四海之望他日誕生皇子仍俾出藩實宗社無疆之福也員外郎陸震草疏將諫見鞏疏稱歎因毀已稾與鞏連署以進帝怒甚下二人詔獄復跪午門衆謂天子且出鞏曰天子出吾當牽裾死之跪五日期滿仍繫獄越二十餘日廷杖五十斥爲民彬使人沿途刺鞏有治洪主事知而匿之間行得脫旣歸潛心著述或

未盡日中未嘗少變如也嘗嘆曰人生至公卿富貴矣然不過三四十年若立身行道千載不朽世人顧往往以此易彼何也世宗立召爲南京大理丞疏請稽古正學敬天勤民取則堯舜保全君子辨別小人明年入賀卒於京師行人張岳訟其直節贈大理少卿賜祭葬天啓初追謚忠裕

楊廷和　字介夫新都人

父春湖廣提學僉事廷和年十二舉於鄉年十九先其父成進士改庶吉士告歸娶還朝授檢討爲人美也姿性沉靜詳審爲文簡暢有法好考究掌故民瘼邊事及

一切法家言鬱然負公輔望宏治中官至左春坊太學士正德三年由詹事入東閣專典誥敕以講筵指斥佞倖忤劉瑾傳旨改南京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召還進武英殿大學士時瑾橫益甚而焦芳張綵為中外媾廷和與東陽委曲其間小有劑救而已乾清宮災請帝避殿下詔罪己求直言疏勸帝早朝晏罷躬九廟祭祀崇兩宮孝養勤日講復面奏開言路達下情還邊兵革宮市罷皇店出西僧省工作減織造凡十餘條皆切至帝不省尋以父憂乞奔喪不許三請乃許旋起復之三疏辭始許閣臣得終喪自廷和始也服甫闋即召至帝方

徵宣府使使賜廷和羊酒銀幣廷和疏謝因請回鑾不報復與大學士蔣冕馳至居庸欲身出塞請帝令谷大用扼關門乃歸帝命回鑾日各製旗帳迎廷和曰此里俗以施之親舊耳天子至尊不敢瀆獻帝再使使諭意執不從乃已時帝恒不視朝恣遊大同宣府延綏間多失政廷和未嘗不諫但不聽廷和亦不能執奏以是邑邑不自得數移疾乞骸骨帝亦不聽中官谷大用魏彬張雄義子錢寧江彬輩恣橫甚廷和雖不爲下然亦不能有所裁禁以是得稍自安宸濠反帝欲親征廷和等力阻之不聽命廷和與大學士毛紀居守帝既南兩更

歲朔廷和頗以鎮靜持重爲中外所推服請回鑾數十疏皆不省十六年正月帝郊祀嘔血輿疾歸逾月崩於豹房谷大用張永至閣以皇太后命議所立廷和舉皇明祖訓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梁儲蔣冕毛紀咸贊之乃令中官入啓皇太后頃之中官奉遺詔及太后懿旨宣諭羣臣一如廷和請事乃定廷和遂以遺詔令太監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兵分布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南北要害廠衛御史以其屬扞掫傳遺命罷威武營團練諸軍各邊兵

入備者俱重賚敢歸鎮守皇店及軍門辦事言校悉遣還
衛哈密土魯番佛郎機諸貢使皆給賞遣還國豹房番
僧及少林僧教坊樂人南京快馬船諸非常例者一切
罷遣又以遺詔釋南京逮繫因放遣四方進獻女子停
京師不急工務收宣府行宮金寶歸諸內庫中外大悅
時平虜伯江彬擁重兵在肘腋間知天下惡之心不自
安其黨李琮尤狠黠勸彬乘間以其家衆反不勝則北
走塞外彬猶豫未決廷和謀以皇太后旨捕誅彬遂與
同官蔣冕毛紀及司禮中官温祥等四人謀彬既誅中
外更姿幸廷和總朝政幾四十日興世子始入京即帝位

廷和草上登極詔書文書房官忽至閣中言欲去詔中
不便者數事廷和曰往召事關節動稱上意今亦新天
子意耶吾儕負登極後當面奏上問誰欲削詔草者其
人語塞已而詔下正德中蠹政釐抉且盡所裁汰錦衣
諸衛內監局旗校工役爲數十四萬八千七百減漕糧
百五十三萬二千餘石其中貴義子傳陞乞陞一切恩
倖得官者大半皆斥去中外稱新天子聖人且頌廷和
功而諸失職之徒銜之次骨廷和入朝有挾白刃伺輿
旁者事聞詔以營卒百人衛出入帝召對者三慰勞備
至廷和益欲有所發攄引用正人布列在位人或謂其

太專然廷和以帝雖沖年性英敏自信可輔太平事事
有所持諍錢寧江彬雖伏誅而張銳張忠于經許泰等
獄久不決廷和等言不誅此曹則國法不立公道不明
九廟之靈不安萬姓之心不伏禍亂之機未息太平之
治未臻帝乃籍沒其資產廷和復疏請敬天戒法祖訓
隆孝道保聖躬務民義勤學問慎命令明賞罰專委任
納諫諍親善人節財用皆優詔報可及議大禮廷和持
論益不撓卒以是忤帝意先是武宗崩廷和草遺詔言
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某倫序當立遵奉
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於宗廟請於慈壽皇太后迎嗣

皇帝位既令禮官上禮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翌日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即位其箋文皆循皇子嗣位故事世宗覽禮部狀謂遺詔以吾嗣皇帝位非爲皇子也及至京止城外廷和固請如禮部所具儀世宗不聽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直入告大行几筵日中即帝位詔草言奉皇兄遺詔入奉宗祧帝遲回久之始報可越三日遣官往迎帝母興獻妃未幾命禮官議興獻王主祀稱號廷和檢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尚書毛澄曰是足爲據宜尊孝宗曰皇考稱獻王爲皇叔考興國大王母妃爲皇叔母興國太妃自稱姪皇

帝令別立益王次子崇仁王爲興王奉獻王祀有異議
者門姦邪當斬五月澄會廷臣議上如廷和言帝不悅
然每召從容賜茶慰諭欲有所更定廷和卒不肯順帝
指乃下廷臣再議廷和偕蔣冕毛紀奏言前代入繼之
君追崇所生者皆不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濮議最得義
理之正可爲萬世法至興獻王祀雖崇仁王主之他日
皇嗣繁衍仍以第二子爲興獻王後而改封崇仁王爲
親王則天理人情兩全無失帝益不悅命博考典禮務
求至當廷和等復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其
所生父瞽瞍也三代以後賢莫如漢光武未聞追崇其

所生父南頓君也惟皇上取法二君則聖德無累聖孝有光矣帝留中不下七月進士張璁上疏謂當繼統不繼嗣帝遣司禮監持示廷和言此議遵祖訓據古禮宜從廷和曰秀才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無何帝授廷和等手敕令尊父母爲帝后廷和疏曰禮謂爲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詔帝不聽九月母妃至京帝自定儀由中門入謁見太廟復申諭欲加稱興獻帝后爲皇廷和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

立廟章陵皆未嘗追尊今若加皇字與慈壽孝廟並是
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
因自請斥罷廷臣諍者百餘人帝不得已乃以嘉靖元
年詔稱孝宗爲皇考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
本生父母不稱皇當是時廷和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
奏幾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恣
無人臣禮帝意內移尋論定策功封廷和伯爵固辭廕
廕錦衣指揮復辭帝以賞太輕加廕四品京職復辭蕭
四考超拜太傅復四辭而止帝頗事齋醮廷和力言不
可引梁武宋徽爲喻優旨報納江北比歲不登中官請

遣官督織造趣內閣撰勅廷和等不奉命因極言民困
財竭請毋遣帝趣愈急且戒毋瀆擾執拗廷和力爭言
臣等與舉朝大臣言官言之不聽顧二三邪佞之言是
聽陛下能獨與二三邪佞共治祖宗天下哉且陛下以
織造爲累朝舊例不知洪武以來何嘗有之創自成化
宏治耳憲宗孝宗愛民節財美政非一陛下不取法獨
法其不美者何也即位一詔中官之倖路維塞殆盡天
下方傳誦聖德今忽有此何以取信因請究擬旨者何
人疑有假御批以行其私者帝爲謝不審俾戒所遣官
毋縱肆而已不能止也廷和先累疏乞休其後請益力

又以持考獻帝議不合疏語露不平三年正月帝聽之
去責以因辭歸咎非大臣道然猶賜璽書給與廩隸護
如例中前廕子錦衣衛指揮使之命廷和去始議稱孝
宗爲皇伯考於是廷和子脩撰愼率羣臣伏闕哭爭杖
謫雲南七年明倫大典成詔定議禮諸臣罪言廷和謬
主濮議自詭天子門生定策國老法當僇市姑削職爲
民明年卒久之帝問大學士李時太倉所積幾何對曰
可支數年由陛下初年詔書裁革冗員所致帝慨然曰
此楊廷和功不可沒也隆慶初復官贈太保諡文忠初
廷和入閣東陽謂曰吾於文翰頗有一日之長若經濟

事須歸介夫及武宗之終卒安社稷者廷和力也人以東陽爲知言弟廷儀兵部侍郎子愼惇孫有仁皆進士

楊愼

愼字用脩年二十四登正德六年進士第一授脩撰十二年八月武宗微行始出居庸關愼抗疏切諫尋移疾歸世宗嗣位起充經筵講官嘗講舜典言聖人設贖刑乃施於小過俾民自新若元惡大姦無可贖之理時大璫張銳于經論死或言進金銀獲宥故及之嘉靖三年帝納張璁桂萼言召爲翰林學士愼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與張桂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

頤朱熹之說也璁等所執者冷褒段猶之餘也今陛下
既超擢璁蕚不以臣等言爲是臣等不能與同列願賜
罷斥帝怒切責停俸有差踰月又偕學士豐熙等疏諫
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順門力諫帝震怒命執首事八人
下詔獄於是愼及王元正等撼門大哭聲徹殿廷帝益
怒悉下詔獄廷杖之閱十日再杖於廷愼及檢討王元
正給事中劉濟並謫戍餘削籍愼得雲南永昌衛先是
廷和當國盡斥錦衣冗濫官及是伺諸途將害愼愼知
而謹備之至臨清始散去扶病馳萬里憊甚抵戍所幾
不起五年聞廷和疾馳至家廷和喜疾愈還永昌聞尋

甸安銓武定鳳朝文作亂率僮奴及步卒百餘馳至木密所與守臣擊敗賊八年聞廷和訃奔告巡撫歐陽重請於朝獲歸葬葬訖復還自是或歸蜀或居雲南會城或留戍所大吏咸善視之及年七十歸蜀巡撫遣四指揮逮之還嘉靖三十八年卒慎幼警敏十一歲能詩十二擬作古戰塲文過秦論長老驚異入京賦黃葉詩李東陽見而嗟賞令受業門下在翰林時武宗問欽天監及翰林星有注張又作汪張是何星也衆不能對慎曰柳星也歷舉周禮史記漢書以復預修武宗實錄事必直書總裁蔣冕費宏盡付稾草俾刪定嘗奉使過鎮江

謁楊一清閱所藏書叩以疑義一清皆成誦愼驚異益肆力古學旣投荒多暇書無所不覽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故好學窮理老而彌篤世宗以議禮故惡其父子特甚每問愼作何狀閣臣以老病對乃稍解愼聞之益縱酒自放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愼爲第一詩文外雜著至一百餘種並行於世隆慶初贈光祿少卿天啓初追謚文憲　贊曰武宗之季君德日荒嬖倖盤結左右廷和爲相雖無能改於其德然流賊熾而無土崩之虞宗藩叛而無瓦解之患者固賴廟堂有經濟之遠畧也至其誅大姦決大策扶

危定傾功在社稷劑周勃韓琦殆無以過大禮之爭羣
臣至撼門慟哭亦過激且驁矣然再受廷杖或死或斥
竄錮終身抑何憯也楊愼博物洽聞於文學爲優　又
日大禮之議楊廷和爲之倡舉朝翕然同聲大抵本宋
司馬光程頤濮園議然英宗長育宮中名稱素定而世
宗奉詔嗣位承武宗後事勢各殊諸臣徒見先賢大儒
成說可據求無得罪天下後世而未暇爲世宗熟計審
處準酌情理以求至當爭之愈力失之愈深惜夫

楊一淸　字應寧雲南安寧人

其先雲南人父景以化州同知致仕猶一淸居巴陵少

能文以奇童薦爲翰林秀才憲宗命內閣擇師教之年十四舉鄉試登成化八年進士父喪葬丹徒遂家焉服除授中書舍人遷山西按察僉事以副使督學陝西一清貌寢而性警敏好談經濟大畧在陝八年以其暇究邊事甚悉入爲太常卿宏治十五年用劉大夏薦擢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西番故饒馬而仰給中國茶飲以去疾太祖著令以蜀茶易番馬資軍中用久而寖弛姦人多挾私茶闌出爲利番馬不時至一清嚴爲禁盡籠茶利於官以服致諸番番馬大集會寇大入花馬池帝命一清巡撫陝西仍督馬政甫受事寇已退乃選卒

練兵剿平虜紅古二城以援固原築垣濬以捍靖虜劫罷貪庸總兵裁鎮守中官冗費軍紀肅然武宗初立寇數萬騎抵固原總兵曹雄軍隔絕不相聞一清率輕騎自平涼晝夜行抵雄軍爲之節度多張疑兵脅寇寇犯隆德一清夜發火礮響應山谷間寇疑大兵至遁出塞一清以延綏寧夏甘肅有警不相援患無所統請遣大臣兼領之大夏請即命一清總制三鎮軍務進右都御史一清遂建議修邊其畧曰陝西各邊延綏據險寧夏甘肅扼河山惟花馬池至靈州地寛延城堡復疎寇毀墻入則固原慶陽平涼鞏昌皆受患成化初寧夏巡

無隙延塹築邊墻綿亘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子俊脩之甚固由是寇不入套二十餘年後邊備疎墻塹日夷宏治末至今寇連歲侵畧都御史史琳請於花馬池韋州設營衛總制尚書秦紘僅脩四五小堡及靖虜至環慶治塹七百里謂可無患不一二年寇復深入是紘所脩不足捍敵臣久官陝西頗諳形勢寇動稱數萬往來倏忽未至徵兵多擾費既至召援輒後時欲戰則彼不來持久則我師坐老臣以爲防邊之策大要有四脩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今河套卽周朔方漢定襄赫連

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巢穴深山大河勢乃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渚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誠宜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屬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防邊敵來有以待之猶愈無策因條具便宜延綏安邊營石澇池

至橫城三百里宜設墩臺九百座暖譙九百間守軍四千五百人石澇池至定邊營百六十三里平衍宜墻者百三十一里險崖峻阜可劃削者三十二里宜爲墩臺連接寧夏東路花馬池無險敵至仰客兵宜置衛興武營守禦所兵不足宜召募自環慶以西至寧州宜增兵備一人橫城以北黃河南岸有墩三十六宜脩復帝可其議大發帑金數十萬使築墻而劉瑾憾一淸不附已一淸遂引疾歸其成者在要害間僅四十里瑾誣一淸冒破邊費逮下錦衣獄大學士李東陽王鏊力救得解仍致仕歸安化王寘鐇反詔起一淸總制軍務與總兵

官神英西討中官張永監其軍未至一清故部將仇鉞已捕執之一清馳至鎮宣布德意張永旋亦至一清與結納相得甚歡知永與瑾有隙乘間扼腕言曰賴公力定反側然此易除也如國家內患何永曰何謂也一清遂促席書掌作瑾字永難之曰是家晨夕上前枝附根據耳目廣矣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功成奏捷請間論軍事因發瑾姦極陳海內愁怨恐變起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瑾誅公益柄用悉矯前弊收天下心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於公必濟萬一不

信公頓首據地泣請死上前訶曰以明不妄上必爲公
動苟得請卽行事毋須臾緩於是永勤然起曰嗟乎老
奴何惜餘年不以報主哉竟如策誅瑾永以是德一清
左右之得召還拜戶部尚書尋改吏部一清於時政最
通練而性闊大愛樂賢士大夫與共功名凡爲瑾所搆
陷者率見甄錄朝有所知久卽登薦門生徧天下嘗再
帥關中起偏裨至大將封侯者累累然不絕饋謝有所
入緣手卽散之大盜躪中原一淸疏請命將調兵前後
凡數上皆報可乾淸宮災詔求直言一淸上書言視朝
太遲享祀太慢西內創梵宇禁中宿邊兵畿內皇店之

害江南織造之擾因引疾乞歸帝慰留之尋命入閣參機務會災異自劾極陳時政中有狂言惑聖聽匹夫搖國是禁廷雜介冑之夫京師無藩籬之託語識切近倖帝弗省錢寧江彬輩聞之大怒使優人於帝前爲蜚語刺譏一清乃力請骸骨歸賜敕褒諭給夫廩如制帝南征幸其第樂飲兩晝夜賦詩賡和以十數一清從容諷止帝遂不爲江浙行世宗爲世子時獻王嘗言楚有三傑劉大夏李東陽及一清也心識之及卽位廷臣交薦遣官存問嘉靖三年詔以少傅兵部尚書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故相行邊自一清始溫詔褒美比之郭子儀一

清至是三爲總制部曲皆踴躍喜亦不剌竄西海爲西寧洮河患金獻民言撫便一清獨請勦土魯番求貢陳九疇欲絶之一清則請撫時帥諸將肆習行陳嘗曰無事時當如有事隄防有事時當如無事鎭靜費宏罷乃召爲武英殿大學士初大禮議起一清方家居見張璁疏寓書門人喬宇曰張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又勸席書早赴召以定大議璁等旣驟顯頗引一清帝亦以一清老臣恩禮加渥所言邊事國計大小無不傾聽璁與桂蕚旣攻去費宏意一清必援已一清顧請召謝遷心怨之璁入閣多所更建一清引故事稍裁抑其黨

積不平又因災變請戒飭百官和衷復乞宥議禮諸臣罪璁益憾桂萼入内閣亦不相能一清屢求去且言今持論者尚紛更臣獨主安靜尚刻覈臣獨主寬平用是多齟齬願避賢者路帝溫旨留之霍韜力攻一清言其受賄帝令自陳允致仕明年璁等搆獄坐一清受張永弟容金錢爲永誌墓又與容世錦衣指揮遂落職閒住一清大恨疽發背死遺疏言身被污衊死且不瞑帝令釋贓罪不問後數年復故官久之贈太保諡文襄一清生而隱宫貌類寺人無子博學善權變尤曉暢邊事列書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機宜人或訾己反薦揚之晚

與璁萼異爲所軋不獲以恩禮終然其才一時無兩人比之姚崇云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

父華字德輝舉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累官南京吏部尚書有器度性至孝母岑年逾百歲卒華已七十餘猶寢苫蔬食士論多之守仁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不能言異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縱觀山川形勝弱冠舉鄉試學大進顧益好言兵且善射宏治十二年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正德元年劉瑾逮南京給事

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萬山叢薄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喜相率伐木爲屋以棲守仁瑾誅量移廬陵知縣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累官鴻臚卿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守仁才擢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是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據浰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郴州龔福全等攻剽府縣而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志山合樂昌賊攻南康贛州守仁至知左右多賊耳目乃呼老黠隸詰之隸戰栗不敢隱因貫其罪令詗賊賊動靜無弗知於是檄

福建廣東會兵先討大帽山賊守仁親率銳卒連破四十餘寨擒師富疏言權輕無以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尚書王瓊奏從其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爲伍伍有小甲二伍爲隊隊有總甲四甲爲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爲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爲陣陣有偏將二陣爲軍軍有副將皆臨事委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其年七月進兵大庾志山乘間攻南安知府季斆擊敗之副使楊璋等亦生縶曰能以歸遂議討横水左溪十月破其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湖廣巡撫秦金亦破福全乃設崇義縣於横

水捷諸猺還至贛州議討浰頭賊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浰斬馘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亘數百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內外合擊禽斬無遺乃於下浰立平和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近驚爲神進副都御史十四年六月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而寧王宸濠反守仁急趨吉安與知府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

無噍矣乃多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郤永將邊兵
都督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
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
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爲蠟書遺僞相李士實劉
養正敘其歸國之誠令從臾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洩之
宸濠果疑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大位
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詗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紿之
七月壬辰朔劫其衆六萬人襲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
安慶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知府臨江戴
德孺袁州徐璉贛州邢珣都指揮余恩通判胡堯元童

琦鄒琥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爲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擣南昌賊精銳悉出守備虛我兵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乃以文定爲前鋒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破南昌縛居守宜春王拱樤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居二日遣文定等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貴堯元等設伏

宸濠果自安慶還兵乙卯遇於黄家渡文定當其前鋒衆軍乘之伏發賊大潰丙辰復戰官軍却守仁斬先却者諸軍殊死戰賊復大敗退保樵舍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羣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氏以下皆投水死宸濠倉卒易舟遁王冕所部兵追執之士實等皆就禽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京師聞變諸大臣震懼王瓊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禽賊至是果奏捷時帝已親征命安邊伯許泰太監張忠都督劉暉泝江而上抵南昌諸嬖倖故與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反書言覬覦者非特一寧王請黜

姦諛以回天下豪傑心諸嬖倖皆恨王是相與媢功且懼守仁見天子發其罪競爲蜚語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禽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廣信守仁不與間道趨玉山上書請獻俘止帝南征帝不許至錢唐遇張永永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輩上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誦其賢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曰吾此來爲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勳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至京口欲朝行在聞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忠泰已先至恨

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爲動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遭喪於道必停車慰問良久乃去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寧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人約內應籍可按也忠泰氣懾不敢復言已輕守仁文士强之射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益沮會冬至守仁命上冢哭命居民巷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忠泰不得已班師見帝讒毀百端獨永時左右之忠揚言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乃屢矯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知出帝意

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晏坐僧寺帝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即至何謂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畧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彬等乃無言當是時讒邪搆煽禍變叵測微守仁東南事幾殆世宗深知之甫即位趣召入朝受封而大臣多忌其功言國哀未畢不宜舉宴行賞因拜南京兵部尚書守仁不赴請歸省已論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歲祿一千石然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諸同事有功者惟伍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名示遷而陰絀之廢斥無存

者守仁憤甚時已丁父憂屢疏辭爵乞錄諸臣功咸報
寢免喪亦不召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王受反
乃詔守仁以原官總督兩廣兼巡撫守仁在道疏陳用
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聽官徵
調既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千防戍是流官之設無益
可知且田州鄰交阯深山絶谷悉猺獞盤據必仍設土
官斯可藉其兵力爲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
自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尚書王時中條其不合者
五帝令守仁更議守仁抵潯州會巡按御史石金定計
招撫蘇受初求撫不得聞守仁至益懼至是則大喜遣

使乞降守仁令詣軍門陳兵入見數二人罪杖而釋之親入營撫其衆七萬奏聞於朝陳用兵十害招撫十善因請復設流官量割田州地别立一州以岑猛子邦相爲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置十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知府帝皆從之斷藤峽猺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蠻盤亙三百餘里郡邑罹害者數十年守仁欲討之故留南寧罷湖廣兵示不再用俟賊不備進破牛腸六寺等十餘寨峽賊悉平遂循横石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諸賊率蘇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門盡平八寨始帝以蘇受之撫遣行人奉璽書

獎諭及奏斷藤峽捷則以手詔問閣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術一清等不知所對桂萼顯詆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方獻夫霍韜疏爭之言諸猺爲患積年初嘗用兵數十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田稽首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巖絕岡國初以來未有輕議勦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況守仁固承詔得便宜從事者乎守仁討平叛藩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其輦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夫

自夫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再屈於兩廣臣恐勞臣灰心將士解體後此疆圉有事誰復爲陛下任之帝報聞而已守仁病甚疏乞骸骨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守仁天姿異敏年十七謁上饒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講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洞中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疑其爲敎專以致良知爲主謂宋周程二子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

有以接孟氏之傳而朱　子集註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學者翕然從之世遂有陽明學云既卒桂萼奏其擅離職守帝大怒下廷議萼等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爲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予則爲朱熹晩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但討捕軬賊禽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以章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乃下詔停世襲卹典俱不行隆慶初廷臣多頌其功詔贈新建侯謚文成予世襲伯爵既又有請以守仁與薛瑄陳獻章同從祀文廟者未

允行萬歷十二年御史復申前請大學士申時行等言守仁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主靜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友出處如獻章氣節文章功業如守仁不可謂禪誠宜崇祀且言胡居仁純心篤行衆論所歸亦宜並祀帝皆從之終明之世從祀　止守仁等四人而已　贊曰王守仁始以直節著比任疆事提弱卒從諸書生掃積年逋寇平定孽藩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也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雖由天資高其亦有得於中者與矜其創獲標異儒先卒爲學者譏守仁嘗謂胡世寧少講學世寧曰某恨公

多講學耳桂萼之議雖出於媢忌之私抑流弊者實然固不能以功多爲諱矣

孫燧字德成餘姚人

宏治六年進士正德中歷河南布政寧王宸濠有逆謀結中官幸臣日夜詗中朝事幸有變又劫持羣吏厚餌之使爲己用惡巡撫王哲不附己毒之死董傑代哲僅八月亦死自是官其地者以得去爲幸燧以才節著治聲廷臣推之代聞命歎曰是當死生以之矣遣妻子還鄉獨攜二僮以行時宸濠逆狀已大露燧左右悉宸濠耳目燧防察密不得覘燧時時爲宸濠陳說大義卒不

悛陰察副使許逵忠勇可屬大事與之謀先是副使胡世寧暴宸濠逆謀中官幸臣爲之地世寧得罪去燧念諍言於朝無益乃託禦他寇預爲備先城進賢次城南康瑞州患建昌多盜別置安義縣以漸弭之而請復饒撫二州兵備不得復則請敕湖東分巡兼理之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道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以便控制廣信橫峯青山諸窰地險人悍則請設通判駐弋陽兼督旁五縣兵又恐宸濠劫兵器假討賊盡出之他所宸濠瞷燧圖已賂朝中幸臣去燧而遺燧棗梨薑芥以示意燧笑却之逵勸燧先發

後聞燧曰柰何予賊以名且需之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所蓄賊淩十一等出沒鄱陽湖燧與逵謀捕之賊走匿宸濠祖墓間於是密疏白其狀且言宸濠必反章七上輒爲宸濠遮護不得達宸濠恚甚因宴毒之不死燧乞致仕又不許明年宸濠決計反六月乙亥以生日宴鎭巡三司明日燧及諸大吏入謝宸濠伏兵左右大言曰孝宗爲李廣所悞抱民間子我祖宗不血食者十四年今太后有詔令我起兵討賊亦知之乎衆相顧愕眙燧直前曰安得此言請出詔示我宸濠曰毋多言我往南京汝當扈駕燧大怒曰天無二日吾豈從汝爲逆哉

汝速死耳宸濠怒叱燧燧益怒急起不得出宸濠入內殿易戎服出麾兵縛燧逵奮曰汝曹安得辱天子大臣因以身翼蔽燧賊并縛逵二人罵不絕口賊擊燧折左臂逵謂燧曰我勸公先發者知有今日故也遂同遇害宸濠遂發兵首遣婁伯徇進賢爲知縣劉源清所斬招窯賊賊畏守吏不敢發大索兵器城中不得賊多持白挺伍文定起義兵設兩人木主於文天祥祠率吏民哭之南贛巡撫王守仁與共平賊諸遁賊走安義皆見獲無脫者人於是益思燧功燧生有異質兩目爍爍夜有光死之日天忽陰慘烈風驟起凡數日城中民大恐走

收兩人屍屍未變黑雲蔽之蝿蚋無敢近者世宗即位
贈禮部尚書謚忠烈與逵並祀南昌賜祠名旌忠子埜
聞父訃率兩弟蝉歴赴之扶柩歸廬墓蔬食三年服除
以父死難更名三年埜事母楊至孝得旌中武會試
第一埜子鈺鈺子如津皆都督僉事埜官尚寳卿歴官
尚書埤孫如游大學士如游孫嘉績僉事歴子鑨鑽皆
尚書鑨侍郎鏻太僕卿鑨子如法主事如洵恭政並以
文章行誼世其家

許逵字汝登固始人

逵沉靜有謀畧正德三年進士授樂陵知縣流賊劉七

等屠城殺長吏遠之官慨然爲戰守計縣初無城督民版築不踰月城成令民屋外築墻墻高過簷啟圭竇才容人家選一壯者執刃伺竇内餘皆入隊伍日視旗爲號違者軍法從事又募死士伏巷中洞開城門賊果至旗舉伏發竇中人皆出賊大驚竄斬獲無遺後數犯數挫之遂相戒不敢近事聞進秩二等超擢兵備僉事遠駐武定州州城圮濠平不能限牛馬遠築城鑿池設樓櫓置巡卒明年賊楊寡婦犯濰縣追敗之未幾賊別部掠德平遠盡殲之威名大著遷江西副使時宸濠黨暴橫遠以法痛繩之言於孫燧曰寧王敢爲暴者恃權臣

也權臣左右之者貪重賄也重賄由於盜數今惟剪盜則賄息賄息則黨孤黨孤深然之每事與密議及宸濠縛燧逵爭之宸濠問許副使何言逵曰副使惟赤心耳宸濠怒曰我不能殺汝耶逵曰汝能殺我天子能殺汝汝反賊萬段磔汝汝悔何及宸濠大怒拜縛之遂遇害年三十六初逵以文天祥集貽其友給事中張漢卿而無書漢卿再入日寧邸必反汝登其爲文山乎逵父家居聞變即爲位易服哭人怪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世宗立贈副都御史諡忠節廕一子嘉靖元年改贈禮部尚書長子瑒好學有器識既葬父日夜號泣六年而後

號膺人或趣之瑒曰吾父死乃因得官痛哭不能仰視瑒子郊事親孝隆慶中舉於鄉數試禮部不第有試官與瑒婚姻慕郊才欲收羅之郊曰若此何以見先忠節地下許氏子孫不如孫氏貴顯亦能傳其家

伍文定 字時泰松滋人

父琇貴州叅議文定有膂力便弓馬議論慷慨登進士授常州推官精敏善決獄稱彊吏魏國公徐俌與民爭田文定勘歸之民劉瑾入俌重賄興大獄巡撫艾樸以下十四人悉被逮文定已遷成都同知亦下詔獄斥爲民瑾敗起補嘉興江西姚源賊王浩八流劫浙江開化

都御史俞諫檄文定與叅將討之文定擊敗之賊遁歸江西諫等上文定忠勇狀擢河南知府計擒劇賊李文簡以才任治劇調吉安計平永豐及大茅山賊已佐巡撫王守仁平桶岡橫水宸濠反吉安士民爭亡匿文定斬亡者一人衆乃定乃迎守仁入城知府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先後至共討賊文定當大帥丙辰之戰身犯矢石火燎須不動賊平功最擢江西按察使張忠許泰至南昌欲冒其功而守仁已俘宸濠赴浙江忠等失望大根文定出謁遂縛之文定罵曰吾不恤九族爲國家平大賊何罪汝天子腹心屈辱忠義爲逆賊報讐法當斬

忠益怒權之仆墮文定求解任不報尋遷廣東布政使未赴而世宗嗣位上忠等罪狀且曰曩忠泰與劉暉至江西忠自稱天子弟暉稱天子兒泰稱威武副將軍與天子同僚折辱命吏誣害良民需求萬端漁獵盈百萬致餓殍遍野盜賊縱橫雖寸斬三人不足謝江西百姓今大憝錢寧江彬皆已伏法三人實其黨與乞速正天誅用彰國典又請發宸濠貲財還之江西以資經費矜釋忠泰所陷無辜及寧府宗人不預謀者以清冤獄帝並嘉納之論功進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嘉靖三年討獲海賊董效等二百餘人賜敕獎勞尋謝病歸六年召

拜兵部侍郎其冬擢右都御史雲南土酋安銓反攻陷尋甸嵩明明年武定土酋鳳朝文亦反與銓合兵圍雲南詔進文定兵部尚書提督雲南四川貴州湖廣軍討之會芒部叛酋沙保子普奴爲亂并以屬文定未至雲南銓等已爲巡撫歐陽重所破遂移師征普奴左都御史李承勛極言川貴殘破不當用兵疏入召還命提督京營文定至湖廣疏乞省祭歸已四川巡按御史戴金上言叛酋稱亂之初勢尚可撫而文定決意進兵一無顧惜飛芻輓糧糜數十萬及有詔罷師尚不肯已尚書方獻夫李承勛因詆文定好大喜功傷財動衆乃令致仕

文定忠義自許遇事敢爲不與時俯仰芒部之役憤小醜數亂欲爲國伸威爲議者旁撓廟堂專務姑息以故功不克就九年七月卒於家天啓初追諡忠襄

張璁字秉用永嘉人

舉於鄉七試不第將謁選御史蕭鳴鳳善星術語之曰從此三載成進士又三載當驟貴乃歸正德十六年登第年四十七矣世宗踐阼議追崇所生父興獻王廷臣持之議三上三却璁時在部觀政七月朔上疏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陛下嗣登大寳即議追尊聖考以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

誠大孝也廷議執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漢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預立爲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故師丹司馬光之論行於彼一時則可今武宗無嗣大臣遵祖訓以陛下倫序當立而迎立之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未嘗著爲人後之義則陛下之興實所以承祖宗之統與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議者謂孝廟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假令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且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

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必為人後聖考止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母之義故在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為人後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帝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乎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聖考不失其為父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帝方阨廷議得疏大喜曰此

論出吾父子獲全矣亟下廷臣議廷臣大怪駭交起擊之禮官毛澄等執如初會獻王妃至通州聞尊稱禮未定止不肯入帝聞而泣欲避位歸藩璁乃著大禮或問上之帝乃遽駁禮官疏廷臣不得已合議尊孝宗曰皇考興獻王曰本生父興獻帝璁亦除南京刑部主事以去追崇議且寢嘉靖三年復上疏曰陛下遵兄終弟及之訓倫序當立禮官不思陛下實入繼大統之君而強比與爲人後之例絕獻帝天性之恩蔑武宗相傳之統致陛下父子伯姪兄弟名實俱紊寧負天子不敢忤權臣此何心也伏覩聖諭云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既不得

承繼又不得崇稱罔極之恩何由得報執政窺測上心有見於推尊之重故今日爭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陛下之心亦日以不帝不皇為歉既而加稱為帝謂陛下心既慰矣故留一皇字以覘陛下將來未盡之心遂敢稱孝宗為皇考稱興獻帝為本生父父子之名既更推崇之義安在乃遽詔告天下乘陛下不覺陷以不孝禮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陛下尊為萬乘父子之親人可得而奪之又可容人之奪之乎故今日之禮不在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塞今日之議陛下亦姑以是滿今日之

心臣恐天下知禮者必將非笑無已也與桂萼第二疏同上帝益大喜立召二人赴京命未達兩人及黃宗明黃綰復合疏力爭及獻帝改稱本生皇考閣臣以尊稱既定請停召命帝不得已從之二人已在道復馳疏曰禮官懼臣等面質故先爲此術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本生之稱天下後世終以陛下爲孝宗之子墮禮官欺蔽中矣帝益心動趣召二人五月抵都復條上七事衆洶洶欲撲殺之閱數日始朝言官連章力攻帝特授二人翰林學士二人力辭且請面折廷臣之非言者攻益力璁等乃復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及廷臣伏闕哭爭

盡繫詔獄予杖死杖下者十餘人貶竄相繼其年九月
卒用其議定尊稱帝益眷倚璁等時寵儕廷臣舉朝士
大夫咸切齒此數人矣後議世廟神道廟樂武舞及太
后謁廟帝率倚璁言而决璁緣飾經文奏曲當帝意帝
益器之及爲大學士屢躓屢起十年二月璁以名嫌御
諱請更乃賜名孚敬字茂恭御書四大字賜焉璁性剛
明果敢不避嫌怨既遇主亦時進讜言帝欲坐張延齡
反族其家璁諍曰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數詰問對如
初及秋盡當論璁疏言昭聖皇太后春秋高孝聞延齡
死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責

璁璁言不已引故終昭聖皇太后世延齡得長繫他若清勤戚莊田罷天下鎮守內臣先後殆盡皆其力也持身特廉痛惡贓吏一時苞苴路絕而性狠愎報復相尋不護善類欲力破人臣私黨而已先為黨魁大禮大獄叢詬沒世顧帝始終眷禮廷臣卒莫與二嘗稱少師羅山而不名其卒也禮官請諡帝取危身奉上之義特諡文忠贈太師　贊曰張璁議尊興獻帝本人子至情故其說易入原其初議未嘗不準情禮之中乃至遭時得君動引議禮自固務快恩讐於是知其建議之心非有惓惓忠愛之實欲引其君於當道也觀其立主本末與

所言是非固兩不相掩云

楊爵字伯珍富平人

年二十始讀書家貧然薪代燭耕隴上輒挾冊以誦兄爲吏忤知縣繫獄爵投牒直之並繫會代者至爵上書訟寃代者稱奇士立釋之資以膏火益奮於學立意爲奇節登嘉靖八年進士授行人帝方崇飾禮文爵因使王府還上言臣奉使湖廣睹民多菜色搵筐操刃割道殍食之假令周公制作盡復於今何補老羸饑寒之衆奏入被俞旨久之擢御史以母老乞歸養母喪廬墓冬之笋生推車糞田妻饁於旁見者不知其御史也服闋

起故宮帝經年不視朝歲頻旱日夕建齋醮脩雷壇屢
興工作方士陶文仲加宮保太僕卿楊最諫死翊國公
郭勛尚承寵用事二十年元日微雪大學士夏言尚書
嚴嵩等作頌稱賀負銜撫膺太息中背不能寐踰月乃上
書極諫曰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腹心百骸莫不受
患即欲拯之無措手地方且奔競成俗賄賂公行遇災
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流爲欺罔士風人
心頹壞極矣諍臣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敢
齟齬於其間此天下大憂也去年自夏入秋恒暘不雨
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既而一冬無雪元日微雪即止民

失所望憂旱之心遠近相同此正撤樂減膳憂懼不寧之時而輔臣言等方以為符瑞而稱頌之欺天欺人不已甚乎翊國公勛中外皆知為大姦大蠹陛下寵之使稔惡肆毒羣狡趨赴善類退處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臣巡視南城一月中凍餓死八十人五城共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須臾之生而不能而土木之功十年未止工部屬官增設至數十員又遣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朘民膏血而不知恤是豈不可以已乎況今北寇跳梁內盜竊發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交空尚可勞民糜費結怨天下哉此興作

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陛下卽位之初厲精有爲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乃數年以來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睹聖容敷陳復逆未得一聆天語恐人心日益怠媮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都俞吁咈協恭圖治之氣象也此朝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左道惑衆聖王必誅今異言異服列於朝苑金紫赤紱賞及外方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今舉而畀之奇邪之徒流品之亂莫以加矣陛下誠與公卿賢士日論治道則心正身脩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淸禁爲聖躬

累耶臣聞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盜繁興誅之不息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非細故也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一時臣工言過激切獲罪多有自此以來臣下震於天威懷危慮禍未聞復有犯顏直諫以為沃心助者往歲太僕卿楊最言出而身殞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國體治道所損甚多臣非爲最等惜也古今有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忠藎杜口則讒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得聞此阻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望陛下

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覽臣服奏賜之施行宗社幸甚疏入帝震怒立下詔獄搒掠血肉狼籍闗以五木死一夕復甦獄卒以帝意不測屏其家人不許納飲食屢瀕於死處之泰然既而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以救爵前後箠死獄中自是無敢救者踰年工部員外劉魁再踰年給事周怡以言事同繫歷五年不釋至二十四年八月有神降於乩帝感其言立出三人獄未踰月復令東廠追執之爵抵家符十日校尉至與共麥飲畢即就道尉曰盍處置家事爵立屏前呼婦曰朝廷逮我我去矣竟去不顧左右觀者爲泣下比三人

主復同繫獄桎梏加嚴飲食屢絕適有天幸得不死二十六年十一月大高元殿災帝禱於露臺火光中若有呼三人忠臣者遂傳詔急釋之居家二年一日晨起大鳥集於舍爵曰伯起之祥至矣果三日而卒隆慶初復官贈光祿卿任一子萬歷中賜謚忠介先後繫七年日與怡魁切劘講論忘其困所著周易辨說中庸解則獄中作也浦鋐字汝器文登人正德丁丑進士授洪洞知縣有異政嘉靖初召爲御史刑部尚書林俊去國中官秦文已斥復用鋐疏力爭之且言武定侯郭勛姦貪宜罷其兵權忤旨奪俸以養母歸母喪除起掌河南道事

以考察爲給事中饒秀所詰坐罷廷臣交薦起故官出
按陜西連上四十餘疏總督楊守禮請破格超擢未報
而楊爵繫獄鋐馳疏申救曰臣惟天下治亂在言路通
塞言路通則忠讜進而化理成言路塞則姦諛恣而治
道隳御史爵以言事下獄幽囚已久懲創必深臣部富
平皆言爵愨誠于鄉里孝友式風俗有古賢士風且爵
本以論郭勛獲罪今勛姦大露陛下業致之理則爵前
言未爲悖妄望宏覆載之量垂日月之照賜之矜釋使
列朝端爵必能盡忠補過不負所學疏奏帝大怒趣緹
騎逮之秦民遠近奔送舍車下者常萬人皆號哭曰願

還我使君既至下詔獄搒掠備至除日復杖之百錮以鐵柙餔迎哭之鋐息已絶徐張目曰此吾職也子無然繫七日而卒穆宗嗣位郵典視爵等周天佐字子弼晉江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戸部主事履分司倉場以清操聞二十年夏四月九廟災詔百官言時政得失上書曰陛下以宗廟災變痛自脩省許諸臣直言闕失此轉災爲祥之會也乃今闕政不乏而忠言未盡聞蓋示人以言不若示人以求言之詔示人以言耳御史楊爵獄未解是未示人以政也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爵繫獄數月聖怒彌甚一則曰小人再則曰罪人夫以盡言

直諫爲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秉直納忠爲罪人又孰不能爲容悅將順之功臣哉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所以怒爵果合於天心否耶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溘先朝露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損聖德不細願推爵忠以風天下帝覽奏大怒杖之六十下詔獄天佐體素弱不任楚獄吏絕其飲食不三日即死年甫三十一比尸出獄驟日中雷忽震人皆失色大輿氏有祭於柩而哭之慟者或問之曰吾傷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穆宗立贈光祿少卿天啟初謚忠愍

周怡字順之太平縣人爲諸生時嘗曰鼎鑊不避溝壑

不忘可以稱士矣不然皆偽也嘉靖十七年登進士除順德推官舉卓異擢吏科給事中立朝僅一歲所摧擊率當事有勢力大臣在廷多側目怡益奮不顧二十三年六月吏部尚書許讚率其屬王與齡等訐大學士翟鑾嚴嵩私屬事帝方嚮嵩反責讚遂與齡等怡上疏曰人臣以盡忠報國家爲忠協力濟事爲和未有公卿大臣爭於朝文武大臣爭於邊而能修內治禦外侮者也大學士鑾嵩與尚書讚互相訐而總兵官張鳳周尚文又與總制侍郎翟鵬督餉侍郎趙廷瑞交惡此最不祥事誤國孰甚今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災祲未銷歲

開輸銀之例而府庫未充累頒蠲租之令而百姓未蘇
時下選將練士之命而邊境未寧內則財貨匱而百役
興外則寇敵橫而九邊耗乃鑾嵩濫藉寵靈背公營私
弄播威福市恩酬怨夫輔臣真知人賢不肖宜明告吏
部進之退之不宜挾勢徇私屬之進退嵩威靈氣熖後
轢百司凡有陳奏奔走其門先得意旨而後敢聞於陛
下中外不畏陛下惟畏嵩久矣鑾濵溷委靡讚雖小心
謹畏然不能以直氣正色銷權貴要求之心柔亦甚矣
且直言敢諫之臣於權臣不利於朝廷則大利也御史
謝瑜等以劾嵩故嵩假他事罪之諫諍之臣自此箝口

雖有檮杌驩兜誰復言之帝覽疏大怒杖之闕下錮詔獄者再隆慶元年起故官未上擢太常少卿陳新政五事多刺中貴由是忤旨出爲登萊兵備僉事改南京國子司業復召爲太常少卿未任卒天啓初追謚忠節劉魁字煥若泰和人正德中登鄉薦嘉靖中歷官至同知所至潔已愛人扶植風教入爲工部員外郎疏陳安攘十事帝嘉納二十一年秋帝用方士陶仲文言建祐國康民雷殿於太液池西所司希帝意務宏侈程工峻急魁欲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鬻棺以待遂上章曰頃大享殿大高元殿諸工尚未告竣內帑所積幾何歲入

幾何一役之費動至億萬木土衣文繡工匠班朱紫道流所居擬於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尸竭而復爲此不經無益之事非所以示天下後世帝震怒杖於廷錮之詔獄時御史楊爵先已逮繫旣而給事中周怡繼至三人屢瀕死講誦不輟繫四年得釋未幾復追逮之復與爵怡同繫時帝怒不測獄吏懼罪窘迫之愈甚至不許家人通飲食而二人處之如前無幾微尤怨又三年與爵怡同釋尋卒隆慶初贈䘏如制

DS
734
.Z8
v.27

歴代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三上

浯村朱桓拙存輯

明卷三

楊繼盛　馮　恩　唐順之　海　瑞
葉向高　劉　臺　傅應楨　吳中行
趙用賢　艾　穆　顧憲成　孫承宗
趙南星　鄒元標　孫愼行　高攀龍
馮從吾　楊　漣　左光斗　魏大中
顧大章　周起元　繆昌期　周順昌
周宗建　黃尊素　李應昇　萬　燝
朱燮元　文震孟

楊繼盛字仲芳容城人

七歲失母庶母妒使牧羊經里塾睹里中兒讀書心好之因語兄請得從塾師學兄曰若幼何學繼盛曰幼者任牧羊乃不任學耶兄言於父聽之學然牧不廢也年十三始得從師學家貧益自刻厲嘉靖二十六年登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召改兵部員外郎俺答躪京師咸寧侯仇鸞以勤王故有寵命爲大將軍倚以辦寇鸞中情怯畏寇甚方請開互市市馬冀與俺答媾幸無戰鬬固恩寵繼盛以爲讐恥未雪遽議和示弱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者和親別名也俺答蹂躪

我陵寢虔劉我赤子天下大讐也而先之和不可一往下詔北伐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征繕助兵食忽更之曰和失信於天下不可二以堂堂中國與之互市冠履倒置不可三海內豪傑爭磨礪待試一旦委置無用與時號召誰復與起不可四使邊鎮將帥以和議故美衣媮食弛懈兵事不可五往時邊卒私通境外吏率裁禁今乃導之使與通不可六盜賊伏莽徒懾國威不敢肆耳今知朝廷畏怯睥睨之漸必開不可七俺答往歲深入乘我無備故也備之一歲以互市終彼謂國有人乎不可八或俺答負約不至至矣或陰謀伏兵突入或令

日市明日復寇或以下馬索上直不可九歲帛數十萬
得馬數萬匹十年以後帛將不繼不可十議者曰吾外
爲市以覊縻之而內脩我甲兵此一謬也夫寇欲無厭
其以覊終明甚苟內脩武備安事覊縻曰吾陰市以益
我馬此一謬也夫和則不戰馬將焉用且彼寧肯與我
良馬哉日市不已彼且入貢此三謬也夫貢之賞不貲
是名美而實大損也曰俺答利吾市必無失信此四謬
也吾之市能盡給其衆乎能信不給者之無入掠乎曰
任兵不祥此五謬也敵加已而應之何徃也人身四肢
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夫此十不可五謬

明顯易見蓋有爲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爲一言陛下宜奮獨斷悉按諸言互市者發明詔選將練兵不出十年臣請爲陛下竿俺答之首懸於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入帝頗心動下廷臣集議諸大臣言遣官已行勢難中止帝尚猶豫鸞復進密疏乃下繼盛詔獄貶狄道典史其地雜番俗罕知詩書繼盛簡子弟秀者百餘人聘三經師教之鬻所乘馬出婦服裝市田資諸生縣有煤山爲番人所據民仰薪二百里外繼盛召番人諭之咸服曰楊公卽須我曹穹帳亦舍之況煤山耶番民信愛之呼曰楊父已而俺答數敗約入寇鸞大

露章發背死戮其屍帝乃思繼盛言稍遷諸城知縣月餘調南京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郎復改兵部武選司當是時嚴嵩最用事繼盛惡嵩甚於鸞且念起謫籍一歲四遷官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草奏劾嵩齋三日乃上奏曰臣孤直罪臣蒙天地恩超擢不次夙夜祗懼思圖報稱蓋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方今外賊惟俺答內賊惟嚴嵩未有內賊不去而可除外賊者去年春雷久不聲占曰大臣專政冬日下有赤色占曰下有叛臣又四方地震日月交食臣以爲災皆嵩致請以嵩大罪爲陛下陳之高皇帝罷丞相設立殿閣之臣備顧

問視制草而已嵩乃儼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題覆先面白而後草奏百官請命奔走直房如市無丞相名而有丞相權天下知有嵩不知有陛下是壞祖宗之成法大罪一也陛下用一人嵩曰我薦也斥一人曰此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曰我救也罰一人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伺陛下喜怒以恣威福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是竊君上之大權大罪二也陛下有善政嵩必令世蕃告人曰主上不及此我議而成之又以所進揭帖刊刻行世名曰嘉靖疏議欲天下以陛下之善盡歸於嵩是掩君上之治功大罪三也陛

下令嵩同票擬蓋其職也嵩何取而令子世蕃代擬又何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輩羣聚而代擬題疏方上天語已傳如沈鍊劾嵩疏陛下以命呂本本即潛送世蕃所令其擬上是嵩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盜父之柄故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是縱姦子之僭竊大罪四也嚴效忠嚴鵠乳臭子耳未嘗一涉行伍嵩先令效忠冒兩廣功授錦衣所鎮撫矣效忠以病告鵠襲兒職又冒瓊州功擢千戶以故總督歐陽必進躐掌工部總兵陳圭滄統後府怒撥黃如桂亦驟亞太僕既藉私黨以官其子孫又因子孫以援其私黨是冒朝廷

之軍功大罪五也逆鸞先已下獄論罪賄世蕃三千金薦爲大將鸞言曾哈明見功世蕃亦得廕秩嵩父子自誇能薦鸞矣及知陛下有疑鸞心復互相排詆以泯前迹鸞勾賊而嵩世蕃復勾鸞是引背逆之奸臣大罪六也前俺答深入擊其惰歸此一大機也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戒無戰及汝夔逮治嵩復以論救紿之汝夔臨死大呼曰嵩悞我是悞國家之軍機大罪七也郎中徐學詩劾嵩革任矣復欲斥其兄中書舍人應豐給事厲汝進劾嵩謫典史矣復以考察令吏部削其籍內外之臣被中傷者何可勝計是專黜陟之大柄大罪

八也凡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升之將弁惟賄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惟賄嵩不得不掊克百姓士卒失所百姓流離毒遍海內臣恐今日之患不在境外而在域中是失天下之人心大罪九也自嵩用事風俗大變賄賂者薦及盜跖疏拙者黜及夷齊守法度者爲迂疏巧彌縫者爲才能厲節介者爲矯激善奔走者爲練事自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今日者蓋嵩惟好利天下皆尚貪嵩好諛天下皆尚謟源之弗潔流何以澄是敝天下之風俗大罪十也嵩有此十罪而又濟之以五姦知左右侍從之能察意旨也厚賂結納凡陛

下言動舉措莫不報嵩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也以通政之主出納也用趙文華爲使凡有疏至皆送逆嵩閱竟然後入御王宗茂劾嵩之章停五日乃上故嵩得展轉遮飾是陛下之喉舌乃賊嵩之鷹犬也畏廠衛之緝訪也令子世蕃結爲婚姻陛下試詰嵩諸孫之婦皆誰氏乎是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也畏科道之多言也進士非其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選推知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選既選之後入則杯酒結歡出則餽饋相屬有所愛惜授之論刺歷俸五六年無所建白即擢京卿諸臣忍負國家不敢忤權臣是陛下之耳

目皆賊嵩之奴隸也科道雖入籠絡而部寺中或有如徐學詩輩亦可懼也令子世蕃擇其有才望者羅致門下凡事有欲行者先令報嵩預為布置連絡蟠結深根固蔕各部堂司大半皆其羽翼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膂也陛下柰何愛一賊臣而使百萬蒼生陷於塗炭哉至如大學士徐階蒙陛下特擢乃亦每事依違不敢持正不可不謂之負國也願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裕景二王或詢諸閣臣重則置憲輕則勒致仕內賊既去外賊自除雖俺答亦必畏陛下聖斷不戰而喪膽矣疏入帝怒嵩以召問二王語密搆於帝帝益

大怒下繼盛詔獄詰何故引二王繼盛曰非二王誰不懾嵩者乃杖之百令刑部定罪侍郎王學益坐以詐傳親王令旨律絞尚書何鰲不敢違獄成帝猶未欲殺之也繫三載嵩黨胡植鄢懋卿怵之曰公不睹養虎者耶將自貽患嵩頷之會都御史張經李天寵坐大辟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秋審附繼盛名並奏得報其妻張氏伏闕上書言臣夫楊繼盛誤聞市井之言尚狃書生之見遂發狂論聖明不即加戮俾從吏議兩經奏讞俱荷寬恩今忽闌入張經疏尾奉旨處決臣仰惟聖德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倘以罪重必

不可掀顯即斬臣妾首以代夫誅夫雖遠禦魑魅必能爲疆場效死以報君父嵩屏不奏遂棄市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流涕傳誦之初繼盛之將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蚺蛇爲及入獄創甚夜半而蘇碎磁碗手割腐肉肉盡筋挂膜復手截去獄卒執燈顫欲墜繼盛意氣自如朝審時觀者塞衢皆歎息有泣下者後七年嵩敗穆宗立䘏直諫諸臣以繼盛爲首贈太常少卿謚忠愍任一子官又從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名旌忠一贊曰語有之君仁則臣直當世宗之代何直

臣多與運者顯戮次乃長繫最幸者得貶斥未有苟全者然主威愈震而士氣不衰批鱗碎首者接踵而不可遏觀其蒙難時處之泰然足使頑懦知所興起斯百餘年培養之效也

馮恩字子仁松江華亭人

幼孤家貧母吳氏親督教之比長知力學除夜無米且兩室蕭然恩讀書牀上自若登嘉靖五年進士除行人出勞兩廣總督王守仁遂執贄爲弟子擢南京御史帝用閣臣議分建南北郊　且欲令皇后蠶北郊詔廷臣各陳所見而詔中屢斥異議者爲邪徒恩上言人臣進言

甚難明詔令直諫又詆之爲邪徒妄所適從哉此非陛下意必左右姦佞欲信其說者陰詆之耳今士風日下以緘默爲老成以謇諤爲矯激已難乎其悪直矣若預恐有異議而逆詆之爲邪則必雷同附和而後可也況天地合祀已百餘年豈宜輕改禮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皇后深居九重豈宜遠出郊野願速罷二議毋爲好事希寵者所誤帝不之罪恩益感奮十一年冬彗星見詔求直言恩備指大臣邪正而極論大學士張孚敬方獻夫都御史汪鋐之姦謂孚敬根本之彗鋐腹心之彗獻夫門庭之彗三彗不去雖欲弭災不可得已帝大怒下

獄論死子行可年十三伏闕訟寃日夜匍匐長安街見冠蓋者過輒攀輿號呼乞救母吳氏擊登聞鼓訟寃不省又明年冬事益迫行可刺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謂臣父幼而失怙祖母吳守節教育底於成立得爲御史圖報無地私憂過計陷於大辟祖母吳年已八十餘憂傷之餘僅餘氣息若臣父今日死祖母吳亦必以今日死臣父死臣祖母亦死臣煢然一孤必不獨生冀陛下哀憐首臣辟而赦臣父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僇臣不傷臣心臣被僇不傷陛下扶謹延頸以俟白刃帝覽之惻然遂遣戍雷州遇赦還家居專爲德於鄉穆宗立錄

先朝直言輒家拜大理寺丞致仕旌行可為孝子恩年
八十一卒

唐順之 字應德武進人

祖貴戶科給事中父寶永州知府順之生有異稟稍長洽貫羣籍舉嘉靖八年會試第一改庶吉士座主張璁疾翰林出諸吉士為他曹獨欲留順之固辭乃調兵部主事引疾歸久之除吏部十二年秋詔選朝官為翰林乃改順之編脩復以疾告璁持其疏不下有言順之欲遠璁者璁怒擬旨以吏部主事罷歸永不復敘十八年選宮僚乃起故官兼春坊右司諫與羅洪先趙時春請

朝太子復削籍歸卜築陽羨山中讀書十餘年中外論
薦並報罷倭躪江南北趙文華出視師疏薦順之起南
京兵部主事父憂不果出免喪召爲職方員外郎遷郎
中出覈薊鎮兵籍還奏缺伍三萬有奇見兵亦不任戰
因條上便宜九事總督王忬以下俱貶秩尋命往南畿
浙江視師與胡宗憲協謀討賊順之以禦賊上策當截
之海外縱使登陸則內地咸受禍乃躬泛海自江陰抵
蛟門大洋一晝夜行六七百里從者咸驚嘔順之意氣
自如倭泊崇明三沙督舟師邀之海外斬馘一百二十
沈其舟十三擢太僕少卿宗憲言順之權輕乃加右通

攻順之聞賊犯江北急令總兵官盧鏜拒三沙自率副
總兵劉顯馳援與鳳陽巡撫李遂大破之姚家蕩賊窘
退巢廟灣官軍薄之殺傷相當遂欲列圍困賊順之以
爲非計麾兵薄其營以火礮攻之不能克三沙又屢告
急順之乃復援三沙督鏜顯進擊再失利順之憤甚親
躍馬布陣賊搆高樓望官軍見順之陣整乃堅壁不出
顯請退師順之不可持刀直前去賊營百餘步鏜顯懼
失利固要順之還時盛暑居海舟兩月遂得疾返太倉
李遂改官南京卽擢順之僉都御史代遂巡撫順之疾
甚以兵事棘不敢辭渡江賊已爲遂等所滅淮揚適大

饑條上海防善後九事三十九年春汎期至力疾泛海度焦山至通州卒訃聞予祭葬故事四品但賜祭順之以勞得賜葬云順之於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盡取古今載籍剖裂補綴區分部居為左右文武儒稗六編傳於世學者不能測其奧也為古文洸洋紆折有大家風生平苦節自厲輟扉為牀不飾裀褥又聞良知說於王畿閉戶兀坐匝月忘寢多所自得晚由文華薦商出處於羅洪先洪先曰向已隸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侔處士順之遂出然聞望頗由此損崇正中追謚襄文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

舉鄉試入都即伏闕上平黎策欲開道置縣以靖鄉土識者壯之署南平教諭御史詣學宮屬吏咸伏謁瑞獨長揖曰臺謁當以屬禮此堂師長教士地不當屈遷淳安知縣布袍脫粟令老僕藝蔬自給總督胡宗憲嘗語人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宗憲子過淳安怒驛吏倒懸之瑞曰曩胡公按部令所過毋供張今其行裝盛必非胡公子發橐金數千納之庫馳告宗憲宗憲無以罪都御史鄢懋卿行部過供具甚薄抗言邑小不足容車馬懋卿恚甚然素聞瑞名爲斂威去而屬巡鹽

御史袁淳論之坐謫久之陸光祖爲文選擢瑞戶部主事時世宗享國日久不視朝深居西苑專意齋醮大吏爭上符瑞禮官輒表賀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時政者瑞獨上疏曰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稱其任亦惟以責寄臣工使盡言而已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陳之昔漢文帝賢主也賈誼猶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責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雖有及民之美將不免於怠廢此誼所大慮也陛下天資英斷過漢文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使天下貫朽粟陳幾致刑措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

去反剛明之質而誤用之至謂遐舉可得一意脩真竭
民膏血濫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推
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
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
以爲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
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邇者嚴嵩罷相世蕃
極刑一時差快人意然嵩既罷之後猶嵩未罷之前而
已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漢文帝遠甚蓋天下之人不直
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匡弼今乃脩齋建醮
相率進香天藥仙桃同辭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

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諛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直言者諛之至也然媿心餒氣退有後言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脩真是陛下之心惑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徇私廢公得一官多以欺敗多以不事事敗實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値也而遂謂陛下厭薄臣工是以拒諫執一二之不當疑千百之皆然陷陛下於過舉而恬不知怪諸臣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

下難知則君長勞此之謂也且陛下之誤多矣其大端在於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垂訓脩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堯舜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術於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至於仙桃天藥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書於乾祐山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姦人造為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誤信為實然過矣陛下

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倚真為無害已乎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惟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即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為同心今為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為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然諸臣寧為嵩之順不為材之逆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而潛為趨避乎即陛下亦何利於是陛下誠知齋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洗數

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於皐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爲而切切於輕舉慶世敝精勞神以求之於繫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終於無所成也今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懣是以冒死願盡區區惟陛下垂聽焉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曰趣執之無使得遁宦官黃錦曰此人素有癡名聞其上疏時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日再三爲感動太息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留中數月會帝有

疾煩懣不樂遂逮下詔獄究主使刑部論死獄上仍留中逾二月帝崩提牢主事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款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啖不顧主事因附耳語瑞曰信然乎即大慟盡嘔出所飲食隕絕於地終夜哭不絕聲穆宗立復故官擢大理丞徐階爲御史齊康所劾瑞言階事先帝無能救於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又浮於高拱人韙其言嘉靖三年巡撫應天十府屬吏憚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世家朱丹其門聞瑞至黝之中人監織造者爲減輿從瑞鏡

意與革請濬吳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素疾大戶兼并力摧豪強撫窮弱貧民田入於富室者率奪還之徐階罷相里居按問其家無少貸下令飈發凌厲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竄他郡以避而姦民多乘機告許故家大姓時有被誣負屈者又裁節驛傳冗費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頓由是怨頗興給事戴鳳翔劾瑞庇姦民魚肉搢紳遂改督南京糧儲瑞撫吳甫半載小民聞當去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尋謝病歸萬歷初張居正當國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居正卒召為南京僉都御史道改南京吏部侍郎瑞時年已七十二矣

疏言衰老垂死願比古人尸諫之義大略謂陛下厲精圖治而治化不臻者貪吏之刑輕也諸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禮之說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禮而民則何辜哉因舉太祖法剝皮囊草及枉法八十貫論絞律謂今當用此懲貪其他規切時政語極剴切獨勸帝虐刑時議以爲非帝屢欲召用執政陰沮之乃以爲南京都御史諸司素媮惰瑞以身矯之有御史偶陳戲樂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十五年卒官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爲斂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

嚀而哭者百里不絕贈太子太保諡忠介瑞生平爲學以剛爲主因自號剛峯嘗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尚可存古人遺意故自爲縣以至巡撫所至力行淸丈頒一條鞭法意主於利民而行事不能無偏云○贊曰海瑞秉剛勁之性戇直自遂蓋可希風漢汲黯宋包拯苦節自厲誠爲人所難能

葉向高字進卿福淸人

父朝榮養利知州向高母妊母避倭難生道旁敗厠中數瀕死輒有神相之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脩遷南京

國子司業萬歷二十六年召爲左庶子充皇長子侍班官礦稅橫行上疏引東漢西邸聚錢事爲鑑不報擢南京禮部侍郎再陳礦稅之害及請罷遼東稅監高淮語皆切至三十五年拜東閣大學士是時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廢弛大僚或空署士大夫推擇遷轉之命往往不下廷臣部黨勢漸成而中官榷稅開礦大爲民害帝又寵鄭貴妃福王不肯之國向高用宿望居相位憂國奉公每事執爭效忠藎帝心重之禮貌厚然其言大抵格不用所救止十一二三而已向高有裁斷善處大事錦衣百戶王曰乾者京師姦人也與孔學趙宗舜趙聖

等相訐告刑官讞未竟曰乾乃入皇城放檄上疏刑官將擬曰乾死罪曰乾遂訐奏鄭妃内侍姜嚴山與學等及妖人王三詔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子死擁立福王帝震怒遶殿行半日曰此大變事宰相何無言内侍即跪上前高奏言此事大類往年妖書然妖書匿名難詰今兩造具在一訊即得情陛下當靜處之稍張皇則中外大擾至其詞牽引貴妃福王尤可痛恨臣與九卿所見皆同敢以聞帝讀竟太息曰吾父子兄弟全矣明日又言曰乾疏不宜發發則上驚聖母下驚東宮貴妃福王皆不安宜留中而諭法司治諸姦人罪且速定

明春之國期以息羣喙則天下帖然無事帝盡用其言
太子福王得相安貴妃終不欲福王之國留明年冬慶
太后七十壽帝令內閣宣諭向高留上諭弗宣請今冬
預行慶禮如期之國且言外廷喧傳陛下欲假慶壽名
留福王約千人伏闕請今果有此諭人情益疑駴將信
王曰乾妖言朝端必不靜聖母聞之亦必不樂且潞王
聖母愛子亦居外藩何惓惓福王爲因封還手諭帝不
得已從之福王乃之國向高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
道蓋有數端而災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
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爭三也多藏厚積

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其可挽回五
也非陛下奮然振作倚任老成布列朝著取積年廢弛
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即在廟
堂之上也其言絕痛切帝知其忠愛不能行初向高入
閣陳用人理財策力請補缺官罷礦稅見帝不能從乃
陳上下乖離之病兩疏乞罷不允乃言臣屢求去輒蒙
恩諭留顧臣不在一身去留而在國家治亂今天下所
在災傷死亡畿輔中州齊魯流移載道加中外空虛人
才俱盡罪不在他人臣何可不去且陛下用臣則當行
其言今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臣微誠不能上

達留何益誠用臣言不徒縻臣身臣溘先朝露有餘幸矣帝不省京師大水四方多奏水旱向高言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陛下萬事不理以爲天下長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帝亦不省四十年向高以歷代帝王享國四十年以上者自三代至今止十君勸帝力行新政因復以用人行政請亦不報向高志不行無月不求去帝輒優旨勉留乃復言臣進退可置不問而百僚必不可盡空臺諫必不可盡廢諸方怨抑必不可不伐今中外離心輦轂肘腋怨聲憤盈禍機一發

則而陛下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爲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帝考選科道七十餘人命久不下向高懇請數十疏越二年乃下言官旣多攻擊紛起帝必厭之帝悉留中向高請付所司定其去留因言大臣者小臣之綱今六卿止趙煥一人而都御史十年不補彈壓無人人心何由戢帝但責言官妄言而大僚迄不補向高請增置閣臣章百餘上帝始用方從哲吳道南向高疏謝因引退優詔不許至四十二年八月始允其去恩禮有加向高在相位務調劑羣情輯和

異同然其時黨論已大起御史鄭繼芳力攻給事中王
元翰左右兩人者相角向高請盡下諸疏勅部院評曲
直罪其論議顛倒者一二人以警其餘帝不報諸臣益
樹黨相攻未幾又爭李三才之事顧憲成講學東林書
院朝士爭慕與游三才被攻憲成貽書當事訟其賢會
辛亥京察攻三才者劉國縉以他故掛察典喬應甲亦
用年例出外其黨大譁向高以大體持之察典得無撓
而兩黨之事遂不可解及後齊楚浙黨人攻東林始盡
天啟時王紹徽等所為點將錄以向高嘗右東林指為
黨魁云向高歸六年光宗立特詔召還熹宗立復勅趣

之還朝復爲首輔言臣事皇祖八年章奏必發臣擬即
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傳諭事有不可臣力爭皇祖多
曲聽不欲中出一旨陛下虛懷恭己信任輔臣然閒有
宣傳滋疑議宜慎重綸音凡事令臣等擬上帝復旨報
聞旋納向高請發帑金二百萬爲東西用兵之需熹宗
初政羣賢滿朝天下欣欣望治然帝本沖年不能辨忠
佞魏忠賢客氏漸竊威福搆殺太監王安以次逐吏部
尚書周嘉謨及言官倪思輝等大學士劉一燝亦力求
去向高言客氏出復入而一燝顧命大臣不得比保姆
致使人揣摩於奧窔不可知之地其漸當防忠賢見疏

恨甚既而刑部尚書王紀削籍禮部尚書孫慎行都御史鄒元標先後被攻致仕去向高爭之不得因請與同罷帝不聽忠賢恨益甚向高爲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類再入相事冲主不能謇直如神宗時然猶數有匡救其時朝士與忠賢抗者卒倚之忠賢時毛舉細故責向高以困之向高數求去四年四月傅櫆劾左光斗魏大中交通汪文言招權納賄命下文言詔獄向高言文言內閣辦事實臣具題光斗等交文言事曖昧臣用文言顯然乞陛下止罪臣而稍寬其他以消縉紳之禍時忠賢欲大逞憚衆正盈朝伺隙動得櫆疏喜甚欲

籍是羅織東林終俾向高舊臣并光斗等不罪止罪交
言六月楊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向高謂事且決裂深
以爲非廷臣相繼抗章至數十上或勸向高下其事可
決勝也向高念忠賢未易除閣臣從中挽回猶冀無大
禍乃奏稱忠賢勤勞朝廷寵待厚盛滿難居宜解事權
聽歸私第保全終始忠賢不悅矯旨敘己功勤累百餘
言向高駭曰此非奄人所能必有代爲草者探之則徐
大化也忠賢雖憤猶以外廷勢盛未敢加害其黨有勸
以興大獄者忠賢意遂決於是工部郎中萬燝以劾忠
賢廷杖向高力救不從死杖下御史林汝翥亦以忤奄

命廷杖汝翥懼投遵化巡撫所或言汝翥向高甥也羣閹圍其邸大譟向高以時事不可為請去益力乃聽歸䘏典有加熹宗崩向高亦以是月卒崇正初贈太師謚文忠

劉臺字子畏安福人

隆慶五年登進士授刑部主事萬歷初改御史四年疏劾輔臣張居正曰臣聞進言者皆望陛下以堯舜而不聞責輔臣以臯夔何者陛下有納諫之明而輔臣無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鑒前代之失不設丞相事歸部院勢不相攝而職易稱文皇帝始置內閣參預機務其時官

階未峻無尊肆之萌二百年來則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學士張居正偃然以相自處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諫官因事論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請即以祖宗法正之祖宗進退大臣以禮先帝臨崩居正託疾以逐拱既又文致之王大臣獄及正論籍籍則紙拱書令勿驚死既追逐以示威又貽書以市德徒使朝廷無禮於舊臣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非開國元勳生不公死不王成國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違祖訓贈以王爵給事中陳吾德一言而外遷郎中陳有年一爭而

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賄厚施緣倒陳乞將無底極祖
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用內閣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
私薦用張四維張瀚四維在翰林被論者數矣居正知
之而顧用之夫亦以四維善機權多憑藉自念覩老旦
暮不測二三年間謀起復任四維其身後託乎瀚生平
無善狀廵撫陝西贓蹟狼籍及驟躐銓衡唯諾若簿吏
官缺必請命居正所指授者非楚人親戚知識則親戚
所援引也非官楚受恩私故則親故之黨助也瀚惟日
取四方小吏權其賄賂而其他則徒擁虛名聞居正貽
南京都御史趙錦書臺諫毋議及冢宰則居正之脅制

在朝言官亦可知矣祖宗之法如是乎祖宗朝詔令不便部臣猶詰閣擬之不審今得一嚴旨居正輒曰我力調劑故正是得一溫旨居正又曰我力請而後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於畏陛下感居正者甚於感陛下威福自己目無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一切政事臺省陳奏部院題覆撫按奉行未聞閣臣有舉劾也居正定令撫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內閣一送六科撫按廷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隱蔽則科臣糾之六科隱蔽則內閣糾之夫部院分理國事科臣封駁奏章舉劾其職也閣臣銜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論思而已居正創

爲是說欲務制科臣拱手聽令祖宗之法若是乎至於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大敗類者常不舉行蓋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貫以不聽指授調之南京由是巡方短氣莫敢展布所憚獨科臣耳居正於科臣既噉之以遷轉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遲誰肯舍其便利甘彼齟齬而論死言事哉往年趙參魯以諫遷猶曰外任也余懋學以諫罷猶曰禁錮也今傅應禎則謫戍矣又以應禎故而及徐貞明喬巖李禎矣摧折言官讐視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至若爲固寵計則獻白蓮白燕致詔旨責讓傳笑四方矣規利田宅則誣遼王以重罪而

奪其府地今武岡王又得罪矣爲子弟謀舉鄉試則許御史舒鼇以京堂布政施堯臣以巡撫矣起大第於江陵費至十萬制擬宮禁遣錦衣官校監治鄉郡之脂膏盡矣惡黃州生儒議其子弟倖售則假縣令他事窮治無遺矣編脩李維楨偶談及其豪富不旋踵即外斥矣蓋居正之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內地而在邊鄙不然輔政未幾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宮室輿馬姬妾奉御同於王者又何由致之在朝臣工莫不憤歎而無敢爲陛下明言者積威之刼也臣舉進士居正爲總裁臣任部曹居正薦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

詘言攻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有不得而顧也願陛下察臣愚悃抑損相權毋俾僨事誤國臣死且不朽疏上居正怒甚廷辯辭政伏地泣不肯起帝降御座手掖之慰留再三居正猶不出視事手勅宣諭乃起遂下臺詔獄廷杖百戍廣西臺至潯州飲於戍主所歸而暴卒是日居正亦卒明年御史江東之訟臺寃贈臺光祿少卿蔭一子天啓初追謚毅愍

傅應禎字公善安福人

隆慶五年進士除零陵知縣殲洞庭劇寇論殺祁陽巨猾民賴以安萬歷三年徵授御史張居正當國應禎其

門生也有所感憤疏陳重君德蘇民困開言路三事言遜者雷震端門獸吻京師及四方地震叠告會未聞發詔脩省豈真以天變不足畏耶真定抽分中使本非舊典正統間嘗暫行之先帝用李芳言已詔罷遣而陛下顧欲踵行失德之事豈真以祖宗不足法耶給事中朱東光奏陳保治初非折檻解衣者比乃竟留中不報豈真以人言不足恤耶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誤宋不可不深戒也陛下登極初自隆慶改元以前逋租悉賜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徵七恩至渥也乃上軫恤已至而下延玩自如曾未有擔石相屬者何哉小民一歲之入

僅足給一歲無遺力以償負也逼乃定輸不及額者撫按聽糾郡縣聽調諸臣畏譴督趣倍嚴致流離接踵怨咨愁歎上徹於天是豈太平之象陛下所樂聞者哉請下明詔自非官吏乾沒並蠲除之民困既蘇則災沴自頭陛下登極初召用直臣石星李巳臣工無不慶幸近則趙參魯糾中官而謫為典史余懋學陳時政而錮之終身他如胡執禮裴應章侯於趙趙煥等封事累上一切置之如初政何臣請擢參魯京職還懋學故官為人臣進言者勸疏奏居正以疏中王安石語侵已大怒調旨切責以其詞及懋學執下詔獄窮治黨與應禎瘐

死無所承乃謫戍定海給事徐貞明御史李植喬巖入
獄視之亦坐謫十一月用御史孫繼先言召復原官帝
將幸昌平閱壽宮而薊鎮告警應禎止帝勿行且陳邊
備甚悉優詔答之擢南京大理寺丞將行薦海內知名
士三十七人尋移疾歸三年而卒贈大理少卿應禎與
同邑劉臺同舉進士爲御史同忤居正得禍鄉人並祠
祀之

吳中行字子道武進人

父性尚寶丞中行甫冠舉鄉試父誡無躁進遂不赴會
試隆慶進士改庶吉士授編脩座主張居正遭父喪御史

會主楚給事陳三謨倡疏奏留舉朝和之中行獨憤適彗出詔百官脩省中行疏曰居正父子異地分睽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長棄數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憑棺一慟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於廟堂之上而責以訏謨遠猷調元熙載豈情也哉居正每自言謹守聖賢義理祖宗法度宰我欲短喪子曰予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王子請數月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聖賢之訓何如也在律雖編氓小吏匿喪有禁惟武人得衰墨從事非所以處輔弼也即云起復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國門而遽起視事者祖宗之制何

如也事繫萬古綱常四方視聽惟今日無過舉然後後世無遺議銷變之道無踰此者疏入居正怒謀於馮保欲廷杖之翰林趙志皐等疏救格不入學士王錫爵乃會詞臣數十人求解於居正弗納遂杖中行及趙用賢艾穆沈思孝等四人中行等受杖畢即日驅出都門中行氣息已絕中書舍人秦柱挾醫至投以藥乃蘇輿疾南歸大計京官列之察籍錮不復敘居正死士楚當按蘇松慨然曰吾何面目見吳趙二公遂引疾去廷臣交薦中行召復故官久之進侍講學士卒贈禮部侍郎

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

隆慶五年進士選庶吉士萬歷初授檢討張居正父喪奪情抗疏曰臣竊怪居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盡於一日臣又竊怪居正之勛望積以數年而陛下忽敗之一旦莫若如先朝楊溥李賢故事聽其暫還守制刻期赴闕庶父子音容乖睽阻絕於十有九年者得區區稍伸其痛於臨穴憑棺之一慟也國家設臺諫以司法紀任糾繩乃今曉曉爲輔臣請留背公議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創異論臣愚竊懼士氣之日靡國是之日淆也疏入與中行同杖除名居正死復故官歷官禮部侍郎天啟初贈禮部尚書諡文毅

艾穆字和父平江人

以鄉舉爲阜城教諭入爲國子助教張居正知穆名欲用爲詰勅中書舍人不應萬歷初擢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囚陝西時居正法嚴決囚不如額者罪穆與御史議止決二人御史懼不稱穆曰我終不以人命博官也還朝居正盛氣譙讓穆曰主上冲年小臣體好生之德佐公平允之治有罪甘之揖而退及居正遭喪奪情遂與主事沈思孝抗疏諫曰自居正奪情妖星突見光逼中天言官曾士楚等甘犯清議率先請留人心頓死舉國如狂今星變未銷火災繼起臣敢自愛其死不爲陛

下言之陛下之留居正也勳曰爲社稷計夫社稷所重莫如綱常而元輔大臣者綱常之表也綱常不顧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爲之者例也萬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棄先王之制而從近代之例如之何其可也居正今以例留靦顏就列異時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爲元輔者欲避則害君臣之義欲出則傷父子之情臣不知陛下何以處居正居正又何以自處也徐庶以母故辭於昭烈曰臣方寸亂矣居正獨非人子而方寸不亂耶位極人臣反不修匹夫常節何以對天下後世臣聞古聖帝明王勸人以孝矣未聞從而奪之也爲人臣者

穆孝以事君矣未聞爲所奪也以禮義廉恥風天下猶恐不足顧乃奪之使天下爲人子者皆忘三年之愛於其父常紀墜矣異時卽欲以法度整齊之何可得耶陛下誠眷居正當愛之以德使奔喪終制以全大節則綱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萬民莫不一於正災變無不可弭矣時吳趙請令奔喪葬畢還朝穆與思孝請令終制故居正尤怒吳趙杖六十穆等皆八十加梏拲置詔獄越三日以門扉舁出城戍涼州穆居正鄉人也居正語人曰昔嚴分宜時未有同鄉攻擊者我不得比分宜矣居正死言官交薦累官四川巡撫沈思孝字純

父嘉興人隆慶二年進士官都御史　贊曰劉臺諸人皆以論張居正得罪罰最重者名亦最高平心論之居正爲相於國事不爲無功諸人論之不無過當然聞謗而不知懼忿戾怨毒務快已意虧盈好還禍釀身後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嗚呼難哉

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

萬歷四年舉鄉試第一八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大學士張居正病朝士羣爲之禱憲成不可同官代之署名手削去之居正卒改吏部主事謫桂陽州判稍遷處州推官母憂服除補泉州推官舉公廉第一擢吏部主事

歷員外郎會有詔三皇子並封王議成備司官上疏曰
皇上因祖訓立嫡之條欲暫令三皇子並封王以待有
嫡立嫡無嫡立長臣等伏而思之待之一言有大不可
者太子天下本豫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無
嫡立長就見在論是也待將來則非也我朝建儲家法
東宮不待嫡元子不並封廷臣言甚詳皇上槩不省豈
皇上創見有加列聖之上乎有天下者稱天子元子稱
太子天子繫乎天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父子一
體也主鬯承祧於是乎在不可得而爵今欲並封三王
元子之封何所係乎無所係則難乎其爲名有所係則

難乎其爲皇上以爲權宜云耳夫權宜者不得已而
行之也元子爲太子諸子爲藩王於理順於分稱於情
安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鈞大逼所由生皇上以祖
訓爲法子孫以皇上爲法皇上不難剏其所無後世詎
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皆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宫
也又幸而挈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凡皇子皆東宫也
無乃啓萬世之大患乎皇后與皇上共承宗祧期於宗
祧得人而已皇上之元子諸子卽皇后之元子諸子恭
妃皇貴妃不得而私之統於尊也豈必如輔臣王錫爵
之請須拜皇后爲母而後稱子哉況始者奉旨少待二

三年而已後改二十年又改於二十一年然猶可以歲月期也今日待嫡是未可以歲月期也命方布而忽更豈屢遷而愈後自並封命下叩閽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里巷小民亦聚族而竊議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輔臣以擔當錫爵夙夜趣召乃排羣議而順上旨豈所謂擔當必積誠感悟納皇上於無過之地乃真擔當耳皇上神明天縱非溺寵狎昵之比而不諒者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即臣等亦有不能為皇上解者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可惜乎伏乞令皇元子早正儲位皇第三子皇第

五子各就王爵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宗廟之慶社稷之福悉在是矣又遺書錫爵反復辨論其後並封議遂寢及錫爵將謝政廷推代者憲成舉故大學士王家屏忤帝意削籍歸既廢名益高中外推薦無慮百十數帝悉不報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祿少卿力辭不就四十年卒於家天啓初贈太常卿魏忠賢亂政其黨石三畏追論之遂削奪崇正初贈吏部侍郎謚端文憲成姿性絕人幼即有志聖學暨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力闢王守仁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邑故有東林書院宋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脩之常州知府

歐陽東鳳無錫知縣林宰爲之營構落成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學者稱涇陽先生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學舍至不能容憲成嘗曰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旣而淮撫李三才被論憲成貽書葉向高孫丕揚爲延譽御史吳亮至刻之邸抄中攻三才者大譁而其時于玉立黃正賓輩附麗其間頗有輕浮好事名徐兆魁之徒

遂以東林爲口實兆魁騰疏攻之恣意誣詆謂滸墅有
小河東林專其稅爲書院費關使至東林輒以書招之
即不赴亦必致厚餽講學所至僕從如雲縣令館穀供
億非二百金不辦會時必談時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
令改圖及受黄正賓賄其言絶無左驗光祿丞吳炯爲
一一致辨言憲成貽書救三才誠爲出位臣嘗告之憲
成亦自悔今憲成被誣天下將以講學爲戒絶口不談
孔孟之道國家正氣從此而損非細事也疏入不報嗣
後攻擊者不絶比憲成沒攻者猶未止凡救三才者爭
辛亥京察者衞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者請行勘熊廷

弼者抗論張差梃擊者爭移宮紅丸者忤魏忠賢者率指目爲東林抨擊無虛日借忠賢毒燄一網盡去之殺戮禁錮善類爲一空崇禎立始漸收用而朋黨勢已成小人卒大熾禍中於國迄明亡而後已時稱東林八君子顧憲成允成高攀龍安希范劉元珍葉茂才錢一本薛敷教也　贊曰成宏以上學術醇而士習正其時講學未盛也正嘉之際王守仁聚徒於軍旅之中徐階講學於端揆之日流風所被傾動朝野於是搢紳之士遺佚之老聯講會立書院相望於遠近而名高速謗氣盛招尤物議橫生黨禍繼作乃至衆射之的咸指東林廿

陵之部洛蜀之爭不烈於是矣憲成諸人清節嫮脩爲士林標準雖未嘗激揚標榜立君宗顧俊之目而負物望者引以爲重獨時譽者貪以補榮附麗游揚葉猶猥雜豈講學初心實然哉語曰爲善無近名士君子亦可以知所處矣

孫承宗字稚繩高陽人

貌奇偉須髯戟張與人言聲殷牆壁始爲縣學生授經邊郡往來飛狐拒馬間直走白登又從紇干清波故道南下喜從材官老兵究問險要阨塞用是曉暢邊事舉進士第二人授編脩進中允梃擊變起大學士吳道南以咨承宗對曰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連貴妃不可深

問龐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龐保劉成而上不可深問也道南知其言具揭上之事遂定熹宗立以左庶子充日講官帝毋聽講輒曰必開故答注特殷天啓元年進少詹事時濬遜相繼失舉朝洶洶御史方震孺請罷兵部尚書崔景榮以承宗代帝不欲其離講筵不許二年擢禮部侍郎未幾之大清兵逼廣寧王化貞棄城走熊廷弼與俱入關兵部尚書張鶴鳴懼罪出行邊帝亦急東事遂拜承宗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入直辦事越數日命以閣臣掌部務承宗上疏曰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覈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

指發以武畧備邊而日增置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此極弊也今天下當重將權擇一沉雄有氣畧者授之節鉞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見沾沾陵其上邊疆小勝小敗皆不足問要使守關無闌入而徐爲恢復計因列上撫西部恤遼民簡京軍增永平大帥脩薊鎮亭障開京東屯田數策帝褒納焉時邊警屢告閣部大臣率旦暮無事而言路日益紛呶承宗乃請下廷弼於理與化貞並讞用正朝士黨護又請逮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以懲四川之招兵致寇者又請詰責遼東巡按方震孺登萊監軍梁之垣薊州

兵備部可立以警在位之骫骳者諸人以次獲譴朝右聳然而側目怨咨者亦衆矣兵部尚書王在晉代熊廷弼經畧遼東與總督王象乾深相倚結象乾在薊門久習知西部種類情性西部亦愛戴之然實無他才惟啖以財物相羈縻冀得以老解職而已在晉謀用西部襲廣寧象乾甚恚之曰得廣寧不能守也獲罪滋大不如重關設險衞山海以衞京師在晉乃請於山海關外八里鋪築重關用四萬人守之其僚佐袁崇煥沈棨孫元化等力爭不能得奏記於首輔葉向高向高曰是未可臆度也承宗請身往決之帝大喜加太子太保賜蟒玉銀

暫抵關詰在晉曰新城成卽移舊城四萬人以守之乎在晉曰否當更設兵曰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片石西北不當設兵乎且築關在八里內新城背卽舊城趾舊城之品坑地雷爲敵人設抑爲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新兵四萬倒戈舊城下將開關延入乎抑閉關以禦敵乎曰關外有三道關可入也曰若此則敵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關曰將建三寨於山以待潰卒曰兵未潰而築寨以待之是教之潰也且潰兵可入敵亦可尾之入今不爲恢復計盡撤關而守將盡撤藩籬日閧堂奧畿東其有寧宇乎在晉無以

難承宗乃議守關外監軍閻鳴泰主覺華島袁崇煥主寧遠備在晉持不可主守中前所舊監司邢愼言張應吾逃在關皆附和之初化貞等既逃自寧遠以西五城七十二堡悉爲哈喇愼諸部所據聲言助守邊前哨遊擊左輔名駐中前實不出八里鋪承宗知諸部不足信而寧遠覺華之可守已決計將自在晉發之推心告語凡七晝夜終不應還朝言敵未抵鎮武而我自燒寧前此前日經撫罪也我棄寧前敵終不至而我不敢出關一步此今日將吏罪也將吏匿關內無能轉其畏敵之心以畏法化其謀利之智以謀敵此臣與經臣罪也與

其以百萬金錢浪擲於無用之版築曷若築寧遠要害以守八里鋪之四萬人當寧遠衝與覺華相犄角敵窺城令島上卒旁出三岔斷浮橋繞其後而橫擊之即無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總之敵人之長技必不可近關門杏山之難民必不可置膜外不盡破庸人之論遼事不可爲也其他制置軍事又十餘疏帝嘉納無何御講筵乃面奏在晉不足任乃改南京兵部尚書并斥逃臣愼言等而八里築城之議遂熄在晉既去承宗自請督師詔給關防勅書以原官督山海關及薊遼天津登萊諸處軍務便宜行事不從中制而以鶚泰爲遼東巡撫

承宗乃辟職方主事鹿善繼王則古爲贊畫請帑金八十萬以行帝特御門臨遣賜尚方劍坐蟒閣臣送之崇文門外既至關令總兵江應詔定軍制僉事崇煥建營舍廢將李秉誠練火器贊畫善繼則古治軍儲沈棨杜應芳繕甲仗司務孫元化築礮臺中書舍人宋獻羽林經歷程崙主市馬廣寧道僉事萬有孚主采木而令遊擊祖大壽佐僉冠於覺華副將陳諫助趙率教於前屯遊擊魯之甲拯難民副將李承先練騎卒參將楊應乾募遼人爲軍是時關上兵名七萬顧無紀律冒餉多承宗大閱汰逃將數百人遣還河南真定疲兵萬餘以之

甲所救難民七千發前屯爲兵應乾所募遼卒出戍寧遠者朝鮮使助援偏毛文龍於東江令復四衞徼登師沈有容進據廣鹿島欲以春防躬詣登萊商進取而申朝意方急遼帑許也應詔被劾承宗請用馬世龍代之以尤世祿王世欽爲南北帥聽世龍節制且爲世龍請尚方劍帝皆可之世龍既受事承宗爲築壇拜行授鉞禮卒教已守前屯盡驅哈喇慎諸部撫場猶在八里舖象乾議閉水關撫之關內承宗不可乃定於高臺堡時

大清兵委廣寧去遼遺民入居之插漢部以告有孚有孚謀挾西部乘閒殲之冒[illegible]復劾承宗下檄曰西部

殺我人者致罰如盟言是役也全活千餘人帝好察邊情時令東廠遣人詣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及魏忠賢竊政遣其黨劉朝胡良輔紀用等四十五人齎內庫神礮甲仗弓矢之屬數萬至關門爲軍中用又以白金十萬蟒麒麟獅子虎豹諸幣頒賚將士而賜承宗蟒服白金慰勞之實覘軍也承宗方出關巡寧遠中路聞之立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帝溫旨報之使者至具標名而已鳴泰之爲巡撫也承宗薦之後知其無實軍事多不與議鳴泰怏怏求去承宗亦求去言官共留承宗詆鳴泰巡關御史潘雲翼復論劾之帝乃罷鳴泰而

以張鳳翼代鳳翼怯復主守關議承宗不悅乃復出關延視抵寧遠集將吏議所守衆多如鳳翼指獨世龍請守中後所而崇煥善繼及副將茅元儀力請守寧遠承宗然之議乃定令大壽與工崇煥滿桂守之先是虎部竊用盜掠率教捕斬四人象乾欲斬率教謝虎部承宗不可而承宗所遣王楹戍中右護其兵出採木爲西部頭素所殺承宗怒遣世龍劾之象乾恐壞撫局令頭素縛逃人爲殺楹者以獻而擔市賞千金承宗方疏爭而象乾以憂去承宗忠主款者撓己權言督師總督可勿兼設請罷己不可則勿推總督并請以遼撫移駐寧遠

帝命止總督推而鳳翼謂置已死地地固大恨與其鄉
人雲翼有孚等力毀世龍以撼承宗共爲浮言撓出關
計給事中解學龍遂極論世龍罪承宗憤抗疏陳守禦
策言拒敵門庭之中與拒諸門庭外勢旣辨我促敵二
百里外敵促我二百里中勢又辨蓋廣寧我遠而敵近
寧遠我近而敵遠我不進逼敵敵將進而逼我今日即
不能恢遼左而寧遠覺華終不可棄請勅廷臣雜議主
客之兵可否久戍本折之餉可否久輸關外之土地人
民可否捐棄屯築戰守可否興舉再察敵人情形果否
坐待可以消滅臣不敢爲百年久計祗計及五年間究

竟何如倘臣言不當立斥臣以定大計無紆迴不決使全軀保妻子之臣附合衆喙以殺臣一身而悞天下也復爲世龍辯而發有孚等交搆狀有孚被斥鳳翼亦以憂歸喻安性代而廷臣言總督不可裁命吳用先督薊遼代象乾承宗惡本兵趙彥多中制稱疾求罷舉彥自代以困之廷議不可而止時寧遠城工竣關外守具畢備承宗圖大舉奏言前哨已置連山大凌河速界臣餉二十四萬則功可立奏帝命所司給之兵工二部相與惧曰餉足渠即妄爲不如許而不與交移往復稽緩之承宗再疏促具以情告帝爲飭諸曹而師竟不果出初

方震孺游士任李達明時舉之譴承宗實劾之後皆爲求宥復稱楊鎬熊廷弼王化貞之勞請免死譴戍朝端譁然言官交章論駁帝皆置弗省會承宗敘五防效勞諸臣且引疾乞罷乃遣中官齎帑金十萬犒將士而賜承宗銀幣當是時忠賢益盜柄以承宗功高欲親附之令中官申意承宗不與交一言忠賢由是大憾會忠賢逐趙南星楊漣高攀龍等承宗方西巡薊昌念抗疏帝未必親覽往在講筵每奏對輒有入乃請以賀聖壽入朝面奏機宜欲因是論其罪魏廣微聞之奔告忠賢承宗擁兵數萬將淸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爲內主公立

甕粉突忠賢悸甚繞御牀哭帝亦爲心動令內閣擬旨顧秉謙奮筆曰無旨離汛地非祖宗法違者不宥夜啓禁門召兵部尚書入令三道飛騎止之又矯旨諭九門守閹承宗若至齊化門反接以入承宗抵通州聞命而返忠賢遣人偵之一襆被置輿中後車鹿善繼而已意少解而其黨李蕃崔呈秀徐大化連疏詆之至比之王敦李懷光承宗乃杜門求罷五年四月給事中郭興治請令廷臣議去留論言餉者復踵至遂下廷臣雜議吏部尚書崔景榮持之乃下詔勉留而以簡將汰兵淸餉三事責其奏報承宗方遣諸將分戍錦州大小凌河松

杏右屯諸要害拓地復二百里罷大將世欽世祿副將李秉誠孫諫汰軍萬七千餘人省度支六十八萬而言官論世龍不已至九月遂有柳河之敗死者四百餘人於是臺省劾世龍并及承宗承宗求去益力十月始得請而以高第代爲經畧無何安性亦罷遂廢巡撫不設初第力扼承宗請撤關外以守關內承宗駁之第深憾明年寧遠被圍乃疏言關門兵止存五萬益以爲承宗罪承宗告戸部曰第初莅關嘗給十一萬七千人餉今但給五萬人餉足矣第果以妄言引罪後忠賢遣其黨梁夢環巡關欲傳致承宗罪無所得而止承宗在關四

年前後脩復大城九堡四十五練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五火營二前鋒後勁營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礮石渠荅鹵楯之具合數百萬拓地四百里開屯五千頃歲入十五萬莊烈帝即位在晉入爲兵部尚書恨承宗不置極論世龍及元儀熒惑樞輔壞關事臺省交口詆之以沮其出二年十月　大清兵入大安口取遵化將薄都城廷臣爭請召承宗詔以原官兼兵部尚書守通州入朝陛見旣至召對平臺帝慰勞畢問方畧承宗奏曰臣聞袁崇煥駐薊州滿桂駐順義侯世祿駐三河不爲得策又聞尤世威回昌平世祿駐通州似未合宜

帝問卿欲守三河何意對曰守三河可以沮西狩遏南下帝稱善曰若何爲朕保護京師承宗言當緩急之際守陴人苦饑寒非萬全策請整器械厚犒勞以固人心所條畫俱稱旨帝曰卿不須往通其爲朕總督京城內外守禦事務仍參帷幄趣草勅下所司鑄關防比出漏下二十刻矣卽周閱都城五鼓而畢復出閱重城明日夜半忽傳旨守通州時烽火徧近郊承宗從二十七騎出東便門道亡其三疾馳抵通門者幾不納旣入城與保定巡撫解經傳御史方大任總兵楊國棟登陴固守而　大淸兵已薄都城乃急遣遊擊尤岱以騎卒三千

赴援旋遣副將劉國柱督軍二千與岱合而發寄雲兵三千營東直門保定兵五千營廣寧門以其間遣將復馬蘭三屯二城至十二月四日而有祖大壽之變大壽遼東前鋒總兵官也偕崇煥入衞見崇煥下吏懼誅遂與副將何可綱等率所部萬五千人東潰還遼近大震承宗聞急遣都司賈登科齎手書慰諭大壽而令遊擊石柱國馳撫諸軍大壽見登科言麾下卒赴援連戰俱捷冀得厚賞城上人羣詈爲賊投石擊死數人所遣邏卒指爲間諜而殺之勞而見罪是以奔還當出搗朵顏然後束身歸命柱國追及諸軍其將士持弓矢相向皆垂

辭言督師既戮又將以大礮擊斃一章故至此桂國復前追大壽去已遠乃返承宗奏言大壽危疑已甚又不肯受滿桂節制因謠言激衆東奔非部下盡欲叛也當大開生路曲收衆心遼將多馬世龍舊部曲臣謹用便宜遣世龍馳諭其將士必解甲歸大壽不足慮也帝喜從之承宗密札諭大壽急上章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而已當代爲剖白大壽諾之具列東奔之故悉如將士言帝優詔報之命承宗移鎮關門諸將聞承宗世龍至多自拔來歸者大壽斂兵待命當潰兵出關關城被刼掠閉門罷市承宗至人心始定關城故十六里儒城止

二里今敵在內關城無可守衛城連關可步屧而上也乃別築墻橫亙於關城穴之使礮可平出城中水不足一晝夜穿鑿百井舊汰牙門將僑寓者千人窮而思亂皆廩之於官使巡行街衢守臺護倉均有所事內間不得發外來者輒爲邏騎所得由是關門守完乃遣世龍督步騎兵萬五千人入援令遊擊祖可法等率騎兵四營丙戌撫寧三年正月大壽入關謁承宗親軍五百人甲而候於門承宗開誠與語卽日列其所統步騎三萬於教場行誓師禮羣疑頓釋時　大清兵已拔遵化而守之是月四日拔永平八日拔遷安遂下灤州分兵攻

撫寧可法等堅守不下　大清兵遂向山海關離三十里而營副將官惟賢等力戰乃還攻撫寧及昌黎俱不下當是時京師道梗承宗大壽軍在東世龍及四方援軍在西承宗募死士沿海達京師始知關城尚無恙關西南三縣曰撫寧昌黎樂亭西北三城曰石門臺頭燕河六城東護關門西繞永平皆近關要地承宗飭諸城嚴守而遣將戍開平復建昌聲援始接方京師戒嚴天下勤王兵先後至者二十萬皆壁於薊門及近畿莫利先進詔旨屢趣諸將亦時戰攻然莫能克復世龍請先復遵化承宗曰不然遵在北易取而難守不如姑留之

以分其勢而先圖灤今當多爲聲勢示欲圖遵之狀以牽之諸鎮赴豐潤開平聯關兵以圖灤得灤則以開平兵守之而騎兵決戰以圖永得灤永則關永合而攻遵易易矣議既定乃令東西諸營並進親詣撫寧以督之五月十日大壽及張春邱禾嘉諸軍先抵灤城下世龍及尤世祿吳自勉楊麒王承恩繼至越二日克之而副將王維城等亦入遷安　大清兵守永平者盡撤而北還承宗遂入永平十六日諸將謝尚政等亦入遵化四城俱復帝爲告謝郊廟大行賞賚加承宗太傅賜蟒服白金世襲錦衣僉事力辭太傅而屢疏稱疾乞休優詔

不允朶顏東不的反承宗令大將王威擊敗之復賚銀幣先以册立東宮加太保及神宗實錄成加官亦如之並辭免而乞休不已帝命閣臣議去留不能決遣中書齎手詔慰問乃起視事四年正月出關東巡抵松山錦州還入關復西巡徧閱三協十二路而返疏上東西邊政八事帝咸采納五月以考滿詔加太傅廕尚寶司丞賚蟒服銀幣羊酒復辭太傅不受初右屯大凌河二城承宗已設兵戍守後高第來代盡撤之二城遂被毀至是禾嘉巡撫遼東議復取廣寧義州右屯三城承宗言廣寧道遠當先據右屯築城大凌河以漸而進兵部尚

書梁廷棟主之遂以七月興工工甫竣　大清兵大至圍救周承宗聞馳赴錦州遣吳襄宋偉往救禾嘉屢易師期偉與襄又不相能遂大敗於長山至十月城中糧盡援絕守將祖大壽出降城復被毀廷臣追咎築城非策也交章論禾嘉及承宗承宗復連疏引疾十一月得請賜歸言者追論其喪師辱國奪官閒住并奪寧遠世廕承宗復上邊計十六事帝報聞而已家居七年中外屢請召用不報十一年　大清兵深入內地以十一月九日攻高陽承宗率家人拒守大兵將引去繞城納喊者三守者亦應之三曰此城笑也於法當破圍復合明

曰城陷被執望闕叩頭投繯而死年七十有六子舉人鈐尚寶丞鑰官生鈰生員鋐鏑從子鍊及孫之沆之滂之濛之浩之濾從孫之澈之漢之泳之澤之濱之瀚皆戰死督師中官高起潛以聞帝嗟悼命所司優䘏楊嗣昌薛國觀輩陰阨之但復故官賜祭葬而已福王時始贈太師謚文忠

贊曰承宗以宰相再視師皆粗有成效矣奄豎斗筲後先齮齕卒屏諸田野至闔門膏斧鑕而恤典不加國是如此求無危安可得也夫攻不足者守有餘度彼之才恢復固未易言令專任之猶足以愼固封守而廷論紛呶亟行翦除蓋天眷有德氣運將更有莫之爲而爲者夫

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

萬歷二年進士除汝寧推官治行廉平遷戶部主事張居正寢疾朝士羣禱南星與顧憲成等戒勿往居正沒調吏部考功引疾歸起歷文選員外郎疏陳天下四大害言楊巍乞休左都御史吳時來謀代之忌戶部尚書宋纁聲望遠疏排擠副都御史詹仰庇力謀吏兵二部侍郎大臣如此何以責小臣是謂干進之害禮部尚書沈鯉侍郎張位諭德吳中行南京太僕卿沈思孝相繼自免獨南京禮部侍郎趙用賢在詞臣黃洪憲輩每陰譏之言官唐堯欽孫愈賢蔡系周復顯爲詆誣衆正不

容肖人得志是謂傾危之害州縣長吏選授太輕部寺之官計日而取郡守不問才行而撫按論人贓私有據不曰未甚則曰任淺概止降調其意以爲惜才不知乃惜不才也吏治日汙民生日瘁是謂州縣之害鄉官之權大於守令橫行無忌莫敢誰何如渭南知縣張棟治行無雙裁抑鄉官被讒不獲行取是謂鄉官之害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疏出朝論韙之而中所抨擊悉時相所庇南星卒以病歸再起考功郎中二十一年大計京官與尚書孫鑨秉公澄汰首黜所親都給事中王三餘及鑨甥文選員外呂胤昌他附麗政府及大學士趙

志皐弟皆不免政府大不堪給事中劉道隆因劾吏部議留拾遺庶僚非法得旨南星等專權植黨貶三官俄因李世達等疏救斥爲民鑨亦去位一時善類幾空南星里居名益高與鄒元標顧憲成海內擬之三君中外論薦者百十疏卒不起光宗立起太常少卿擢工部侍郎數月拜左都御史慨然以整齊天下爲任天啓三年大計京官以故給事中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先朝結黨亂政議黜之吏科都給事魏應嘉力持不可南星卒與考功郎中程正巳置四人不謹他所澄汰一如爲考功時尋代張問達爲吏部尚書當是時人務奔

競包苴恣行言路橫尤甚每文選郎出輒邀之半道爲
人求官不得則加以惡聲或逐之去選郎即公正無如
何尚書亦太息而已南星素疾其弊銳意澄清獨行已
志政府及中貴亦不得有所干請諸人憚其方嚴不敢
犯有給事爲貲郎求鹽運使即注貲郎王府而出給事
於外知縣石三畏素貪黷將行取南星亦置之王府
時進士無爲王官者南星不恤也魏忠賢雅重之嘗於
帝前稱其任事一日遣姊子傅應星介一中書贄見南
星麾之去嘗正色語忠賢曰主上沖齡我輩內外臣子
宜各努力爲善忠賢默然怒形於色大學士魏廣微南

星友允貞子也素以通家子蓄之廣微入內閣嘗三至南星門拒弗見嘗嘆曰見泉無子見泉允貞別號也廣微恨刺骨與忠賢比而齕南星東林勢盛衆正盈朝南星益搜舉遺佚布之庶位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李騰芳陳于廷佐銓魏大中袁化中長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居相饒伸王之寀悉置道卿貳而四司之屬鄒維璉夏嘉遇張光前程國祥劉廷諫亦皆民譽中外忻忻望治而小人側目滋欲去之給事中傅櫆以維璉改吏部已不與聞首假汪文言發難劾南星紊舊制植私人維璉引去南星奏留之小人愈恨會楊漣劾忠賢疏上嘗

府從水火南星遂杜門乞休不許攀龍之劾崔呈秀也南星議戍之呈秀窘夜走忠賢邸叩頭乞哀言不去南星攀龍建等我兩人未知死所忠賢大以爲然遂與定謀會山西缺巡撫河南布政司郭尚友求之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有清望首列以請既得旨而御史陳九疇受廣微指言應祥嘗知嘉善大中出其門大中以師故謀於文選郎嘉遇而用之徇私當斥大中嘉遇疏辯並下部議南星攀龍極言應祥以人望推舉大中嘉遇無私九疇妄言不可聽忠賢大怒矯旨黜大中嘉遇并黜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南星遂引罪求去忠賢復

矯古切責放歸明日攀龍亦引去俄以會推忤忠賢意并斥于廷漣光斗化中引南星所擯徐兆魁喬應甲王紹徽等置要地小人競進天下大柄盡歸忠賢矣忠賢及其黨惡南星甚每矯敕諭必目爲元凶於是御史張訥劾南星十大罪并劾維璉國祥嘉遇及王允成得旨並削籍令再奏南星私黨訥復列上邦華及孫鼎相等十四人並貶黜自是爲南星擯棄者無不拔擢其素所推奬者率遭奇禍諸干進速化之徒一擊南星輒遂所欲而石三畏亦起爲御史疏攻南星及李三才顧憲成孫丕揚王圖等十五人死者皆削奪縉紳禍益烈尋以

汪文言獄詞連及南星下撫按提問逋郭尚友巡撫保定而巡按馬逢皐亦憾南星乃相與庭辱之笞其子清衡及外甥王鍾龐繫之獄坐南星贓萬五千家素貧親故捐助始獲竣事戍南星代州清衡莊浪鍾龐永昌南星抵戍所處之怡然莊烈帝登極有詔放還巡撫牟志夔忠賢黨也故遲遣之竟卒於戍所崇正初贈太子太保謚忠毅而魏呈秀廣徽九疇兆魁應甲紹徽訥三畏尚友志夔俱名麗逆案爲世大僇焉

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

九歲通五經弱冠即有志爲學舉進士觀政刑部張居

正尊崇抗疏切諫曰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其設施乖張者如州縣入學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損其數是進賢未廣也諸道決囚亦有定額所司懼罰數必取盈是斷刑太濫也大臣持祿苟容小臣畏罪緘默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獲譴者是言路未通也黄河汎濫爲災民有駕高爲巢啜水爲餐者而有司不以聞是民隱未周也其他用刻深之吏沮豪傑之才又不可枚數矣伏讀敕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墮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弼成聖學輔翼聖志者未

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脫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臣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爲常事而不屑爲者不知人惟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親死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爲喪心則以爲禽彘可謂之非常人哉疏就儀之入朝適廷杖吳中行等元標候杖畢取疏授中官紿曰此乞假疏也及入居正大怒亦廷杖八十謫戍都匀衛在萬山中夷獠與居處之怡然益究心理學學以大進巡撫御史承居正指將害之行次

鎭遠一夕御史暴死元標謫居六年居正沒召拜吏科給事中首陳培聖德親臣工肅憲紀崇儒行飭撫臣王事尋劾罷禮部尚書徐學謨南京戶部尚書張士佩慈寧宮災復言時政六事中言臣曩進無欲之訓陛下試自省果無欲耶寡欲耶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爲陛下誠宜翻然自省加意培養是時帝方壯齡留意聲色游宴讀元標剌已怒甚降旨譙責遂謫南京刑部照磨就遷兵部主事召改吏部進員外郎陳吏治十事民瘼八事疏幾萬言尋調南京刑部母憂歸里居講學從游者日衆名高天下中外疏薦遺佚凡數十百上莫不以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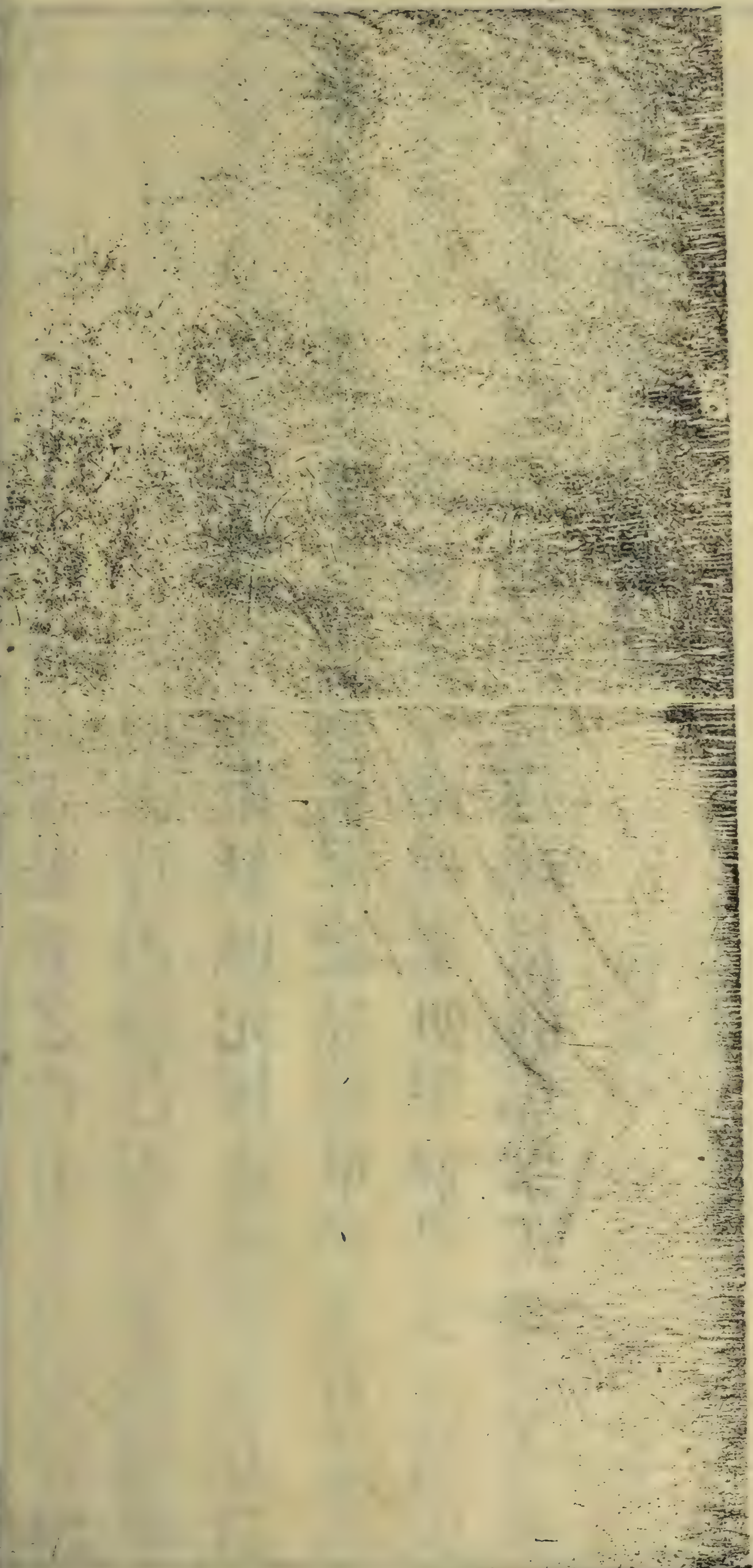
標爲首卒不用家食垂三十年光宗立召拜大理卿未至進刑部侍郎天啓元年四月還朝首進和衷之說言今日國事皆二十年諸臣醞釀所成往者不以進賢讓能爲事日錮賢逐能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氣專務分門立戶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和自應向之論人論事者各懷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而爲我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今與諸臣約論一人當惟公惟平毋輕搖筆端論一事當懲前慮後毋輕試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則議論公而國家自享安靜和平之福因薦涂宗濬李邦華

等十八人帝優詔褒納居二日復陳拔茅闡幽理財振武數事及保泰四規且請召用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丁元薦而恤錄羅大紘雒于仁等十五人帝亦褒納初元標立朝以方嚴見憚晚節務為和易或議其遜初仕時元標笑曰大臣與言官異風裁踔絕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即當護持國體可如少年悻動耶時朋黨方盛元標心惡之思矯其弊故其所薦引不專一途嘗語朝士曰方今上在沖歲敵在門庭祇有同心共濟倘復黨同伐異在國則不忠在家則不孝世自有無偏無黨之路奈何從室內起戈矛耶帝嗣位已久而先

朝廢死諸臣猶未賜恤元標再陳闡幽之典言益懇切其年拜左都御史明年典外察去留惟公已言丁巳京察不公專禁錮異己請收錄章家楨丁元薦史記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由是諸臣多獲昭雪又言明詔收召遺佚而諸老臣所處猶是三十年前應得之官宜添注三品崇秩昭陛下褒尊耆舊至意帝納其言孫愼行之論紅丸也元標亦上疏曰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臣去年舟過南中南中士大夫爭言先帝猝然而崩大事未明難以傳信臣初不謂然及旣入都爲人言先帝盛德宜速登信史諸臣曰

言及先帝彌留大事令人閣筆誰敢領此臣始有疑於前日之言元輔方從哲不伸討賊之義反行賞姦之典仰謂無其心何以自解於世且從哲秉政七年未聞建樹何事但聞馬上一日三趣戰喪我十萬師徒試問誰秉國成而使先帝震驚姦人闖宮豺狼當路憸邪亂政從哲何詞以對從來懲戒亂賊全在信史失今不成安所底止時從哲黨附者衆崔文昇黨復彌縫於內楷慎行與衆議皆不得伸元標自還朝以來不爲危言激論與物無猜然小人以其東林也猶忌之會元標與馮從吾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給事朱童蒙首請禁之元

標疏辨求去魏忠賢傳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加嚴譴葉向高力辨且乞同去乃得溫旨而給事郭興治等復交章力攻至比之山東妖賊元標連疏請益力詔乘傳歸陛辭上老臣去國情深疏歷陳軍國大計而以寡欲進規人爲傳誦四年卒於家明年御史張訥請毀天下講壇力詆元標忠賢遂矯旨削奪崇正初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介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三下

明卷三

孫慎行字聞斯武進人

幼習聞外祖唐順之緒論即嗜學舉進士第三人授編脩累官左庶子數請假里居鍵戸息交覃精理學當事請見率不納有以政事諮者不答四十一年五月由少詹事擢禮部侍郎當是時郊廟大享諸禮帝二十餘年不躬親東宮輟講至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外傳瑞王二十三未婚楚宗人久錮未釋代王廢長立幼久不更正臣僚章奏一切留中福府莊田取盈四萬頃愼行並

切諫已愈東宮開講皇孫出閤係宗社安危疏至七八上其後貴妃復請帝留王慶太后七旬壽節羣議益籍籍慎行合文武諸臣伏闕力爭帝不得已許明年季春之國羣情始安乃四疏乞休出城候命帝乃許之已而京察御史韓浚等以趣福王之國謂之邀功刻之拾遺疏中帝察其無罪獲免熹宗立召拜禮部尚書上疏曰先帝驟崩雖云風疾實緣醫入用藥不審閣臣報知李可灼紅丸乃首輔方從哲所進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昔許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卽自殺春秋猶書之爲弑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劍

白哉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決也乃悍然不顧至與朝共攻可灼僅令回籍調理豈不以已實爲之恐與同罪與臣以爲從哲縱無弑之心卻有弑之事欲辭弑之名難免弑之實實錄中即欲爲君父諱不敢不直書方從哲連進藥二丸須臾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後世解也然從哲之罪實不止此先是則有皇貴妃欲爲皇后事古未有天子既崩而立后者倘非禮官執奏言路力持幾何不遺禍宗社哉繼此則有謚皇祖爲恭皇帝事歷考晉隋周宋其末世亡國之君率謚曰恭而以加之我皇祖豈真不學無術實乃兇

詛君國等於亡王其設心謂何後此則有李選侍垂簾聽政事劉遜李進忠么麽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說者謂二豎早以金寶輸從哲家若非九卿臺諫力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陛下幾無駐足所爾時從哲濡滯不進科臣趣之則云遲數日無害任嬸寺之縱橫忍君父之杌隉為大臣者宜爾乎臣在禮言禮其罪惡逆天萬無可生之路若其他督戰悞國罔上行私縱情蔑法干犯天下之名義釀成國家之禍患者臣不能悉數也陛下宜急討此賊雪不共之仇毋詢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置也并急誅可灼以洩

神人之憤時朝野方惡從哲愼行論雖過刻然爭題其言顧近習多爲從哲地帝報曰舊輔素忠愼可灼進藥本先帝意卿言雖忠愛事屬傳聞并進封移宮當日九卿臺諫官親見者當據實會奏用釋羣疑於是從哲疏辨愼行復疏折之曰由前則過信可灼有輕進藥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均無辭乎弑也從哲謂移宮有揭但諸臣之請在初二從哲之請在初五爾時章疏入乾清不入慈慶者已三日國政幾於中斷非他輔臣訪知與羣臣力請其害可勝言伏讀聖諭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今似此景象何不代朕傳諭

一言屏息紛擾君臣之義安在又云朕淩虐不堪晝夜涕泣六七日夫從哲爲顧命元臣使少肯義形於色何至令至尊憂危如此惟阿婦寺之意多戴聖明之意少故敢於淩皇祖悖皇考而欺陛下也章並下廷議議上惟可灼下吏戍邊從哲置不問遂謝病去廷推閣臣以慎行爲首忠賢抑不用及脩三朝要典紅丸之案以慎行爲罪魁其黨張訥上疏力詆有詔削奪未幾劉志選復兩疏追劾遣戍寧夏未行莊烈帝嗣位以赦免慎行操行峻潔爲一時搢紳冠朝士數推轂入閣吏部尚書王永光力排之迄不獲用八年廷推閣臣屢不稱旨歲

後以慎行及劉宗周林釪名上帝即召之慎行已得疾
甫入都卒贈太子太保謚文介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
少讀書輒有志程朱之學舉進士授行人四川僉事張
世則進所著大學初義詆程朱章句請頒天下攀龍抗
疏力詆其謬其書遂不行侍郎趙用賢都御史李世達
被詰去位朝士多咎大學士王錫爵攀龍疏曰近見朝
寧之上善類擯斥一空大臣則孫鑨李世達趙用賢去
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允成薛敷教張納陛于孔
兼賈巖斥矣逐者李楨曾乾亨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

選郎孟化鯉又以推用言官張棟空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甚亟廢斥如此後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世道人心何可勝慨且今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望見天顏天言傳布雖曰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已則曰近侍不利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諸臣賢否陳於左右而陛下於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故乎果以爲皆由聖怒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未聞忤旨何以皆罷斥卽使批鱗逆耳如董基等陛下已嘗收錄何獨於諸臣不然臣恐陛下有祛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以

行娼嫉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遺以拒諫
諍之詬傳之四海垂諸史册爲聖德累不小輔臣王錫
爵等跡其自待若愈於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以
異於五十步笑百步卽如諸臣能斥果以爲當然則是
非邪正極人能辨何忍坐視至尊之過舉得毋內愧其
私憤而利於斥逐之盡乎末力詆鄭材楊應宿讒諂應
黜疏入謫揭陽添注典史之官七月以事歸遭親喪遂
不出家居垂三十年言者屢薦悉不省熹宗立起光祿
丞天啟元年進少卿疏劾戚畹鄭養性言張差梃擊實
養性父國泰主謀今人言籍籍咸疑養性交關姦宄別

懷異謀積疑不解當思善全之術至劉保謀逆中官盧受主之劉于簡獄詞具在受本鄭氏私人而李如楨一家交關鄭氏計陷名將失地喪師于簡原供明言李永芳約如楨內應若崔文昇素爲鄭氏腹心知先帝症虛故用泄藥罪在不赦陛下僅行斥逐而文昇猶潛住京城宜勅養性還故里急正如楨文昇典刑用章國法疏入責攀龍多言然卒遣養性還籍孫慎行攻方從哲下廷議攀龍引春秋首惡之誅歸獄從哲尋改太常少卿疏陳務學之要因言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在交結鄭國泰國泰父子所以謀危先帝者不一始以張

差之梃繼以美姝之進終以文昇之藥而從哲實左右之力扶其爲鄭氏者力鋤其不爲鄭氏者一時人心若狂但知鄭氏不知東宮此賊臣也討賊則爲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先帝隱諱則爲孝此大亂之道也陛下念聖母則宣選侍之罪念皇考則隆選侍之恩仁之至義之盡也而說者乃曰爲聖母隱諱則爲孝明如聖諭目爲假託忠如楊漣謗爲居功人臣避居功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之道也惑於其說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忠孝皆可變亂何事不可妄爲故從哲養惜不

容不討奈何猶令居輦轂下時從哲輩奥援甚固摘疏中不孝語激帝怒將加嚴譴葉向高力救乃奪祿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鄒元標建書院攀龍與焉元標被攻攀龍請與同罷詔留之四年拜左都御史楊漣等擊魏忠賢勢已不兩立及向高去國魏廣微日導忠賢為惡而攀龍為趙南星門生並居要地御史崔呈秀按淮陽還攀龍發其穢狀南星議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賢所乞為義兒遂摭謝應祥事謂攀龍黨南星嚴旨詰責攀龍遽引疾去尋削籍呈秀憾不已必欲殺之竄名李實劾周起元疏中遣緹騎往逮攀龍晨謁楊龜山祠以文告

之歸與二門生一弟飲後園池上聞周順昌已就逮笑日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入與夫人語如平時書二紙告二孫曰明日以付官校因遣之出扃戶移時諸子排戶入一燈熒然則已衣冠自沈於池矣發所封紙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爲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復別門人華允誠書云一生學問至此亦少得力時年六十五遠近聞其死莫不傷之呈秀檄猶未釋矯詔下其子世儒吏刑部坐以不能防閑其父謫爲徒崇正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授世儒官初海內學者率宗王守仁攀龍心非之與顧憲

成同講學東林書院以靜爲主操履篤實粹然一出於
正爲一時儒者之宗海內士大夫識與不識稱高顧無
異詞攀龍削官之秋詔毀東林書院莊烈帝嗣位學者
更脩復之

馮從吾字仲好長安人

登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視中城閹人脩刺謁拒却
之時當大計嚴邏偵巷且絕跡二十年抗章言陛下郊
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留中不發試觀戊子以前四裔
效順海不揚波己丑以後南倭告警北虜渝盟天變人
妖疊出累告厲精之效如彼怠斁之患如此近頒勅諭

謂聖體違和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外庭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願陛下勿以天變爲不足畏勿以人言爲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爲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爲可忽宗社幸甚帝大怒欲廷杖之會仁聖太后壽辰閣臣力解得免尋告歸起巡長蘆鹽政潔己惠商姦宄斂跡還朝適帝以軍政大黜兩京言官從吾亦削籍以前疏故也從吾生而純愨長志濂洛之學罷官歸杜門謝客取先正格言體驗身心造詣益邃家居二十五年光宗立起尚寶卿進太僕少卿

並以兄喪未赴天啟二年擢僉都御史尋進副都廷議三案從吾言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國何心至梃擊之獄與發姦諸臣爲難者即姦人也由是羣小惡之已與鄒元標共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其中給事朱童蒙疏詆之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皇太子出閣皆講學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已則不爲可乎先臣守仁當兵事倥偬不廢講學卒成大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毀譽而爲此也因再稱疾求罷帝溫詔慰留而給事郭允厚等復相繼詆元標甚力從吾上言臣壯歲登朝即與

楊起元孟化鯉陶望齡輩立講學會自臣告歸乃廢京師講學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爲詬厲因再疏引歸四年春起南京右都御史累辭未上召拜工部尚書會趙南星高攀龍相繼去國連疏力辭予致仕明年秋忠賢黨張訥疏詆從吾削籍鄉人王紹徽素銜從吾及爲吏部使喬應甲撫陝捃摭百方無所得乃毀書院曳先聖像擲之城隅從吾不勝憤悒得疾卒崇正初復官贈太子太保謚恭定　贊曰趙南星諸人持名檢厲風節嚴氣正性侃侃立朝天下望之如泰山喬嶽詩有之邦之司直其斯人謂與權桂盈廷譴謫相繼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悲夫

楊漣字文孺應山人

爲人磊落負奇節戊進士除常熟知縣舉廉吏第一擢戶科給事轉兵科萬歷四十八年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見漣偕諸給事御史走謁大學士方從哲御史左光斗趣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卽問左右不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速下中書行法公誠曰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日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訶史志

聽此何時尚問故事耶越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
帝疾亟太子尚躊躇宮門外漣與光斗遣人語東宮伴
讀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侍
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無何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
宗嗣位越四日不豫都人喧言鄭貴妃進美姬八人又
使中官崔文昇投以利劑帝一晝夜三四十起而是時
貴妃據乾清宮與帝所寵李選侍相結貴妃爲選侍請
皇后封選侍亦請封貴妃爲皇太后帝外家王郭二戚
畹徧謁朝士泣愬宮禁危狀謂帝疾必不起文昇藥故
也非誤也鄭李交甚固包藏禍心廷臣聞其語憂甚而

帝果趣禮部封貴妃爲皇太后漣與光斗乃倡言於朝共詰責鄭養性令貴妃移宮貴妃即移慈寧漣遂劾崔文昇用藥無狀請推問之且曰外廷流言謂陛下興居無節侍御蠱惑必文昇藉口以掩其用藥之姦文昇之黨煽布以預杜外廷之口既損聖躬又虧聖德罪不容死至貴妃封號尤乖典常尊以嫡母若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本生太后何請亟寢前命疏上越三日帝召見大臣并及漣且宣錦衣官校衆謂漣疏忤旨必廷杖囑從哲爲解從哲勸漣引罪漣抗聲曰死即死耳漣何罪及入帝温言久之數目漣語外廷毋信流言逐遂文

昇倚扶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漣漣自以小臣預顧命感激誓以死報九月乙亥朔昧爽帝崩廷臣趨入諸大臣周嘉謨張問達李汝華等慮皇長子無嫡母生母勢孤子甚欲共託之李選侍漣曰天下寧可託婦人且選侍昨於先帝召對羣臣時强上入復推之出是豈可託幼主者請亟見儲皇即呼萬歲擁出乾清暫居慈慶語未畢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至漣趣諸大臣共趨乾清宮閹人持梃不容入漣大罵奴才皇上召我等今已晏駕若曹不聽入欲何爲閹人却乃入臨羣臣呼萬歲請於初六日登極而奉駕至文華殿受羣臣嵩呼駕

南至中宮內豎從寢閣出大呼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有攬衣欲奪還者漣格而訶之曰殿下羣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復畏何人乃擁至文華殿禮畢奉駕入慈慶宮當是時李選侍居乾清一爆奏曰殿下暫居此俟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羣臣遂退議登極期語紛紛未定有請改初三者有請於即日午時者漣曰今海宇清晏內無嫡庶之嫌父死之謂何含斂未畢袞冕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得宜即朝委裘何害議定出過文華殿太僕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至責漣僨大事唾其面

日事脫不濟汝死肉足食乎漣爲諫然乃與光斗從周
嘉謨於朝房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同居明日嘉謨光
斗各上疏請選侍移宮初四日得俞旨而選侍聽李進
忠計必欲皇長子同居惡光斗疏中武氏語議召皇長
子加光斗重譴漣遇內豎於麟趾門內豎備言狀漣正
色曰殿下在東宮爲太子今則爲皇帝選侍安得召且
上已十六歲他日卽不奈選侍何若曹置身何地怒目
視之其人退初五日傳聞欲緩移宮期漣及諸大臣畢
集慈慶宮門外漣語從哲趣之從哲曰遲亦無害漣曰
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宮猶可明日爲天子乃反居太子

宮以避宮人乎卽兩宮聖母如在夫死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或言選侍亦顧命中人漣斥之曰諸臣受顧命於先帝先帝自欲先顧其子何嘗先顧其嬖媵請選侍於九廟前質之若曹豈食李家祿者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燝嘉謨助之詞色俱厲聲徹御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退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其日選侍遂移宮居仁壽殿明日庚辰熹宗卽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漣與一燝嘉謨定宮府危

疑言官惟光斗易之餘悉聽漣指漣須髮盡白帝亦數
稱忠臣選兵科都給事御史馮三元等極詆熊廷弼漣
疏論其事獨持平當選侍之移宮也漣即言於諸大臣
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天子既移宮又當有以安選
侍是在諸公調護無使中官取快私讐既而諸奄果爲
流言御史賈繼春遂上書內閣謂不當於新君御極之
初首勸主上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構羅織不
休俾先帝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蓋是時選侍宮
奴劉遜等以盜寶繫獄詞連選侍父諸奄計無所出則
妄言選侍投繯皇八妹入井以熒惑朝士繼春藉其言

首發難於是光斗上疏述移宮事而帝降諭言選侍氣毆聖母及要挾傳封皇后與即日欲垂簾聽政語又言令奉養李氏於噦鸞宮尊敬不敢怠大學士從哲封還止諭未幾噦鸞宮災帝諭內閣言選侍暨皇八妹無恙繼春乃復上書內閣有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語漣恐繼春說遂滋亦上敬述移宮始末疏且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語何自臣安敢無言臣寧使今日忤選侍毋寧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帝優詔褒其志安社稷復降諭備述宮掖情事繼春及其黨益忌漣誣漣結

于安圖封拜漣不勝憤抗章乞去即出城候命帝復褒其忠直而許之歸天啓元年繼春按江西還見帝諸諭乃具疏陳上書之實帝切責罷其官漣繼春先後去移宮論始息二年起漣禮科都給事擢太常少卿明年拜僉都御史又明年進副都御史是時魏忠賢已用事羣小附之憚衆正盈朝不敢大肆漣益與趙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輩激揚諷議務植善類抑憸邪忠賢及其黨銜次骨遂興汪文言獄將羅織諸人事雖獲解然正人勢日危其年六月漣抗疏劾忠賢列其二十四大罪言高

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秖供掖廷灑掃違者法

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敢列其罪狀爲陛下言之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夤入內地初猶貌爲小忠小信以倖恩寵乃敢爲大姦大惡以亂政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孫杰論去急於翦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天實有隱恨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悉排去之顧於黨護選侍之沈漼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讐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

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脩如鶴忠賢搆黨斥逐
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國家最重無
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宏更爲
他詞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於朝
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時名賢
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
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
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
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猶曰外
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

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倖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娠傳封中外方爲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隕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卽陛下倉卒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於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况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

一今日奬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墳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卿魏良材魏良弼魏希孔及其甥傅應星等濫襲恩廕褻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戚畹家人騈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坐爭煤窰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王思敬等牧地

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阱恣意搒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敢不遵大罪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莅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章屢改章又再褻王言毋論玩言官於股掌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姦自忠賢受事日以快私讐行傾陷為事縱野子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駕帖立下勢必興

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姦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姦相沆瀣創立內操藪匿姦宄安知無大盜刺客為敵國窺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為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以為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效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覩為何人哉大罪二十三大寵極則驕恩多成怨

聞今春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賞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兕於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間或姦狀敗露則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甚至無恥之徒攀附枝葉依託門牆更相表裏迭爲呼應積威所刼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即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其旣旋詔旨始

下天顏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靈尚尊於忠賢否耶
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么
麿小醜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
文武勳戚勅刑部嚴訊以正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
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忠賢初聞疏懼甚其黨王體乾
及客氏力爲保持遂令魏廣微調旨切責漣先是漣疏
就欲早朝面奏値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
上之忠賢乃得爲計漣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詗知
遏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閹數百人衷甲夾陛立
勅左班官不得奏事乃止自是忠賢日謀殺漣至十月

吏部尚書趙南星既逐廷推代者漣注籍不與忠賢矯旨責漣大不敬無人臣禮偕吏部侍郎陳于廷僉都御史左光斗並削籍忠賢恨不已再興汪文言獄將羅織殺漣五年其黨徐大化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文言下獄鞫之許顯純嚴鞫文言使引漣納熊廷弼賄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贓楊大洪哉至死不承顯純乃自爲獄詞坐漣贓二萬遂逮漣士民數萬人擁道攀號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漣生還比下詔獄顯純酷法拷訊體無完膚其年七月遂於夜中斃之年二十四家素貧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

子至乞食以養敎賊令急鄉人競出貲助之下至賣菜傭亦爲輸助其節義感人如此崇正初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忠烈官其一子

左光斗字遺直桐城人

舉進士除中書舍人擢御史巡視中城捕治吏部豪惡吏獲假印七十餘假官一百餘人輦下震悚出理屯田言北人不知水利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與民盡矣今欲使旱不爲災澇不爲害惟有興水利一法因條上三因十四議曰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曰議濬川議疏渠議引流議設壩議建閘議設陂議

相地議築塘議招徠議擇人議擇將議兵屯議力田設
科議賞民拜爵其法犂然具備詔悉允行水利大興北
人始知藝稻閹人劉朝稱東宮令旨索戚畹廢莊光斗
不啓封還之日尺土皆殿下有今日安敢私受閹人憤
而去光宗崩李選侍據乾清宮迫皇長子封皇后光斗
言內廷有乾清宮猶外廷有皇極殿惟天子御天得居
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嬪雖以次進御不得
恆居非但避嫌亦以別尊卑也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
母儼然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凡筵行
大禮名分謂何選侍事先帝無脫簪戒旦之德於殿下

無翊摩養育之恩此其人豈可以託聖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齡矣內輔以忠直老成外輔以公孤卿貳何慮乏人尚須乳哺而襁負之哉況膺哲初開正宜不見可欲何必託於婦人女子之手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於今將來有不忍言者時選侍欲專大權廷臣箋奏令先進乾清然後進慈慶得光斗箋大怒將加嚴譴數遣使宣召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爲者選侍益怒邀熹宗至乾清議之熹宗不肯往使使取其箋視之心以爲善趣擇日移宮光斗乃免是時宮府危疑人情危懼光

斗與楊漣協心建議排閹奴扶沖主宸極獲正兩人力爲多由是朝野並稱爲楊左未幾御史賈繼春上書丙閣言帝不當薄待龍母光斗聞之即上言先帝晏駕大臣從乾清宮奉皇上出居慈慶宮臣等以爲不宜避選侍故臣於初二日具愼守典禮肅淸宮禁一疏宮中震怒禍幾不測賴皇上保全發臣疏於內捐初五日閣臣具揭再催奉旨移宮至初六日皇上登極駕還乾淸宮禁肅然內外寧謐夫皇上旣當還宮則選侍之當移其理明白易曉惟是移宮以後自宜存大體捐小過若復株連蔓引使宮闈不安卽於國體有損乞立誅盜寶宮

奴劉遜等而盡寬其餘黨乃宣諭百官備述選侍凌虐
聖母諸狀及召見又言朕與選侍有仇繼春用是得罪
去時廷臣議改元或議削泰昌弗紀或議去萬歷四十
八年即以今年爲泰昌或議以明年爲泰昌後年爲天
啓光斗力排其說請從今年八月以前爲萬歷以後爲
泰昌議遂定出督畿輔學政力杜請託識鑑如神天啓
初廷議起用熊廷弼罪言官魏應嘉等光斗獨抗疏爭
之言廷弼材優而量不宏昔以守遼則有餘今以復遼
則不足已而廷弼竟敗三年秋疏請召還文震孟滿朝
薦毛士龍徐大相等不納其年擢大理丞進少卿明年

拜僉都御史時韓爌趙南星高攀龍楊漣鄭三俊李邦華魏大中諸人咸居要地光斗與相得務爲危言覈論甄別流品正人咸賴之而忌者寖不能容吏科都給事中缺當遷者首周士樸次阮大鋮次魏大中大鋮邀中旨勒士樸不遷以爲已地南星惡之欲例轉大鋮大鋮疑光斗發其謀恨甚熊明遇徐良彥皆欲得僉都御史南星引光斗爲之兩人亦恨光斗江西人又以他故銜大中遂共嗾給事中傅櫆劾光斗及大中與汪文言比而爲姦光斗疏辨且詆櫆劾東廠理刑傅繼教爲昆弟櫆恚再疏訐光斗光斗乞罷事得解楊漣劾魏忠賢光

斗與其謀又與攀龍共發崔呈秀贓私忠賢暨其黨咸
怒及忠賢逐南星攀龍大中次將及光斗漣光斗憤甚
草奏劾忠賢魏廣微三十二斬罪擬十一月二日上之
先遣妻子南還忠賢詗知先二日假會推事與漣俱削
籍羣小恨不已復搆文言獄入光斗名遣使往逮父老
子弟擁馬首號哭聲震原野緹騎亦爲雪涕至則下詔
獄酷訊許顯純誣以受楊鎬熊廷弼賄漣等初不承已
而恐以不承爲酷刑所斃冀下法司得少緩死爲後圖
諸人俱自誣服光斗坐贓二萬忠賢乃矯旨仍令顯純
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諸人始悔失計容城孫奇逢者

節俠士也與定興鹿正以光斗有德於畿輔倡議醵金諸生爭應之得金數千謀代輸緩其獄而光斗與漣已同日為獄卒所斃年五十一既死贓猶未竟忠賢令撫按嚴追繫其羣從十四人長兄光霽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應秋猶以所司承追不力疏趣之由是諸人家族盡破及忠賢定三朝要典移宮一案以漣與光斗為罪魁議開棺僇屍有解之者乃免忠賢既誅贈右都御史錄其一子已再贈太子少保福王時追諡忠毅

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

為諸生讀書砥行從高攀龍受業家酷貧意豁如也舉

於鄉家人易新衣冠怒而毀之第進士官行人數奉使秩毫無所犯天啓元年擢工科給事楊鎬李如楨既論大辟以僉都御史王德完言大學士韓爌遽擬旨減死大中抗疏力爭詆德完語并侵爌明年偕同官周朝瑞等兩疏劾大學士沈㴶語侵魏進忠客氏及議紅丸事力請誅方從哲崔文昇李可灼且追論鄭國泰傾害東宮事持議峻切大為邪黨所仄目太常少卿王紹徽素與東林為難營求巡撫大中惡其人疏請斥之紹徽卒自引去再遷禮科時恤典冒濫每大臣卒其子弟賓緣要路以請無不如志大中素疾之一切裁以典制四年

遷吏科都給事居官不以家白隨二蒼頭給爨而已入朝則鍵其戶寂無一人有外吏以包苴至舉發之自是無敢及門者趙南星知其賢事多咨訪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率怨大中而是時觝排東林者多屏廢方恨南星輩交骨東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大中嘗駁蘇松巡撫王象恆恤典山東人居言路者咸怒及駁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亦大怒給事章允儒江西人性尤忮嫉其同官傅櫆假文言發難文言歙人初爲縣吏智巧任術負俠氣于玉立遣入京刺事輸貲爲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察東宮伴讀王安賢而知書傾心結納與談當

世流品光熹之際外廷倚劉一燝而內廷中以次行諸
善政文言交關力爲多魏忠賢既殺安府丞邵輔忠遂
劾文言褫其監生既出都復逮下吏得末減益游公卿
間與馬嘗填溢戶外大學士葉向高用爲內閣中書大
中及韓爌趙南星楊漣左光斗與往來頗有迹會給事
阮大鋮與大中光斗有隙遂與允儒定計囑傀劾文言
并劾大中貌陋心險色取行違與光斗等交通文言肆
爲姦利疏入忠賢大喜立下文言詔獄大中方遷吏科
上疏力辨詔許履任大學士葉向高以舉用文言亦引
罪求罷獄方急御史黃尊素語鎮撫劉僑曰文言無足

惜不可使搢紳禍由此起僑領之獄詞無所連文言廷杖褫職牽及者獲免大中乃遵旨履任明日鴻臚報名面恩忠賢忽矯旨責大中互訐未竣不得赴新任故事鴻臚報名狀無批諭旨者舉朝駭愕櫆亦言中旨不宜旁出大中乃復視事未幾楊漣疏劾忠賢大中亦率同官上言從古君側之姦非遂能禍大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而其君不悟乃至於不可救今忠賢擅威福結黨與首殺王安以樹威於內繼逐劉一燝周嘉謨王紀以樹威於外近且斃三戚畹家人以樹威於三宮深結姆客氏伺陛下起居廣布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敎

輦通朝中聲息人怨於下天怒於上故漣不惜粉身碎
首爲陛下力陳今忠賢種種罪狀陛下悉引爲親裁代
之任咎恐忠賢所以得溫旨即出忠賢手而漣之疏陛
下且未及省覽也陛下貴爲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
命於忠賢客氏能不寒心陛下謂宮禁嚴密外廷安知
枚乘有言欲人弗知莫若弗爲未有爲其事而他人不
知者又謂左右屏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一身大小臣
工所擁衛何藉於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廷
左右悉忠賢客氏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眞孤立於上
耳忠賢得疏大怒矯旨切讓尚未有以罪也大學士魏

廣微結納忠賢表裏爲姦大中毎欲糾之會孟冬時享廣微偃蹇後至遂抗疏劾之廣微愠益與忠賢合忠賢勢益張以廷臣交攻陽示歛戢而陰伺其隙會吏部推謝應祥巡撫山西廣微遂嗾所親陳九疇劾大中出應祥門推舉不公貶三秩出之外盡逐諸正人趙南星等天下大權一歸忠賢明年逆黨梁夢環復劾文言再下詔獄鎮撫許顯純自削牘以上南星漣光斗大中及李若星毛士龍袁化中繆昌期鄒維璉鄧渼盧化鰲錢上晉夏之令王之寀徐良彦熊明遇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李三才惠世揚施天德黃正賓輩無不牽引而以大

中與漣光斗化中朝瑞大章爲受楊鎬熊廷弼賄坐大中三千矯旨俱下詔獄鄉人聞大中逮去號泣送者數千人比入鎮撫司顯純酷刑拷訊血肉狼藉其年七月獄卒受指與漣光斗同夕斃之莊烈帝嗣位贈太常卿謚忠節餘其一子長子學洢字子祓爲諸生好學工文有至性大中被逮號泣欲隨行大中曰父子俱碎無爲也乃微服間行刺探起居既抵都邏卒四布變姓名匿旅舍晝伏夜出稱貸以完父贓贓未竟而大中斃學洢慟幾絶扶櫬歸晨夕號泣遂病家人以漿進輒麾去曰詔獄中誰夜半進一漿者竟號泣死崇正初詔旌爲孝

子

顧大章 字伯欽常熟人

父雲程南京太常卿大章舉進士授泉州推官乞改常州教授父喪除值朝中朋黨角立正士曰摧慨然曰昔賈彪不入顧廚之目卒西行以解其難余向與東林疏可以彪自況也乃入都補國子博士與朝士通往來因察其交闕胥際清流賴之遷刑部主事天啓初進員外郎尚書王紀令署山東司事司轄輦轂最難任自遼陽失五城及京營巡捕曰以邏姦細爲事稍有蹤跡率論死絶無左驗者二百餘人所司莫敢讞多徙官去四未

死者僅四之一大章言於紀曰以一身易五十人命且甘之矧一官乎郎口會讞繫三人餘悉移大理釋放紀大嗟服熊廷弼王化貞之下吏也法司二十八人共讞多有議寬廷弼者大章因援議能議勞例言化貞宜誅廷弼宜論戍然二人卒坐死大章遷兵部去會王紀劾罷徐大化又疏刺客氏其黨疑紀疏出大章手恨之大化令所親御史楊維垣訐大章妄倡入議嚮大獄大章疏辨維垣四疏力詆言納廷弼賄四萬且列其嚮獄數事反復詆訐不休大章危甚賴葉向高保持之下所司驗問都御史孫瑋等白其誣帝以大章瀆辨稍奪其俸

遂引歸五年起官歷禮部郎中陝西副使大化巳起大理丞與維垣爲忠賢鷹犬因假汪文言獄連及大章逮下鎮撫拷掠坐贓四萬及楊漣等五人既死羣小聚謀謂諸人潛斃於獄無以厭人心宜付法司定罪明詔天下乃移大章刑部由是漣等慘死狀外人始聞比對簿大章詞氣不撓刑部尚書李養正等一如鎮撫原詞以移宮事幸合封疆坐六人大辟爰書既上忠賢矯部布告四方仍移鎮撫大章慨然曰吾安可再入此獄呼酒與弟大韶訣趣和藥飲之不死投繯而卒崇正初增太僕卿官其一子福王時追謚裕愍 贊曰國之將

亡也先自戕其善類而水火盜賊乘之故禍亂之端士君子恒先被其毒異哉明之所稱三案者舉朝士大夫喋喋不去口而元惡大憝因用以翦除善類卒致楊左諸人身塡牢戸與東漢季年若蹈一轍國安得不亡乎

周起元字仲先海澄人

萬歷二十八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歷知浮梁南昌以廉惠稱行取入都注湖廣道御史會太僕少卿徐兆魁以攻東林爲御史錢春所劾起元亦疏劾之姦人劉世學者誠意伯劉藎臣從祖也疏詆顧憲成起元憤力斥其謬藎臣遂訐起元爲詆憲成起元再疏極論且下

令捕世學世學遂遁去又剌給事中亓詩敎周永春吏部侍郎李養正郭士望等與黨人牴牾者僉衆尋巡按陝西風采甚著牽以東林故出爲廣西參議分守右江道柳州大饑羣盜蠭起起元單騎招劇賊而振恤饑民甚至會遼陽破廷議通州重地宜設監司乃命起元以參政涖之天啟三年入爲太僕少卿旋擢僉都御史巡撫蘇松十府公廉愛民絲粟無所取遇大水百方拯卹民忘其困織造中官李實素貪橫妄增定額恣誅求蘇州同知楊姜署府事實惡其不屈摭他事劾之起元至即爲姜辨寃且上去蠹七事語多侵實實欲差行屬

吏禮再疏詆逮之起元再疏雪芝更切直魏忠賢庇實取嚴旨責起元令逮上姜貪劣狀起元益頌姜廉謹詆實誣毀因引罪乞罷忠賢大怒矯旨斥姜爲民起元復劾實貪恣不法數事而爲姜求寬實以此斂威而忠賢銜起元不置分守參政朱童蒙先爲兵科給事以攻鄒元標講學外遷失志狂暴每行道輒鞭撲數十人血肉狼籍起元欲糾之遂稱病去起元乃列其貪虐狀以聞忠賢遂矯旨削起元籍擢童蒙京卿六年二月忠賢欲殺高攀龍周順昌繆昌期黃尊素李應昇周宗建六人取實空印疏令其黨李永貞李朝欽誣起元爲巡撫時

乾沒帑金十餘萬日與攀龍輩往來講學因行居間矯旨逮起元至則順昌等已斃獄中許顯純酷搒掠竟如實疏懸贓十萬鬻貲不足親故多破其家九月斃之獄中吳士民及其鄉人無不垂涕者莊烈帝嗣位贈兵部侍郎官其子福王時追謚忠惠

繆昌期 字當時江陰人

為諸生有盛名舉進士改庶吉士年五十二矣有同年生忌之楊言為于王立所薦自是有東林之目張差挺擊事劉廷元倡言瘋癲劉光復和之疏詆發訐者謂不當詆之為奇貨居之為元功昌期憤語朝士曰姦徒狙

擊青宮此何等事乃以瘋癲二字庇天下亂臣賊子以奇貨元功四字沒天下忠臣義士哉廷元輩聞其語深嫉之給事中劉文炳劾大學士吳道南陰詆昌期時方授檢討文炳再疏顯攻郎稜疾去旣而京察廷元輩復思中之學士劉一燝力持乃免天啓元年還朝會給事中孫杰承魏忠賢指劾一燝及周嘉謨忠賢遽傳旨允放昌期急詣葉向高力言二人顧命重臣不可輕逐內傳不可奉向高怫然曰上所傳何敢不奉昌期曰公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力爭必可得也若一傳而放兩大臣異日天子手滑不可復止矣向高黙然顧大章

亦言之一爆乃得善去兩人皆向高門下士也尋遷贊善進諭德楊漣劾忠賢疏上昌期適過向高向高曰楊公此疏太率易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鳥飛入宮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者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得衣也其強直如此是疏行安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愕然曰誰爲此言以誤公可斬也向高色變昌期徐起去向高內慚具揭請帝允忠賢辭忠賢大慍會有言漣疏乃昌期代草者忠賢遂深怒不可解及向高去韓爌秉政忠賢逐趙南星高攀龍魏大中及漣光斗爌皆具揭請留忠賢及其黨謂昌期

實左右之而昌期於諸人去國率送之郊外執手太息忠賢益恨昌期知勢不可留具疏乞假遂落職閒住五年春以汪文言獄詞連及削職提問忠賢恨不置明年入之李實疏中逮下詔獄昌期慷慨對簿詞氣不撓竟坐贓三千五毒備至四月晦斃於獄莊烈帝卽位贈詹事官其一子詔予謚而是時姚希孟以詞臣持物論雅不善左光斗周宗建力尼之遂并昌期及周起元李應昇黄尊素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皆不獲謚福王時始謚文貞

周順昌 字景文吳縣人

舉進士授福州推官捕治稅監高寀爪牙不少貸寀激民變胡辱巡撫袁一驥質其二子并質副使呂純如或議以順昌代順昌不可純如以此銜之擢吏部稽勳主事天啓中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力杜請寄抑僥倖清操嚼然乞假歸爲人剛方貞介疾惡如讐巡撫周起元忤魏忠賢削籍順昌爲文送之指斥無所諱魏大中被逮道吳門順昌出餞與同臥起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旂尉屢趣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忠賢我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口旂尉歸以告忠賢御史倪文煥者忠賢義

子也誣劾同官夏之令致之死順昌嘗語人他日倪御史當償夏御史命文煥大恚遂承忠賢指劾順昌與罪人婚且誣以贓賄忠賢即矯旨削奪先所忤呂純如同郡人也以京卿家居挾前恨數譖於織造中官李實及巡撫毛一鷺已實追論周起元遂誣順昌請囑有所乾沒與起元等並逮順昌好爲德於鄉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輒爲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之甚及聞逮者至衆咸憤怒號冤者塞道至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執香爲周吏部乞命諸生文震亨等前謁一鷺及巡按御史徐吉請以民情上聞旂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

華敦爾大呼因安在手擲鋃鐺於地聲琅然衆益憤曰始吾以爲天子命乃東廠耶蠭擁大呼勢如山崩旂尉東西竄衆縱橫毆擊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一鷺吉不能語知府寇愼知縣陳文瑞素得民由爲解諭衆始散順昌乃自詣吏又三日北行一鷺飛章告變東廠刺事者言吳人盡反謀斷水道刼漕舟忠賢大懼已而一鷺言縛得倡亂者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等亂已定忠賢乃安然自是緹騎不出國門矣順昌至京師下詔獄許顯純鍛鍊坐贓三千五日一臨掠每掠治必大罵忠賢顯純椎落其齒自起問曰復能罵魏上公

孝順昌嘔血唾其面罵益厲遂於夜中潛斃之明年莊烈帝即位文煥伏誅賓下吏一鷺吉坐建忠賢祠純如坐頌璫並麗逆案贈順昌太常卿官其一子給事瞿式耜訟諸臣冤稱順昌及楊漣魏大中清忠尤著詔謚忠介長子茂蘭刺血書疏詣闕訟冤詔以所贈官推及其祖父建祠賜額且命先後慘死諸臣咸視此例茂蘭好學砥行不就廕敘國變後隱居不出以壽終諸生朱祖文當順昌被逮間行詣都納饘粥湯藥及徵贓令亟奔走稱貸諸公間順昌櫬歸祖文哀慟得病死佩韋等皆市人文元則順昌輿隸也論大辟臨刑五人延頸就刃

語慈愼曰公好官知我等好義非亂也監司張孝流涕而斬之吳人感其義合葬之虎邱傍題曰五人之墓其地郎一鷺所建忠賢普惠祠址也

周宗建 字季侯吳江人

登進士除武康知縣調繁仁和有異政入爲御史天啓元年爲顧存仁王世貞陶望齡顧憲成請謚追論萬歷朝小人歷數錢夢皐康丕揚亓詩教趙興邦亂政罪并詆李三才王圖時遼事方棘宗建請破格用人召還熊廷弼魏大中劾王德完庇楊鎬李如楨宗建爲德完力攻大中其持論素與東林左是歲冬奉聖夫人客氏既

出宮復八宗建抗疏極諫中言天子成言有同兒戲法
宮禁地僅類民家聖朝舉動有乖內外防閑盡廢此輩
一叨降恩便思踰分狎溺無紀漸成驕恣釁孽日萌後
患難杜王聖宋娥陸令萱之覆轍可為殷鑒忤旨詰責
淸議由此重之明年廣寧失廷臣多庇王化貞欲甘熊
廷弼罪宗建不平為剖兩人罪案頗右廷弼詆化貞
者乃深疾之京師久旱五月雨雹宗建謂陰盛陽衰之
徵歷陳四事一專譏大學士沈潅一請寬建言廢黜諸
臣一言廷弼已有定案不當因此羅織朝士陰刺兵部
尚書張鶴鳴給事中郭鞏一則專攻魏進忠畧言近日

政事外廷嘖嘖咸謂奧窔之中莫可測識諭旨之下有物憑焉如魏進忠者目不識一丁而陛下假之嚬笑日與相親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東西易向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況內廷之借端與外廷之投合互相扶同離間之漸將起於蠅營讒構之實必生於長舌其爲隱禍可勝言哉疏入進忠銜次骨未發也鄒元標建首善書院宗建實司其事元標罷宗建乞與同罷不從給事中郭鞏者先以劾廷弼被謫廷弼敗復官遂深結進忠夘進忠最惡宗建乃疏詆廷弼因詆朝廷之薦廷弼者宗建與焉并及劉一燝鄒元標周嘉謨楊漣周朝瑞

毛士龍方震孺江秉謙熊德陽輩數十人悉指爲廷弼逆黨宗建憤抗疏力駁其謬且曰李維翰楊鎬袁應泰王化貞皆壞封疆之人也元詩教力主催戰趙興邦賄賣邊臣皆誤封疆之人也其他薦維翰薦鎬薦應泰化貞者亦誤封疆之人也輩胡不一擊之而獨苛求廷弼且詆薦廷弼者爲逆黨哉時忠賢勢益盛宗建慮內外合謀其禍將大三年二月抗疏直攻忠賢畧言臣於去歲指名劾奏進忠無一日忘臣於是乘私人郭鞏入都嗾以傾臣并傾諸異已者鞏乃捌爲新幽大幽之說把持察典編廷臣數十人姓名爲一册思一網中之又爲

匿名書羅織五十餘人投之道左給事中則劉宏化為
首次及周朝瑞熊德陽輩若而人御史則方震孺為首
次及江秉謙輩若而人而臣亦其中一人也既欲羅諸
臣以快報復之私更欲獨中臣以釋忠賢之恨是祭典
不出於朝廷乃葉及進忠之祭典也幸直道在人葉說
不行始別借廷弼欲一穽陷之葉又因臣論及王安笑
臣有何瓜葛陛下亦知安之所以死乎身首異處肉飽
烏鳶骨投黃犬古今未有之慘也葉即心暱進忠何至
背公滅理且牽連劉一燝周嘉謨楊漣毛士龍輩謂盡
安黨請陛下窮究安死果出何人傾害則此事即進忠

一大罪案輩之媚進忠即此可爲証據矣先朝汪直劉瑾雖皆梟獍幸言路清明臣僚隔絕故非久即敗今權璫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言官聲勢反借權璫以重數月以來熊德陽江秉謙侯震暘王紀滿朝薦斥矣鄒元標馮從吾罷矣文震孟鄭鄤逐矣近且阨孫慎行盛以宏而絕其援路摘瓜抱蔓正人重足舉朝各愛一死無敢明犯其鋒者臣若尚顧微軀不爲入告將內有進忠爲之指揮旁有客氏爲之羽翼外有劉朝輩爲典兵示威而又有輩輩蟻附蠅集內外交通驅除善類天下事尚忍言哉疏入進忠等益怒率劉朝等環泣帝前乞自免

以激帝怒進忠議廷杖之閣臣力爭乃止奪俸時劉朝與內操遂諫行邊宗建抗疏極諫力陳三不可九害事得寢其冬以憂歸五年三月大學士馮銓銜御史張慎言嘗論已屬其門生曹欽程誣劾而以宗建爲首并及李應昇黃尊素忠賢遂矯詔削籍下撫按追贓明年以所司具獄緩遣緹騎逮治俄入之李實疏中下詔獄毒訊許顯純厲聲罵曰復能罵魏上公一丁不識乎竟坐納熊廷弼賄萬三千斃之獄忠賢敗詔贈太僕卿官其一子福王時追謚忠毅

黃尊素 字眞長餘姚人

登進士除寧國推官精敏彊執天啓二年擢御史謁假歸明年還朝疏請召還余懋衡曹于汴劉宗周周洪謨王紀鄒元標馮從吾而劾尚書趙秉忠侍郎牛應元通政丁啓睿頑鈍秉忠應元俱引去山東妖賊既平餘黨復熾巡撫王惟儉不能撫馭尊素疏論之因言巡撫本內外兼用今盡用京卿不若擧歷外任者之練習時帝在位數年未嘗一召見大臣尊素請復便殿召對故事面決大政否則講筵之暇令大臣面商可否帝不能用四年二月大風揚沙晝晦天鼓鳴者十日地震三乾清宮尤甚適帝體違和尊素力陳時政十失未言陛下厭

薄言官人懷忌諱遂有剽竊皮毛莫犯中扃者今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憂慘於敵國廷無謀幄邊無折衝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誤國者護恥敗之局不於此進賢退不肖而疾剛方正直之士如仇讐陛下獨不爲社稷計乎疏入魏忠賢大怒謀廷杖之韓爌力救乃奪俸一年既而楊漣劾忠賢被旨譙讓尊素憤抗疏繼之言天下有政歸政府威福旁移而世界清明者乎天下有中外洶洶無不欲食其肉而可置之左右者乎陛下必以爲曲謹可用不知不小曲謹不大無忌必以爲惟吾駕馭不知不可駕馭則不可收拾矣陛下登

極以來公卿臺諫纍纍罷歸致在位者無固志不於此稱孤立乃以去一近侍爲孤立耶今忠賢不法狀廷臣已發露無餘陛下若不早斷彼形見勢窮復何顧忌忠賢必不肯收其已縱之韁而淨滌其腸胃忠賢之私人必不肯回其已往之棹而默消其氷山始猶與士大夫爲讐繼將以至尊爲注砦棚既固毒螫誰何不惟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矣忠賢得疏愈恨萬燝既廷杖又欲杖御史林汝翥諸言官詣閣爭之小璫數百人擁入閣中攘臂肆罵閣臣俯首不敢語尊素厲聲曰內閣絲綸地卽司禮非奉詔不敢至若輩無禮至此乃

稍稍散去無何爆以創重卒尊素上言律例非叛逆十
惡無死法今以披肝瀝膽之忠臣竟殞於磨牙礪齒之
兇豎此輩必欣欣相告吾儕借天子威柄可鞭笞百僚
後世有秉董狐筆繼朱子綱目者書曰某月某日郎中
萬爆以言事廷杖死豈不上累聖德哉進廷杖之說者
必曰祖制不知二正之世王振劉瑾為之世祖神宗之
朝張璁嚴嵩張居正為之姦人欲有所逞憚忠臣義士
掣其肘必借廷杖以快其私使人主蒙拒諫之名已受
乘權之實而仁賢且有抱蔓之形於是乎為所欲為莫
有顧忌而禍即移之國家爆今已矣辱士殺士漸不可

開乞復故官破格賜卹俾遺孤得扶櫬還鄉爆死且不朽疏入益忤忠賢意河南進玉璽忠賢欲侈其事命由大明門進行受璽禮百僚表賀尊素上言昔宋哲宗得璽蔡確等競言祥瑞改年元符宋祚卒不競本朝宏治時陝西獻玉璽止令取進給賞五金此祖宗故事宜從事獲止五年春遣視陝西茶馬市出都逆黨曹欽程劾其專擊善類助高攀龍魏大中虐燄遂削籍尊素謇諤敢言尤有深識遠慮初入臺鄒元標實援之即進規曰都門非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於前矣元標不能用楊漣將擊忠賢大中以告尊素曰除君側者必有內援楊

公有之乎一不中吾儕無噍類矣萬燝死尊素諷漣去漣不從大中將劾魏廣微尊素曰廣微小人之包羞者也攻之急則挺而走險矣大中不從廣微益合忠賢以興大難汪文言初下獄忠賢即欲羅織諸人已知爲尊素所解恨甚其黨亦以其多智慮欲殺之會吳中訛言尊素欲效楊一清誅劉瑾用李實爲張永授以祕計忠賢懼遣刺事者至吳中凡四輩侍郎沈演家居奏記忠賢曰事有迹矣於是日遣使噍訶實取其空印白疏入尊素等七人姓名遂被逮使者至蘇州適城中擊殺逮周順昌旂尉其城外人并擊逮尊素者逮者失牘詞不

敢至尊素聞卽囚服詣吏自投詔獄許顯純崔應元榜掠備至勒贓二千八百五日一追比已知獄卒將害已嚙首謝君父賦詩一章遂死年四十三崇正初贈太僕卿任一子福王時追謚忠端

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

登進士授南康推官出無辜十九人於死寘大猾數人重辟士人服其公廉九江南康間有柯陳二大族相傳陳友諒苗裔負固強梗嘗拒捕有司議兵之應昇單騎往諭皆叩頭聽命出所匿罪人一方以定天啓二年徵授御史時天子闇弱厥政怠弛應昇上疏曰方今遼土

淪沒黔蜀用兵紅夷之餘未息西部之賞日增逃兵肆掠於畿輔窮民待盡於催科逗遛習慣大將畏敵而不敢前法紀陵夷驕兵鼓譟而莫能問在在增官日日會議覆疏衍爲故套嚴旨等若空言陛下不先振竦精神發皇志氣群臣孰肯任怨以破情面之世界者祖宗有早午晚三朝猶時御便殿咨訪時政願俯納臣言奮然力行天下事尚可爲也報聞頃之復陳時政略曰今天下敝壞極矣在君臣奮興而力圖之陛下振紀綱則片紙若霆大臣捐私曲則千里運掌臺諫任糾彈則百司飮氷今動議增官爲入營窟紛紜遷徙名實乖張自登

萊增巡撫而侵冒百餘萬增招練監軍而侵冒又十餘萬邊關內地將領如蟻剝軍侵餉又不知幾千萬增置總督何補塞垣增置京堂何裨政事樞貳添注矣孰慷慨以行邊司空添注矣孰拮据以儲備大將添注矣祗供嬉聲而縱逋逃禮兵司屬添注二三十人矣誰儲邊材而精典禮濫開邊俸捷徑燃灰則吏治日壞白衣攘臂邪人入幕則姦弁克斥臣請斷自聖心一切報罷又言今事下部曹十九寢閣宜重申國典明正將領之罪錦衣旂尉半歸權要宜遣官巡視如京營之制衛官襲職比試不嚴宜申明舊章無使倖進將校蠶食逃軍不

招私募乞兒半分其饟宜力爲懲創窮民敲扑號哭滿庭姦吏侵漁福堂安坐官嚴其法制時不能用四年正月疏陳外番內盜及小人三患幾切近習魏忠賢惡之已復疏陳民隱言有十害宜急除五反宜急去皆爲戒飭所司京師一日地三震疏請保護聖躬速停內操忠賢好用立枷有重三百斤者不數日即死先後死者六七十人應昇極言宜罷忠賢大恨應昇知忠賢必禍國草疏劾其十六罪將上兄攔而毀之怏怏而止楊漣劾忠賢得嚴旨應昇憤抗疏繼之中言從來奄人之禍其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主心根株既深毒手乃肆

今陛下明知其罪曲賜包容彼緩則圖自全之計急則作走險之謀蕭牆之間能無隱禍故忠賢一日不去則陛下一日不安臣爲陛下計莫如聽忠賢引退以全其命爲忠賢計亦莫若早自引決以乞帷蓋之恩不然惡稔貫盈他日欲保首領不可得矣又曰君側不清安用彼相一時寵利有盡千秋青史難欺不欲爲劉健謝遷者并不能爲東陽倘晝策投歡不幾譏焦芳同傳耶時魏廣微深結忠賢爲之謀主知應昇刺巳大恨萬爆之死也應昇極言廷杖不可再士氣不可折譏切忠賢董甚至十月朔帝廟享頒歷廣微後至爲魏大中等所糾

廣微惡辨疏詆言者應昇復抗疏論之且曰廣微父允貞爲言官得罪輔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奈何比言官路馬斥爲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者必別與一輩爲緣乞陛下戒諭廣微退讀父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他日賢可見乃安地下廣微益怨謀之忠賢將鐫秩韓爌力救乃奪祿一年其月趙南星等悉被逐朝事大變明年三月曹欽劾應昇護法東林遂削籍忠賢恨未已六年三月假李實劾周起元疏入其名逮下詔獄酷掠坐贓三千尋於獄中斃之年三十四崇正初贈太僕卿任一子福王時追謚忠毅

萬燝字闇夫南昌人兵部侍郎恭之孫

少好學砥礪名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嘗疏論刑獄下和天啓初兵事棘工部需才調營繕司主事督治九門垣墉市銅江南皆勤於其職遷虞衡員外郎司鼓鑄時慶陵大工未竣費不貲燝知內府廢銅山積可發以助鑄移牒內官監言之魏忠賢怒不發遂具疏以請忠賢益怒假中旨詰責燝旋進屯田郎中督陵務時忠賢益肆楊漣等交擊率被嚴旨燝憤抗章極論畧言人主有政權有利權不可委臣下況刑餘寺人哉忠賢性狡而貪膽麤而大口銜天憲手握王爵所好生羽毛所惡成

瘡痏瘵子弟則一世再世賚厮養則千金萬金毒痡士庶斃百餘人威加搢紳空十數署一切生殺予奪之權盡爲忠賢所竊陛下猶不覺悟乎且忠賢固供事先帝者也陛下之寵忠賢亦以忠賢曾供事先帝也乃於先帝陵工畧不厝念臣嘗屢請銅靳不肯予間過香山碧雲寺見忠賢自營墳墓其規制宏敞擬於陵寢前列生祠又前建佛宇璇題耀日珠綱懸星費金錢幾百萬爲巳墳墓則如此爲先帝陵寢則如彼可勝誅哉今忠賢已盡竊陛下權致內廷外朝止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尚可一日留左右耶疏入忠賢大怒矯旨定杖一百斥

為民執政言官論救皆不聽時忠賢惡廷臣交章劾已無所發忿思借燝立威乃命羣奄至燝邸捽而毆之比至闕下氣息僅屬杖已絕而復甦羣奄更肆蹴踏越四日卒忠賢恨猶不置誣以贓賄三百燝廉吏破產乃竣崇正初贈光祿卿官其一子福王時謚忠貞　贊曰自古閹宦之甘心善類者莫甚於漢唐之季然皆倉卒一時爲自救計耳魏忠賢之殺諸人也揚毒燄以快其私四無忌憚蓋主荒政粃之餘公道淪亡人心敗壞凶氣參會羣邪翕謀故搢紳之禍烈於前古諸人之受禍也酷矣哉

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

舉進士除大理評事遷蘇州知府四川副使改廣東提學以右參政謝病歸起陜西按察使移四川右布政天啓元年遷左將入覲會永寧奢崇明反蜀王要燮元治軍永寧古藺州地奢氏猓玀種也洪武時歸附世爲宣撫使傳至崇周無子崇明以疏屬襲外恭內陰鷙子寅尤驍桀好亂時詔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徵川兵援遼崇明父子請行先遣土目樊龍樊虎以兵詣重慶巡撫徐可求汰其老弱餉復不繼龍等遂反殺可求及參政孫好古總兵黃守魁等時舉達負傷遁賊遂據重慶

播州遺孽及諸亡命姦人蠭起應之賊黨符國楨襲陷遵義列城多不守崇明僭偽號設丞相五府等官統所部及徼外雜蠻數萬分道趨成都陷新都內江盡據木椑龍泉諸隘口指揮周邦太降再世洪雷安世瞿英戰死成都兵止二千餉又絀燮元檄徵石砫羅綱龍安松茂諸道兵入援斂二百里內粟入城偕巡按御史薛敷政右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分陴守賊障革裏竹牌鉤梯附城壘土山上架蓬蔀伏弩射城中燮元用火器擊却之又遣人決都江堰水注濠賊治橋得少息因斬城中通賊者二百人賊失內應賊四面立望樓高與城

齊燮元命死士突出擊斬三賊帥燔其樓既而援兵漸集登萊副使楊述程以募兵至湖廣遂合安綿副使劉芬謙石砫女土官秦良玉軍敗賊牛頭鎮復新都他路援兵亦連勝賊然賊亦愈增日發冢斲棺骨忽自林中大譟數千人擁物如舟高丈許長五十丈樓數重牛革蔽左右置板如平地一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旗中數百人挾機弩毒矢旁翼兩雲樓曳以牛俯瞰城中城中人皆哭燮元曰此呂公車也乃用巨木為機關轉索發礮飛千鈞石擊之又以大礮擊牛牛返走敗去有諸生陷賊中遣人言賊將羅象乾欲反正燮元令與象乾俱至

呼飲戍樓中不脫其佩刀與同臥酣寢象乾誓死報復縋而出自是賊中舉動無不知乃遣部將詐降誘崇明至城下伏起崇明跳免會諸道援軍至燮元策賊且走投木牌數百錦江流而下令有司沈舟斷橋嚴兵待象乾因自內縱火崇明父子遁走瀘州象乾遂以衆來歸城圍百二日而解初朝廷聞重慶變即擢燮元僉都御史巡撫四川以楊愈懋爲總兵官而擢河南巡撫齊我續總督四川貴州雲南湖廣軍未至而成都圍解官軍乘勢復州縣衞所凡四十餘惟重慶爲樊龍等所據其地三面阻江一面道陸副使徐如珂率兵繞出佛圖關

後與艮玉攻拔之崇明發卒數萬來援如珂迎戰檄同知越其杰躡賊後殺傷餘人監軍僉事戴君恩令守備金富廉攻斬賊將張彤樊龍戰死燮元遣將復建武長寧獲偽丞相何若海瀘州亦旋復當是時崇明未平而貴州安邦彥又起安氏世有水西宣慰使安位方幼邦彥以故得倡亂朝議錄燮元守城功加兵部侍郎總督四川及湖廣荊岳鄖襄陜西漢中五府軍務兼巡撫四川而以楊述中總督貴州軍務代我績共辦奢安二賊然兩督撫分閫治軍川貴不相應賊益得自恣三年燮元謀直取永寧集將佐曰我久不得志於賊我以分賊

以合也乃盡撤諸寨會長寧連破麻塘坎觀音庵青山崖天蓬洞諸砦與良玉兵會進攻永寧擊敗奢寅於土地坎追至老軍營涼傘鋪盡焚其營寅被二鎗遁樊虎中鎗死復追敗之橫山入青崗坪抵城下援之禽叛將周邦太降賊二萬副總兵秦衍等亦攻克遵義崇明父子逃入紅崖大囤官軍躡而援之連援天台白崖胡木諸囤撫定紅簳四十八砦賊奔入舊藺州城五月爲參將羅象乾所攻克崇明父子率餘衆走水西龍場客仲壩倚其女弟奢社輝以守初賊失永寧即求救於安邦彥邦彥遣二軍窺遵義承宗燮元敗走之總兵官李維

新等遂攻破客仲巢崇明父子竄深箐維新偕副使李仙品僉事劉可訓參將林兆鼎等搗龍場生禽崇明妻安氏弟崇輝寅國楨皆被創走錄功進右都御史時蜀中兵十六萬土漢各半漢兵不任戰而土兵驕淫不肯盡力大抵土官利養寇官軍效之賊得展轉爲計崇明父子方窘甚燮元以蜀已無賊遂不窮追永寧既拔拓地千里燮元割膏腴地歸永寧衛以其餘地爲四十八屯給諸降賊有功者令歲輸賦於官曰屯將隸於敘州府增設同知一人領之且移敘州兵備道於衛城與貴州參將同駐蜀中遂靖而邦彥張甚四年春陷貴州巡

撫王三善軍沒明年總理魯欽敗於織金貴州總督蔡復一軍又敗廷臣以三善等失事由川師不協助議合兩督府乃命燮元以兵部尚書兼督貴州雲南廣西諸軍移鎮遵義而以尹同皐代撫四川燮元赴重慶邦彥偵知之六年二月謀乘官軍未發分犯雲南遵義而令寅專犯永寧未行寅被殺乃已寅既死崇明年老無能爲邦彥亦乞撫燮元聞於朝許之乃遣參將楊明輝往撫燮元以父喪歸偏沅巡撫閔夢得來代未幾夢得召還代以尚書張鶴鳴明輝奉制書僅招撫安位不云赦邦彥邦彥怒殺明輝撫議由此絕鶴鳴視師年餘未嘗

一戰賊得養其銳崇正元年六月復召燮元代之兼巡撫貴州仍賜尚方劍錄前功進少保子世蔭時寇亂久里井蕭條貴陽民不及五百家山谷悉苗蠻而將士多殺降報功苗不附燮元招流移廣開墾募勇敢徼雲南兵下烏撒四川兵出永寧下畢節而親率大軍駐陸廣逼大方總兵官許成名參政鄭朝棟由永寧復赤水郡彥開之分守陸廣鴨池三岔諸要害別以一軍趨遵義自稱四裔大長老號崇明大梁王合兵十餘萬先犯赤水燮元授計成名誘賊至永寧乃遣總兵官林兆鼎從三岔入副將王國楨從陸廣人劉養鯤從遵義入合領

其巢邦彥恃勇扼先破永寧軍還拒諸將競奮戰四月總兵官侯良柱副將劉可訓遇賊十萬於五峯山桃紅壩大破之賊奔據山巔諸將乘霧力攻賊復大敗又追敗之紅土川邦彥崇明皆授首時二年八月也捷聞帝大喜以成名與良柱爭功賞久不行烏撒安效良死其妻安氏招故霑益土酋安邊為夫負固不服燮元乘兵威脅走安邊遂復烏撒燮元以境內賊畧盡不欲窮兵乃檄招安位位不決燮元集將吏議曰水西地深險多箐篁蠻烟瘴雨莫辨晝夜深入難出今當扼其要害四面迭攻賊乏食將自斃於是攻之百餘日斬級萬餘

養鯤復遣人入大方燒其室廬位大恐三年春乞降燮元與約四事一貶秩二削水外六目地歸之朝廷三獻殺王巡撫者首四開驛道等九驛位請如約奉四十八目出降貴州亦請遂上善後疏曰水西白河以外悉入版圖沿河要害臣築城三十六所近控蠻苗遠聯滇蜀皆立郵舍繕郵亭建倉廩賊必不敢猝入為寇鴨池安莊傍河可屯之土不下二千頃人賦士使自贍鹽酪芻茭出其中諸將士身經數百戰咸願得尺寸地長子孫請割新疆以授之使知所激勸帝報可初崇明邦彥之死實川中諸將功而黔將爭之燮元頗右黔將屢奏捷

朝為四川巡按御史馬如蛟所劾乃力求罷帝慰留之
其冬討平定番鎮寧叛苗乃通威清等上六衛及平越
清平偏橋鎮遠四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繕亭障置
游徼貴陽東北有洪邊十二馬頭故宣慰宋嗣殷地也
嗣殷以助邦彥被剿滅乃即其地置開州又奏復故施
秉縣招流民實之四年阿迷州土官普名聲作亂陷彌
勒州曲江所又攻臨安及寧州遠近震動巡撫總兵官
不能禦變元遣兵臨之遂詭撫龍場壩者隣大方邦彥
以假崇明崇明既滅總兵侯良柱欲設官屯守以自廣
而安位謂已故地數舉兵爭變元不之禁而劾良柱不

職貢桂亦許燮元曲庇安氏納其重賄章下四川巡按御史劉宗祥宗祥亦劾其受賄且以龍場永寧不置屯衛為欺罔帝以責燮元燮元上言御夷之法來則安之不專在攻取也今水西已納款惟明定疆界俾自耕牧以輸國賦若設官屯兵此地四面孤懸中限河水不利應援築城守渡轉運煩費且內激藺州必死之鬬外挑水西撫吭之嫌兵端一開未易猝止非國家久遠計帝猶未許後勘其地果如所議論桃紅壩功進少師世襲錦衣指揮使尋加左柱國十年安位死無嗣族屬爭立朝議又欲郡縣其地燮元力爭遂傳檄土目布上威德

諸蠻爭納土獻重器燮元乃裂疆域眾建諸蠻復上疏
曰水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宜還朝廷
各目私土宜畀分守籍其戶口徵其賦稅殊俗內嚮等
之編氓大方西溪谷里北那要害之地築城戍兵足銷
反側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藺安氏
反水西滇之定番小州耳爲長官司者十有七數百年
來未有反者非他苗好叛逆而定番性忠順也地大者
跋扈之資勢弱者保世之策今臣分水西地授之酋長
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虐政苛斂一切蠲除參用漢法
可爲長久計因言其便有九不設郡縣置軍衛因其故

俗土漢相安便一地益墾闢聚落日繁經界既正土酋不得侵軼民地便二黔地荒确仰給外邦今自食其地省轉輸勞便三有功將士酬以金則國帑方匱酬以爵則名器將輕錫以土田於國無損便四既世其土各圖久遠爲子孫計反側不生便五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制便六訓農治兵耀武河上俾遺孽不敢窺伺便七軍民願耕者給田且耕且守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便八軍耕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出其便便九帝咸報可無何所撫土目有叛者變元坐貶一秩已竟破滅之十一年春卒

官變元身長八尺腹大十圍飲啖兼二十人鎮西南久軍貲贖鏹歲不下數十萬皆籍之於官治事明決軍書絡繹不假手幕佐行軍務持重謀定後戰尤善用間使人各當其才犯法卽親受必誅有功厮養不遺賞也馭蠻以忠信不妄殺苗民懷之官陝西時遇一老叟載與歸盡得其風角占候遁甲諸術將別語曰幸自愛他日西南有事公當之矣已而果然　贊曰奢安之亂竊發於蜀蔓延於黔勞師者幾十載變元戡之以兵威因俗制宜開屯設衛不亟亟焉郡縣其地以蹈三善之覆轍而西南由玆永寧庶幾可方趙營平之制羌韋南康之

鎮蜀者與

文震孟字文起吳縣人待詔徵明曾孫

弱冠以春秋舉於鄉十赴會試至天啓二年殿試第一授修撰時魏忠賢漸用事外廷應之數斥逐大臣震孟憤上勤政講學疏言今四方多故無歲不蹙地陷城覆軍殺將乃大小臣工臥薪嘗膽之日而因循粉飾將使祖宗天下日銷月削非陛下大破常格鼓舞豪傑心天下事未知所終也陛下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政非不勤然鴻臚引奏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場已耳請按祖宗制唱六部六科則六部六科以次白事糾彈敷奏陛下與

輔弼大臣可裁決焉則聖智日益明習而百執事各有奮心若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安取此鴛行鵷豸横玉腰金者爲經筵日講臨御有期學非不講然侍臣進讀鋪敘文辭如蒙師誦說而已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咨訪軍國重事閭閻隱微情形畢昭姦詐無所藏左右近習亦無緣蒙蔽若僅尊嚴如神上下拱手經傳典謨徒循故事安取此垂紳正笏展書簪筆者爲且陛下既與羣臣不洽朝夕侍御不越中涓之輩豈知帝王宏遠規模於是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莫挽偷安之習慘如黔圍而撫臣坐視不聞嚴譴之施近

日衆動尤可異者鄒元標去位馮從吾杜門首揆冢宰亦相率求退空人國以營私竊幾似濁流之投署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僞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爲前鑒疏入忠賢屏不即奏乘帝觀劇摘疏中傀儡登場語謂比帝於偶人不殺無以示天下帝頷之忠賢傳旨廷杖八十韓爌力爭貶秩調外言官交章論救不納震孟亦不赴調而歸六年斥爲民崇正元年以侍讀召充日講官三年輔臣定逆案者相繼去國忠賢遺黨王永光輩日乘機報復乃抗疏糾之帝方眷永光不報復上九日犖小合謀欲借邊才翻逆案天下有無才僨事之君子必無[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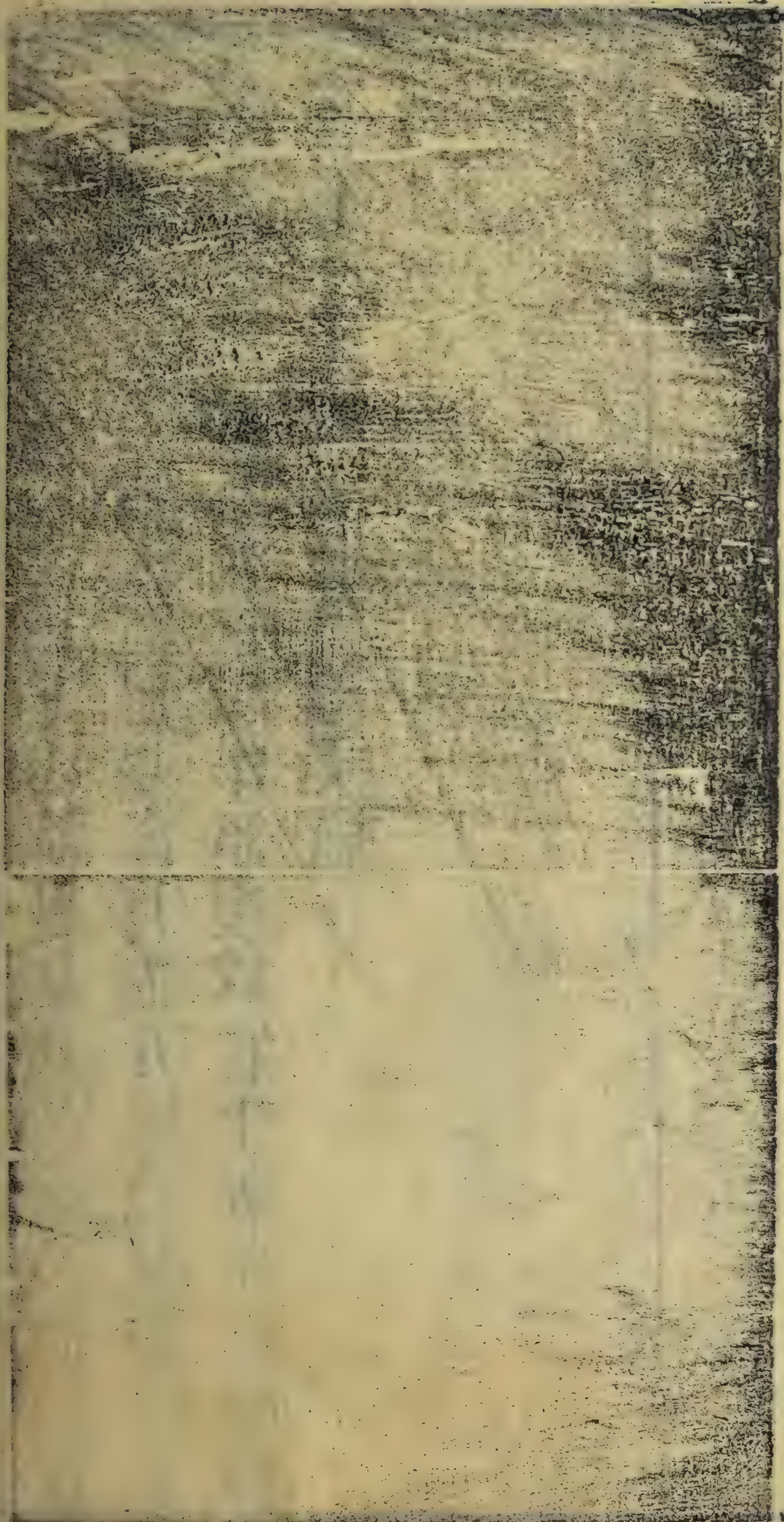
忠報國之小人今有亟士無恥僭彼名賢之言純如日
精與援思辯焉承光爲六卿長假竊威福倒置用舍無
事不專而濟以狠發念必敗而飾以朴以年例大典而
變亂祖制以考選盛舉而擯斥清才舉朝震懾莫敢訟
言臣下畏同豈國之福帝令指實再奏乃言殺名賢者
故吏部郎周順昌年例則抑吏科都給事陳良訓考選
則擯中書舍人陳士奇潘有功是也承光君甚密結大
奄王承祚謂士奇出姚希孟門震孟希孟舅也帝心疑
之承光辯疏得溫旨而責震孟任情牽誣然聲小翻案
之謀亦由是中沮震孟在講筵最嚴正時大臣數逮繫

震孟講君使臣以禮章反覆規諷帝即出尚書喬允升
侍郎胡世賞於獄帝嘗足加於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爲
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視帝足帝即袖掩之徐爲引下
時稱眞講官既忤權臣欲避之出封益府便道歸遂不
復出五年擢右庶子進少詹事八年正月賊犯鳳陽皇
陵乃歷陳致亂之源因言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一
統之朝强分畛域加膝墜淵總由恩怨數年來振綱肅
紀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懷外者何道富國强
兵者何策陛下宜奮然一怒發哀痛之詔按失律之誅
正誤國之罪行撫綏之實政寬閭閻之積逋先收人心

以過竊盜徐議濟財之源毋徒竭澤而漁盡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羣策羣力以定亂國事庶有瘳乎帝優旨報之故事講筵不列春秋帝以有裨治亂令擇人進講震孟春秋名家爲體仁所忌隱不舉次輔錢士升指及之體仁佯驚曰幾失此人遂以其名上及進講果稱旨帝將增置閣臣召廷臣數十人試以票擬震孟引疾不入帝特擢爲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預政兩疏固辭不許閣臣被命即投刺司禮大奄兼致儀狀震孟獨否司禮曹化淳雅慕之令人輾轉道意卒不往既入直體仁每擬旨必商之有所改必從喜謂人曰溫公

虛懷何云姦也同官何吾騶曰此人機深詐可輕信越十餘日體仁竟其疏所擬不當輒令改不從則徑抹去震孟大慍以諸疏擲體仁前體仁亦不顧都給事許譽卿者故劾忠賢有聲震孟及吾騶欲用爲大常卿體仁忌其伉直諷吏部尚書謝陞劾其與福建布政使申紹芳營求美官體仁擬以貶謫度帝欲重擬必改發已而果然遂擬斥譽卿爲民紹芳提問震孟爭之不得嘆然曰科道爲民是天下極榮事賴公玉成之體仁以聞帝果怒責吾騶震孟徇私撓亂吾騶罷震孟落職閒住方震孟之拜命也即有旨撤鎮守中官及次輔王應熊之

去忌者謂震孟爲之由是有譖其居功者帝意遂移震孟剛方貞介有古大臣風惜三月而斥未竟其用歸半歲卒廷臣請卹不允十二年詔復故官十五年贈禮部尚書官一子福王時追謚文肅



DS
734
.C8
v.28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四上　浩村朱桓輯

明卷四

盧象昇　賀逢聖　朱之馮　蔡道憲　范景文
倪元璐　李邦華　王家彥　孟兆祥　孟章明
施邦曜　凌義渠　馬世奇　吳麟徵　周鳳翔
劉理順　汪偉　吳甘來　王章　陳良謨
申佳允　成德　許直　金鉉　許琰
湯文瓊　周遇吉　劉文炳　劉文燿　史可法
左懋第

盧象昇 字建斗宜興人

象昇白皙而臞膊獨骨負殊力舉天啓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遷大名知府崇禎二年京師戒嚴募萬人入衛明年整飭大名廣平順德三府兵備號天雄軍又明年舉治行卓異進按察使治兵如故象昇雖文士善射閑將畧能治兵六年山西賊流入畿輔據臨城之西山象昇擊卻之與總兵梁甫參議寇從化連敗賊賊走還西山圍遊擊董維坤冷水村象昇設伏石城南大破之又破之青龍岡又破之武安連斬賊魁十一人殲其黨收還男女二萬三郡之民安堵者數歲每臨陣

身先士卒與賊格鬬刃及鞍弗顧失馬即步戰逐賊危崖一賊自巔射中其額又一矢僕夫斃象昇提刀戰益疾賊驚走相戒曰盧廉使遇即死不可犯象昇以是有能兵名賊僭南渡河明年賊入楚陷鄖陽六縣象昇以僉都御史代蔣允儀撫治鄖陽時蜀寇返楚者駐鄖之黃龍灘象昇與總督陳奇瑜分道夾擊連戰皆捷賊南寇幾盡因請益鄖主兵減稅賦繕城郭貸鄰郡倉穀募商採銅鑄錢鄖得完輯八年五月擢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八月命總理江北河南山東湖廣四川軍務兼湖廣巡撫總督洪承疇辦西北象昇辦東南尋解巡撫任進

兵部尚書督山西陝西軍務賜尚方劍便宜行事洛
告警乃倍道馳入汝賊部衆三十餘萬連營百里勢甚
盛象昇督副將李重鎮雷時聲等擊高迎祥於城西用
強弩射殺賊千餘人迎祥李自成走留光州象昇復破
之確山先是大帥曹文詔艾萬年陣亡尤世威敗衂諸
將率畏賊不敢前象昇每慷慨灑泣激以忠義軍中嘗
絕三日餉象昇亦水漿不入口以是得將士心戰輒有
功九年正月大會諸將　鳳陽上言曰賊橫而後謂兵
賊多而後增兵是爲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
餉是爲危形況請餉未敷兵將從賊而爲寇是八年來

所請之兵皆賊黨所用之餉皆盜糧也又言總督總理宜有專兵專餉請調咸寧甘固之兵屬總督薊遼關寧之兵屬總理又言各直省撫臣俱有封疆重任毋得一有賊警即求援求調不應則吳越也分應則何以支又言臺諫諸臣不問難易不顧死生專以求全責備雖有長材從何展布臣與督臣有勦法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言皆切中機宜時迎祥圍廬州不克分道陷含山和州進圍滁州象昇率總兵祖寬遊擊羅岱救滁州大戰於城東五里橋斬賊首搖天動奪其駿馬賊連營俱潰逐北五十里朱龍橋至關山積屍填委滁水為不流賊

乃北趨鳳陽圍壽州突潁霍蕭碭靈璧虹窺曹單□□
劉澤清拒河乃掠考城儀封而西其犯宅者折入歸德
總兵祖大樂邀擊之賊乃北向開封陳永福敗之朱仙
鎮賊遂走登封合他賊分趨裕州南陽象昇合祖寬等
大破之七頂山殲自成精騎殆盡已次南陽令大樂備
汝寧寬備鄧州而躬率諸軍蹙賊遣使告湖廣巡撫王
夢尹鄖陽撫治宋祖舜曰賊疲矣東西邀擊前阻漢江
可一戰殲也兩人竟不能禦賊遂自光化渡漢入鄖時
楚豫賊及迎祥等俱在秦楚蜀之交萬山中象昇自南
陽趨襄陽進兵賊多兵少而河南大饑餉乏邊兵益洶

洪承疇象昇議關中平曠利騎兵以覔重鎮軍入陝而
襄陽均宜穀上津南漳環山皆賊七日象昇渡淅河而
南九月追賊至鄖西京師戒嚴詔入衛再賜尚方劍旣
行賊遂大逞駸駸乎不可復制矣旣解嚴詔總督宣大
山西軍務大興屯政穀熟畝一鍾積粟二十餘萬天子
諭九邊皆式宣大明年春聞宣警卽夜馳至天城矢檄
旁午言二百里外乞炭馬踪闊踏四十里象昇曰此大
舉也問入口乎曰未象昇曰殆欲右窺雲晉令我兵入
宣則彼乘虛入耳因檄雲晉兵勿動自率師次右衛戒
邊吏毋輕言戰持一月曰懈矣可擊哨知三十六營離

墻六十里督召雲師西來宣師東來自率兵直子午出羊房堡詰日鏖戰乞炭聞之遂遁象昇在陽和乞炭不敢近邊五月丁外艱疏十上乞奔喪時楊嗣昌奪情任中樞亦起陳新甲制中而令象昇席喪候代進兵部尚書新甲在遠未卽至九月　大淸兵入牆子嶺青口山殺總督吳阿衡毀正關至營城石匣駐於牛蘭召宣大山西三總兵楊國柱王樸虎大威入衛三賜象昇尚方劍督天下援兵象昇麻衣草履誓師及郊馳疏報曰臣非軍旅才愚心任事誼不避難但自臣父奄逝長塗慘傷潰亂五官非復昔時兼以草土之身踞三軍上豈惟

觀瞻不雜无虞金鼓不靈已聞總監中官高起潛亦衰絰臨戎乃謂所親曰吾三人皆不祥之身也人臣無親安有君樞輔奪情亦欲予變禮以分諐即處心若此安可與事君他日必面責之是時嗣昌起潛主和議象昇聞之頓足嘆曰予受國恩恨不得死所有如萬分一不幸寧捐軀斷脰耳及都帝召問方畧對曰臣主戰帝色變良久曰撫乃外廷議耳其出與嗣昌起潛議不合明日帝發萬金犒軍嗣昌送之屏左右戒毋浪戰遂別去師次昌平帝復遣中官齋帑金三萬犒軍賜御馬百太僕馬千銀鐵鞭五百象昇曰果然外廷議也帝意鎮

甚矣決策議戰然事多爲嗣昌起潛掣撓疏請分兵則議宣大山西三帥屬象昇關寧諸路屬起潛象昇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次順義先是有瞽而賣卜者周元忠善遼人時遣之爲媾會嗣昌至軍象昇責數之曰文弱子不聞城下盟春秋恥之而日爲媾長安口舌如鋒袁崇煥之禍其能免乎嗣昌曰公直以尚方劍加我矣象昇曰既不奔喪又不能戰齒劍者我也安能加人嗣昌辭遁象昇言元忠講款往來非一日事始於薊門監督受成於本兵通國聞之誰可諱也嗣昌語塞而去又數日會起潛安定門兩人各持一議新中亦至昌平象昇

分兵與之當是時象昇自將馬步軍列營都城之外衝鋒陷陣軍律甚整大清兵南下三路出師一由淶水攻易一由新城攻雄一由定興攻安肅象昇遂由涿進據保定命諸將分道出擊大戰於慶都編修楊廷麟疏言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殞恨國有若人非封疆福嗣昌大怒改廷麟兵部主事贊畫行營奪象昇尚書侍郎視事命大學士劉宇亮輔臣督師巡撫張其平閉閣絕餉餓又以雲晉警趣出關王樸竟引兵去象昇提殘卒次宿三宮野外畿南三郡父老聞之咸叩軍門請曰天下洶洶且十年明公出萬死不顧一生之

計爲天下先乃姦臣在內孤忠見嫉三軍捧出關之檄將士懷西歸之志棲遲絕野一飽無時脫巾狂譟雲帥其見告矣明公誠從愚計移軍廣順召集義師三郡子弟喜入之來皆以爲昔非公死賊今非公死兵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糧從者可十萬孰與隻臂無援立而就死哉象昇泫然流涕而謂父老曰感父老義雖然自予與賊角經數十百戰未嘗衄今者分疲卒五千大敵西衝援師東隔事由中制食盡力窮旦夕死矣無徒累爾父老爲也衆號泣雷動各攜床頭米餉軍或貽棗一升曰公貴爲糧十二月十一日進師至鉅鹿賈莊起潛擁關

寧兵在雞澤距賈莊五十里而近遂遣廷麟往乞援不應師至蒿水橋遇　大清兵象昇將中軍大威帥左國柱帥右遂戰夜半觱聲四起旦日騎數萬環之三匝象昇麾兵疾戰呼聲動天自辰迄未礮盡矢窮奮身鬭後騎皆進手擊殺數十人身中四矢三刃遂仆掌牧楊陸凱懼衆之殘其屍而伏其上背負二十四矢以死僕顧顯者殉一軍盡覆大威國柱潰圍乃得脫起潛聞敗倉皇遁不言象昇死狀嗣昌疑之有詔驗視廷麟得其屍戰場麻衣白網巾一卒遥見卽號泣曰此吾盧公也三郡之民聞之哭失聲順德知府于頴上狀嗣昌故靳之

八十日而後殮明年象昇妻王請䘏又明年其弟象晉
象觀又請不許久之嗣昌敗廷臣多爲言者乃贈太子
少師兵部尚書賜祭葬世廕錦衣千戶福王時追謚忠
烈象昇少有大志爲學不事章句居官勤勞倍下吏夜
刻燭雞鳴盥櫛得一幾要披衣起立行之暇即角射箭
銜花五十步外發必中愛才惜下如不及三賜劍未嘗
戮一偏裨方象昇之戰歿也嗣昌三遣邏卒察其狀其
一人俞振龍者歸言實死嗣昌怒鞭之三日夜且死張
目曰天道神明無枉忠臣於是天下聞之莫不欷歔益
惡嗣昌矣其後南都亡象觀赴水死象晉爲僧一門先

後死難者百餘人從弟象同及其部將陳安死尤烈象昇死時年三十九　贊曰危亂之世未嘗乏才顧往往不盡其用用矣或掣其肘而驅之必死若是者人實爲之要之亦天意也象昇在莊烈帝時豈非不世之才乃困抑之以至死則天意可知矣

賀逢聖　字克繇江夏人

逢聖與熊廷弼少同里閈而不相能爲諸生受知於督學熊尚文尚文並奇二生曰熊生干將莫邪也賀生夏瑚商璉也舉於鄉家貧就應城諭萬歷四十四年舉進士第二人授編脩天啓間爲洗馬當是時熊廷弼已再

起經畧遼東兵廣寧之敗同鄉官將揭白廷弼之寃意逢聖且沮之逢聖作色曰此乃國家大事吾安敢小嫌介介不以明即具揭上之湖廣建魏忠賢生祠忠賢聞上梁文出逢聖手大喜即日謁謝答曰誤借銜偪習耳忠賢晒然去翌日削其籍莊烈帝即位復官連進秩九年六月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十一年致政十四年再入閣明年再致政爲人廉靜束脩砥行帝頗事操切逢聖終無所匡言其再與周延儒同召帝待之不如延儒及予告宴餞便殿賜金及坐蟒感激大哭伏地不能起帝亦沈瀾動容焉是時湖廣賊大擾明

年春張獻忠連陷蘄黃逼江夏五月晦賊陷武昌被執逢聖叱曰我朝廷大臣若曹安敢無禮賊麾使去遂投墩子湖死賊來自夏去以秋沈百有七十日而後殮面如生大吏揮淚而葬之初城之陷也逢聖載家人以其舸艤山墩子鑿其舩艦皆溺妻危氏子覲明光明子婦曾氏陳氏孫三人凡二十餘人福王時贈少傅諡文忠

朱之馮字樂三大興人

舉天啓五年進士授戸部主事榷稅河西務課羨貯公帑無所私以外艱去崇正二年起故官歷員外郎中出州參議盜劫沂州民株連甚衆之馮捕得眞盜大獄盡

解會治樂安土豪權貴爲請不聽進副使兼參入都寄
家屬濟南濟南破妻馮匿姑及子於他所而自沈於井
姑李聞之爲絕粒而死柩還之馮廬墓三年起河東副
使大猾朱全宇潛通秦賊之馮至則執殺之部內以寧
之馮妻死不再娶亦不置妾媵一室蕭然十六年擢僉
都御史巡撫宣府司餉主事張碩抱以尅餉激變之馮
出撫諭貸商民貲給散而密捕誅首惡七人劾碩抱下
吏軍情帖然明年三月李自成陷大同之馮集將吏於
城樓設高皇帝位歃血誓死守懸賞格厲將士而人心
已散監視中官杜勳與總兵王承允爭先納欵矣見之

馮叩頭請以城下賊之馮大罵曰勳爾帝所倚信特遣爾以封疆屬爾爾至即通賊何面目見帝勳不答笑而去俄賊且至勳郊迎三十里外將士皆散之馮登城太息見大礮語左右爲我發之默無應者自起爇火則礮孔丁塞或從後掣其肘之馮撫膺歎曰不意人心至此仰天大哭賊至城下承允開門入之左右欲擁之馮出走之馮叱之乃南向叩頭草遺表勸帝收人心厲士節自縊而死福王時贈兵部尚書謚忠壯

蔡道憲字元白晉江人

崇正十年舉進士爲長沙推官地多盜察豪民通盜把

其罪而任之盜方約富家分財收者巳至召富家還所失物皆愕不知所自惡少年閉戶謀爲盜啓戶捕卒巳坐其門驚逸去吉王府宗人恣爲姦道憲先治而後啓王召責之抗聲曰今四海鼎沸寇盜日滋王不愛民一旦挺而走險能獨與此曹保富貴乎王悟謝遣之十六年八月張獻忠直犯長沙道憲悉力拒守賊遶城呼曰軍中久知蔡推官名速降毋自苦道憲射之斃越三日城陷被執賊陽以官嚼齒大罵釋其縛延之上坐罵如故賊曰汝不降將盡殺百姓道憲大哭曰願速殺我毋害我民賊知終不可奪磔之健卒林國俊等九人隨不

去賊令說道憲降國俊曰吾主畏死去矣不至今日賊曰爾主不降爾輩亦不得活國俊曰我輩畏死亦去矣不至今日賊幷殺之四卒奮然曰願瘞主屍而死賊許之乃解衣裹道憲骸瘞之南郊遂自刎道憲死時年二十九贈太僕少卿諡忠烈

崇正十有七年三月流賊李自成犯京師十九日丁未莊烈帝殉社稷文臣死國者東閣大學士范景文而下凡二十有一人福王立南京並予贈諡

皇清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表章前代忠臣所司以范景文倪元璐李邦

華王家彥孟兆祥子章明施邦曜凌義渠吳麟徵周鳳
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謨申佳允許
直成德金鉉二十人名上
命所在有司各給祠地七十畝建祠致祭且予美謚焉
范景文 字夢章吳橋人
幼負器識登進士授東昌推官以名節自厲苞苴無敢
及其門歲大饑盡心振救闔郡頼之用治行高等擢吏
部稽勳主事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泰昌時羣賢登進
景文力為多尋乞假去天啓五年起文選郎中魏忠賢
與魏廣微中外用事景文同鄉不一詣其門亦不附東

林孤立行意而已嘗言天地人才當爲天地惜之朝廷
名器當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當與天下萬
世共之時以爲名言視事未彌月謝病去崇禎初召爲
太常少卿二年擢僉都御史巡撫河南京師戒嚴率所
部八千人勤王餉皆自齎抵涿州四方援兵多剽掠獨
河南軍無所犯移駐都門再移昌平遠近恃以無恐明
年擢兵部添注侍郎練兵通州通鎮初設兵皆召募景
文綜理有法軍特精嘗請有司實行一條鞭法徭役歸
之官民稍助其費供應平買不立官價名帝令永著爲
例居二年以父喪去七年起南京右都御史未幾就拜

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屢遣兵戍河濱浦口援廬州拒滁陽有警即發節制精明十一年冬京師戒嚴遣兵入衛楊嗣昌奪情輔政廷臣力爭多被謫景文偕同列合詞論救帝不悅詰首謀則自引罪且以衆論僉同爲言帝益怒削籍爲民十五年召拜刑部尚書未上改工部十七年二月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未幾李自成破宣府烽火偪京師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文曰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及都城陷趨至宮門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還邸景文曰駕出安歸就道旁廟草遺疏復

大書曰身爲大臣不能滅賊雪恥死有餘恨遂至演象所拜辭闕墓赴雙塔寺旁古井死死時猶謂帝南幸也贈太傅謚文貞　本朝賜謚文忠

倪元璐字玉汝上虞人

天啓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脩出典江西鄉試復命聞莊烈帝已踐阼魏忠賢已伏誅矣楊維垣者逆奄遺孽也至是疏詆東林崔魏元璐不能平崇正元年上疏曰臣頃閲章奏見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將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既邪黨矣擊忠賢呈秀者又邪黨乎哉東林天下才藪也而或樹高明

之幟纔入過刻持論大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
狷不可且天下議論寧假借必不可失名義士人行已
寧矯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矯激爲大咎於是彪
虎之徒公然背畔名義決裂廉隅頌德不已必將勸進
建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
不然耳充此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
哉乃議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
責吾徒所謂奸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屢奉明綸俾
之酌用而當事者猶以道學封疆持爲鐵案毋亦深防
其報復乎臣以爲過矣年來借東林媚崔魏者其人自

敢何待東林報復若不附崔魏又能攻去之其人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臣又伏讀聖旨有韓爌清忠有執朕所鑒知之諭而近聞廷臣之論殊有異同可爲大怪爌相業光偉他不具論即如紅丸議起舉國沸然爌獨侃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愼行君子也爌且不附況他人乎而今推轂不及點灼橫加則徒以其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廷弼固當誅爌不爲無說封疆失事纍纍有徒乃欲獨殺一熊廷弼豈平論哉此爌所以閣筆也然廷弼究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面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姦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爌獨不能

殺之也又如詞臣文震孟正學勁骨有古大臣之品三月居官昌言獲罪人以方之羅倫舒芬而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譚不已將毋門戶二字不可重提耶用更端以相遮抑耶書院生祠相勝負者也生祠毀書院豈不當脩復時柄國者悉忠賢遺黨疏入以論奏不當責之於是維垣復疏駁元璐元璐再疏曰臣前疏原爲維垣發也陛下明旨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曰化異爲同曰天下爲公而維垣則倡爲孫黨趙黨熊黨鄒黨之說是陛下於方隅無不化而維垣實未化陛下於正氣無不伸而維垣不肯伸維垣怪臣盛稱東林以東林嘗推

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抑知東林有力擊魏忠賢之楊漣首劾崔呈秀之高攀龍乎忠賢窮凶極惡維垣猶尊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知爲國爲民而何貴乎三才五彪五虎之罪刑官僅擬削奪維垣不駁正又何誅乎廷弼維垣又將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忤璫之大節而加以罔利莫須有之事已爲失平至廷弼行賄之說乃忠賢借以誣陷清流爲楊左諸人追贓地耳天下誰不知維垣猶守是說乎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忤璫削奪其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語何可非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超階躐級之儔

孰爲榮辱自此義不明畏破帽策蹇者相率而頌德建祠希蟒玉馳驛者呼父呼九千歲而不怍可勝嘆哉維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謂都門聚講爲非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腸則不可當日忠賢驅逐諸人毀廢書院者正欲箝學士大夫之口恣行不義耳自元標以僞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眞儒自命學宮之內儼然揖先聖爲平交使元標諸臣在豈遂至此維垣又駁臣假借矯激夫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眞率性頌德建祠使有一人假借矯激而不頌不建豈不猶賴是人哉維垣以爲眞小人待其貫滿可攻去之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其貫滿其

敗壞天下事已不可勝言雖攻去之不已晚乎即如崔魏貫滿久矣不遇聖明誰攻去之維垣終以無可奈何爲頌德建祠者解臣以爲非訓也假令呈秀一人舞蹈稱臣於逆璫諸臣亦以無可奈何而從之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亦靡然從之以爲無可奈何而然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人品試之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其牴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遠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猶

以明鏡別妍媸維垣不取證於此而妄取證哉總之東
林之取憎於逆璫獨深其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
被抑之苦不當毛舉其人才之瑕乃歸逆璫以首功代
逆璫而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疏入柄國者以互相
詆訾兩解之當是時元兇雖殛其徒黨猶盛無敢頌言
東林者元璐疏出清議漸明而善類亦稍登進矣其年
請燬三朝要典言梃擊紅丸移宮三議鬨於清流而三
朝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可兼行其書必當速燬蓋
當事起議與盈廷互訟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
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

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數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雖甚水火不害塤篪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難責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已重而或憂其翻局崔魏諸姦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也今

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臣謂翻即紛囂改亦多
事惟有斂之而已帝命焚其板侍講孫之獬聞之詣閣
大哭天下笑之元璐遷南京司業四年進右庶子曰制
實八策曰間插部繕京邑優守兵靖降人益寇餉做邊
村奠輦轂嚴教育又上制虛八策曰端政本伸公議宣
義問一條教慮久遠昭激勸厲名節假體貌其端政本
懸規切温體仁其伸公議則詆張捷薦呂純如謀翻逆
案事捷大怒上疏力攻元璐元璐疏辨帝俱不問八年
遷國子祭酒元璐雅負時望位漸通顯帝意嚮之深爲
體仁所忌一日帝手書其名下閣令以履歷進體仁益

恐會昌誠意伯劉孔昭謀掌戎政體仁餌之使攻元璐言其妻陳尚存而妾王冒繼配復封敗禮亂法詔下吏部核奏其同里尚書姜逢元侍郎王業浩劉宗周及其從兄御史元珙咸言陳氏以過被出繼配王非妾體仁意沮會部議行撫按勘奏即擬旨云登科錄二氏並列罪跡顯然何待行勘遂落職閒住孔昭以南京操江償之十五年詔起兵部侍郎抵都陳制敵機宜帝喜超拜戶部尚書祖制浙人不得官戶部疏辭不許帝眷之甚五日三賜對因奏陛下誠用臣臣請得參兵部謀帝曰已諭樞臣令與卿協計時馮元飈爲兵部與元璐同志鉤

考兵食中外想望治平惟帝亦以用兩人晚而時事益不可爲左支右絀旣巳無可奈何故事諸邊餉司悉中差元璐請改爲大差兼兵部銜令淸核軍伍不得職者即遣人代之先是屢遣科臣出督四方逋賦元璐以爲擾民無益罷之而專責撫按自軍興以來正供之外有邊餉有新餉有練餉款目多黠吏易爲姦元璐請合爲一帝皆報可時國用益絀而災傷蠲免又多元璐計無所出請開贖罪例且令到官滿歲者得輸貲給封誥帝亦從之先是有崇明人沈廷揚者獻海運策元璐奏聞命試行乃以廟灣船六艘聽廷揚運進月餘廷揚見元璐元

璐驚曰我已奏聞上謂公去矣何在此廷揚曰已去復來矣運已至元璐又驚喜聞上上亦喜乃議歲糧艘漕輿海各相半行焉十月命兼攝吏部事陳演忌之風魏藻德言於帝曰元璐書生不習錢穀元璐亦數請解職十七年二月命以原官專直日講踰月李自成陷京師元璐整衣冠拜闕大書几上曰南都尚可為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斂暴我屍聊志吾痛遂取帛自縊而死贈少保吏部尚書謚文正　本朝賜謚文正

李邦華字孟闇吉水人

受業同里鄒元標與父廷諫同舉萬歷三十一年鄉試

父子自相鏃礪布衣徒步赴公車明年邦華成進士授
涇縣知縣有異政行取擬授御史值黨論初起朝上多
詆顧憲成邦華與相拄遂指目爲東林越二年而後拜
命陳法祖用人十事曰內閣不當專用詞臣曰詞臣不
當專守館局曰詞臣不當教習內書堂曰六科都給事
中不當內外間阻曰御史歷遷不當概論考滿曰吏部
乞假不當積至正郎曰關倉諸差不當專用舉貢任子
曰銓簡推知不當驟遷京秩曰進士改教不當概從內
轉曰邊方州縣不當盡用鄉貢疏上不報四十一年福
王之藩已有期忽傳旨莊田務足四萬頃廷臣相顧愕

臨討田數必不足則期將復更然無敢抗言爭之者邦華首疏諫廷臣乃相繼爭期得毋易巡視銀庫上祛弊十事中貴不便格不行四十四年引疾歸時羣小力排東林指鄒元標爲黨魁邦華與元標同里相師友又性好別黑白或勸其委蛇邦華曰寧爲偏枯之學問不作反覆之小人聞者益嫉之明年以年例出爲山東叅議其父時爲南京刑部郎中亦罷歸邦華乃辭疾不赴天啓元年起故官飭易州兵備明年遷光祿少卿卽還家省父四月擢僉都御史巡撫天津軍府新立庶務草創邦華極力振飭津門軍遂爲諸鎭冠進兵部侍郎復還

家省餘四年復被京奄黨大譁謂樞輔孫承宗以萬壽節入覲將清君側之惡邦華實召之乃立勒承宗還鎮邦華引疾去明年秋奄黨劾削其官崇正元年起工部侍郎總督河道尋改兵部協理戎政還朝召見旋知武會試事竣入營故事冬至郊列隊扈蹕用軍八萬五千人至是增至十萬有奇時方郊總督勳臣缺邦華兼攝其事所設雲麾龍旌寶纛金鼓旗幟甲胄劍戟煥然一新帝閱明年春幸學亦如之命加兵部尚書時戎政大壞邦華先陳更操法慎揀選改戰車精火藥專器械責典守節金錢酌免馬練大礮九事京營故有占役虛冒

之弊邦華核還占役萬清虛冒千二大營軍十餘萬半老弱軍缺告補率由賄得邦華必清校非年壯力强者不錄自是軍餉冒濫三營選鋒萬壯丁七千餉倍他軍而疲弱不異邦華下令每把總兵五百月自簡五人年必二十五以下力必二百五十斤以上技必兼弓矢火礮月一解送補選鋒壯丁之缺自是人人思奮三大營領六副將又分三十六營官以三百六十七人計所用掾史皆積猾邦華按罪十餘人又行一歲二考察之令自是諸姦爲戢營馬額二萬六千至是止萬五千他官公事得借騎總督協理及巡視科道例有坐班馬不肯

且折粟八錢營馬大耗邦華省減已班馬三之一他官
借馬非公事不得騎自是濫借為希京營歲領太僕銀
萬六千兩屯田籽粒銀千六十兩犒軍制器胥役工食
取給焉各官取之無度歲用不敷邦華建議先協理歲
取千四百總督巡視遞節減自是營帑遂裕營將三百
六十聽用者稱是一官缺請託紛至邦華悉杜絕行計
日省成法每小營各置簿月上事狀於協理以定殿最
舊制三大營外復設三備兵營營三千人餉視正軍而
不習技藝益為豪家隱冒邦華核去四千餘人又汰老
弱千餘請歸併三大營不另設由是戎政大釐帝知其

忠奏無不從邦華亦感帝知不顧後患若失利者銜次骨而怨謗紛然矣其年十月畿輔被兵簡精銳三千守通州二千援薊州自督諸軍營城外軍容甚壯俄命邦華留撫還守陴於是偵者不敢遠出聲息遂斷則請防寇賊緝間諜散姦宄禁譌言邦華自聞警衣不解帶招費造礮車及諸火器又以外城單薄自請出守而諸不逞之徒乃搆蜚語入大內襄城伯李守錡督京營亦銜邦華扼已乘間讒訕邦華自危上疏陳情歸命於帝會滿桂兵拒　大清兵德勝門外城上發大礮助桂誤傷桂兵多言官交章論列遂罷邦華閒住自是代者以偽

戍卒因循姑息戎政不可問矣十二年起南京兵部尚書定營制汰不急之將併分設之營謂守江南不若守江北防下流不若防上流乃由浦口歷滁全椒和相形勢繪圖以獻於滴口置沿江敵臺於滁設戍卒於池河建城垣於滁椒咽喉則築堡於藕塘和遭屠戮請以隸之太平又請開府采石之山置哨太平之港大壄當塗間田數萬頃資軍儲徐州南北要害水陸交會請宿重兵設總督片檄徵調奠陵京萬全之勢皆下所司未及行以父憂去十五年冬起故官掌南京都察院事都城被兵卽日請督東南援兵入衛力疾上道明年三月抵

九江左良玉潰兵數十萬聲言餉之欲寄帑於南京艨艟蔽江東下留都士民一夕數徙文武大吏相顧愕眙邦華歎曰中原安靜土東南一角耳身爲大臣忍坐視決裂袖手局外而去乎乃停舟草檄告良玉責以大義良玉氣沮答書語頗恭邦華用便宜發九江庫銀十九萬餉之而身入其軍開誠慰勞良玉及其下皆感激誓殺賊報國一軍遂安帝聞之大喜陛見嘉勞邦華跪奏移時數詔起立溫語如家人中官屏息遠伏其後召對百官帝輒目注邦華云舊例御史出巡回道考覈邦華謂回道而後黜害政已多論罷巡按巡鹽御史各一人

奉命考試御史黜冒濫者一人追黜御史無顯過而先任推官著貪聲者一人臺中始畏法十七年二月李自成陷山西邦華密疏請帝固守京師倣永樂朝故事太子監國南都居數日未得命又請永定二王分封太平寧國二府拱護兩京帝得疏意動繞殿行且讀且歎將行其言會帝召對羣臣中允李明睿疏言南遷便給事中光時亨以倡言洩密糾之帝曰國君死社稷正也朕志定矣遂罷邦華策不議未幾賊逼都城急詣內閣言事魏藻德漫應曰姑待之邦華太息而出已率諸御史登城璫奄拒之不得上十八日外城陷走宿文信國祠

明日內城亦陷乃三揖信國曰邦華死國難請從先生於九京矣爲詩曰堂堂丈夫兮聖賢爲徒忠孝大節兮誓死靡渝臨危授命兮吾無愧吾遂投繯而絕贈太保吏部尚書謚忠文　本朝賜謚忠肅

王家彥字開美莆田人

舉進士授開化知縣調蘭谿擢刑科給事中彈擊權貴無所避崇正四年請釋大學士錢龍錫於獄龍錫得減死請推行按月奏報例於四方獄囚得無久淹閩海盜擾郡邑撫鎮追勦多失利朝議召募將大舉家彥言舊制衞所軍隊於官無別兵亦無別將繞於各衞之指揮

寨設號船聯絡呼應又添設遊擊等官雖支洋窮港弋船相望臣愚以今日策防海莫若復舊制勤訓練練則衛所軍皆勁卒不練雖添設召募兵猶驅市人而戰之糜餉擾民無益賊終不能盡時以爲名言先是隆慶間太僕種馬額存十二萬五千邊馬至二十六萬言者以民間累苦養馬所納馬又不足用議馬徵銀十兩加草料銀二兩歲可得銀百四十四萬兩詔折其半而馬政始變萬曆九年議盡行改折而馬政日壞家彥極陳其弊請改國初種馬及西番茶馬之制又班軍舊額十六萬後減至七萬至是止二萬有奇更有建議盡徵行糧

月糧免其番上者家彥時巡京營力陳不可且請免其
工役盡歸行伍帝皆褒納屢遷戶科都給事軍興餉絀
總督盧象昇有因糧加餉之議戶部尚書侯恂請於未
被寇之地士大夫家賦銀兩者加二錢民間五兩以上
者兩加一錢家彥言民賦五兩上者率百十家成一戶
非富民不可朘削帝從之憂歸十二年起吏科都給事
流寇日熾緣墨吏朘民民益走爲盜盜日多民生日蹙
家彥疏曰臣見秦晉之間饑民相煽千百爲羣其始自
一鄉一邑守令早爲之所取周官荒政十二而行之民
何至接踵爲盜盜何至潰裂以極論者謂功令使然催

科急者書上考督責嚴者號循良不肖而無甚者以束濕濟其饕餮一二賢明束於文法展布莫由惟稍寬文網壹令撫綏盜之聚者可散散者可不復聚又舊制捕蝗令吏部歲九月須勘合於有司請實意舉行帝皆納之十五年遷太僕卿頃之擢戶部侍郎都城被兵命協理戎政即日登陴閱視內外城十六門雪夜攜一燈步巡城堞人無知者翊日校勤惰將士皆服爭自厲初分守阜成門後移安定門寢處城樓者半歲解嚴增秩一等十七年二月廷推戶部尚書帝曰戎政非家彥不可特留任賊逼京師襄城伯李國楨督京營又命中官王德

化盡督內外軍國楨發三大營軍城外守陴益少諸軍旣出城見賊輒降降卒反攻城城上人皆其儕益無固志廷臣分門守家彥守安定門號令進止由中官沮諸臣毋得登城又縋叛監杜勳上與密約而去帝手敕兵部尚書張縉彥登城察視家彥從之中官猶固拒示之手敕問勳安在曰去矣秦晉二王欲上城家彥曰二王降賊卽賊也賊安得上頓足哭偕縉彥詣宮門請見不得入黎明城陷家彥投城下不死自縊於民舍遭賊焚殘其一臂僕收其餘體焉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端 本朝賜謚忠毅

孟兆祥字允吉澤州人

舉於鄉九赴會試始擢第除大理評事崇正初遷吏部稽勳主事歷文選員外郎門生謁選請善地兆祥正色拒之其人悚然退遷稽勳郎中歷考功忤權要貶行人司副稍遷光祿丞累官刑部侍郎賊薄都城分守正陽門襄城伯李國楨統京營軍稽月餉不予士無固志城陷兆祥曰社稷已覆吾將安之自經於門下長子章明字綱宜甫成進士兆祥揮之曰我死汝可去對曰君父大節也君亡父死我何生爲乃投繯於父之側兆祥妻呂章明妻王相向哭既而曰彼父子死忠矣我二人獨

不能死乎皆自縊兆祥贈刑部尚書諡忠貞章明河南道御史諡節愍　本朝賜兆祥諡忠靖章明貞孝

施邦曜字爾韜餘姚人

登進士不樂爲吏改順天武學教授歷國子博士工部營繕主事進員外郎魏忠賢興三殿工諸曹郎奔走其門邦曜不往忠賢怒欲困之適有天幸忠賢不能難遷郎中知漳州府盡知屬縣姦盜主名每發輒得閩郡驚爲神盜劉香李魁奇橫海上邦曜縶香母誘之香就禽毋平魁奇遷福建副使四川按察使福建左布政並有聲或餽之朱墨竹者姊子在旁請受之曰不可我受之

卽彼得以乘間而嘗我我則示之以可欲之門矣性好山水或勸之遊我眉曰上官遊覽動煩屬吏支應傷小民幾許物力矣其潔己愛民如此歷南京光祿寺卿改通政使黃道周旣謫官復逮下詔獄國子生涂仲吉上書訟之邪曜不爲封進而大署其副封曰書不必上論不可不存仲吉劾之乃以副封上帝見其署語怒下仲吉獄而奪邪曜官踰年起南京通政使入都陛見陳學術吏治用兵財賦四事帝改容納焉出都三日命召還曰南京無事留此爲朕効力吏部推刑部侍郎帝曰邦曜清執可左副都御史時崇正十六年也明年賊薄近

郊邦曜語兵部尚書張縉彥檄天下兵勤王縉彥慢不省邦曜歎息而去城陷趨長安門聞帝崩慟哭曰君殉社稷矣臣子可偷生哉即解帶自經僕救之蘇復曰是兒誤我賊滿衢巷不得還邸舍望門求縊輒爲居民所麾乃命家人市信石雜燒酒飲即途中服之血迸裂而卒

邦曜少好王守仁之學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書而讀之慕義無窮曾時生者里同年生也官庶吉士殁京師邦曜手治含斂以女妻其子嘗買一婢命汲婦至東隅捧簪而泣怪問之曰此先人御史宅也時墮環茲地不覺悽愴耳邦曜即分嫁女資擇士人歸之其篤於內

行如此贈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諡忠介　本朝賜諡忠
愍

凌義渠字駿甫烏程人

舉進士除行人崇禎三年授禮科給事知無不言三河
知縣劉夢煒失餉銀三千責償急自縊死有司責其家
義渠言以金錢殞命吏恐天下議朝廷重金意不在盜
也帝特原之宜興溧陽及遂安壽昌民亂焚掠巨室義
渠言魏羽林軍焚領軍張彝第高歡以爲天下事可知
日者告密漸啓藩國假宗入京越奏里閭小故叫閽聲
冤僕豎侮家長下吏箝上官市儈持縉紳此春秋所謂

六道也天下所以治特上下之分防維決裂即九重安所藉以提挈萬靈哉義渠與温體仁同里無所附麗給事劉含輝劾體仁擬旨失當被貶二秩義渠言諫官不得規執政失而委申飭權於部院反得制言路大臣以攬權爲奉旨小臣以結舌爲盡職將貽國家無窮憂兵部尚書張鳳翼敘廢將陳壯猷功爲給事劉昌所駁昌反被斥義渠言今上下盡相蒙疆埸欺徹爲甚官方盡濫徇武弁倖功爲甚中樞不職掊其大摘其細已足爲言者羞辨疏一入調用隨之自今姦弊叢生功罪倒置言者將杜口不納遷兵科都給事東江自毛文龍後叛

者接踵義渠言東島孤懸海外轉餉艱向仰給朝鮮今路沮絕不得食內潰可虞居無何衆果潰挾帥求撫義渠請陽撫陰剿同惡必相戕及命新帥出海又言殲渠散黨宜速速則可圖功遲則更生他釁後其語皆驗居諫垣九年建白多吏科給事劉安行惡之以年例出爲福建參政尋遷按察使轉山東右布政所至有清操召拜南京光祿寺卿十六年入爲大理卿明年三月賊犯都城有旨召對趨赴長安門旦不啟扉俄傳城陷還已得帝崩問負牆哀號首觸柱血被面門生勸無死義渠厲聲曰爾當以道義相勗何姑息爲揮使去據几端坐

取生平所好書籍盡焚之曰無使賊手汚也且日具緋衣拜闕作書辭父絕吭而死贈刑部尚書謚忠清　本朝賜謚忠介　贊曰范景文倪元璐等皆莊烈帝腹心大臣所共圖社稷者國亡與亡正也當時醜類屈節僥倖以偷生者多被刑掠以死身名俱裂貽詬無窮而景文等樹義烈於千秋荷褒揚於　興代與日月爭光以彼絜此其相去得失何如也

馬世奇　字君常無錫人

幼穎異嗜學有文名登進士改庶吉士授編脩十一年帝遣詞臣分諭諸藩世奇使山東湖廣江西諸王所至

郡饋遺進論德父憂歸還朝進左庶子帝數召廷臣問禦寇策世奇言闖獻二賊除獻易除闖難人心豈獻而附闖非附闖也苦兵也今欲收人心惟赦督撫鎮將嚴束伍部使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則亂可弭帝善其言爲下詔申飭時寇警日亟每召對諸大臣無能畫一策世奇歸輒大息泣下曰事不可爲矣十七年三月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筯起問帝安在東宮二王安在或言帝已出城或言崩或言東宮二王破執世奇曰嗟乎吾不死安之其僕曰如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將自經二妾朱李盛飾前世奇訣曰若以我死將辭我去

恥對曰聞主人盡節我二人來從死耳世奇曰有是哉二妾並自經世奇乃自縊死先是兵部主事成德將死以慷慨從容二義質焉世奇曰勉哉元升吾人身危授命吾不爲其難誰爲其難者與君攜手黃泉預訂期盟無忘息壤矣世奇砥名行居館閣有聲好推獎後進爲人廉父死蘇州推官倪長玗以贖鍰三千助喪世奇辭曰蘇饑留此可用振座主周延儒再相世奇同郡遠嫌除服不赴都及還朝延儒已死親暱者率避去世奇經紀其喪其好義如此贈禮部侍郎諡文忠 本朝賜諡文肅

吳麟徵字聖生海鹽人

舉進士除建昌推官擒豪猾捕劇盜治聲日聞父憂歸補興化府廉公有威僚屬莫敢以私進崇正五年擢吏科給事請罷內遣言古用內臣以致亂今用內臣以求治君之於臣猶父之於子未有信僕從舍其子求家之理者又言安民之本在守令郡守廉縣令不敢貪郡守慈縣令不敢虐郡守精明縣令不敢叢脞宜倣宣宗用況鍾故事精擇而禮遣之重以璽書假便宜久任民生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天子時不能行在諫垣直聲甚著尋乞假葬父既去貽言路公揭謂自言官積輕朝

堂之上往往反其言而用之姦人窺見此旨明告君父
目爲朋黨自稱孤立下背公論上竊主權諸君子宜盡
化沾沾之意毋落其彀中使淸流之禍再見明時還朝
遷吏科都給事時貨賂公行銓曹資格盡廢麟徵上言
限年平配固銓政之弊然舍此無以待中才今遷轉如
流不循資格巧者速化拙者積薪開奔競之門無益軍
國之計帝深然之十七年春推太常少卿賊薄京師奉
命守西直門門當賊衝賊詐爲勤王兵求入中官欲納
之麟徵不可以土石堅塞其門募死士縋城襲擊之多
所斬獲賊攻益急麟徵趨入朝欲見帝白事至午門魏

黃德引其手曰國家如天之福必無他虞旦夕兵餉集
公何恩遽爲引之出遂還西直門明日城陷欽還邸已
爲賊所據乃入道旁祠作書訣家人曰祖宗二百七十
餘年宗社一旦至此雖上有亢龍之悔下有魚爛之殃
而身居諫垣無所匡救法當褫服殮用角巾青衫覆以
單衾以志吾哀解帶自經家人救之甦環泣請曰待祝
孝廉一訣可乎祝孝廉名淵嘗救劉宗周下獄與麟徵
善者也明日淵至麟徵慷慨曰憶登第時夢隱士劉宗
周吟文信國零丁洋詩今山河碎矣不死何爲酌酒與
淵別遂自經淵爲覘含殮而去贈兵部侍郎謚忠節

本朝賜謚貞肅城破八門齊啓惟西直門堅塞不能通
至五月七日集民夫發掘乃開

周鳳翔 字儀伯浙江山陰人

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脩遷南京國子司業靈臺侯奴
辱諸生執付法司歷中允諭德爲東宮講官嘗召對平
臺陳滅寇策言論慷慨帝爲悚聽軍需亟議稅間架錢
鳳翔曰事至此急宜收人心尚可括民財搖國勢耶亡
何京師陷莊烈帝殉社稷有譌傳駕南幸者鳳翔不知
帝所在趨入朝見魏藻德陳演侯恂宋企郊等羣入而
賊李自成據御座受朝賀鳳翔至殿前大哭急趨出賊

亦不問歸至邸作書辭二親題詩壁間自經詩曰碧血九原依聖主白頭二老哭忠魂天下悲之贈禮部右侍郎諡文節　本朝賜諡文忠

劉理順字復禮杞縣人

萬歷中舉於鄉十赴會試至崇正七年始中式廷對帝親擢第一還宮喜曰朕今日得一耆碩矣拜脩撰益勤學非其人不與交十二年春畿輔告警疏陳作士氣矜窮民簡良吏定師期信賞罰招脅從六事歷南京司業進諭德入侍經筵兼東宮講官楊嗣昌奪情入閣理順昌言於朝嗣昌奪其講官開封垂陷理順建議河北設

重臣練敢死士爲後圖疏格不行嗣昌薛國觀周延儒迭用事理順一無所附麗出溫體仁門言論不少徇賊犯京師守卒缺餉陰雨饑凍理順詣朝房語諸執政急請帑衆唯唯理順太息歸捐家貲犒城卒僚友問進止正色曰存亡視國尚須商酌耶城破妻萬妾李請先死既絕理順大書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遂投繯僕四人皆從死羣盜多中州人入唁曰此吾鄉杞縣劉狀元也居鄉厚德何遽死羅拜號泣而去贈詹事謚文正　本朝賜謚文烈

任偉字叔度休寧人寄籍上元

崇正元年進士十一年由慈谿知縣行取帝以國家多
故朝臣詞苑起家儒緩不習吏事無以理紛禦變改舊
例擇知推治行卓絕者入翰林擢偉檢討充東宮講官
十六年賊陷承天荊襄偉以留都根本之地上江防綢
繆疏言金陵城週圍百二十里雖十萬衆不能守議者
謂無守城法有防江法賊自北來淮安爲要自上游來
九江爲要禦淮所以禦江守九江所以守金陵也淮有
史可法屹然保障九江一郡宜設重臣鎮之自是而上
之至於武昌下之至於采石太平浦口命南京兵部大
臣建牙分閫以接聲援而金陵之門戶固矣南京兵部

有重兵而無用操江欲用兵而無人宜使緩急相應而府尹府丞之官重其官久其任聯百萬士民心以分兵部操江之責帝嘉納之乃設九江總督又言兵額既虧宜以衛所官舍餘丁補伍操練脩治兵船以資防禦額餉不足暫借鹽課漕米給之所條奏皆切時務明年三月賊兵東犯偉語閣臣事亟矣亟遣大僚守畿郡都中城守文自內閣武自公侯伯以下各率子弟畫地守庶民統以紳士家自爲守而京軍分番巡徼以待勤王之師魏藻德笑曰大僚守畿輔誰肯者偉曰此何等時猶較尊卑計安危耶請以一劇郡見委藻德哂其早計未

幾眞定遊擊謝加福殺巡撫徐標迎賊偉泣曰事至此
乎作書寄友人曰賊據眞定姦人滿都城外郡上供絲
粟不至諸臣無一可支危亡者如聖主何平時誤國之
人終日言門戶而不顧朝廷今當何處伸狂喙耶賊薄
都城守兵乏餉不得食偉市餅餌以饋城陷歸寓語繼
室耿善撫幼子耿泣曰我獨不能從公死乎因以幼子
囑其弟衣新衣上下縫引刀自刎不殊復投繯遂絕時
年二十三偉欣然曰是成吾志移其屍於堂貽子觀書
勉以忠孝乃自經贈少詹事謚文烈　本朝賜謚文毅

吳甘來字和受新昌人

甘來與兄泰來同舉鄉試崇正改元成進士授中書舍人後三年泰來亦成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五年甘來擢刑科給事七年西北大旱秦晉人相食疏請發粟以振而言山西總兵張應昌等半殺難民以冒功中州黃郡畏曹變蛟兵甚於賊陛下生之而不能武臣殺之而不顧臣實痛之又言賞罰者將將大機權也陛下加意邊陲賞無延格乃紅夷獻俘黔蜀爭功昌黎死守功猶待勘急則用其死緩則東以文法且封疆之罰文與武二內與外二士卒與將帥二受命建牙或逮或逐以封疆罪之而跋扈將帥罪狀已暴止於戴罪偏裨不能

令士卒將帥不能令偏裨督撫不能令將帥將討賊自來自去誰爲陛下翦凶逆者歲歸十五年歷戶科都給事中外多故荊襄數郡賊未至而撫道諸臣率稱護藩以去甘來曰若爾則是棄地方而逃也城社人民誰與守者乃上疏曰天子衆建親親將使屏衛帝室故曰宗子維城乃烽火纔傳一朝委去以爲民望而諸臣猶曉嘵以擁衞自功掩其失地之罪是維城爲可去可留之人名都爲可守可棄之土撫道爲可有可無之官功罪不明賞罰不著莫此爲甚疏入帝大嘉歎一日帝詰戶部尚書倪元璐餉額甘來曰臣科與戶曹表裏餉可按

籍稍臣所慮者兵闖賊而逃民見賊而喜恐非無餉之患而無民之患宜急輕賦稅收人心帝頷之不數日賊薄都城時泰來官禮部員外郎吳甘來囑兄歸事母而自誓必死明日城陷有言駕南幸者甘來曰主上明決必不輕出乃疾走皇城不得入返縊几上疏草曰當賊寇縱橫徒持議論無益毫末盡取焚之毋鈞後世名遂投繯死贈太常卿諡忠節　本朝賜諡莊介

王章字漢臣武進人

登進士授諸暨知縣少孤母訓之嚴及為令祖帳歸稍莫母訶跪子杖曰朝廷以百里寄酒人乎章伏地不敢

侮視親友爲力解乃已治諸暨有聲甫半歲以才調鄞縣諸暨民與鄞民爭挽章至相譁治鄞益有聲十一年行取入都授工部主事擢御史疏請罷內操寬江南逋賦明年出按甘肅持風紀飭邊防西部寇莊浪巡撫亟徵兵章曰貧寇索食耳策馬入其帳衆羅拜乞降乃稍給之食兩河旱章檄城隍神御史受錢或戕害人神殛御史毋虐民神血食茲土不能請上帝蘇一方當奏天子易爾位檄焚雨大注邊卒佟武弁金債以賊首武弁以冒功坐是數召邊釁章著令非大舉毋得以零級冒功劾罷巡撫劉鎬貪惰又所薦十道監司劾罷其四毋

憂歸服闋還朝巡視京營按籍領軍十一萬有奇喜曰兵至十萬猶可爲也及閱視半死者餘冒伍備甚矣折刀鈌開礮聲掩耳馬未馳輒隋而司農鈌餉半歲不發章屢疏請餉不報踰月賊陷眞定京師大震襄城伯李國楨發營卒五萬營城外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守阜成門城內外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三堞一卒三月初登陴閱十日始一還邸櫛沐易新衣冠家人大駭賊傳城下章手發一礮賊少却頃之各門礮聲絕時亨攝章走章厲聲曰事至此猶惜死耶時亨曰死此與士卒何異入朝訪上所在不獲則死死未晚也章從之與時亨益

馬行俄賊突至呼下下馬時亨倉皇下馬覽章持轡不顧
叱曰吾視軍御史也誰敢犯賊刺章股墮章罵曰逆賊
勤王兵且至我死爾滅不旋踵矣賊怒攢槊刺殺而去
抵暮家人覓屍猶一手據地坐張口怒目勃勃如生賊
駭妻姜在籍聞之一慟而絕贈大理寺卿諡忠烈　本
朝賜諡節愍

陳良謨字士亮鄞縣人

舉進士授大理推官在職六年兩注上考行取陛見擢
御史十二年出按四川期滿當代再留任時流寇大入
蜀詔良謨專護蜀王巡撫專辦賊良謨飭守具堅壁清

野賊犯成都遣將護要害爲犄角一再戰賊奔潰帝聞優旨賜銀幣及還朝賊勢益迫所規畫率不行而京師陷矣良謨嘗夢拜文天祥於堂下文山揖之上曰公與予先後一揆何下拜爲覺而異之及是城陷良謨方移疾臥邸中一慟幾絕自是水漿不入口謂邑子李天樸曰吾爲國死義不顧家惟是母老先君莫葬繼學未定須一言耳因賦詩付天樸未幾聞帝崩大慟曰主上不冕服臣子敢具冠帶乎吾巾褻安所得明巾天樸以巾進良謨著巾藍便服起入戸妾時氏隨之俱自縊死時氏京師人年十八良謨踰五十無子以禮納之侍良謨

百三日耳頁讀竟無後贈太僕卿謚恭愍　本朝賜謚
恭潔

申佳允字孔嘉永年人

登進士授儀封知縣縣故多盜佳允嚴保甲法盜無所
容霪雨河決犧舟怒濤中塞決口捕大猾置之法以才
調杞縣八年賊掃地王率萬人來攻城士垣多圮佳允
募死士擊走賊因築其城擢文選主事上備邊五策進
考功員外郎佐京察大學士薛國觀傾少詹事文安之
安之佳允座主也事連佳允左遷南京國子博士久之
遷大僕丞閱馬近畿聞李自成破居庸歎曰京師不守

矣君父有難焉逃死馳入都遍謁大臣爲畫戰守策皆不省貽子涵光書曰行己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也命不可違也天下事莫不壞於貪生而畏死死於疾死於利死於刑戮死於房幃死於戰鬬均死也死數者不死君父蓋亦不善用死矣今日之事君父之事死義也猶命也我則行之京師陷冠帶辭冊策馬至王恭厰從者請易服以避賊佳允曰吾起微賤食祿十三年國事至此敢愛死乎兩僕環守不去紿之曰吾不死也我將擇善地焉下馬旁見灌畦巨井急躍入僕號呼欲出之佳允亦呼曰告太夫人有子作忠臣勿過傷也遂死贈

太僕少卿謚節愍　本朝賜謚端愍

成德字元升懷柔人

舉進士除滋陽知縣性剛介清操絕俗疾惡如讐文震孟入都德郊迎執弟子禮語刺溫體仁體仁聞而恨之兗州知府增餉額德固爭又嘗捕治其爪牙吏知府怒譖於御史禹好善好善體仁客也誣德貪虐逮入京滋陽民詣闕訟寃震孟在閣亦爲之稱枉德道中具疏極論體仁罪而震孟已被體仁擠而去之好善再劾德言其疏出震孟手帝不之究德毋張伺體仁長安街繞輿大罵拾瓦礫擲之體仁走疏聞於朝詔五城御史驅逐

移德鎮撫獄掠治杖六十戍邊坐贓六千有奇而給體仁校尉五十人護出入德居戍所七年以薦起如臯知縣尋擢武庫主事以母老辭不允乃就道至則上言年來中外多故居官者爵祿迷心廉恥道喪陛下御極十七年何仗節死義之寥寥也宋臣張栻有言仗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諫諍中求之夫犯顏諫諍何難在朝廷養之而已表厥宅里所以伸忠臣孝子於生前殊厥井疆所以誅亂臣賊子於未死苟死敵者無功則媚敵者且無罪死賊者褒揚不急則從賊者恬不知畏也未幾城破不知帝所在旁皇廳事已趨至午門見兵部尚書

張縉彥自賊所出德以頭觸縉彥胸且詈之俄聞帝崩痛哭持雞酒奔東華門奠梓宮於茶棚之下觸地流血賊露刃脅之不爲動奠畢歸家有妹年二十餘未嫁德顧之曰我死汝何依妹曰兄死妹請前德稱善哭而視其縊入別其母哭盡哀出而自縊母見子女皆死亦投繯死先是懷柔城破德父文柱遇害家屬盡沒妻劉在京以德徵蹶急憂悸死至是又闔門死難惟幼子先寄友人家獲存贈光祿卿謚忠毅　本朝賜謚介愍

許直字若魯如皐人

平生以名節自砥成進士除義烏知縣丁母憂歸哀毀骨

立終喪寢柩旁蔬食起廣東惠來知縣用淸望徵授吏部文選主事進考功員外郎賊薄都城約同官出貲饗士爲死守計城陷賊令百官報名直曰身可殺志不可奪有傳帝南狩者直將往從見賊騎塞道出門輒返曰四方兵戈駕焉往國亂不匡君危無濟我何生爲已知帝崩一慟幾絶客以七十老父爲解直曰不死辱及所生賦絶命詩六首闔戶自經閱旦視之神氣如生贈太僕卿謚忠節　本朝賜謚忠愍

金鉉字伯玉武進人寄籍大典

少有大志以聖賢自期許年十八舉鄉試第一崇正改

元成進士不習爲吏改揚州教授日訓諸生闡濂洛正學燕居言動俱有規格諸生嚴憚之歷國子博士工部主事帝方銳意綜核疑廷臣朋黨營私慶支告匱四方承用兵餉不敷遣中官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建專署檄諸曹謁見禮視堂官鉉恥之再疏爭不納乃約兩部諸僚私謁者衆唾其面彝憲慍甚鉉當權稅杭州辭疾請假彝憲擿火器不中程劾之落職鉉杜門謝客躬爨以養父得十七年春起兵部主事巡視皇城聞大同陷疏曰宣大京師北門大同陷則宣府危宣府危大事去矣請急撤回監宣中官杜勛專任巡撫朱之馮勛二心

債事之馮忠懇可屬大事不報未幾勛以宣府下賊賊殺之馮烽火逼京師鉉奔告母母可且逃匿兒受國恩義當死鉉母章時年八十餘矣呵曰爾受國恩我不受國恩乎廡下井是我死所也鉉哭而去城破趨入朝宮人紛紛出知帝已崩解牙牌拜授家人即投金水河家人爭前挽之鉉怒嚙其臂得脫遂躍入水水淺濡首泥中乃絕母聞即投井妾王隨之皆死弟錝得其屍如禮而殮事聞亦自經贈太僕少卿諡忠節　本朝賜諡忠潔

贊曰傳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夫忠貞之士臨危授命豈矯厲一時邀名身後哉分誼所在確然有

以自持而不亂也馬世奇等皆負貞亮之操厲志植節不欺其素故能從容蹈義如出一轍可謂得其所安者矣

許琰字玉仲吳江人

幼有志性嘗刲臂療父疾爲諸生聞帝徇社稷大慟端午日過友人出酒飲之琰擲杯大詬曰我輩讀聖賢書尚縱酒如平日耶拂衣徑去已聚哭明倫堂御史謁文廟猶吉服琰率諸生責以大義御史謝罪去哀詔至遂絕食死

湯文瓊字兆鰲石埭人

授徒京師城陷慨然曰吾雖布衣獨非大明臣子耶乃書其衣衿曰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文丞相之心投繯而卒

周遇吉字　錦州衛人

少有勇力好射生從人行伍戰輒先登積功至京營遊擊京營將多勛戚中官子弟見遇吉質魯意輕之遇吉曰公等皆紈袴子豈足當大敵何不於無事時練膽勇為異日用而徒糜廩祿為同輩咸目笑之崇正九年都城被兵從尚書張鳳翼數血戰有功連進二秩為前鋒營副將明年冬從孫應元等討賊河南戰光山固始皆

大捷十一年班師進秩受賚明年秋復出討賊破胡可受於浙川降其全部楊嗣昌出師襄陽遇吉從中官劉元斌往會會張獻忠將至房縣嗣昌遣遇吉扼守槐樹關賊遂不敢犯十二月獻忠敗於興安將走竹山竹溪遇吉復以嗣昌令至化石街草店扼其要害賊自是盡入蜀遇吉乃從元斌駐荊門專護獻陵明年與應元等大破羅汝才於豐邑坪又明年與黃得功追破賊鳳陽已而旋師敗他賊李青山於壽張追至東平殲滅幾盡青山遂降屢加太子少保左都督十五年冬授山西總兵官至則汰老弱繕甲仗練勇敢一軍特精明年十二

月李自成陷全陝將犯山西遇吉以沿河千餘里賊處處可渡分兵阨其上流以下流蒲坂屬之巡撫蔡懋德而請濟師於朝朝廷遣副將熊通以二千人來赴十七年正月遇吉令通防河會平陽守將陳尚智已遣使迎賊諷通還鎮說降遇吉叱之曰吾受國厚恩寧從爾叛逆且爾統兵二千不能殺賊反作說客耶立斬之二月七日太原陷懋德死之賊遂陷忻州圍代州遇吉先在代遏其北犯乃憑城固守而潛出兵奮擊連數日殺賊無算會食盡援絕退保寧武賊亦踵至大呼五日不降者屠其城遇吉四面發大礮殺賊萬人火藥且盡外圍

轉急或請甘言紿之遇吉怒曰若輩何怯耶今能勝一軍皆忠義即不支縛我子賊於是設伏城內出弱卒誘賊入城亟下閘殺數千人賊用礮攻城垣復完者再傷其四驍將自成懼欲退其將曰我衆百倍於彼但用十攻一番進蔑不勝矣自成從之前隊死後復繼官軍力盡城遂陷遇吉巷戰馬蹶徒步跳蕩手格殺數十人身被矢如蝟竟爲賊執大罵不屈賊懸之高竿叢射殺之復爇其內城中士民感遇吉忠義巷戰殺賊不可勝計其舍中見先從遇吉出鬬死亡畧盡夫人劉氏素勇健率婦女數十人據山巔公廨登屋而射每一矢斃一賊

賊不敢逼縱火焚之闔家盡死自成集衆計曰寧武雖破吾將士死傷多自此達京師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盡如寧武吾部下寧有孑遺哉不如還秦休息再圖後舉刻期將遁而大同總兵姜瓖降表至自成大喜方宴其使者宣府總兵王承廕表亦至自成益喜遂決策長驅歷大同宣府抵居庸太監杜之秩總兵唐通復開門延之京師遂不守矣賊每語人曰他鎮復有一周總兵吾安得至此福王時贈太保謚忠武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四下

明卷四

劉文炳 字淇筠宛平人

文炳莊烈帝生母孝純皇太后姪也祖應元娶徐氏實生太后帝卽位封太后弟效祖爲新樂伯文炳嗣焉晉新樂侯十三年追贈應元瀛國公封徐氏瀛國太夫人文炳晉少傅叔繼祖弟文燿文照俱晉爵有差母夫人杜氏賢每謂文炳等曰吾家無功德直以太后故受此大恩當盡忠報天子帝遣文炳祀鳳陽祖陵密諭有事上聞及歸奏史可法張國維中正有方畧宜久任必能

滅賊後兩人果徇國難文炳謹厚不妄交獨與太學生申湛然布衣黃尼麓駙馬都尉鞏永固善時天下多故流賊勢益張乃與尼麓等講明忠義為守禦計及李自成破榆林將犯京師文炳知勢不支慷慨泣下謂永固曰國事至此我與公受國恩當以死報十七年正月帝召文炳及永固問國事文炳請早建藩封遣永定二王之國帝是之以內帑乏不果行三月初一日賊警益急命文武勳戚分守京城繼祖守皇城東安門文耀守永定門永固守崇文門文炳以繼祖文耀皆守城故未有職事十六日賊攻西直門益急尼麓踉蹌至謂文炳曰

城將陷君宜自爲計母夫人杜氏聞之即命侍婢簡結
繯於樓上作七八繯命家僮積薪樓下遣老僕迎李氏
吳氏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此又念瀛國太夫人年篤
老不可俱燼因與文炳訣匿之申湛然家十八日帝竄
召文炳及永固文炳白母曰有詔召兒兒不能事母母
拊其背曰太夫人既得所我與若妻妹死耳復何憾文
炳偕永固謁帝時外城已陷帝曰二卿所糾家丁能巷
戰否文炳以衆寡不敵對帝愀然永固曰臣等已積薪
第中當合門焚死以報皇上帝曰朕志決矣朕不能守
社稷能死社稷兩人皆涕泣誓效死出馳至崇文門賊

大至永固射賊文炳助之殺數十人各馳歸第十九日文照方侍母飯家人急入曰城陷矣文照盌脫地直視母母遽起登樓文照及二女從之文炳妻王氏亦登樓懸孝純皇太后像母率衆哭拜各縊死文照入繯墮從母命留侍太夫人遂逃去家人共焚樓文炳歸火烈不得入入後園適湛然尼麓至曰鞏都尉已焚府第自刎矣文炳曰諾將投井忽止曰戎服也不可見皇帝湛然脫已幘冠之遂投井死繼祖歸亦投井死妻左氏見大宅火亟登樓自焚妾董氏李氏亦從死初文燿見外城破突出至渾河聞內城破復入見弟焚大哭曰文燿未

死以君與母在令至此何生爲遂覓文炳死所大書版井旁曰左都督劉文燿同兄文炳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一門死者四十二人福王時諡文炳忠壯文燿忠果湛然以匿瀛國爲賊所拷掠終不言體糜爛以死一永固字宏圖大興人尚樂安公主性喜讀書李黃門清過書肆見皇明泳化編命易歸書客故高其價李曰幾之及旋騎再訪則云鞏駙馬易去矣李心識之曰駙馬皆豪華自喜渠所好乃爾耶後死賊難方知觀人必於微南都贈少師諡貞愍

史可法字憲之大興籍祥符人

幼以孝聞崇正元年登進士授西安府推官遷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八年遷右參議分守池州太平其秋總理侍郎盧象昇大舉討賊改可法副使分巡安慶池州監江北諸軍黃梅賊掠宿松潛山太湖將犯安慶可法追擊之潛山天堂寨明年祖寬破賊滁州賊走河南十二月賊馬守應合羅汝才李萬慶自鄖陽東下可法馳駐太湖扼其衝十年正月賊從間道突安慶尋移桐城參將潘可大擊走賊賊復爲廬鳳軍所扼回桐城掠四境知縣陳爾銘嬰城守可法與可大勦捕賊走廬江犯潛山可法與左良玉敗之楓香驛賊乃竄潛山大湖

山中二月可大及副將程龍敗沒於宿松當是時陝寇
聚漳寧分犯岷洮秦楚應皖羣盜遍野總督盧象昇既
改督宣大代以王家禎祖寬關外兵亦北歸未幾上復
以熊文燦代家禎專撫賊賊益狂逞盤牙江北南都震
驚七月擢可法僉都御史巡撫安慶廬州太平池州四
府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羅田湖廣之蘄州廣濟黃
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諸縣提督軍務設額兵萬人賊已
東蹈和州含山定遠六合犯天長盱眙趨河南可法奏
免被災田租冬部將汪雲鳳敗賊潛山京軍復連破老
狪狪賊遁入山時監軍僉事湯開遠善擊賊可法東西

馳禦賊稍稍避其鋒可法短小精悍面黑目爍爍有光廉信與下均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連破賊英山六合順天王乞降十二年丁外艱去服闋起戶部侍郎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淮安揚州劾罷督糧道三人增設糧儲道一人大濬南河漕政大釐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因武備久弛奏行更新八事十七年四月朔聞賊犯闕誓師勤王渡江抵浦口聞北都既陷縞衣發喪會南都議立君張慎言呂大器姜日廣等曰福王由崧神宗孫也似屬當立而有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也潞王

常淓神宗姪也賢明當立移牒可法可法亦以爲然鳳陽總督潛與阮大鋮計議主立福王咨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士英已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送福王至儀眞於是可法等迎王五月朔王謁孝陵奉先殿出居內守備府羣臣入朝王色赧欲避可法曰王毋避宜正受既朝議戰守可法曰王宜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以必報讐之義王唯唯明日再朝出議監國事張愼言曰國虛無人可遂卽大位可法曰太子存亡未卜倘南來若何劉孔昭曰今日既定誰敢復更可法曰徐之乃退又明日王監國廷推閣臣衆舉可法

及高宏圖姜曰廣孔昭攘臂欲並列衆以本朝無勛臣入閣例遏之孔昭勃然曰即我不可馬士英何不可乃并推士英又議起廢推鄭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孔昭舉大鋮可可法曰先帝欽定逆案毋復言越二日拜可法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士英宏圖並命可法仍掌兵部事士英仍督師鳳陽乃定京營制如北都故事侍衛及錦衣衛諸軍悉入伍操練錦衣東西兩司房及南北兩鎮撫司官不備設以杜告密安人心當是時馬士英旦夕冀入相及命下大怒以可法七不可書奏之而擁兵入覲拜表即行可法遂請督師出鎮淮陽十三日

王即位明日可法陛辭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士英即以是日入直議分江北爲四鎮東平伯劉澤淸轄淮海駐淮北經理山東一路總兵官高傑轄徐泗駐泗水經理開歸一路總兵官劉良佐轄鳳壽駐臨淮經理陳杞一路靖南伯黃得功轄滁和駐廬州經理光固一路可法啓行即遣使訪大行帝后梓宮及太子二王所在奉命祭告泗鳳二陵可法去士英孔昭輩益無所憚孔昭以愼言與吳甡譁殿上拔刀逐愼言可法馳疏解孔昭卒阨甡不用可法祭二陵畢上疏曰陛下踐阼初祇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躬謁二

陵親見鳳泗蒿萊滿目雖大無聲當益悲憤願慎終如始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麥飯之無展膺圖受籙則思先帝之集木馭朽何以忽遘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之克儉克勤何以卒隳大業戰兢惕厲無時怠荒二祖列宗將默佑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畧賢姦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投簪豪傑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未可保也王嘉答之得功澤清傑爭欲駐揚州傑先至大殺掠屍橫野城中恟懼登陴守傑攻之浹月澤清亦大掠淮上臨淮不納良佐軍亦被攻朝命可法往解得功

良佐澤淸皆聽命乃詣傑傑素憚可法夜掘坎埋暴骸
旦日謁可法帳中辭色俱變汗浹背可法坦懷待之接
偏裨以溫語傑大喜過望然傑自是易可法用己甲士
防衛文檄必取覩而後行可法衷然為具疏屯其衆於
瓜州傑又大喜傑去揚州以安可法乃開府揚州六月
大淸兵擊敗賊李自成自成棄京師西走青州諸郡縣
爭殺偽官據城自保可法請頒監國一詔慰山東河北
軍民心開禮賢館招四方才智以監紀推官應廷吉領
其事八月出巡淮安閱澤淸士馬返揚州請餉為進取
資士英靳不發可法疏趣之因言邇者人才日耗仕塗

日清由名心勝而實意不脩議論多而成功少今事勢更非昔比必專主討賊復讐舍籌兵籌餉無議論舍治兵治餉無人才有摭拾浮談巧營華要者罰無赦王優詔答之初可法慮傑跋扈駐得功儀眞防之九月朔得功傑搆兵曲在傑賴可法調劑事得解北都降賊諸臣南還可法言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赴吏兵二部錄用否則恐絕其南歸之心又言北都之變凡屬臣子皆有罪在北者應從死豈在南者非人臣耶臣可法謬典南樞臣士英叨任鳳督未能悉東南甲兵趨北援鎮臣澤清傑以兵力不支折而南走是首應重議者臣等罪也

乃因聖明繼統鈇鉞未加恩榮叠被而獨於在北諸臣毛舉而槩繩之豈散秩閒曹責反重於南樞鳳督哉宜摘罪狀顯著者重懲示儆若僞命未汚身被刑辱者可置勿問其逃避北方徘徊而後至者許戴罪討賊赴臣軍前酌用廷議並從之傑居揚州傑驕甚可法開誠布公導以君臣大義傑大感悟奉約束十月傑帥師北征可法赴淸江浦遣官屯田開封爲經畧中原計諸鎭分汛地自王家營而北至宿遷最衝要可法自任之築壘緣河南岸十一月四日舟次鶴鎭諜報 大淸兵入宿遷可法進至白楊河令總兵官劉肇基往援 大淸兵

還攻邳州肇基復援之相持半月而解時自成既走陝西猶未滅可法請頒討賊詔書言自三月以來大讐在目一矢未加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黔黎灑泣紳士悲哀猶有朝氣今則兵驕餉絀文恬武嬉頓成暮氣矣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不肅威令不行復讐之師不聞及關陝討賊之詔不聞達燕齊君父之讐置諸膜外夫我即卑宮菲食嘗膽臥薪聚才智精神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破釜沉舟尚虞無救以臣

觀廟堂謀畫百執事經營殊未盡然夫將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所以能禦將者志也廟堂志不奮則行門氣不鼓夏少康不忘出竇之辱漢光武不忘蕘薪之時臣願陛下爲少康光武不願左右在位僅以晉元宋高之說進也先皇帝死於賊恭皇帝亦死於賊此千古未有之痛也在北諸臣死節者無多在南諸臣討賊者復少此千古未有之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漠置臣願陛下速發討賊之詔責臣與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懸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內忠臣

義士聞而感憤也國家遘此大變陛下嗣登大寶與先
朝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曾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
恩未已武臣腰玉名器濫觴自後宜慎重務以爵祿待
有功庶幾猛將武夫有所激厲兵行最苦無糧搜括既
不可行勸輸亦難爲繼請將不急之工程可已之繁費
朝夕之燕衎左右之進獻一切報罷即事關典禮亦宜
槩從節省蓋賊一日未滅即有深宮曲房錦衣玉食豈
能安享必刻刻在報讐雪恥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
物力盡幷於選將練兵一事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可
法每繕疏循環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比大

清兵已下邳宿可法飛章報士英謂人曰渠欲敘防河將士功耳漫弗省而諸鎮遂逡巡無進師意且數相攻明年爲　大清順治二年正月餉缺諸軍皆饑頓之河上告警詔良佐得功率師扼潁壽傑進兵歸徐至睢州爲許定國所殺部下兵大亂屠睢旁近二百里殆盡變聞可法流涕頓足歎曰中原不可爲矣遂如徐州以總兵官李本身爲提督統傑兵本身者傑甥也以胡茂順爲督師中軍李成棟爲徐州總兵諸將各分地又立傑子元爵爲世子請恤於朝軍乃定傑軍既還於是大梁以南皆不守士英忌可法威名加故中允衛允文兵部侍

郎總督與平軍以爭其權允文傑同鄉也陷賊南還傑請爲己監軍傑死允文承士英旨疏詆可法士英喜故有是命二月可法還揚州未至得功來襲興平軍城中大懼可法遣官譬解乃引去時　大清兵已取山東河南北逼淮南四月朔可法移軍駐泗州護祖陵將行左良玉稱兵犯闕召可法入援渡江抵燕子磯得功已敗良玉軍可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俄報盱眙已降大清泗州援將全軍沒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訛傳定國兵將至殲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斬關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鎮兵無一至者二十日　大清兵大至屯班竹

圍明日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城中勢益單諸文武分陴拒守舊城西門險要可法自守之作書寄母妻且曰死葬我高皇帝陵側越二日 大清兵薄城下礮擊城西北隅城遂破可法自刎不殊一參將擁之出小東門遂被執可法大呼曰我史督師也遂殺之揚州知府任民育同知曲從直王纘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楊振熙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賞功副將汪思誠幕客盧渭等皆死可法每加官皆力辭爲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箑冬不裘寢不解衣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置妾太息曰

王事方殷敢爲兒女計乎歲除遣文牒至夜半索酒庖
人報殽肉已分給將士無可佐者乃取鹽豉下之素善
飲數斗不亂在軍中絕飲是日進數十觥思先帝泣然
淚下凭几臥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啓左右遙語其
故知府民育曰相公此夕臥不易得也命鼓人仍擊四
鼓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可法寤聞鼓聲大怒曰誰犯
吾令將士述民育意乃獲免嘗子處鈴閣或舟中有言
宜警備者可法曰命在天比死覓其遺骸天暑衆屍蒸
變不可辨識踰年家人舉袍笏招魂葬於揚州郭外之
梅花嶺其後四方弄兵者多假其名號以行故時謂可

法不死云可法無子遺命以副將史德威爲之後初可法母尹氏有身夢文天祥入其室乃生　贊曰史可法開閫國步多艱忠義奮發提兵江滸以當南北之衝四鎮棊布聯絡聲援力圖興復然而天方降割權臣掣肘於內悍將跋扈於外遂致兵頓餉竭疆圉日蹙孤城不保志決身殲亦可悲矣

左懋第字仲及萊陽人

以進士授韓城知縣有異政遭父喪三年不入內寢事母盡孝十二年擢戶科給事疏陳四弊謂民困兵弱臣工委頓國計虛耗也又陳貴粟之策令天下贖罪者盡

輸粟鹽筴復開中之舊令輸粟邊塞充軍食彗星見詔停刑懋第請馬上速傳又請嚴禁將士剽掠有司朘削請散米錢振輦下飢民收養嬰孩明年正月勅餉罷徵亦請馬上速行恐遠方吏不知先已徵民不沾實惠帝並採納三月大風霾帝布袍齋居禱之不止懋第言去秋星變朔停刑而夕即滅今者不然豈陛下有其文未備其實乎臣敢以實進練餉之加原非得已乃明旨減兵以省餉天下共知之而餉猶未省何也請自今因兵徵餉預使天下知應加之數官吏無所逞其奸以信陛下之明詔而刑獄則以睿慮之疑信定諸囚之死生諸

疑於心與疑信半者悉從輕典若停刑可止曹觧網不可以返風乎且陛下屢沛大恩四方死者猶枕籍盜賊未見衰止何也由蠲停者止一二存留之賦有司迫考歲催徵未敢緩是以莫救於凶荒請於極荒州縣下詔蠲停有司息訟專以救荒爲務帝曰然十四年督催漕運道中馳疏言臣自靜海抵臨清見人民飢死者三發死者三爲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惟聖明垂念又言臣自儀真至南陽流移殺戮村市爲墟其他飢疫死者屍積水涯河爲不流振救安可不速又陳安民息盜之策請核荒田察逋戶予以有生之樂鼓其

耕種之心又言臣有事河干一載同進父老問疾苦皆言練餉之害三年來農怨於野商嘆於塗如此重深所練何兵兵在何所勦賊禦邊效安在奈何使衆心瓦解一至此極乎又言臣去冬抵宿遷見督漕臣史可法言山東米石二十四兩而河南乃至百五十兩漕儲多逋朝議不收折色需本色今淮鳳間麥大熟如收兩地折色易麥轉輸豈不大利昔劉晏有轉易之法今歲大稔山東東兖二郡亦有收誠出內帑二三十萬分發所司及時收糴於國計便帝即命議行十六年秋出察江防明年五月福王立進兵科都給事擢僉都御史巡撫應

天嶽州諸府時　大清兵連破李自成朝議遣使通好
而難其人懋第母陳沒於燕欲因是返葬請行乃拜
兵部侍郎與都督陳宏範等偕行而令懋第經理河北
聯絡關東諸軍馬對曰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東
宮二王蹤跡臣旣充使臣勢不能兼理封疆臣此行生
死未卜請以辭闕之身效一言願陛下以先帝仇恥爲
心瞻高皇之弓劍則思成祖列聖之陵寢何存撫不上
之殘黎則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誰卹更望時時整頓士
馬必能渡河而戰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
畫江而安衆韙其言十月朔舟次張家灣衰絰入都門

至則館之鴻臚寺請祭告諸陵及改葬先帝不可則陳太宰於旅所哭而奠之即以是月二十有八日遣還出都宏範乃請身赴江南招諸將劉澤清等降附而留懋第等勿遣於是自滄州追還改館太醫院順治二年六月聞南京失守慟哭其從弟懋泰先爲吏部郎降賊後歸　本朝授官矣來謁懋第曰此非吾弟也叱出之閏月十二日與從行兵部司務陳用極遊擊王一斌都司張良佐劉統王廷佐俱以不降誅

附巾幗名臣

太祖馬皇后　　成祖徐皇后

蕪湖葛通甫妻月娥　　山陰孝女諸娥

新昌居方妻丁氏　　潞州盧清妻吳氏

新昌石孝女　　華亭鄧林妻湯氏

武邑陳和妻高氏　　戴德彝嫂項氏

姚廣孝姊　　胡廣女

沙縣陳穗女義姑　　吳縣吳奎妻王妙鳳

貴池朱婦唐貴梅　　江夏歐陽金貞

慈谿王氏　　定海金傑妻徐氏

義安張氏　無錫戚氏
石門丐婦　興化劉氏二女
丹陽蔣烈婦　壽昌李貞女
崑山貞女王氏　餘姚李烈婦
順德黎宏業母李氏　沁水張銓妻霍氏

太祖馬皇后

后滁陽王郭子興養女習知兵事在軍中緝衣履以給將士常謂帝曰方今豪傑並爭雖未知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人心所歸卽天命所在若殺掠以失人心雖其身亦難保也帝初爲郭氏所疑賴后調停得免於患帝比之唐長孫皇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性恭儉旣貴服澣濯衣每製衣餘帛爲巾褥以賜諸王公主曰生長富貴當令知蠶桑之不易爲天地惜物也帝以威武治天下后常輔之以慈仁勸帝保全功臣

諸功臣多所寬宥者胡惟庸謀逆宋濂孫慎坐刑并逮濂至京后曰民間請一先生尚始終不忘恭敬宋先生親教太子諸王寧忍殺之且先生家居豈知朝廷事耶遂得茂州安置帝欲侯馬氏后不肯有疾不服藥年五十一崩帝痛悼終身不立后

成祖徐皇后

后賢德恭謹婦道喪高皇后哀毀異常蔬食三年遇命婦入見即諭之曰妻之事夫豈止衣服饋食必有德行之助焉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今諸命婦可不思有以翼贊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

妾則君臣同享富貴無窮矣疾劇帝臨問后曰天下雖定然生民未大休息惟上矜念之妾不能報上恩矣願無驕替外家遂崩

蕪湖葛通甫妻月娥

月娥西域人也幼聰慧聽諸兄誦說經史輒通大義長適通甫事上撫下一秉禮法長姒盧率諸婦女悉受其教太祖渡江之六年陳友諒自上游而下盧曰太平有城郭且嚴兵守可恃使月娥挾諸婦女往避之未幾寇至月娥歎曰吾生詩禮家可失節於賊耶抱幼女赴水死

山陰孝女諸娥

父士吉洪武初爲糧長有黠而逋賦者誣士吉於官論死二子炳煥亦罹罪娥方八歲晝夜號哭與舅陶山長走京師訴冤時有令寃者非臥釘板勿與勘問娥輾轉其上幾斃事乃聞勘之僅戍一兄娥傷重卒里人肖像曹娥廟

新昌唐方妻丁氏錦孥

洪武初唐方爲山東僉事坐法死妻子當沒爲官婢有司按籍取之監護者見丁色美借梳掠髮丁以梳擲地其人取掠之持還丁丁罵不受謂家人曰此輩無禮必

虜我非死無以全節肩輿過陰澤崖峭水深躍出赴水衣厚不能沈從容以手斂裙隨流而沒年二十八時稱其處爲夫人潭

潞州盧淸妻吳氏

舅姑歿於臨洛寄瘞旅次淸授徒自給後充掾於沐憤恥發狂死吳聞訃痛絕哭曰吾舅姑委骨於北良人死忍令終不返乎乃寄幼孤於姊兄鬻次女爲資獨抵臨洛覓舅姑瘞處不得號泣中野忽一丈夫至則淸所授徒也爲指示收二骸以歸復之沐負夫骨還三喪畢舉忍餓無他志

新昌石孝女

父潛坐事籍沒繫京師獄母吳以漏籍獲免依兄弟爲生一日父脫歸吳兄弟懼連坐殺置大窖中母不敢言及女長問母曰我無父族何也母告之故女大悲憤年十六舅主婚配族子女白母曰殺我父者吳也奈何爲父讎婦母曰事非我主奈何女頷而不答嫁之日方禮賓女自經室中母仰天哭曰吾女之死不欲爲讎人婦也號慟數日亦死有司聞之治殺潛者罪

華亭鄧林妻湯慧信

通孝經列女傳嫁鄧林林卒婦年二十五一女七歲鄧

族利其居迫使歸家婦曰我鄧家婦何歸乎族知不可奪貿其居於巨室婦泣曰我收夫骨於茲土與同存亡奈何棄之欲自盡巨室義而去之婦自計曰族利我財耳乃出家貲盡畀族人躬織紝以給歲大水居荒野沮洳中其女操舟來迎不許請暫憩舟中亦不許曰我守此六十年因巨浸以從汝父所甘心焉復何往水至竟溺死

武邑陳和妻高氏

陳和早卒高獨持門戶奉翁姑甚孝翁姑沒氏以禮殯葬時年五十矣泣謂子剛曰我父洪武間舉家客河南

虞城父死旅葬城北母以橐木小車輞識之比還家母亦死弟不能自振吾三十年不敢言者以汝王父母在堂當朝夕侍養也今大事已畢欲舁吾父遺骸歸合葬剛唯唯隨母至虞城抵葬所冢纍纍不能辨氏以髮繫馬鞍逆行自朝至夕至一小冢鞍重不能行即開其冢所識車輞宛然攜歸啓母窆同葬

戴德彝嫂項氏

項氏奉化人也靖難兵至京師德彝被執不屈死其嫂居家聞變度禍且赤族令盡室逃并藏德彝二子於山間毀戴族譜獨身留家及收者至一無所得械項焚炙

通體焦爛竟無一言戴族遂全

姚廣孝姊

廣孝初爲僧名道衍姊誚曰汝旣做和尚當發慈悲心及預靖難姊聞之曰和尚慈悲乃如是耶旣貴還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至貧家爲不納易僧服往姊出見之道衍連下拜姊曰安用許多拜耶幾見做和尚不了的是個好人言畢送還戸內不復見

胡廣女

廣與解縉俱侍文淵閣成祖曰二人少同業仕同官縉有子廣宜妻以女廣遂以女許字縉子禎亮後縉以讒

死家戍遼廣欲使女改適女以刀截耳曰薄命之婚皇
上主之父面承之可背之耶越數年解氏蒙宥禎亮還
女卒歸解氏

沙縣陳穗女義姑

年十八父母相繼卒遺二男親族利其有日耽耽於旁
姑矢志撫弟居常置帚數十族兄弟暮夜叩門姑然帚
照之亟啓戶具酒食叩者告曰吾輩夜行滅火就求燭
耳自此窺伺者絕意及二弟畢婚乃嫁年四十五終無
子二弟迎歸母事之

吳縣吳奎妻王妙鳳

貴池朱婦唐貴梅

姑有淫行奎商於外姑與所私飲并欲污之命妙鳳取酒挈瓶不進頻促之不得已而入姑所私戲紾其臂妙鳳援刀砍臂不殊再砍乃絕父母欲訟之官妙鳳曰死則死耳豈有婦訟姑理耶逾旬卒貴梅姑與富商私見貴梅悅之以金帛賄其姑誨婦淫者百端勿聽加箠楚勿聽繼以炮烙終不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受商賄拷之幾死者數矣商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勸婦首實婦曰若爾妾之名幸全如播姑之惡何夜易服自經後園樹下越三日顏如生

江夏歐陽金貞

父梧授孝經列女傳稍長字羅欽仰後欽仰墜水死金貞年甫十四欲赴水從之父母持不許又欲自縊父母曰汝未嫁何得爾對曰女自問無活理即如父母言願終身稱未亡人大聲哀號不止及殯剪髮繫夫臂以殉告父母曰有婦以事姑也姑既失子可并令無婦乎願歸羅以畢所事父母從之姑病卒乃歸寧有諷他適者曰事姑畢矣更何待女曰昔殯羅郎時有髮纒其臂誰能開棺還髮與我則志易矣遂止平生獨臥一樓年六十餘卒

慈谿王氏

聘於陳而夫佳病其父母娶婦以慰之入門即侍湯藥佳卒王年甫十七矢志不嫁姑曰未成禮而守無名女曰入陳氏門經事君子何爲無名姑乃使其二女從容諷之婦不答截髮毀容姑終欲强之詈辱萬狀二姑陵之若婢女口不出怨言曰不淚嫁爲婢亦甘也夜寢處小姑床下受濕得傴疾私自幸曰我知免矣輒從子梅爲嗣教之成化初領鄉薦卒昌其家

定海金傑妻徐氏

傑兄以罪逮入京傑往請代灝行徐已有身傑謂曰今去生死不可知若生男善撫之金氏鬼[illegible]食也已而

悔曰我幾誤汝吾去無還理即死善事後人徐泣曰君以義往上必義君君兄弟當同歸無過苦也即如君言妾有死耳敢忘付託乎已果生男無何兄得還傑竟瘐死徐撫孤慟曰我本欲從汝父地下奈金氏何強營葬事服闋父母勸他適以死自誓食淡茹苦六十餘年視子孫再世成立乃卒

義妾張氏

松江楊玉山商南京娶爲妾逾月以婦妬遣之歸族賂千計張屏居自守後二十餘年楊坐役累罄其產械伏失明張聞之直造楊廬拜主母捧楊袂大慟乃悉出向

所贈金珠具裝嫁其二女并爲二子娶婦留侍湯藥踰年楊死守其柩不去既免喪父母強之歸不從矢志以沒終身不見一人

無錫成氏

成氏定陶教諭繒女登封訓導尤輔之妻也輔遊學靖江成從焉江水夜溢家人倉卒升屋成整衣欲上問爾等衣耶衆謝不假成曰安有男女裸而尚可俱生耶我獨留死耳衆號哭請不應厥明水退坐死榻上

石門丐婦

婦湖州人莫詳其姓氏正德中湖大饑婦隨其姑與夫

走崇德石門市乞食三人偶相失市人爭挑之不應與之食不顧誘之財亦不顧寓東高橋上不復乞食者二日候姑與夫皆不至聚觀者益衆婦乃從高橋上躍入水中死

興化劉氏二女

與里中婦同爲倭所掠繫路傍神祠中倭飲酣遍視繫中先取其姊姊厲聲曰我名家女也肯汙賊乎倭笑慰之曰若從我當詢父母歸汝女曰父母存可知此時尚論歸耶倭尚作款曲狀女大罵時黃昏倭方縱火女即赴火死已又得其妹妹又大罵倭露刃脅之不爲動欲

强犯之女紿曰俟姊骨燼乃可否則不忍也倭喜負薪益火火熾女又赴火死同時死者四十七人

丹陽姜士進妻蔣烈婦

幼穎悟喜讀書弟文止就外傳夜歸輒以餅餌啖之命誦日所授書悉能記憶久之遂能文歸士進數年士進病瘵死婦頻自盡其父數偵知奔救免禮部尚書寶士進從父也知婦嗜讀書多置古圖史於其寢所令續劉向列女傳婦許諾家人備之益謹一日婦命於繐帳前掘坎埋大缸貯水笑謂家人吾將種白蓮於此此花出泥淖無所汙令亡者知余心耳日纂輯不懈防者稍不

或則濡首缸中死矣初其兄見女能文以李易安朱淑真比之輒頳甓曰易安更嫁而淑真不慊其夫雖能文大節虧矣其幼時志操已如此

壽昌李貞女

年十三受翁應兆聘應兆暴卒女盡取備嫁衣飾焚之以身赴火父母救止乃赴翁家哀告乞立嗣復乞小樓設夫位坐臥於榜非姑不接面舅亡家落忍饑紡績以養姑未幾姑亦亡鄰火大起夜半達旦延百餘家鄰婦趨勸之避婦曰此正我授命時也抱夫主侍焚須臾四面皆燼小樓獨存

餘姚李烈婦

年二十夫與舅俱卒家酷貧婦紡績養姑已恒凍餒有黃某謀娶之賄夫族使紿其姑乃詭稱其母暴病肩輿來迎婦倉卒升輿既及門非父家也姑亦尋至婦佯曰所以不欲嫁者爲姑老無依耳姑既許復何言又問聘財幾何姑以數對令急懷之去婦曰妾自夫沒未嘗解帶今願一洗沐湯至久不出闢戶視之則縊死矣

貞女崑山王氏

太僕卿字之孫諸生述之女字侍郎顧章志孫同吉未幾同吉卒女聞夫飾白衣至父母前不言亦不泣若促

篤行者父母有難色彼媼告其舅姑舅姑掃庭內待之女既至拜柩而不哭歛容見舅姑有終焉之意姑含淚曰兒不幸早亡奈何累新婦女聞姑稱新婦淚簌簌下遂留執婦道不去早晚跪奠柩前視姑眠食外輒自屏一室至戚遣女奴候視皆謝絕曰吾義不見門以外人後姑病女服勤晝夜不懈及病劇女斷一指置藥中病立間姑嘆曰吾以天奪吾子常憂老無所倚今婦不惜支體以療吾疾豈不勝有子耶人皆稱貞孝女云

順德黎宏業母李氏

宏業由舉人知和州流賊至登陴固守城將陷跪告其

母曰兒不肖貪微官以累母奈何母李泣諭曰汝勿以我爲意事至此有死而已遂自縊妻楊妾李及女四人繼之

沁水張銓妻霍氏

張銓出按遼東天啓元年徇難銓父尚書五典度海內將亂築所居竇莊爲堡堅甚崇正四年流賊至獨銓妻霍氏在衆請避之霍語其子道濬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更不保等死耳乃率僮僕堅守賊環攻五晝夜不克而去名其堡曰夫人城鄉人避賊者多賴以免

節錄奏疏書藝

王禕五月朔日食疏 洪武元年

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者必祈天永命而所以祈之者在於脩德君德既脩天眷自有不能已者其要有主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德之大端也上天以生物爲心春長夏養秋冬收藏皆所以生物也雷霆霜雪暫而不常向使無時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人民待君以爲生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祈天永命計無越此者

桂彥良治道對六年

帝咨以治道對曰治道在正心心不正則好惡僻好惡僻則賞罰差而太平不可期矣時帝用法頗嚴彥良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

葉居昇應詔直言九年

九年閏九月五星紊度日月相刑居昇應詔言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易見而患小其一難知而患大曰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急也請先以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此五刑也要惟大中至正乃可今用刑之際斷自聖衷致治獄之吏務深刻以當上意豈平允之謂

哉近者皆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餘減宥有差此足見
主上好生之仁矣然法司猶循舊徹寬宥在主上而不
在臣下其故何也朝廷取天下士有司催迫上道如捕
重囚比至京師除官多以貌選或所用非其所學少不
如意則必罹屯田工役之科以重囚之使之畢生不得
自展撲官愿吏鮮不八此者所謂寬宥安在乎此所云
用刑太繁也周自文武而至於成康然後教化大行漢
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富庶氷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
能消之也世之亂非聖人俄頃之治能化之也求治之
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風憲知所重今之守令以農

桑言之徵糧收稅而已未嘗有巡耕歛時旱澇之勞也以學校言之借文卷供照刷而已未有作某人而使成器也今之風憲以斷獄為要務期緝贓多而已孝子悌弟義夫節婦聞而不問也如此賞罰無章而求民之安烏覩所謂治者乎夫治亂世猶治亂繩緩之則端緒可得急之則膠結而愈不可解此所謂求治太急也此二事者人皆知其不可然其禍亂猶小也臣所謂分封太侈者曰君象也月臣象也月敢於抗日臣坑君之兆也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國家裂地王諸藩亞於帝都甲兵衛士無一不足臣恐數世而後尾大不掉必有

漢七國晉諸王之事矣苟削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者緣間而入防之無及矣議者皆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漢七國非景帝同宗兄弟子孫乎一削其地則搆兵晉諸王非武帝子孫乎遂相攗兵昭昭然也陛下何不及今親節其都邑減其衞從使與國同休戚也帝怒逮死獄中

蔡子英辭官疏 九年

子英仕元爲顯官元末遁入終南山有司械送京師帝命以官辭曰當今陛下乘時而起削平羣雄四海賓貢英特漏網釜魚耳猶且蒙陛下賜以酒食授以爵位英

性如犬馬豈不知報覆載之仁顧英自惟家本章布智淺識疎過蒙元主拔擢至此位至七命躍馬食肉一十五年纍後餘稱甘隨蔡邕死且臣之事君猶女之事夫夫亡不可以適人禮義廉恥所係也英不能手提七尺以復國家復不能身膏匕首以殉國難聖朝何所取於寡廉鮮恥之臣而必臣之且維新之朝賢士大夫在列矣無英一人不爲少有英一人不足多若蔡英之愚禁錮海南身死炎瘴此其願也英豈敢以王蠋自高然效焉之志實仰止古人帝赦有司送之出塞

周敬心諫訪求通曉歷數推往知來者疏二十五年

國祚之脩短在德厚薄非歷數可定也陛下但當以堯
舜為法以聖賢為師勉誠意正心之學於實行則天下
可平懋戒懼慎獨之脩於深宮則位育可致且由体以
達於用由本以達於末令嗣位皆兢業之主朝廷皆端
正之臣文教以宣武備以練農桑以裕將天命自我而
立也烏必問祚之長短乎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在
德而已而亟亟於小數之人国家縱得周顛仙張三丰
百輩何當於脩齊治平之大乎夫陛下之所恥者傳國
寶之未得而已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楚平王時以卞
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名為玉璽自是以來歷代珍

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戰國之君趨先得寶而不能守五代之君皆得寶不旋踵而以授人是徒知玉璽之爲寶而不知仁義之爲寶也天下治安享國長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玉璽明矣今爲取寶使兵革數動連年暴露是忽眞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乃今力役繁難戸口雖多而民勞者衆賦斂過厚倉廩雖實而民窮者多教化薄矣而民未乂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汲黯有言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

虞之治平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强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糧征伐無虛日土木無已時如之何其可也又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不分臧否一槩殺之豈無善人君子誤入名項之中方今水旱連年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

王國用訟李善長寃二十三年

時大殺京民之怨道者善長請免其親黨數人帝怒賜死國用爲訟寃曰臣竊見太師善長與陛下出萬死以

得天下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爲勛臣第一願豈復有臣哉且夫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於安享萬全之富貴必穩於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於惟庸則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舍其子而罷其姪臣有以知善長不爲也使善長即信惟庸成事績不過勛臣第一而已矣位不過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寵不過公主繼妃而已矣而今日善長已然尚何利於惟庸未成之富貴哉且善長豈不知天命之不可妄于哉當元之時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虀粉此善長所熟見也善長不圖之於血氣强壯之時而圖之於精神衰而

之日有是理哉善長身且不爲而謂其爲支惟庸而萌是心臣有以知言長不爲也夫善長於陛下骨肉至親耳非有深仇急變萬不得解之事亦何苦而爲此也惟庸之謀逆既實有其徵矣而善長之從逆者閱今十年而遂猶曖昧此有以知善長之必無是心也今不幸已失刑天下孰不曰功如善長而陛下待之如此親如善長而陛下待之如此臣恐人人之解體也

韓郁請親諸王疏 建文元年

諸王親則太祖之遺體也貴則孝康之手足也尊則陛下之叔父也使二帝見陛下爲天子而弟與子遭顯戮

彼雖可廢而在天之靈其能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豎儒病藩封太重疑慮過深而至此夫子亡齒寒誰不自危周王既竄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京臣文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之變也今燕舉兵已兩月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夫不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無辜赤子困於道路迫於轉輸命不聊生九重之慮無已而出入帷幄預國大事者方且揚揚自得若無事之人臣愚以爲不必十年已有噬臍之禍矣伏願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於京師迎楚蜀爲周

公併其名命世子持書勸燕以罷干戈以厚親戚天下幸甚不報

霍韜議大禮疏嘉靖

世宗踐阼除韜職方主事大禮議起宗伯毛澄力持考孝宗韜上疏曰按廷議謂陛下宜以孝宗爲父興獻王爲叔別擇崇仁王子爲獻王後考之古禮則不合質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考儀禮喪服章云斬衰爲所後者又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是於所後者葢無稱爲父母之說而於本生父母又無改稱伯叔父母之云也漢儒不明其義謬爲邪說曰爲人

後者爲之子果如其言則漢宣帝當爲昭帝後矣然昭帝從祖也宣帝從孫也宣將謂祖爲父可乎唐宣宗當爲武宗後矣然武宗姪也宣宗叔也叔反謂姪爲父可乎吳諸樊兄弟四人以國相授受蓋迭相爲後矣是兄弟自具高曾祖考也而可乎故曰考之古禮則不合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所得私也宋人之告其君曰仁宗於宗室中特簡賢明授以大業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孫萬世相承皆先帝之德蓋謂仁宗以天下授英宗宜舍本生父母而以仁宗爲父母也臣以聖賢之道觀之孟子言舜爲天子瞽瞍殺人皐陶執

之辭則竊負而逃是父母重而天下輕也若宋儒之說則天下重而父母輕矣故曰求之聖賢之道則不通也武宗嗣孝宗歷十有六年孝宗非無後也今强欲陛下重爲孝宗之嗣何爲也哉夫陛下爲孝宗子矣誰爲武宗子乎孝宗有兩嗣子矣武宗獨無嗣子可乎臣子於君父一也既不忍孝宗之無嗣獨忍武宗之無嗣乎若曰武宗以兄固得享弟之祀則孝宗以伯獨不得享姪之祀乎既可越武宗直繼孝宗矣獨不可并越孝宗直繼憲宗乎武宗無嗣無可如何矣孝宗有嗣後强繼其嗣而絕興獻之嗣是於孝宗無所益而於興獻不大有

損乎故曰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也然臣下之爲此議也其故有三曰前代故事之拘也曰不忘孝宗之德也曰避迎合之嫌也今陛下旣考孝宗矣尊興獻王以帝號矣則將如斯而已乎臣竊謂帝王之相繼也繼其統而已矣固不屑屑於父子之稱也惟繼其統則不惟孝宗之統不絕卽武宗之統亦不絕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乎惟陛下於興獻王得正父子之稱以不絕天性之恩於國母之迎得正天子之母之禮復於昭聖太后武宗皇后處之有其道事之盡其誠則於尊尊親親兩不悖矣帝得疏喜甚迫羣議不遽行而朝士咸指目爲邪

說韜意不自得謝病歸三年帝議尊崇所生益急兩詔召韜辭疾不赴馳疏言今日大禮之議兩端而已曰崇正統之大義也曰正天倫之大經也徒尊正統其弊至於利天下而棄父母徒重天倫其弊至於小加大而卑踰尊故臣謂陛下宜稱孝宗曰皇伯考獻帝曰皇考此天倫之當辨者也尊崇之議則姑在所緩此大統之當崇者也乃廷議欲陛下上考孝宗又兼考獻帝此漢人兩統之失也本原既差則愈議愈失臣之愚慮則願陛下預防未然之失毋重將來之悔而已始陛下尊昭聖皇太后為母雖於禮未合然宮闈之內亦既相安今一

旦改稱大非人情所堪願陛下以臣等建議之情上啓
皇太后必中心悅豫無疑貳之隙萬一未諭亦得歸罪
臣等加賜誅斥然後委曲申請務得其歡心陛下朝夕
所以承迎其意慰釋其憂者亦無所不用其極庶各分
正而嫌隙消天下萬世無所非議此臣愚慮者一也昭
聖之嫡嗣武宗一人而已武宗無嗣莊肅皇后之屬望
已矣臣謂陛下之事昭聖禮秩雖極尊崇然其勢日輕
陛下之事聖母尊稱雖或未至然其勢日重故今日廷
臣惓惓以尊大統母昭聖爲請者蓋預防陛下將來之
失而追報孝宗之職分也臣嘗伏讀明詔正統大義不

致有違知陛下尊昭聖敬莊肅此心可上質天地下信士庶矣但恐左右之人不達聖意妄生疑間或以彌文小節遂搆兩宮之隙此不可不早慮而預防之也願陛下以臣等建議之情上啓聖母曰昭聖皇太后實大統嫡宗至尊無對伏願聖母時自謙抑示尊敬至意莊肅皇后母儀天下十六年聖母接見之儀不可輕忽凡正旦賀壽聖母每致謙讓不敢受納之意俾宮闈大權一歸昭聖而聖母若無與焉則天下萬世稱頌懿德與天無極萬一聖母意猶未喻亦得歸罪臣等加賜誅斥然後委曲申請務得允從庶宗統正而嫌隙消天下萬世

無所非議此臣愚慮者二也帝深嘉其忠義七年六月大禮成超拜禮部尚書不允辭韜復奏曰今異議者謂陛下特欲尊崇皇考遂以官爵餌其臣臣等二三臣苟圖官爵遂阿順陛下之意臣嘗自慨若得禮定決不受官俾天下萬世知議禮者非利官也苟疑議禮者為利官則所議雖是彼猶以為非何以塞天下口因固辭不拜帝不允三辭乃允之

桂希元荒政叢言嘉靖八年

救荒有二難得人難審戸難有三便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垂死貧民急饘粥

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水已死貧民急埋葬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䘏有三權權借官錢以糴糴權興工作以助賑權借牛種以通變有六禁禁侵漁禁攘盜禁過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帝皆從之

張璁請定孔子廟制易木主釐正從祀諸賢九年一謚號漢平帝初追謚孔子褒成宣聖公唐元宗追謚爲文宣王元武宗加謚大成至聖文宣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爲非禮平帝始封謚蓋新莽以文其姦也國初大學士吳沉封王辨曰春秋列國僭王

則黜之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也故曰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而隆於稱師者習俗之見耳布政夏寅曰唐元宗尊老子爲玄元皇帝太公爲武成王尊孔子爲文宣王此其不學無術之謬烏可爲萬世程哉祭酒邱濬曰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至開元加以文文者經天緯地者也若宣之爲言不過聖善周聞而已何足爲聖人輕重哉又自古謚號未聞有喻言者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加此於至聖文宣王之上甚無謂也一章服唐元宗以王者袞冕服衣之

宋眞宗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祀冕九旒服九章徽宗詔冕十二旒服九章金世宗時冕十二旒服十二章朱熹曰聖像之設非古也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必誅則泥人固非祀聖人法也後世長短肥瘠郡縣懸殊非神而明之之道也一边豆樂舞唐元宗詔祀先聖樂用九宮舞用六佾宋徽宗賜祀器一副籩十豆十國朝成化增六佾爲八佾加籩豆爲十二祭酒章懋及夏寅皆非之以爲十二籩豆八佾惟太學可行天子所自祭也郡縣皆行之祭祀僭矣夫孔子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自蹈非禮之愆哉一配享唐貞觀顏回

配享宋咸淳曾參孔伋配享元豐孟軻配享宋洪邁曰自唐以來以顏回至子夏爲十哲坐祀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次然顏路曾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其何以安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叔梁紇居中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今神主名激公宜侑食西嚮宏治時又以程子父珦朱子父松請珦不附安石新法松不附秦檜和議其歷官行已是述也一從祀程敏政疏曰唐貞觀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七人從祀孔子廟庭考馬融爲南郡以貪濁免髡徙朔方又爲梁冀草奏殺李固作西第頌美之劉向喜誦神

仙方術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賈逵附會圖讖致通顯不脩小節蓋左道亂正之人也王弼何晏倡清議所註易專祖老莊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守多不法何武劾免及為博士毀武於朝子為盜繫獄武平心鞫之得不死則又造武謝王肅仕魏封蘭陵侯乃以女適司馬昭又為司馬師畫策與計文欽毋邱儉濟其惡杜預守襄陽數餽遺洛中貴要伐吳固欲襲之議盡殺江陵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不

義凡此諸人雖當罷黜而議者謂守其遺經轉相授受
夫守其遺經若公羊高左邱明谷梁赤之於春秋伏勝
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蒼之於
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融等不過訓詁章句
而已至於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
所行未能窺聖門所著未能窺聖學也臣愚乞罷戴聖
等八人祀鄭衆等五人祀於鄉至孔子弟子見於家語
者顏回而下六十六人而史記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
人文翁成都所畫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考宋邢昺疏
申棖卽申續又名申黨今祀申棖於東廡祀申黨於西

廡甚無謂公伯寮乃聖門之蟊賊而孔子稱蘧瑗爲夫
子家語史記林放俱不在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字
畫相近之誤臣愚以爲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
寮五人宜罷其祀而瑗放者各祀於其鄉又洪武時行
人楊砥請黜楊雄進董仲舒然荀況楊雄實相伯仲況
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子思孟子爲亂天下宜幷況黜
之其尚可議者則王通胡瑗也王通爲隱德君子而朱
子稱師道之立未有過瑗也亦宜使從祀學宮又謝鐸
請祀楊時罷吳澄桂萼亦請祀蔡元定又歐陽脩所著
本論有翊道之功韓愈旣以從祀歐陽脩豈可缺哉疏

入帝嘉靖改稱孔子爲先師易像爲主籩豆十舞佾六罷從祀申黨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脩陸九淵從祀林放蘧瑗鄭元盧植鄭衆服虔范甯祀於其鄉

李三才請停礦稅疏萬歷二十八年

畧曰自礦稅繁興萬民失業陛下爲斯民主不惟不衣之且併其衣而奪之不惟不食之且併其食而奪之徵權之使急於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某官阻撓礦務拿問明日某處怠玩稅課罷職上下相爭惟利是

閭加以無賴亡命假旨取財沿塗掘墳得銀方止如此者聖心安乎否乎且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皇上愛珠玉人亦愛溫飽皇上愛子孫人亦愛家室皇上欲黃金高於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皇上欲子孫千萬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夕試觀往籍幾有朝廷如此政令天下如此景象而不亂亡者哉草澤之人欲為戎首者何限今乃驅之使亂臣懼萬姓不肯為朝廷居也

熊明遇七憂五漸三無疏　四十四年

今春以來天鼓兩鳴於晉地流星晝隕於淸豐地震二十八天火九石首雨菽河內女妖天譴愈深而陛下所

爲皆誣天拂經之事此誠禽息碎首賈誼痛哭時也臣敢以七憂五漸三無之說進今內庫太實外庫太虛一可憂也餉臣之餉邊臣開邊二可憂也套部圖王插部覬賞三可憂也黃河泛濫運河澱淤四可憂也南北滔天札苦赤地五可憂也鼎鉉備位梁棟不支六可憂也門戶構爭冠履倒置七可憂也太阿之柄漸付中涓魁壘之舊漸如隕籜制科之法漸成姦藪武庫之器漸見銷耗商旅漸至梗塞匹夫可以熒惑至尊小技可以濫邀爵賞是朝廷無綱紀也滇黔之守令皆倦遊嶺海之監司惟索貨是遠方無吏治也讒譖之口燦於戈戟領

危之禍甚於蘇張是士大夫無人品也疏入不省

錢元慤劾魏忠賢疏天啓七年

魏忠賢以梟獍之姿供繖衣之役先帝念其服勤左右假以事權稱功誦德布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畀於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徧列私人布置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兎三窟輿珍輦寶藏積肅寧幾如董卓之郿塢自固廣開告訐誅鋤善類幾如節甫之鉤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溫之壁後置人至若告訐獲賞之張體乾煆煉驟貴之楊寰夫頭乘轎之張凌雲委官開槌之陳大同號稱大兒之田爾耕

寧國契友之門大始凡斯姦黨並宜誅殛

楊光先劾陳啓新溫體仁疏 崇正十年

啓新荷皇上獨斷援之泥淖之中置之言路之首宜致皇上爲商周啓新爲桀紂說乃鄙夫得志患失心生正世俗所謂說眞方賣假藥之小人也以浮詞誑皇上騙美官罪不容於死矣至若首輔溫體仁自與啓新不同治國平天下是其責持危扶傾是其任休休有容是其技乃柄國以來邊騎兩薄都城流賊各省蔓延平治之績安在國危於上而不知所以安民怨於下而不知所以撫扶持之責安在忠告之言不受睚眥之怨不忘休休

之量安在三者無一誠始哉一个臣也惟有引罪以去庶幾不誤人國乃悠悠忽忽一利不興一害不除靦顏戀棧不斷送天下蒼生不止也

陳獻章試國學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

能饑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塗析之極毫芒聖學信非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詞固粃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能漱餘芳持此木鑽柔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沈

吟獨徬徨聖途萬里餘髮短必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
適康莊行遠必自邇育德貴含章邇來十六載滅跡聲
利場閉門事探討蛻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
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
顧茲一身小所係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
為漫役役斲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

羅洪先道友人聶豹書

聞當道欲以軍旅事物色唐應德與生者自顧往歲鋭
意功名謂人臣立乎其位當使君饗其成民被其澤即
卑官下僚無所厭悔不幸殺身碎首談笑從之故嘗言

魯連蹈海之節壯少游裹革之言兩年以來齒落三三鬚髮半白同顧羈慕如嚼蠟振稿妻孥相對如處深山收視斂聽坐以待盡執事知我豈不謂然哉知吾識然乃聽人求不爲我地豈謂當道姑以軍旅行召旋復他移或還舊物此則待之太卑吾儒名教貴在我外物奚與哉古人亦有迫饑寒苦僕債不得已爲之者幸有薄田百畝可供饘粥弱子多疾福量淺薄政不欲累以厚藏恥之於人大矣不幸素性此心最重稍有違拂輒憤憤恨不即死自其少時已不能被華袪新與羣兒競侈其後取科名官翰苑每旦候鐘入朝坐史館書公會

出則垂鞭緩轡歸舍時人殊以爲榮而生對食慨歎不能甘飽及被罪廢褫服乘蹇出大通橋行道指目有可憐之色自顧若釋重負夫翰苑無政事之煩有儲養之貴使當時低回俛仰守其常度可以序登然人競進而已思退人競榮而已甘辱此亦有不能自解者去年別應德於湖上論及出處語以本志應德不甚許可應德之才盡足任之執事見生異趣無謂爲名生年五十時已不待虛名無實於我何有聞道與否不在進退已矣幸勿復言

唐樞解顏子犯而不校

今人但知顏子不校難及不知一犯字學他不來蓋顏子持己應物決不得罪於人故人有不是加他方說得是犯若我輩人有不是加來必是自取所謂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也何曾是犯我輩未須學不校須先學他犯字

張悅訓子弟詩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況乃事奢華軒軒傲閭里僕僕過形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不如慎厥德庶幾永無譁

谷應泰論 本朝人

聞之川澤納汙瑾瑜匿瑕王者之大度也以故什方舊怨漢帝首封射鉤小嫌齊侯不問況吠堯者主未必桀而詈我者節重於許乎若乃文皇之正位金陵也宜發哀痛之言爲謝過之舉其能從我遊者固且厚猜以寵范陽尊官以禮魏徵矣若或天命雖改執志彌堅亦復放還山林聽其自適逢萌之掛冠東都伯況之杜門廣武狂奴故態何相迫乎而文皇甫入清宮卽加羅織始而募懸賞格繼且窮治黨與一士秉貞則袒免並及一人厲操則里落爲墟雖温舒之同時五族張儉之禍及萬家不足比也又況孔融覆巢之女郭淮從坐之妻古

者但有刑誅從無玷染而或分隸教坊給配象奴潘氏

承恩於織室才人下降於厮養此忠臣義士尤所爲植

髮衝冠椎胸而雪涕者矣嗣後甲申之變從亡者僅二

十餘人何豐於前而嗇於後與成祖之作法涼矣

後序

予自通籍後即棄筆佐大府幕家居日少於邑侯多不相識乾隆庚子予自蘭州歸里值宜興朱蔚齋先生來尹吾邑因得晤叙益讀書學道人也無何復饑驅豫章兩粵又十有七年於茲矣凡吾鄉人來輒云朱邑侯在任亦似平平去任後民思慕之不置昨歲蔚齋來粵出其尊人浯村先生手編歷代名臣言行錄及拙存集受而讀之粹然儒者之言乃知蔚齋品學得力於庭訓者深也今士人操三寸不律得科名登仕版切切以升官肥家爲子孫計其於載籍蔑如也即有好學之士亦第玩

物適情否則研窮聲律否則雕刻詩詞其上者純博絕麗務以驚世炫俗而已誰肯以世道人心爲任諄諄焉纂一書以牖民哉今浯村先生所著其事則忠孝節廉其詞則布帛菽粟非有豔冶新奇悅人耳目誇多鬥靡也然而家藏一册子孫才而族大任奉終身賢才出而國昌豈曰小補之哉余倖有餘資嘗與尉齋兩弟聚珍版盡印其書以行世茲編特其托始焉耳

嘉慶二年丁巳六月

賜進士出身內閣中書石門後學馬俊良頓首拜撰

歷代名臣言行錄後序

丁巳季夏蔚齋以其尊人太史公所纂歷代名臣言行錄示余余受而卒讀之作而嘆曰甚哉著述之難也夫載籍極博語焉不詳其失也陋擇焉不精其失也悖二者荀楊猶病況餘子乎徽國文公輯宋代名臣言行錄首趙則平此仲尼所云不以人廢言之義而學者尚謂朱子自背綱目之例不無遺議焉若李幼武續集載及宇文虛中更無論已是書體例倣紫陽而隱寓春秋謹嚴之旨上自七国下迄明季古今來懿行嘉言粲然完備而決

撑尤精大憲一見此書即有采擷詳明去取悉當之論特爲序而行之海內承學之士家置一編奉爲圭臬可以禔躬可以濟務不至爲迂疎無用之學其有裨於世也豈淺鮮哉太史公與先君子同舉順天鄉試重之以婚姻余與蔚齋爲異姓骨肉兄弟竊見蔚齋火色鳶肩騰上必速弱冠登賢書入直

內廷出宰百里才譽業有聞于時而驊騮中蹶銷繳來粤東領蔚齋當官而行克勤厥職絕不以魔事戕松僵寒寄傲程純公不云乎 命之士茍存心于

變物於人必有所濟古名臣之自命者如是而蔚齋企而行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少陵句云男兒方名遂亦在老大時他日位益崇業益廣率由舊章用發揮其經濟于太史公纂錄之精心詒謀燕翼庶幾無負此眞析薪負荷之大者豈僅曰能讀父書已哉至太史著述等身立言不朽前序詳之矣茲不復贅同邑年家子萬應馨薰沐頓首謹書

歷代名臣言行錄卷三四

先君子纂輯歷代名臣言行錄手書正副本藏于
家歲癸巳
詔求天下遺書徵適教習　咸安宮學敬將此書恭呈
御覽蒙
恩給發本家自行刊刻鈐蓋翰林院掌院學士印携入
粵　大憲一見欣賞謂有裨人心世道賜之弁言
更得　兼山先生經理不數月梓成　大人君子
心存世教志切表章德意可感何如也先君子十
載詞垣與修　五朝國史强仕歸養侍御岘亭
公以讀書爲養志手輯毛詩名物畧自得編多識

集內編外編類編行遠約編作求錄百朋集諸書暨拙存集詩古文詞十餘種尤注意此書依文公體列自六國秦漢至前明凡學問經濟可破鏡者畢載乃迄今四十餘年始獲公諸世餘尚未能梓也奉檄赴省工適竣匆匆校字跋此志幸

嘉慶二年丁巳六月切麟徵謹識